一九〇四年創刊

東方雜誌

第二十九卷第五號

東方之勞動婦女＝東方畫報（五八幅）

印度藏金的流出＝東方論壇（六篇）

德國聯邦議會選舉之前夕

家事社會化▣女性與美容▣眉史

世界經濟的恐慌分析

中國經濟的路向轉變

荒木與維洛希羅夫▣蘇俄空軍的潛在力

均衡律與矛盾律▣甘地訪問記

文藝——他是一塊洪爐的赤鐵（俞平伯）

——詩人（丁玲）▣右第一章（終奏）▣大地（宜閑譯）

1932

AQAZ 74/0401

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一日

THE EASTERN MISCELLANY
(Issued Fortnightly)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東方雜誌

第二十九卷第五號
總第四八〇號（新第二號）

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一日發行

不許轉載

編輯者　胡愈之　上海辣斐德路五五三弄二號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投稿簡章

（一）本誌各欄均歡迎投稿投寄之稿請繕寫清楚（勿用鉛筆或紅墨水書寫）並加標點符號能依本誌行格書寫者尤佳

（二）投寄譯稿請附原書如原書不便寄來則請詳示原書名稱作者姓名出版年月及地址

（三）投稿如附插圖說明請用黑墨繪成（藍紅等色不能製版）

（四）投稿人請開列詳細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五）投寄之稿登載與否不能豫先奉復原稿亦不能寄還但滿五千字之長篇經投稿人豫先聲明並附還稿郵票者如未揭載可以退還

（六）對於投寄之稿本社有酌量增刪之權

（七）投稿經揭載後由本社酌奉現金報酬不預先函商如投稿人欲預定數目者亦可於寄稿時聲明

（八）投稿酬資概由本社按照來稿地址寄奉投稿人於文稿登出一月後如尚未收到酬資請即來函查詢但以登出後六個月為限逾限本社不再負責

（九）除與本社有特別約定者外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其著作權完全歸本社所有不得再在他處發表

（十）投稿請郵寄上海辣斐德路五五三弄二號東方雜誌社勿寄編者個人並勿在稿內夾入他項信件重要之稿並請掛號郵寄以免遺失

東方雜誌社敬訂

定價表

每半月一冊　全年二十四冊

每月一日十六日發行

訂購辦法		零售	預定半年	預定全年
冊數		一	十二	廿四
價目		一角五分	一元九角	三元六角
郵費	國內及日本	二分	無	無
	香港澳門	八分	九角六分	一元九角二分
	國外	二角	二元四角	四元八角

本國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一角以下者為限

廣告價目表

等第	特等	優等	上等	普通
地位	底封面之外面	封面底面之內面及對面正文首篇之對面	圖畫內圖畫前後及首篇正文以外正文前後之對面	正文後
全面	一百元	七十元	六十元	五十元
半面		四十元	三十五元	三十元
四分之一			二十元	十八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向　敝館上海河南路二一一號發行所三樓總管理處營業部推廣科接洽（電話九二三一〇）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在何處定【四】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寄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方可遵辦實緣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特先聲明

東方雜誌社啓事

(一)本社社址　在上海辣斐德路五五三弄二號(電話七四一二九。)凡關於投稿,接洽編輯事務及交換寄贈書報等均請寄至此處。惟關於零售定閱發行,推廣廣告等事務,請函向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接洽,勿由本社轉遞以免延擱。

(二)寄贈刊物　凡國內外出版之各種定期刊物,及公共機關或私人著作家所刊行之各項新著,倘蒙惠贈一份,藉備參考,無任感謝。寄贈刊物當在本誌介紹以酬雅意。

(三)徵求舊報　本社現徵求舊東方雜誌二份。凡藏有東方雜誌自第一卷至第二十八卷全份,或搜藏在十卷以上而未殘闕者,如願讓售,懇書明售價向上海辣斐德路五五三弄二號本社接洽爲荷。

(四)徵求照片　本社徵求關於時事,人物,風景,美術,各地特殊風俗以及其他照片圖畫。投寄之照片圖畫,如不合用,當卽由本社寄還。否則當酌酬現金或本誌。私家搜藏之貴重美術品,如願暫假本社製版發表者,請先賜函接洽。來件請附詳細說明,並用厚紙包紮,掛號寄上海辣斐德路五五三弄二號本社,以免損壞及遺失。

服務標記

上海先施有限公司郵寄部

MAIL ORDER DEPARTMENT
THE SINCERE CO., LTD. SHANGHAI

內地通信郵購

便利妥捷無比

內地欲採購優良貨品諸感不便本公司特設郵寄部服務周詳供應敏速凡學校公團或家庭中購求在內地未有出售或雖有而不合於用之貨品祇須郵局可以寄遞概可通信郵購書信早發貨物夕至手續簡便妥捷無比

上海郵政信箱四〇七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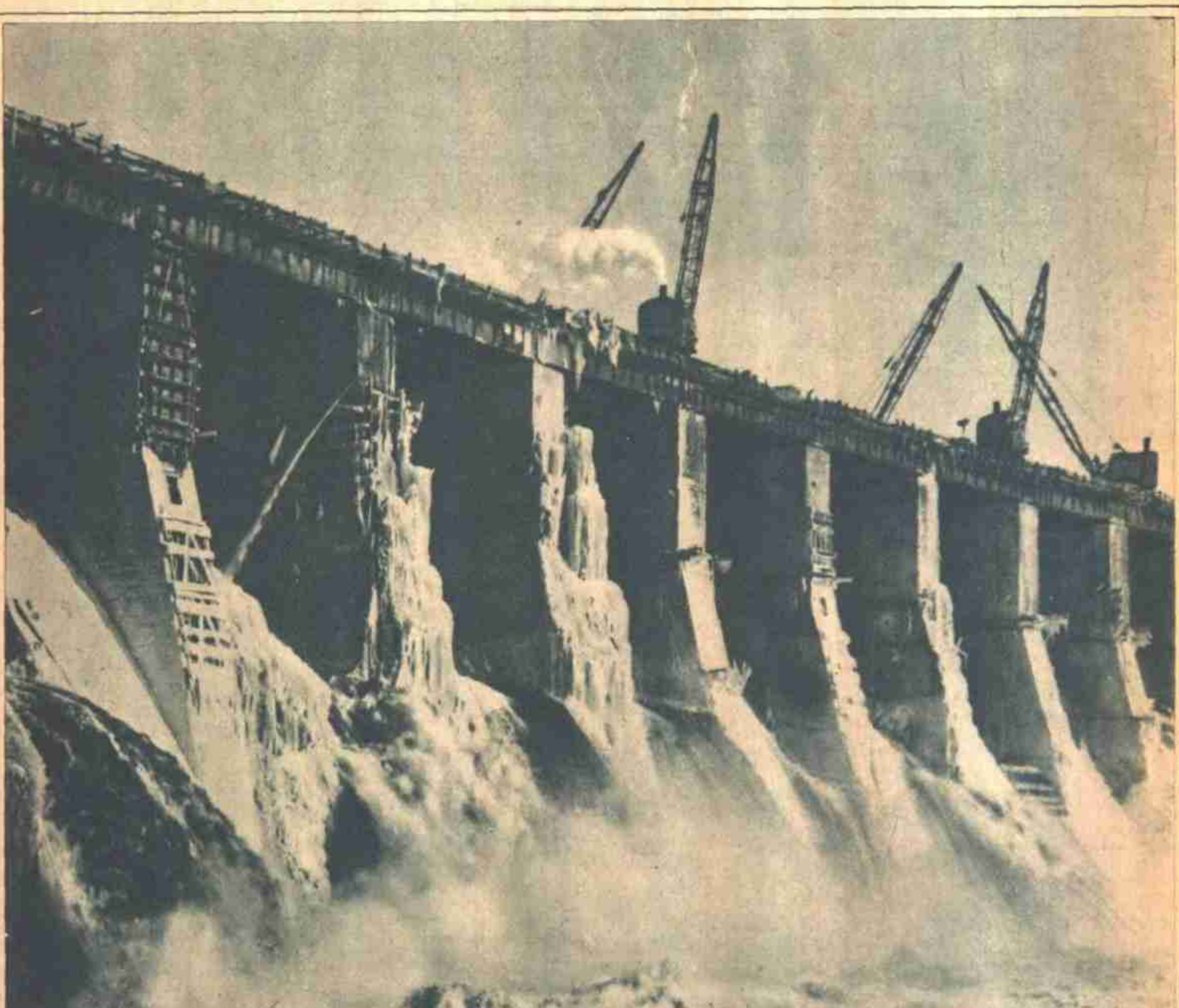
先施公司郵寄部啟

郵購簡章承索即奉



東方畫報

第二十九卷　第五號



最近完工之世界最大水電工程

蘇俄建設世界第一大水力發電廠之計畫,爲五年計畫中大事業之一。最近此項貫通歐俄烏克蘭地方之 Dne-per 大堰堤工程居然宣告完成。於十月十月舉行盛大之慶祝會,並命名爲列甯發電廠,大堰堤左右裝有世界最大之發電機五架。堪稱爲世界最大之水力發電廠。

★德國政治之三大分野★







（上）德國鋼盔團自成立以來已屆十三年，其領袖爲 Herr Franz Seldte。本年九月四日在柏林舉行一五〇〇〇〇人之大會。合德總理巴本，國防部長施萊榰及前皇太子均行參加。此實爲德國保皇勢力之第一大會。

（中）鋼盔團員對領袖表示敬禮。

（下）德總理巴本及國防部長施萊榰參加鋼盔團大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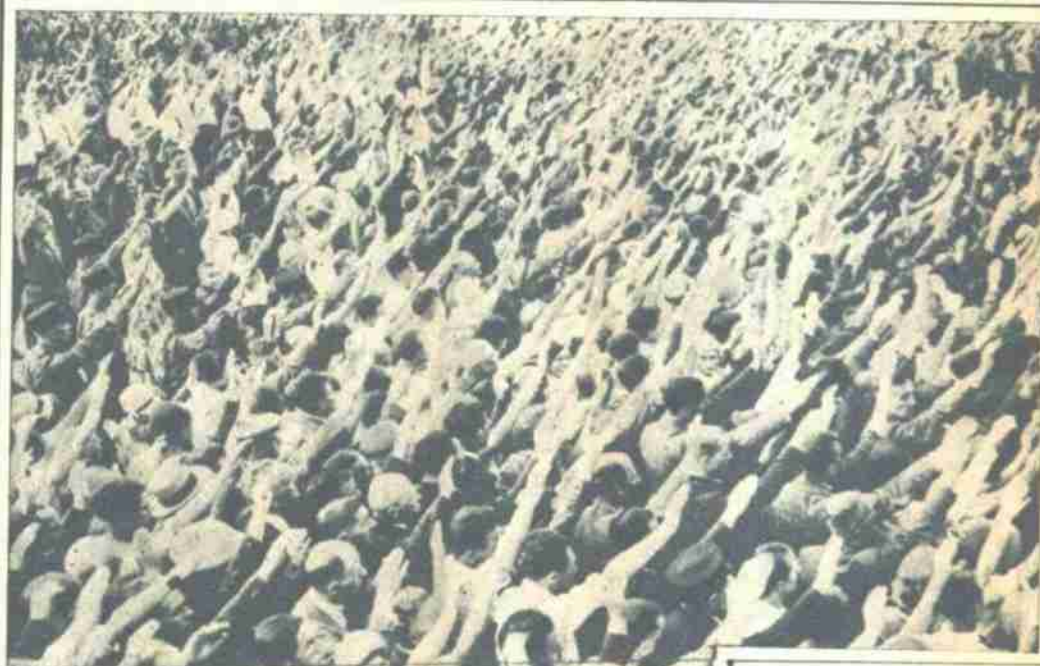
德國的政局現在是在三叉路上，要在三R——Republic（共和），Reaction（反動），Revolution（革命）——中間擇定一個去處。在這個路途尚未決定以前，德國政界甚至於全國人民無日不在恐慌狀態之中。尤以民族社會黨與共產黨之鬪爭最爲激烈。殺人放火，還是小事，甚而至於施用炸彈，擲淚瓦斯也是常有的事。本年七月底的國會選舉結果不能安定政局，最近又要解散國會再來一次選舉。在這選舉中，究竟是獨裁派的希德婁勝呢，還是共和派勝，目前自然難以預料，但據最近傳說，德廢皇太子有復辟之陰謀，而以四十萬鋼盔團員爲其後援。此說如果屬實，則將更增德國政界之紛擾。以下各圖，即是介紹德國鋼盔團，民族社會黨（Nazis）及共產黨活動之一斑。



（上）前德皇太子及皇室人員參加鋼盔團大會，自左第一人即皇太子。



（左）德國民族社會黨即Nazis領袖希德搴。



（右）Nazis黨員舉手向領袖希德搴表示敬意與服從。



（左）國會中共產黨所佔席次雖不多，但常與Nazis黨爭執不絕。此圖在女共產黨員Zetkin演說時之所攝。





（右）Nazis 之自由車隊。



（下）德國都市之恐怖。二十五所房屋被炸彈所毀。

（左）共產黨與社會黨在國會爭鬪，議場被搗毀。





（右）韋瑪憲法之第十三週紀念德總統興登堡演說。

承認『滿洲國』！









日本自於三月間組織『滿洲國』以後，即早作正式承認之準備。至最近九月十五日遂命武藤信義充作全權與『滿洲國』偽執政溥儀舉行承認儀式。

(1)武藤與溥儀舉觴祝賀。

(2)鄭孝胥簽定『日滿議定書』。

(3)第一任『滿洲國』駐日大使鮑觀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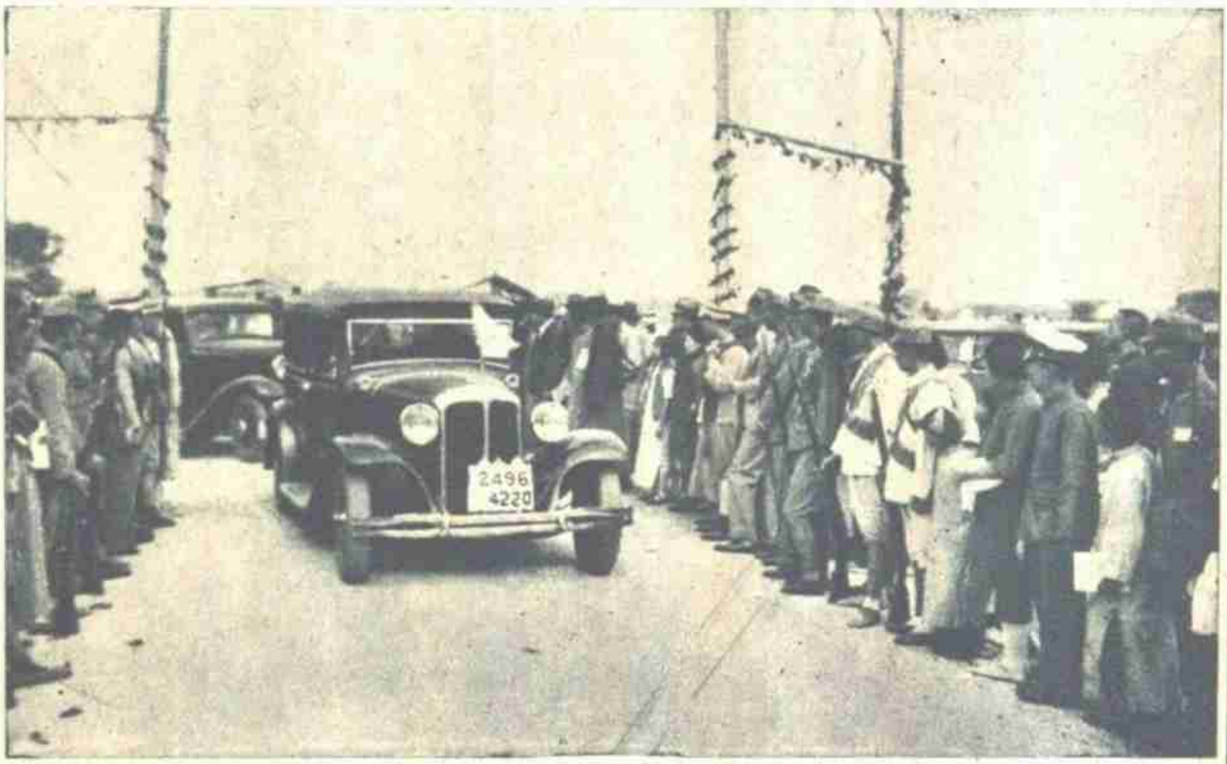
(4)鄭孝胥發表『日滿議定書』。

(5)謝介石在偽國務院議室發表關於議定書之聲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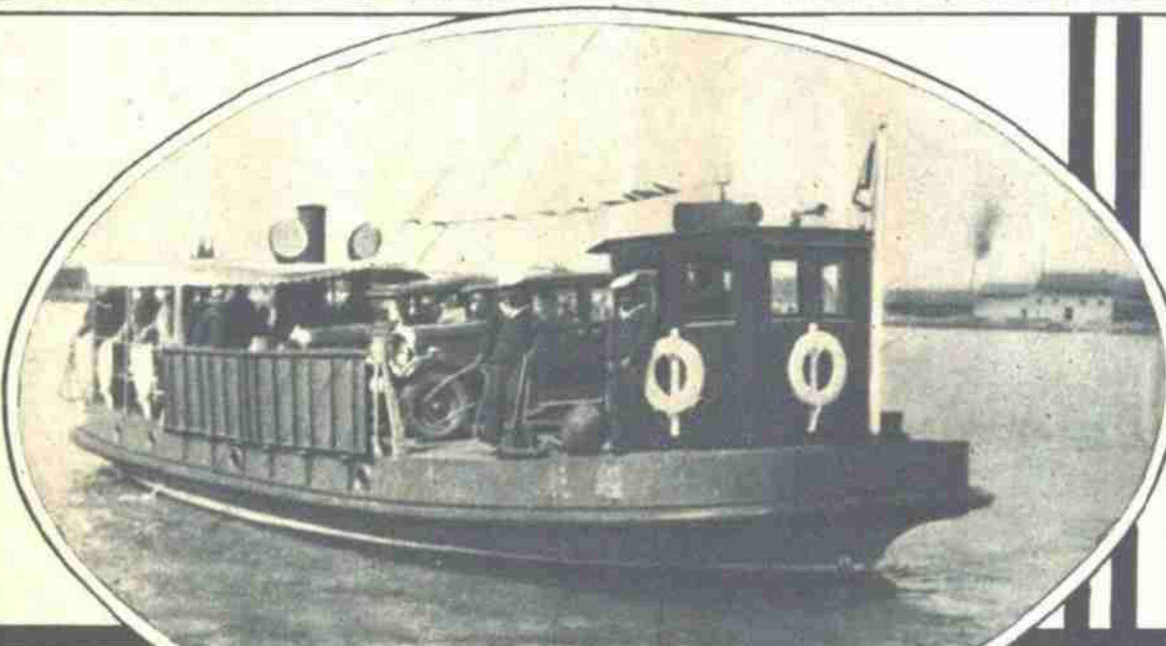


滬杭公路通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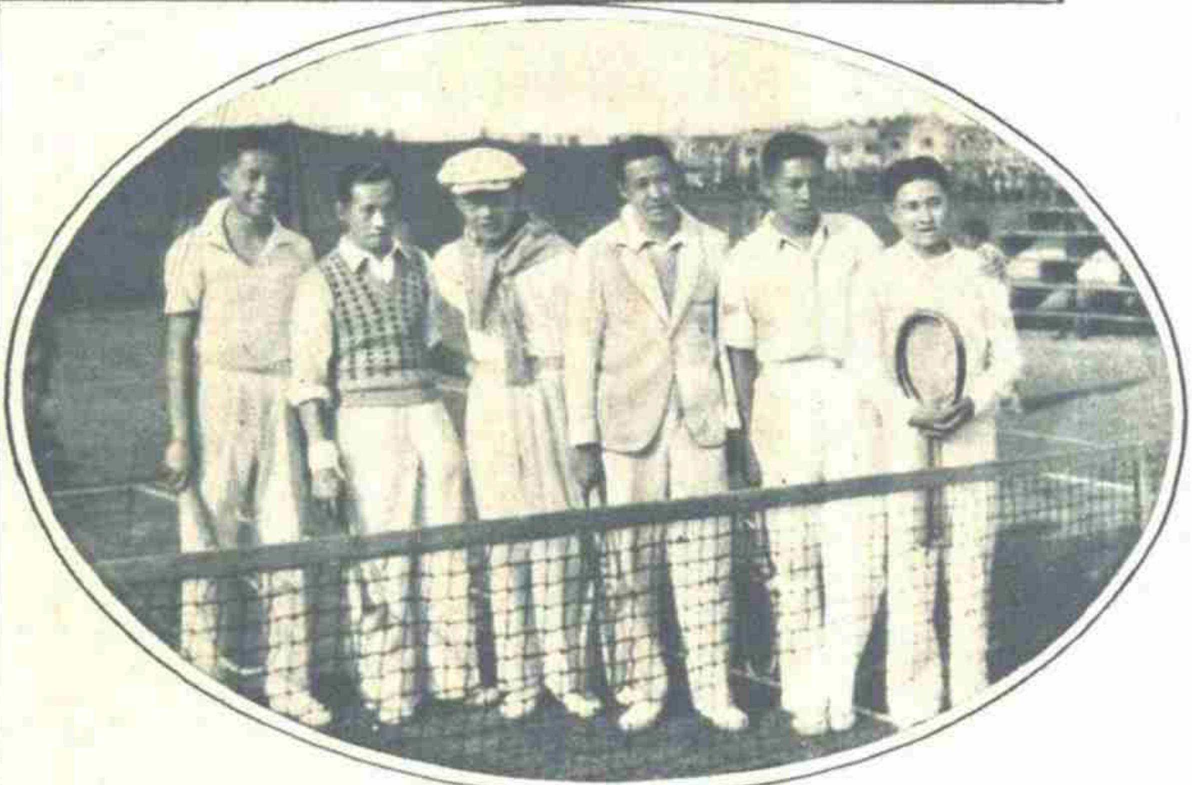


滬杭公路由全國經濟委員會及江浙二省建設廳分工興築。最近全部工程，均告完竣，自上海經南匯奉賢金山而達浙江之海鹽海甯，直抵杭州西湖，計程二百餘公里。十月十日即在閔行對岸舉行通車典禮。浙省公路管理局特備公共汽車，分載來賓開往杭州，以後即擬開駛公共汽車。此頁上圖為滬杭公路之通車典禮，由黨修甲夫人翦綫。中為第一次開行之汽車。下圖為汽車在閔行之輪渡。



運動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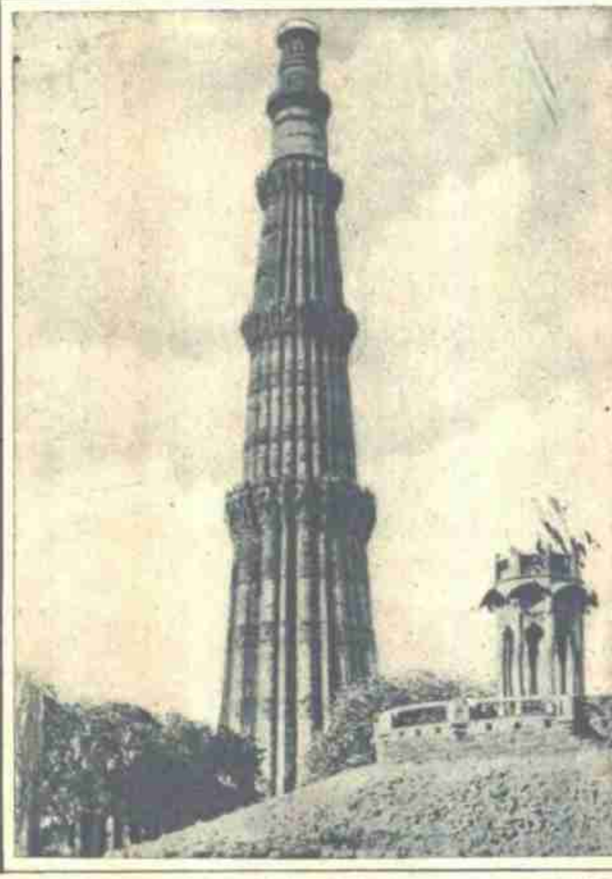
本年雙十節上海。市舉行足球比賽。優勝者爲東華隊。我國航空家張惠長及鐵道部長孫科均贈銀杯一隻以資獎勵。上圖爲優勝之東華隊。下圖爲張惠長與東華隊長周賢言及孫科代表與華聯隊長陸鍾恩之交互握手自左至右周賢言孫科代表張惠長陸鍾恩。

中圖爲上海網球明星在京滬舉行之慈善表演賽。自左至右余田光，邱飛海，江道章，林寶華，鄭士楷，孫麟芳。

印度之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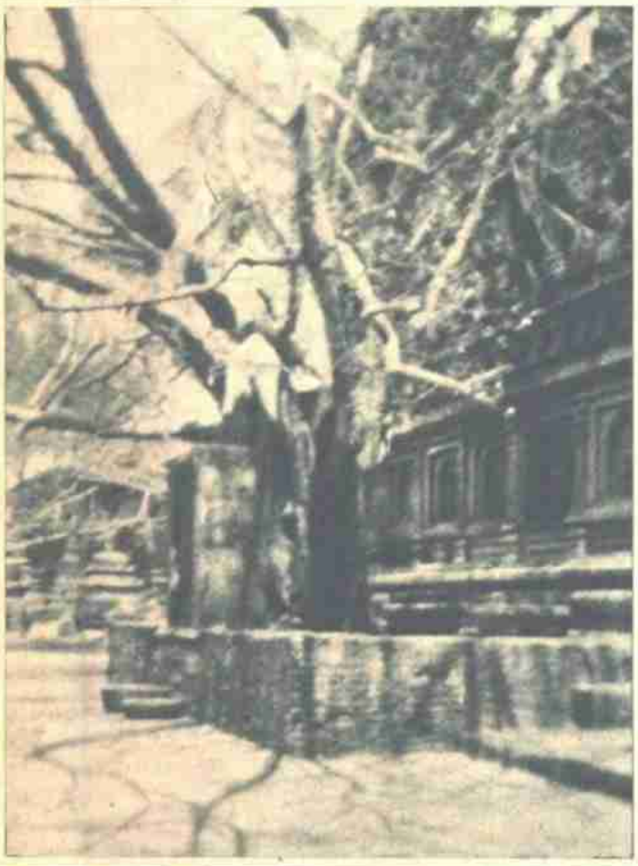
—譚云山先生攝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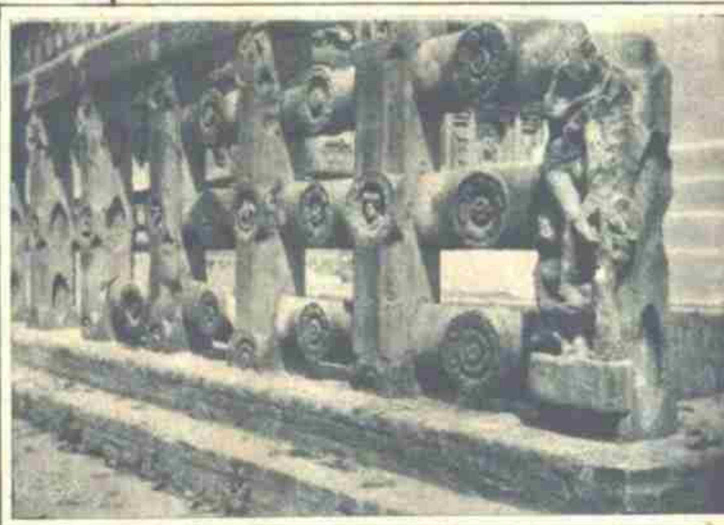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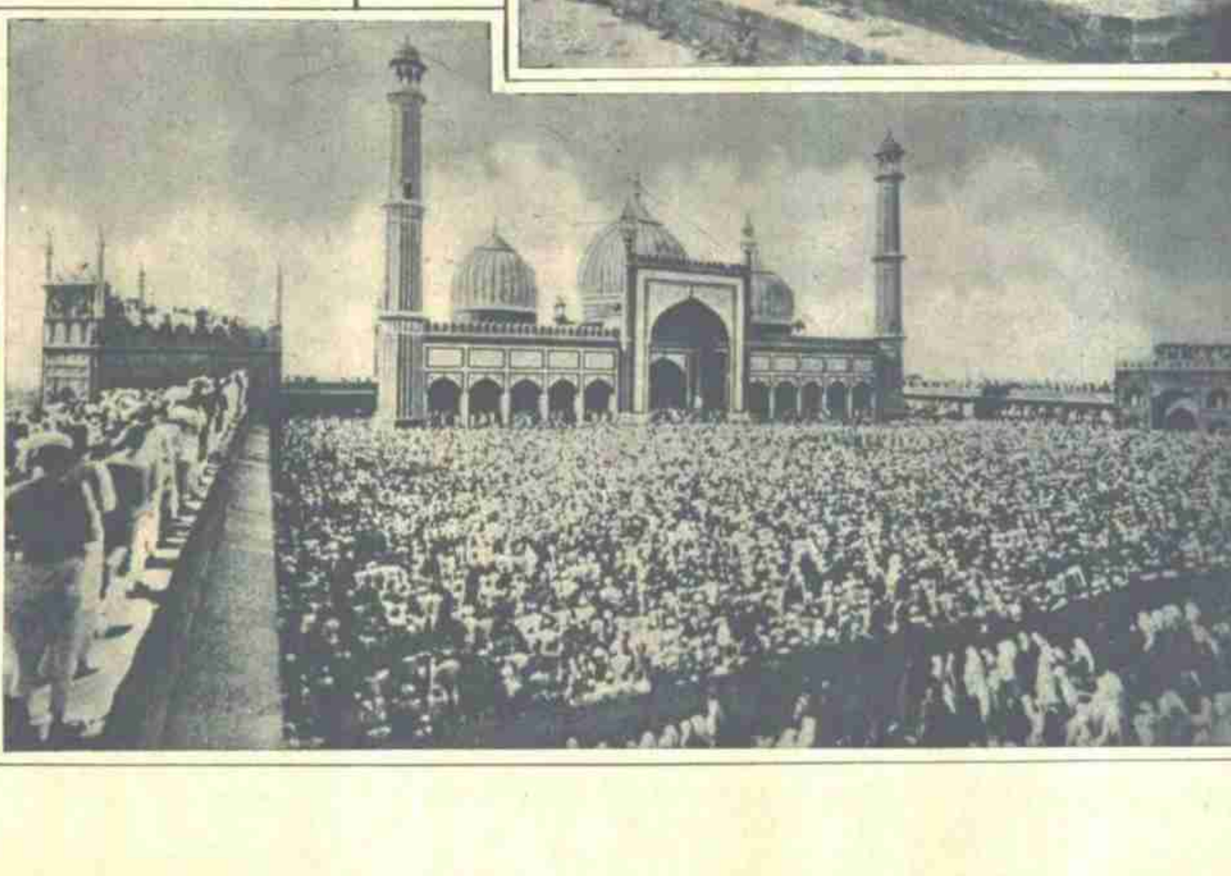
（右）印度德里之古他布石塔。

（上）印度德里英印帝國之立法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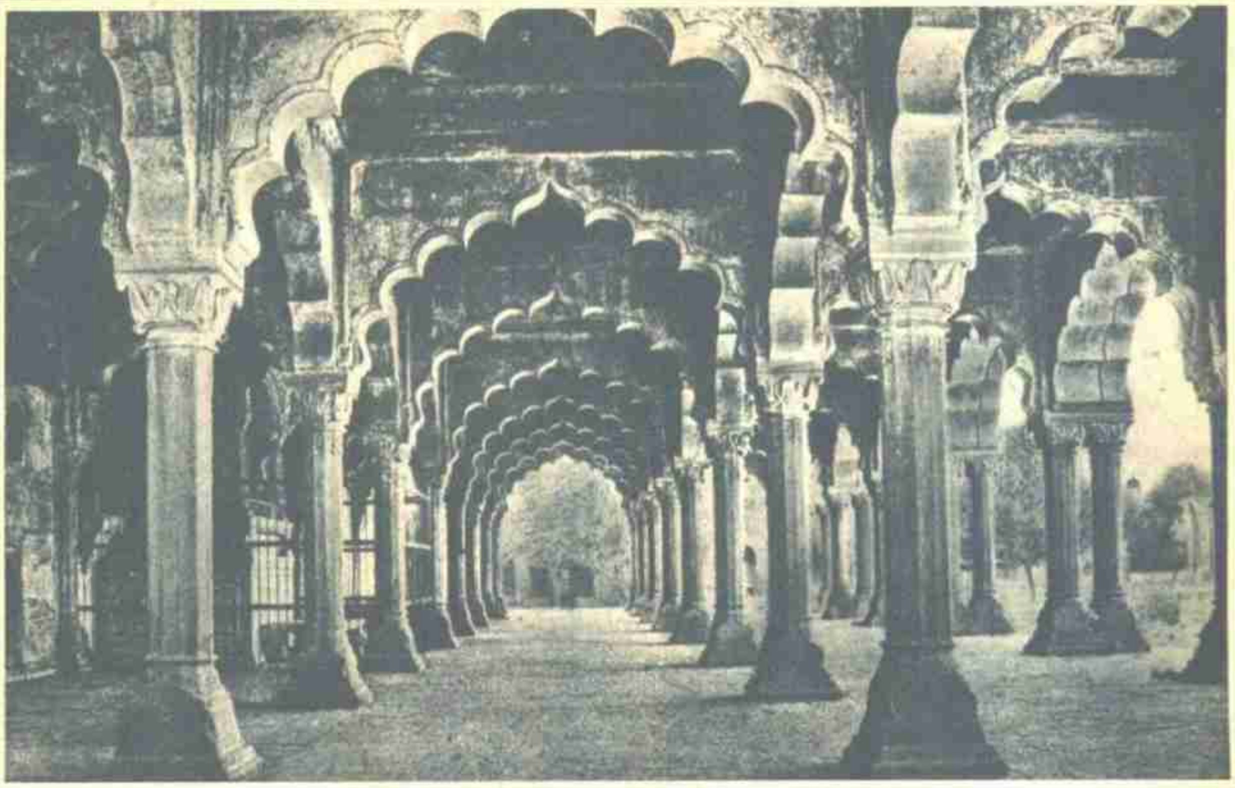
布的伽雅之阿梭迦王石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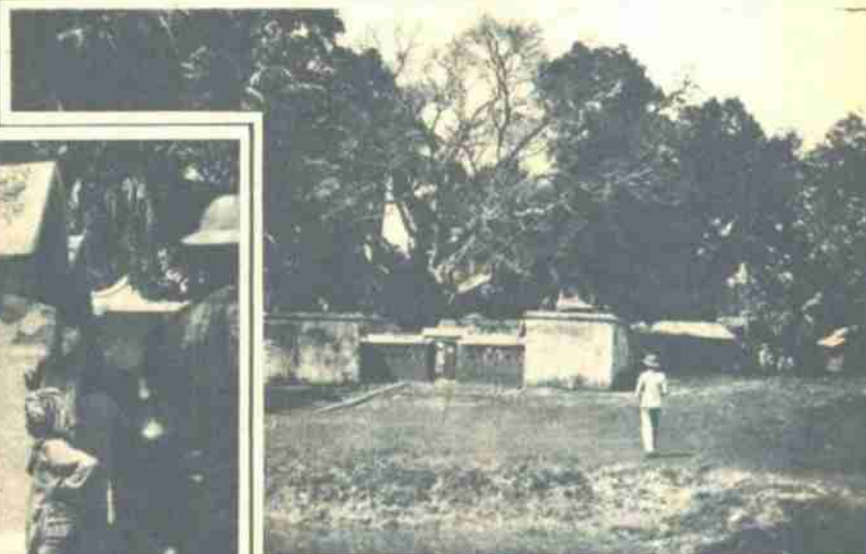


（右）印度德里大回教堂聚會禱告時之內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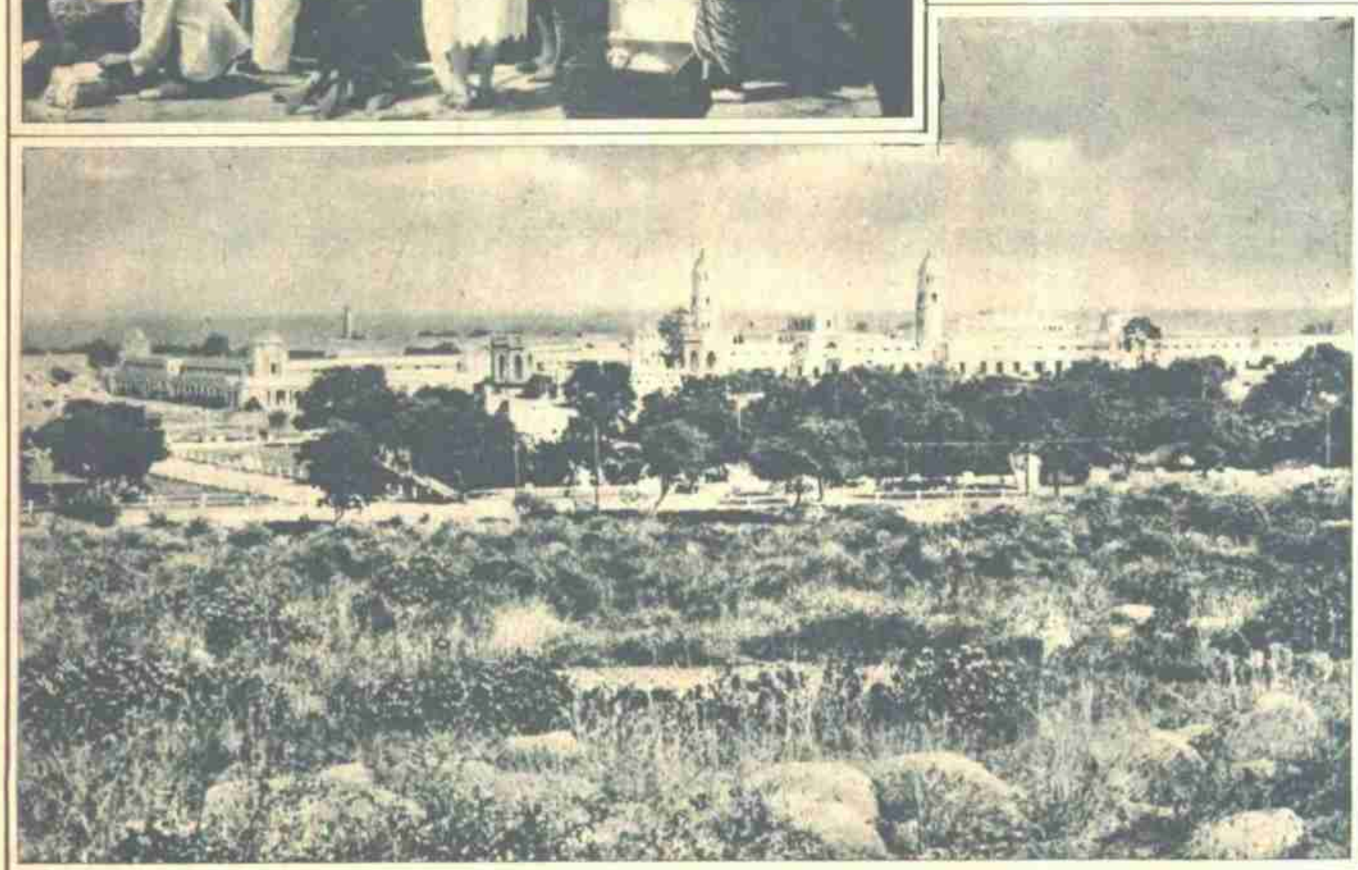
（上）布的伽雅之布的樹與金剛座。釋迦牟尼佛即在此樹下金剛座上成道。

（右）印度德里英伽兒帝國皇宮之外殿









（上）加爾各答之糖園漢廟。其左圖爲華僑遊糖園在廟中進香。

（左）英印帝國新都新德里全景。

甘地畫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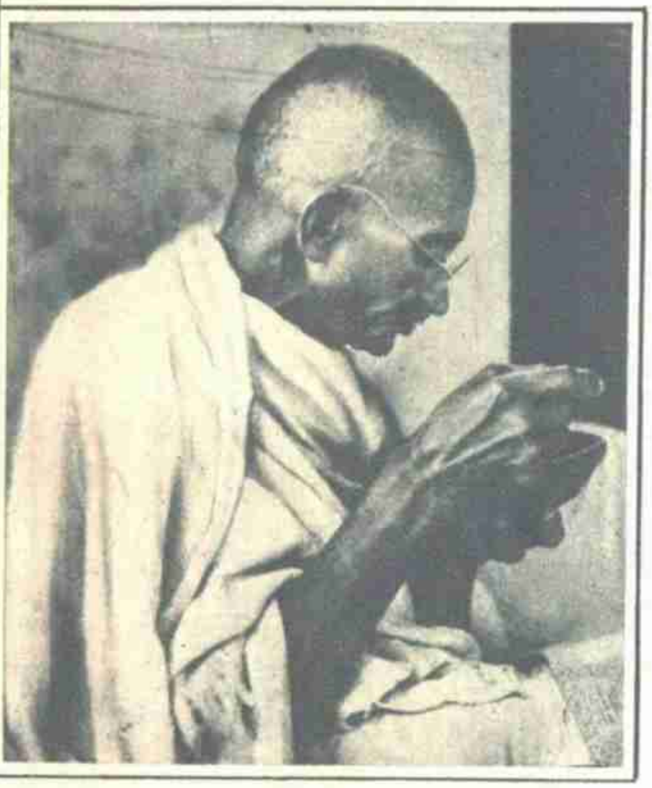
行時之甘地：出席英印圓桌會議時所攝



四十年前之甘地：時正在英國學法律。



中年之甘地



食時之甘地他最近為印度下賤等級爭自由，而絕食，幾得勝利而復食。



床上之甘地，他每星期必有一天絕對靜坐。

趣味的蘇俄道德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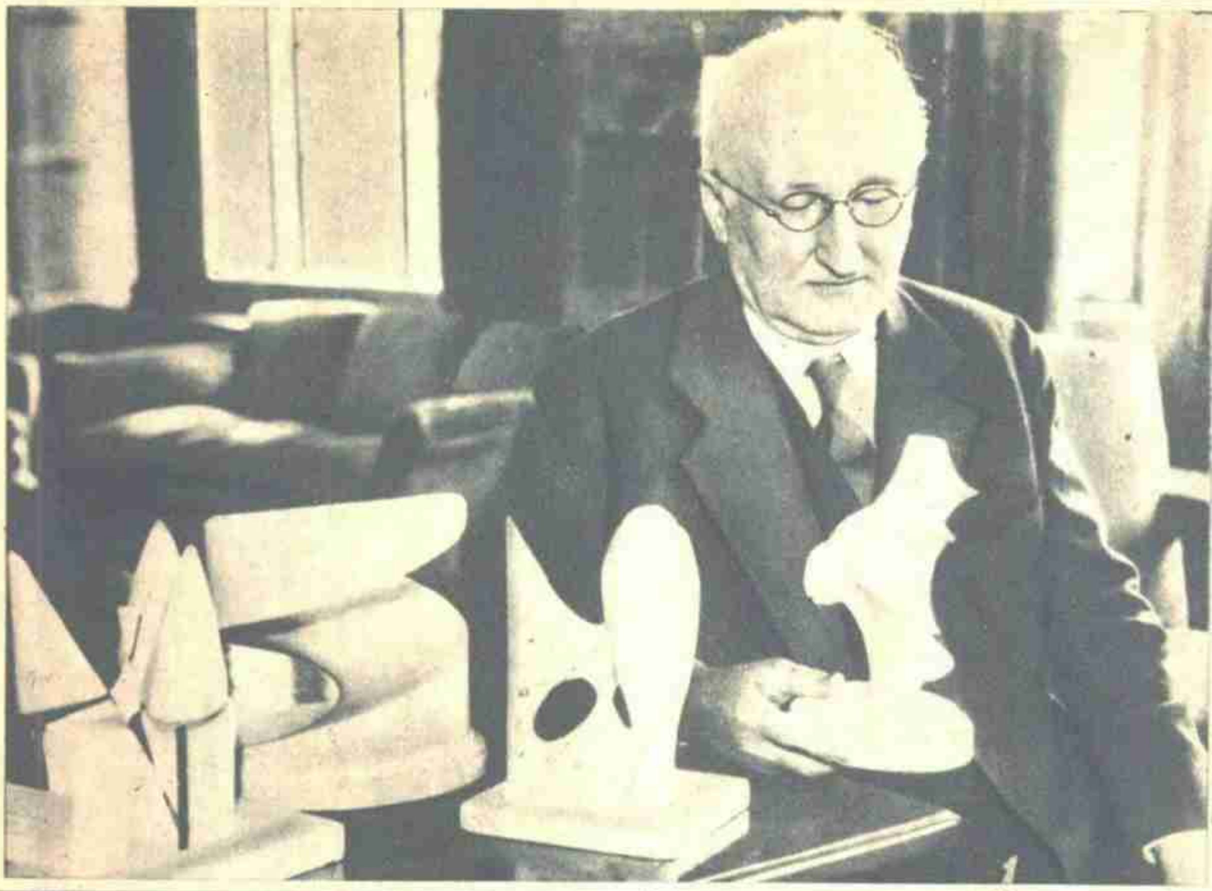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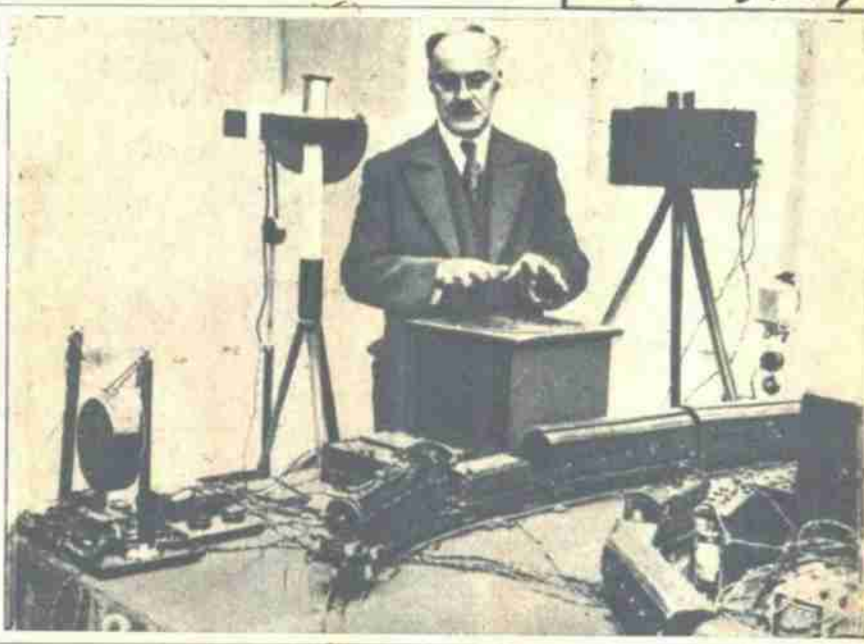
蘇維埃俄國以反宗教反戰爭及禁酒三事教育人民，常有種種趣味的方法以資宣傳。右圖之滑稽像代表軍人，乃對於戰爭的諷刺。上圖爲教士之滑稽形像則爲反宗教之宣傳。



上右二圖爲對嗜酒者的諷刺。上圖爲置於公園中之酒鬼，在此滑稽像上並書有當地工廠中著名酒鬼的名字。右圖亦爲公園中之滑稽酒鬼像，諷刺一工廠工人支取工資，卽入酒館，衣上書有名字。其右爲另一酒鬼之醜態。

科學界珍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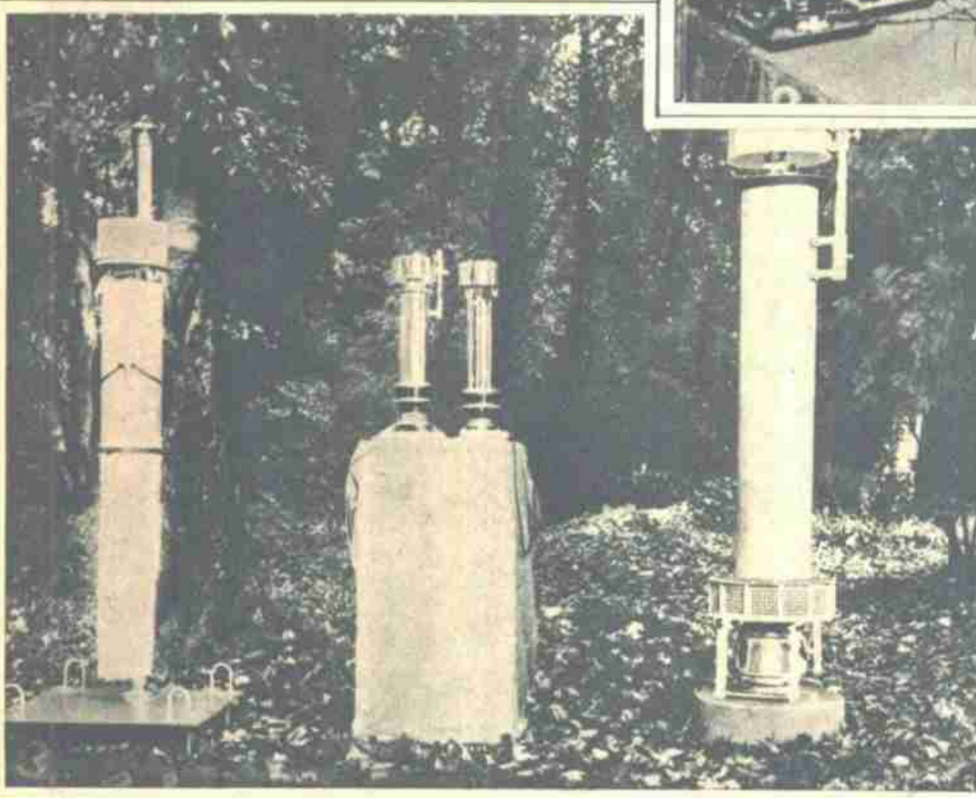


宇宙之自轉

誰都知道地球是在自轉，但不知包含地球的宇宙是否也有轉動。據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麥克米蘭（D. MacMillan）的學說，（是一個數理天文家）則以爲宇宙亦自行轉動。他做了許多模型來證明他的學說。他相信地球必有末日，也許仍被太陽吞下而消滅。上圖爲李克米蘭與其模型之攝影。

心理操縱實物

英國科學家飛力普發明無線電心理操縱計。藉無線電傳達人類思想，而操縱模型火車，結果極可驚異。器爲一黑箱，上置銅片，只須用手向下微壓，不必觸着車。即隨其思想而變其行止疾徐。此外用紅綠光線亦可操縱電波，更不必說。上圖爲其試驗時攝影。



新發明之除蚊器

法國女子發明一種除蚊器，係用一能發紫外光線之燈炮，吸引蚊蟲。又以一電扇吸入特製筒內以殺之。左圖爲其器之形狀。視所用地方而定器之大小。如左方爲用於花園中者。右方則用於較大之場所。

文學家之近影



本年十月爲俄國文豪高爾基文壇生活之四十年紀念。上圖爲高爾基近影。

英國文豪蕭伯納演奏鋼琴。



本誌所載長篇小說大地爲布克夫人(Buck)所作下爲大地作者布克夫人之肖像。



蘇俄婦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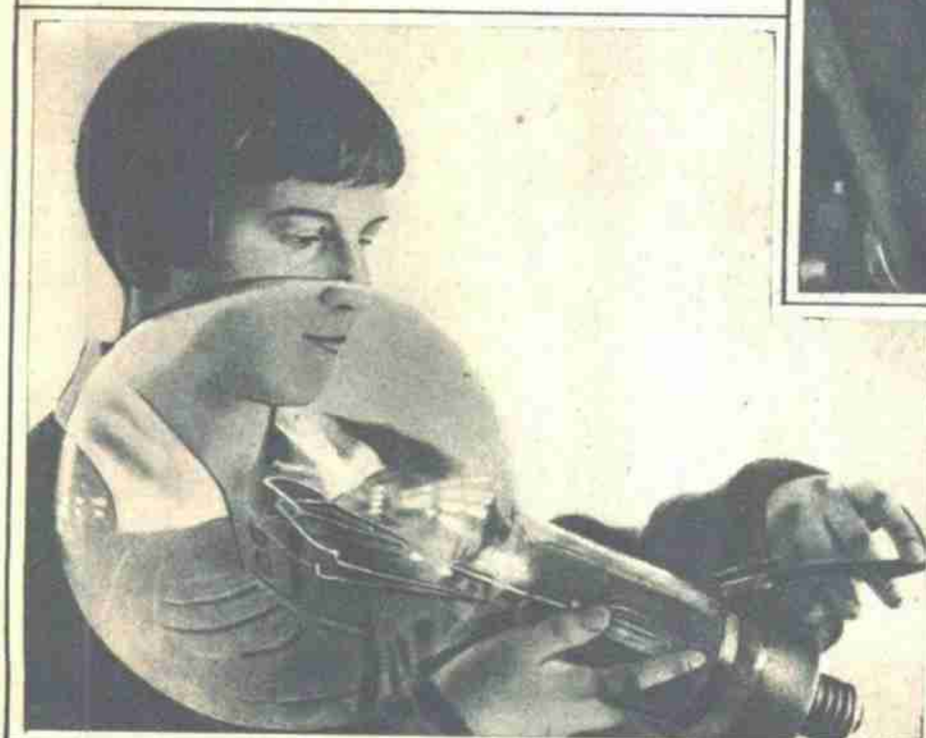
在蘇聯，婦女與男子處完全平等之地位。任何工作，婦女無不參加。她們不像歐美的婦女只被人尊爲太太小姐，也不像我國只做些家庭雜務，因爲家庭事務（如育兒，如食事）在蘇俄已經變成社會化，用不着她們操作了。左圖上幅示蘇聯食事社會化之一斑，廚房工廠中之大蒸汽鍋，可以供給千餘人之食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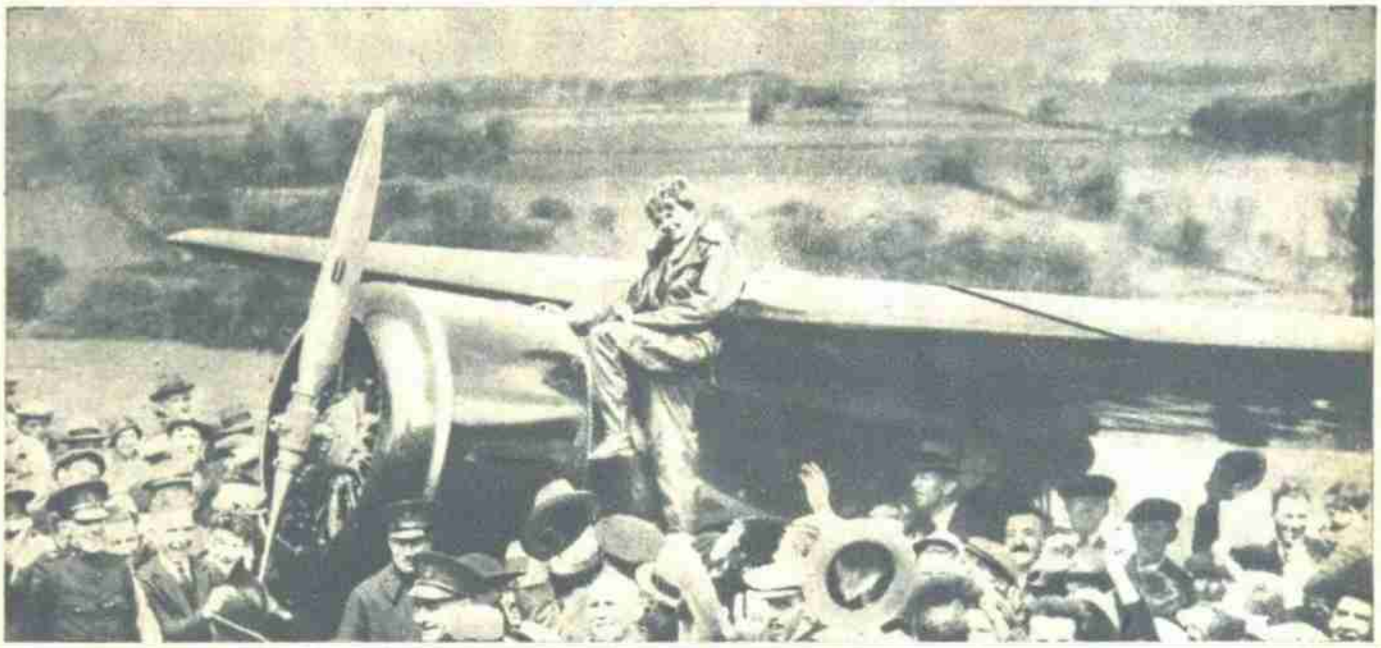
蘇俄女子對於身心之修養最爲注意。莫斯科設有跳舞學校，凡勞動婦女均須入校，鍛鍊身體。上圖爲蘇俄婦女在跳舞學校分班練習之姿勢。右圖爲俄國 Max Hölz 工廠學校女生練習工作之情形，時正在磨礪工用刀器也。





蘇俄婦女的工作範圍極廣，無論機械工場，電氣工場，均有她們的地位。左圖示一女子正在裝置一個二〇〇〇華脫的大電燈泡。

婦女航空



婦女在航空界之地位，近來亦不亞於男子。曾至我國之女飛行家阿美瓊森(Amy Joneon)今有女林白之稱。此頁各圖，均示婦女航空進步之一斑。

（上）爲單身飛渡大西洋之第一女飛行家美國 Amelia Earhart 與其所乘之飛機，於飛渡大西洋至英後攝影。

（右）爲美國婦女航空競賽獲得勝利之 Florence Klingensmith 女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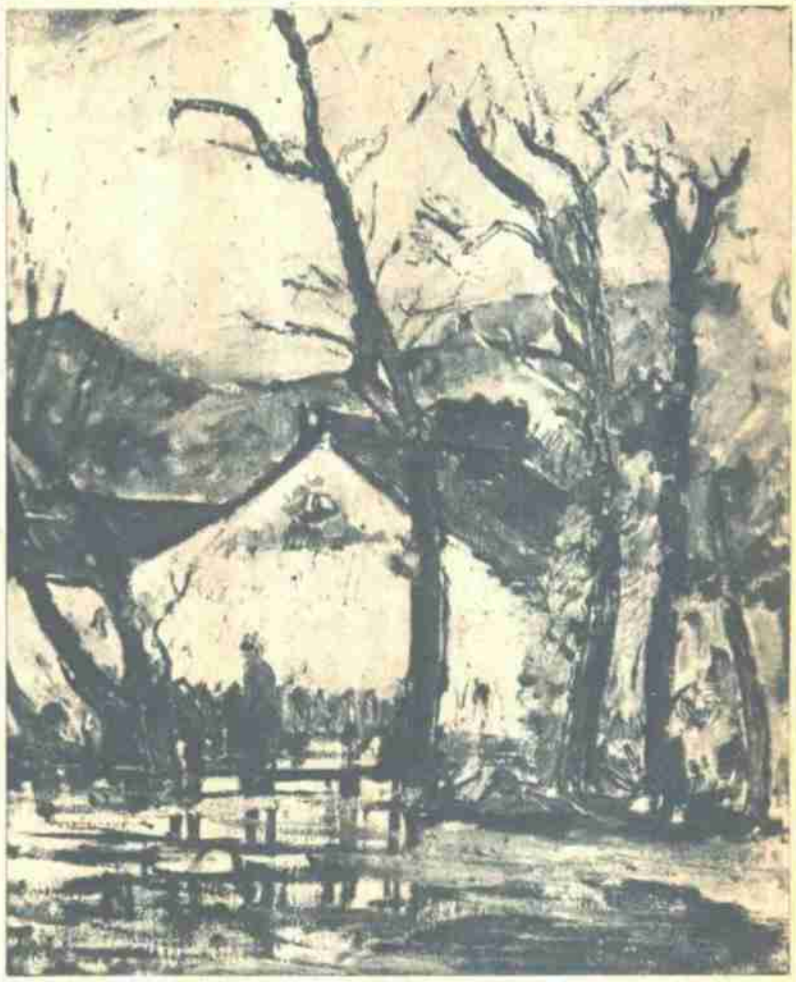




（右）Amelia Earhart 女士肖像。

（上）爲打破婦女航空耐久紀錄之二女子。一名 Marx. Salis 夫人，一名 Thaden 夫人。在空中滯留達一百九十六小時之久。圖爲作成紀錄後在紐約下陸之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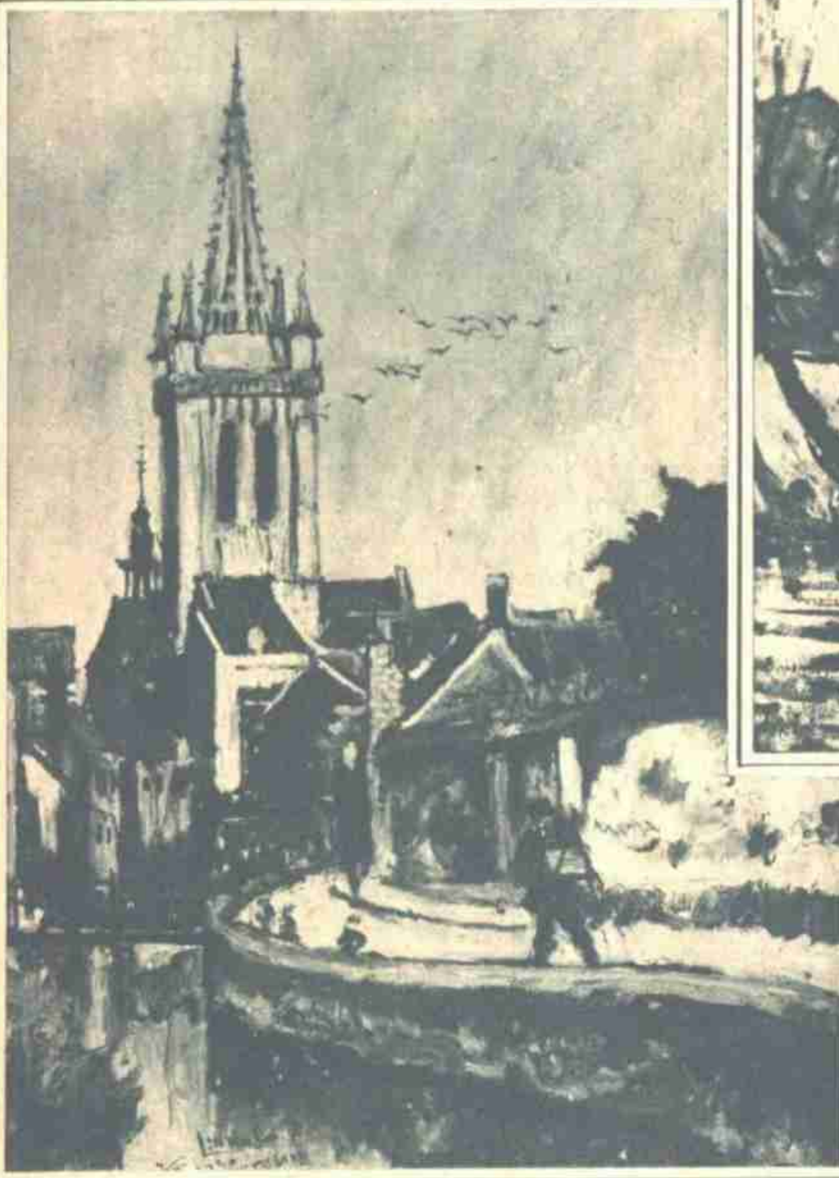
劉海粟個人画展



三潭印月

一九三一年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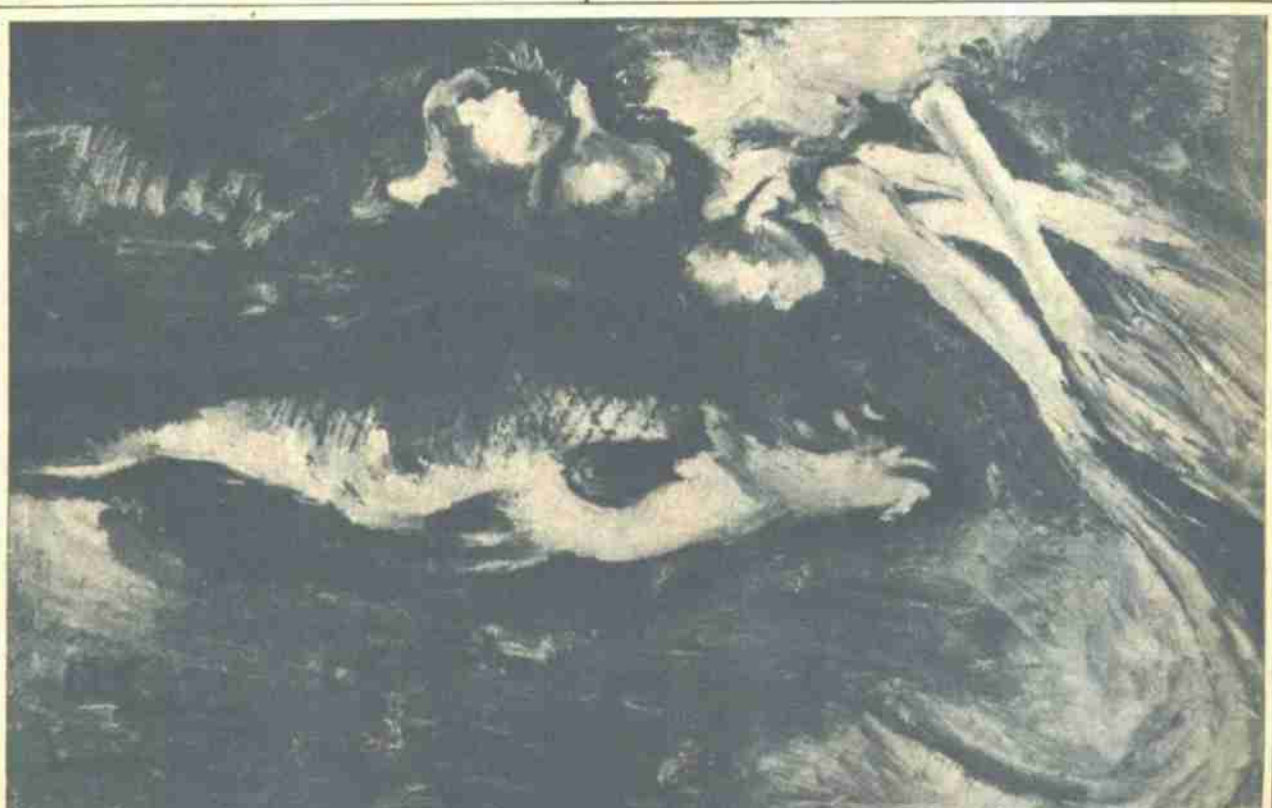
於杭州



魯汶大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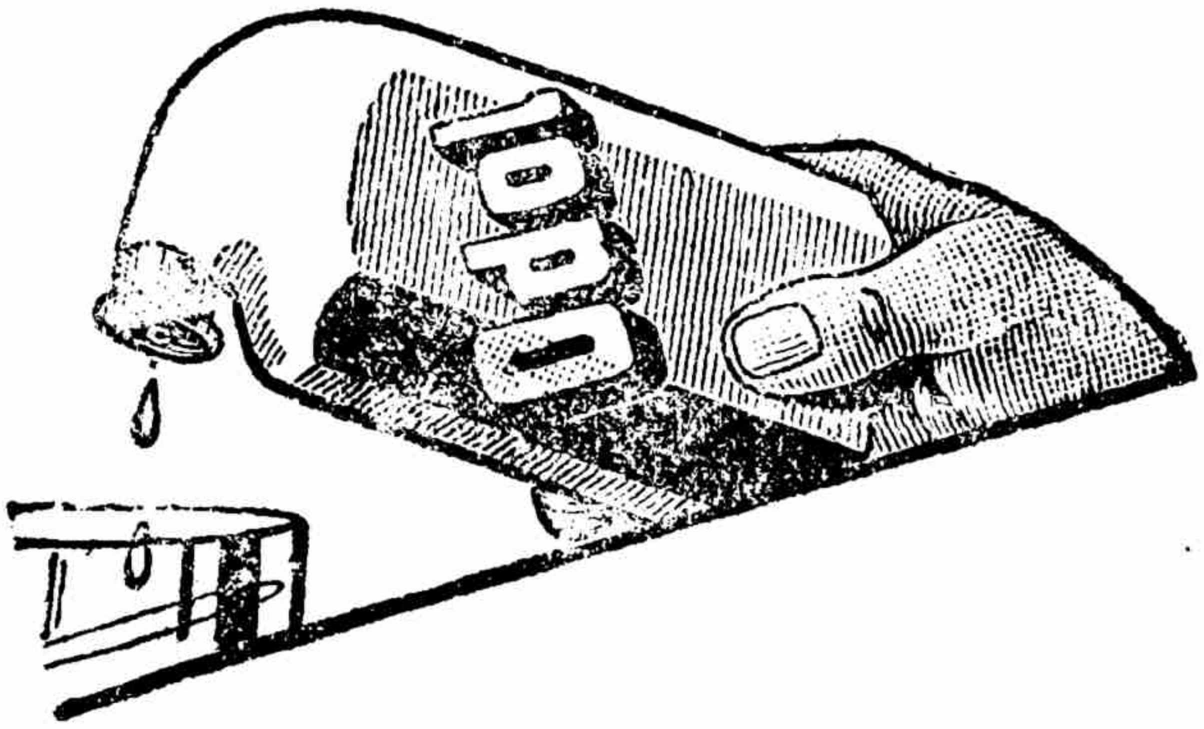
一九三〇年作

於比利時



鯉

一九三〇年作於巴黎



沃度兒三大功能

（一）能使口腔與齒牙澈底清潔並有持久之消毒力

（二）能使口齒間有清新爽利之快感以奮與神經使有精神活潑之樂

（三）永除口臭并使呼吸芬芳爽利

各處藥房百貨店均有出售

總經理 上海德商禮和洋行

敬告舊定戶

(1)本雜誌舊定戶請從速登記

本館發行之東方雜誌近已復刊，如一二八以前之定戶，尚未滿期，而又未曾收到復刊後雜誌者，敬請持原憑單，來本館發行所定書櫃接洽，爲左列之登記，函達亦可：

(甲)定單號數　(乙)雜誌種類　(丙)自某卷某期起

(丁)最後收到之期數　(戊)定戶姓名　(己)定戶現在住址

(庚)定閱時所付現欵數目

登記之定戶，經本館查明無誤者，當可按所缺期數補發新雜誌。此種辦法限本年十二月底爲止，過期恕不通融，敬祈　公鑒！

(2)他種雜誌定戶得調閱已復刊之四種雜誌

本館發行之小說月報、教育雜誌、學生雜誌、婦女雜誌、少年雜誌、自然界等六種定期刊物，一時未易恢復，擬請未滿期之各該定戶，憑原定單調換現已復刊之東方雜誌、英語週刊、兒童世界或兒童畫報之任何一種；除照原定雜誌應除書價郵費比核擬調之雜誌價目照算期數外，並由本館贈閱該雜誌復刊後之第一期，以爲紀念。此項辦法，本館總管理處業有通告，其調閱雜誌之期限，茲亦延長至本年底爲止，逾期不再通融。併祈　鑒洽！

商務印書館謹啟

東方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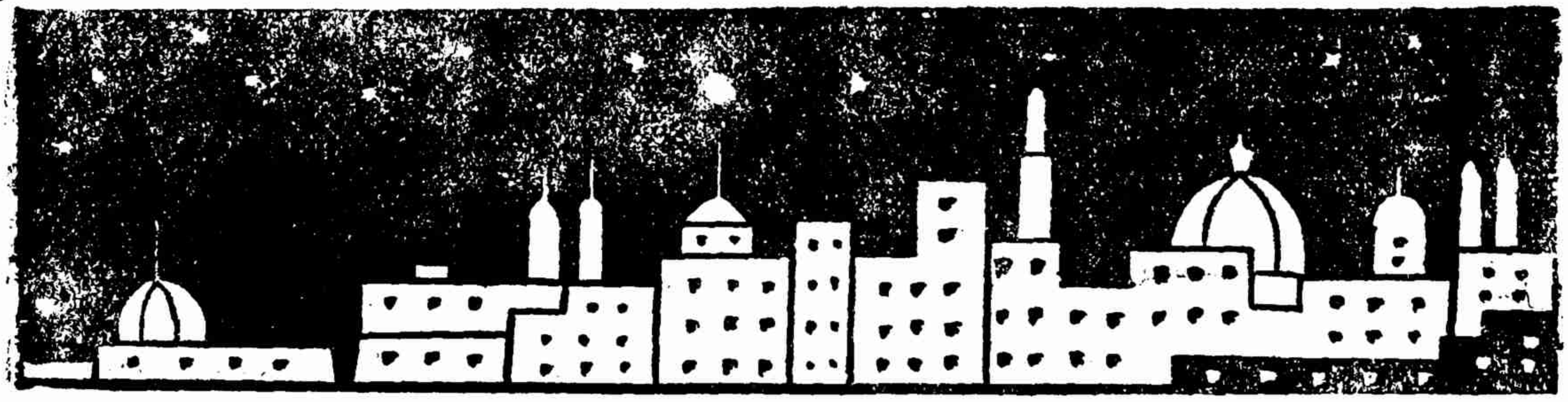
第二十九卷第五號
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一日發行

東方畫報

最近完工之世界最大水電工程（一幅）
德國政治之三大分野（十二幅）
承認「滿洲國」（五幅）
滬杭公路通車（三幅）
運動界（三幅）
印度之遊（九幅）
甘地畫傳（五幅）
趣味的蘇俄道德教育（四幅）
科學界珍聞（三幅）
文學家之近影（三幅）
蘇俄婦女（四幅）
婦女航空（四幅）
劉海粟個人畫展（三幅）

東方論壇

報告書與世界公論……仲逸（一）
計劃經濟與統制經濟……有心（二）
軍備平等問題……諒夫（三）
第四百六十七次的川戰……有心（四）
時輪金剛法會……作舟（五）
第聶伯大水閘落成……愈之（五）
世界經濟恐慌之分析……俞瘦僊（七）
中國經濟路向的轉變……江公懷（一四）
德國聯邦議會選舉之前夕……張明養（一八）
未來世界大戰論（四續）……武思茂譯（二三）
印度藏金的流出……難賓譯（二七）



蘇俄空軍的潛在力……哲生譯（三〇）
荒木貞夫與維洛希羅夫……叔和（三三）
世界小諷刺（十四幅）……（三七）
甘地訪問記……譚云山（三九）
均衡律與矛盾律……亦英（四七）
時事日誌……（五三）
編者作者與讀者……（五四）

婦女與家庭欄

家事社會化……孟如（一）
目前中國之奴婢解放問題……文玉（六）
眉史……黃華節（八）
女性與美容……仲華（一四）
歐哈脫女士大西洋飛行記……伯珩（一七）
麻洛哥「黑欄」中的婦女……華君（二〇）
東方各國勞動婦女之近狀……千友（二三）
世界婦女新訊……（三〇）
勃克夫人在紐約——反對甘地的美國女記者——英國首相的女兒做醫生——海倫開勒的新榮譽——一個用舌寫字讀書的女子——德國議會的老年女主席——美國十一萬六千縫衣婦女總動員

文藝欄

他是一塊洪爐的赤鐵……俞平伯（一）
詩人……丁玲（二）
右第二章（續完）……終葵（九）
大地（四續）……宜閑譯（一五）

東方論壇

報告書與世界公論

關於李頓報告書，我們已在前期本誌發表了一篇分析和批評的文字。只因爲當時尚未及見報告書全文，而且時間匆促，不能作比較詳細的批判。現在報告書的全文已經譯成發表了。同時我們又見到了國內外政府及人民方面對於報告書的言論和態度。英，美，德，法代表政府的報紙，對於報告書一律加以讚揚。但對於報告書的實際效力表示懷疑。英國泰晤士報法國晨報都承認報告書發表得太遲，因爲日本已承認了「滿洲國」，將無法挽回。此外在野黨及小國輿論，承認報告書所提出的建議，違反國聯盟約的精神，且多認報告書爲國聯失敗的又一證據。日本政府對於報告書表示反對，已另行提出駁斥意見書。最可使我們注意的，是日本外務省所發表的意見，除攻擊報告書各點以外，又說：『但調查團關於滿洲的建議，大可施於中國與列強間的關係，而獲得裨益，如製定國際共管計劃是！』

至於國內言論界對於報告書的批評態度，非常不一致，有極端讚揚的，也有極端非難的。我國向來對於外交問題往往議論龐雜，沒有一貫的舉國一致的見解。對於李頓報告書便是一例。當局和黨國要人所發表的意見，我們暫時丟開不問，在野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胡適之先生在獨立評論上面發表的一篇文字。胡先生在那篇文字裏對於調查團的工作表示十二分的滿意和感謝，我們且不管其中對於報告書所建議的「滿洲自治」，胡先生再三加以解釋，此種解釋卻有加以討論的必要。因爲在胡先生的解釋中根本先把調查團建議的動機弄錯了。胡先生說：

『這樣的一個自治省政府，我看不出有什麼反對的理由。調查團的五位團員之中三位（英，德，美）是從聯邦國家來的。大概

他們都假定中國的政治制度的演變,總免不了要經過一種聯邦式的統一國家,他們想像中的東三省自治政府也不過是聯省政府之下的一個自治省。」

關於所謂「滿洲自治」的破壞中國主權及領土完整,我們已在上期本誌說過了。胡先生替調查團解釋,以爲調查團並不主張破壞中國主權及領土完整,不過是替中國代辦和英德美一樣的「聯邦制度。」但我們要問,英德美的聯邦是否由別國代辦的?英國是否要請外國顧問幫忙辦加拿大,南非,澳洲的政治?德國中央政府是否除了外交事件以外,不能發命令給各聯邦?華盛頓政府的軍隊是否沒有權利駐紮在各聯邦的土地內?我們更要問如果這是一種聯邦自治組織而且「沒有什麼反對的理由,」那麼假如全國都變成了這種自治組織,全國都變成無軍備區域,全國政治及警察都由外國顧問指揮,還有什麼理由可加以反對?

假如胡先生用了他所用以整理國故的科學的考據方法,去考據一下,胡先生也許會有一個不同的見解。因爲如果用科學的考據法研究一下,調查團的五位團員之中,有一位(英)是前任印度總督,有一位(德)是前任非洲殖民地總督,更有兩位是經營殖民地歷著戰功的將軍(法,美。)因此我們知道調查團的偉大作品,並不是拿英,德,美的聯邦制度來作藍本,而是拿印度,斐律濱,南非來作模特兒。調查團不但主張「滿洲自治,」更主張「國際合作以謀中國的改造。」調查團許日本在滿洲享有特殊經濟利益,同時其他列強,援引最惠國待遇的規定,當然也能在中國享受特殊經濟利益。所以調查團所想像的不是一個「聯邦式統一的國家,」而是「國際化的外國殖民地,」這是從全篇報告書的字裏行間所充分表示出來的。

胡先生稱李頓報告書爲「一個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書。」不錯的,這報告書誠然代表了一部分的「世界公論,」就是主張中國這塊肥肉應該由列強均分,而不當讓日本一國獨佔的「公論。」這「公論」是「狼的公論。」因狼有狼的公論,羊也有羊的公論。有了狼的公論,就不許有羊的公論,有了羊的公論就不許有狼的公論。這世界的公論將屬於狼的,或屬於羊的,我們再看罷。(仲逸)

計劃經濟與統制經濟

近來國內的學者們,又由憲法與約法的請求轉到計劃經濟與統制經濟的獻議了,如果我的記憶是不錯的話,北方有幾位所謂哲學家在說他們的話時,把上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那一些正統思想,次至盧騷,孟德斯鳩之自由平等的政治主張,近至馬克思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都打成一起,凡中外今古學者之美無不儘量收羅,眞是盡截彼之長補我之短的能事,當然他們也沒有忽略了蘇俄的經濟計劃。不久以前,申報評論似亦曾一次討論過計劃經濟,最近申報雙十節專號裏發表

一篇關於實施統制經濟的深刻文章，晨報國慶畫報的某篇著作於討論一年來政治後，暗示中國治術的趨向為廉潔政府與統制經濟的推行。由此看來，計劃經濟與統制經濟又變為時髦標語了。

現姑不管每個人主張如何，就事論事，計劃經濟的實現必以生產工具公有為條件。記得不久以前美國有許多經濟專家討論國民經濟計劃問題，結果一無所成，蓋每個專家代表了每一生產部門的資本家的利益，收羅許多材料來證明其所代表的生產部門比較別個生產部門重要。當然不論代表任何一資本家的所謂專家，都是以社會福利立場來證明其自己經營的特殊重要性。但到底他們的出發點與終結點都是顧全其所代表者的荷包。及會議完結，有一比較有眼光的專家向人宣佈說，在生產工具的私有制度未取消前，全國的經濟計劃是談不到的。在美國是如此，在中國也沒有兩樣。如果現制度不改變，討論計劃經濟，實是一個極可笑的矛盾。

計劃經濟也許太利害一點，讓大家來試試統制經濟呢。當然在生產工具私有的制度下，統制經濟是可以推行的。政府力量不夠，便可再拉攏一批巨賈富商來組織獨佔機關，包辦國內外貿易，但是政府巨賈的雙簧控制，只能辦打倒小商人，扶植大商人，並於極有限程度上減少國民購買外國奢侈品的浪費，而不能對於一部人們的不合理的消費加以完全的制止，更不能把現在流入商家荷包的利潤撈出來做推進社會經濟建設之用，而目下的經濟危機之解救，不在乎打倒小商人，扶植大商人，卻在乎變商品分配職能為國家的一種職能。或者這不是最近的將來所能談得到的。（有心）

軍備平等問題

列強間又將有一個國際會議了，不論她的名字是叫做五強會議，四強會議，倫敦會議，或日內瓦會議，總是一個所常見的會議罷了。帝國主義國家的政治家，總是閑着沒事做而歡喜開會議說大話的，裁軍會議，洛桑會議，斯脫拉塞會議，國聯大會剛剛終了，又是一個會議來了。

這個國際會議是先由英國主動召集，而考慮德國之軍備平等地位的要求與「不應視德國為第二等國」的問題的。德國自從參加帝國主義國家所召集之軍縮會議後，無時不提出裁軍地位的平等問題，即各國不能視德國為戰敗國，為第二等國，她也有權保有與他國同等的軍備，換言之，即各國如不依照比例裁減軍備，則德國可以擴充軍備，以與他國躋於平等的地位。德國的這種要求，自然是不為各國所接受的。

七月三十一日的德國國會選舉，使巴本政府的地位陷於極端的困難中，辭職下臺固非心之所願，勉強維持下去，則因國會中勢力薄弱，極感困難，最後始決定解散議會而圖建立總統內閣的根基。但他這種做法，如要得到民衆的同情，自非改善國內經濟狀況，尤其是增進德國

之國際地位不可。在德國內政上的這種作用下，軍備平等案的牒文重又於八月下旬提出了。

要求軍備平等案的牒文尚未到公布的時期，就有意無意地被德國新聞記者洩露了，因之遂引起法國和各國新聞紙的攻擊，使德國的國際地位陷於極端孤立中，連素來對德態度友好的英國也予以反對。這種新聞政策的應用眞是比刀槍還凶。

不過德國的態度並不因國際形勢的不利而軟弱，她對於九月下旬在日內瓦集會的軍縮主幹會議拒不出席，這樣遂造成法德間的嚴重對立形勢。因此英國出來調停了，所謂五強會議就此發起召集。

德國對於英國的邀請，謂須先承認德國之軍備平等的要求後，方能參加這要求自然是任何國家所不能接受的。而法國也以爲在軍縮會議外另召集一個強國會議，不邀其他小國參加，是違背聯盟精神的。五強會議因之流產了。以後因嚇里歐之赴英，四強會議之說，代之而興，麥唐納與嚇里歐的談判進行尙順，會址將由倫敦移至日內瓦，意大利已允許參加，德國於會址及會議範圍尙有問題外，其他亦大體同意了。

這個會議之是否開成，現在尙不知道，假如這樣一個會議眞能開幕，德國的平等案要求就能達到了嗎？那當然是不可能的。即使會議稍有結果，那也不過是各帝國主義間成立了某種外交的交換條件罷了。軍縮問題不於軍縮大會中謀解決，而於三數強國中謀妥協，實在是最矛盾不過的事。（諒夫）

第四百六十七次的川戰

山東的韓劉衝突，還沒有完全解決，而四川的軍人，卻又在互相火併了。據路透社的通信員計算，這是民國成立以來四川省第四百六十七次的戰爭。我們知道國難期間並不因所謂李頓報告書的發表而宣告終結，山海關頭黑龍江畔的黯淡景色依然如舊，有血氣的男兒仍然在東三省與日本帝國主義者決鬬，而曾經打過電報贊助對日宣戰的軍人們卻忘記了他們自己所說的話，自己打起自己來。

不過，更有令我們注意的一點：四川軍人不特不能抽兵去打日本帝國主義，而且更把民族的繼續生存的根本命脈斬斷了。四川素稱富庶之區，現在弄得民窮財盡。田頌堯於其割據區內，徵糧已至民國三十四年，鄧錫侯部亦徵至民國三十四年，劉文輝徵至民國二十三年，劉湘徵至民國二十二年，郭泗遒徵至民國二十五年，劉存厚徵至民國三十五年。在工業未發達的四川，社會所以還能夠維持下去者，因爲農民生產的剩餘還有一小部分可以取來維持原有農業生產規模之用。今諸軍人竟以最巧妙的方法——例如某軍人銀行發鈔失敗後，改發糧票——吸取農民最後一點血，以供其內戰及揮霍之用。農民受了這過度的剝削，農業生產不特不能擴大，即維持現狀亦不可得。到了最後，四川河山或許能夠依然無恙，但四川人民卻已暴骨於荒野了。（有心）

時輪金剛法會

我國每經一度外侮的刺激，關於救國方案的議論，必紛然雜起，我們試一回顧近百年的外交史即可瞭然。自去年九一八事變以後，國難的嚴重，為歷史所未曾有。救國方案，尤見繁多，有主長期抵抗救國者，有主鐵血主義救國者，無不言之成理。前月十三日北平要人們通電全國，為時輪金剛法會勸募道場經費，觀其通電所述，欲以誦經救國，是於救國方案又為別開生面的一種。倘此種舉動，出於鄉婦村嫗，見於社廟神祠，我們必一笑置之。今發起者與贊助者為當代要人及中央政府，道場地點又為各國公使駐節的故都北平，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那通電劈頭就說：「頻年水旱兵戈，憂患相乘；欲求運會之轉移，胥賴人心之感召。西域時輪金剛經，理與易數相同，依法修持，確能轉移世運，安邦定亂。」這是說此次道場積極方面可期的效果。此外又附說「各省連年陣亡官兵，災傷黎庶，」亦可加入「追悼超薦。」這是說此次道場消極方面的功德。

年來慘死於水旱匪疫的同胞，與戰內抗外的陣亡官兵，的確不少。追悼超薦，聊盡哀思，誰都將一掬同情之淚。但謂此次道場「確能轉移世運，定邦安亂，」一若當前國難的打開，全在此一卷經，這未免近於鄉婦村嫗口吻，不宜見於當代要人的皇皇通電中。

我們試看這幾年的民生困苦，真令人欲哭無淚。天災人禍，已遍全國，西北各省尤為慘重。中國的社會基礎是建築在農村之上的，而年來農村經濟的崩壞，一瀉千里，挽救無術。即就最近收復匪區的情形來看，蔣委員長乞賑通電說：「收復之區，百物蕩盡，無不焚之屋，無不伐之樹，無遺留之雞犬，無不殺之耕牛。」我們讀了，不覺酸鼻。此豈一卷金剛經所能救濟？

東北義軍苦戰經年，以飢寒之軀，攜窳劣之械，與兵精糧足的強寇相肉搏，赤膽忠心，可泣鬼神。讀了他們紛紛乞援的文電，眼前只見一堆血淚。此又豈一卷金剛經，即可收回東北失地，可使東北民眾，驅除強寇，重見青天白日？

前月初，天津小學教師，發生鬧薪風潮，其原因係市府供應班禪國師一行費用，致教費周轉不靈。電傳道場經費，預定為六七萬元，班禪國師一行的旅食費用，我們不知究需多少。但無論如何，此次道場的一切開支，不宜累及教費。邦未安，亂未定，使勞苦清寒的小學教師先已嘗枵腹之苦，發起者將何以自解呢？（作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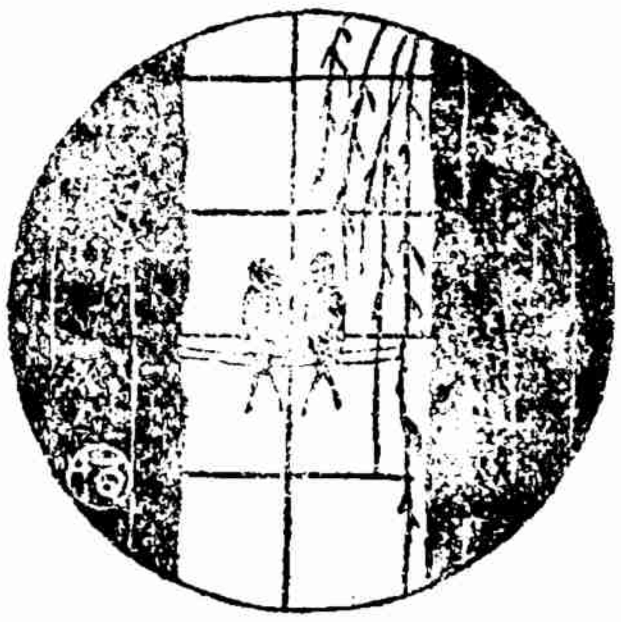
第聶伯大水閘落成

和蘇彝士運河，巴拿河運河，尼羅河水閘相匹敵的近代世界最大工程之一，第聶伯河聯合水閘，於本年十月十日正式宣告落成了。這聯

合水閘的建造，投資達五萬萬元。這水閘完成以後，有兩大功用：第一，可使蜿蜒歐俄全境長達二千公里，向來急流奔湍不能通航的第聶伯河，現在成爲交通要道，海洋大汽船可駛入上游。第二利用兩岸水力造成四十五萬馬力的世界最大水力發電所，用以供給烏克蘭全境工業，農業，運輸及日常需用的電氣發動力，總計全力可節省一千六百萬工人的勞力。

這偉大的工事的作用，和到目前爲止世界各大工事的作用，顯然不同。我們知道蘇彝士運河是爲西洋殖民勢力向東方拓展而開鑿的，巴拿馬運河的目的，是爲鞏固美國在太平洋的霸權；而尼羅河大水閘，又因英帝國主義謀控制埃及蘇丹而建築的。但是第聶伯河大水閘卻不然。因爲這是蘇維埃聯邦五年經濟改造計畫的一部，這是爲了提高蘇聯人民生活水準，爲了實現社會主義的建設工事的一部。這是人類征服自然的一個大膽的嘗試，和其餘一切的工事，以榨取掠奪爲目的的是完全不同。

假如這大水閘建造在美國，在加拿大，在中歐大平原，這就不足爲奇了。因爲資本主義國家內，利用數世紀所積貯的社會勞動力——私人資本——和近代所誇耀的科學技術，建造一個偉大的工事，應該是不成問題了。但是現在我們只聽得到處鬧着失業恐慌，到處在減少生產，到處在咒咀機器。日內瓦國際勞工局提議建造許多種公共事務，經過了四五年的討論，除了紙上的計劃以外，依然不曾建造出什麼。但是同時蘇俄國內的勞動者，卻節衣縮食，投下五萬萬元的資本，以成就這世界第一大水閘，第一大工程。可見爲了增加生產，提高人類生活水準，單靠了近代的科學技術，是不夠的。這還得從社會政治組織方面去找尋一條出路。就這一點看來，第聶伯大水閘的落成，更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了。（愈之）



世界經濟恐慌之分析

兪瘦偃

在未入本題以前，對於經濟恐慌的性質，似有略加說明之必要。在法語中有稱為經濟循環（Cycle économique），有稱為定期恐慌（Crise periodique）其辭雖異，其義相同。茲分述其通性如下：

定期性　這就是說，經過相當的時期，一定要遭遇着一次恐慌。徐格拉（Zaglar）對於此點，論述甚詳。他認定定期性是恐慌的要點。徐氏說像John Francis, Tooke ……等，祇單單研究各個的商業恐慌，忽略了他前後的關連。他們全沒有注意到恐慌的循環旋轉在相似底情形中；而這種情形又像不變似地，多麼値得注意。敢說這就是恐慌的基礎。沒有他，就沒有經濟恐慌。我們知道自十九世紀初到現在，有不斷的恐慌發生，如一八四七年，一八五七年，一八六四至一八六六年，一八七三年，一八八一至一八八二年，一八九〇年，一九〇〇年，一九〇七年，一九一三年，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根據過去歷史的教訓，知道長則十一年，短則七年，一定遭遇着一次經濟恐慌。不過在每次經濟循環中，又可劃分三期：一、興盛時期（Période de prospérité, ou d'essor）；二、恐慌時期（Crise）；三、萎縮時期（Periode de depression）。

在興盛時期中，物價高漲，生產擴大——尤其是重工業如鋼鐵等，失業工人也緩緩地減少，工廠和商店為着滿足社會上的新需要，而相繼建樹，交易所的股票也飛漲突進着。投機者和企業家，都像夢醉在黃金底世界裏，不知前途黑暗了。普通總是經過三五年，就到達了興盛時期的最高峯，興盛時期的極點，就是恐慌爆發底當兒。黃金世界驟然失去，接着就是萎縮時間開始了。阿勿大良（Aftalion）在他所著生產過剩的定期恐慌（Crises periodiques de surproduction）一書中，說明恐慌是二個時期的交點，這一點就是由興盛轉到萎縮的過渡時期；興盛時期中醞釀着恐慌，由萎縮時期又重轉到了豐年。在萎縮時期中，一切情形恰和興盛時期相反，萎縮到達相當的程度，與盛時期就重與誕生了。不過此地我要附帶的提及農業恐慌與定期恐慌，其步調幷不

一致。農業恐慌之年，未必卽有定期恐慌，定期恐慌之時，亦未必引起農業恐慌，因爲農產的豐歉，多半繫於天時。

生產過剩　這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特徵，也是與往昔所謂經濟恐慌的不同點。每次恐慌爆發後，市場上商品的充斥和其貯蓄額的增加，統是很明顯底事實。

普遍性　關於此點，一般的見解，並不一致。主張常八賽氏 (J. B. Say) 銷場原理者，不承認恐慌有普遍性，因爲人們要購買任何商品，必須事先有所生產而出賣，所以有商品才能交換商品，結果，經濟恐慌是部分的，決非普遍的。不過常氏的銷場原理，祗能應用於物物交換時代，在貨幣交換時代已失其價值。在物物交換時代，假使一般商品同時增加，其相互間的交換率，仍無變動，不過交換量是比以前增加了。例如米和麥相交換，以一斤米換二斤麥，倘二者的產量同時增加一倍，而交換率，仍依然如昔，不過交換量是比以前更大了。用百數來表示，則更爲明顯，前者爲一百比二百，後者爲二百比四百。在貨幣交換時代，其情形就不相同，各種商品須經過了貨幣，才能表示其物價。假如上例所說，而同時社會上的收益沒有增加，則米和麥的價格，必然的慘落至半數左右，以百數來表示，則前者爲一百比五十，後者爲五十比二十五。我們還得知道現代經濟組織底複雜，和信用放款底發達，某一部份的產業發生恐慌，就會影響到整個的社會。所以退萬步說，卽承認了銷場原理，而恐慌畢竟要普遍化。賴士鳩氏 (Lescure) 雖極力主張銷場原理，也祇好說常氏的學說是太簡單了，應以價值交換價值來解釋。

世界性　現代各國的經濟關係，像蛛網一般底纏着，祇要看各國間商品和資本的流通，已可瞭然。不像那古代家族制度下的經濟組織，可以自己來生產所需要的消費品，老死不與外界往來。所以恐慌一經爆發，全世界各國都難倖免。

＊　＊　＊　＊　＊

以上已把經濟恐慌的性質，略加說明。不過每次經濟循環，其情形雖然相似，但因時間上和空間上的不同，各個恐慌仍有其特殊之處。大家都知道這次經濟恐慌情形的嚴重，乃爲有史以來所未見。現在我們就拿物價和國際貿易變動的情形，先加研究，再和過去的恐慌作一比較，始能明瞭近年來國際間經濟情形之眞相。

物價　物價乃現代經濟組織之重心，生產的伸縮，就以他爲防標。所以要深究此次經濟恐慌，首先就要注意物價的變動。自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各國批發物價的變動甚大。英美德日等國的物價，從一九二五年後，顯有低落的趨勢。法意二國的物價自一九二六年起也漸漸下跌。上面論到經濟恐慌通性的時候，我們知道在恐慌未爆發以前，一定有個興盛時期；興盛到達了最高峯，就是恐慌誕生的當兒。按一九二九年以來經過的情形，卻顯然與上述不符，這點就是以下所要說明的。自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間，不但原料品跌價，而農產也同樣的慘落。上面不是說過，農業恐慌與定期恐慌的步調，並不一致，那又與前

述不符了。這一點也待以後解釋。

國際貿易　自一九二九年秋，四十五國的輸出入貿易漸漸墜落。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間，全世界商業萎縮的程度，與過去的恐慌情形，可從下表中看出。以一九二九年春季國際貿易的價值和一九三一年同季相較，大概要減少百分之四十，這是極可驚人的。

一八七三——一八七四年	減百分之五弱
一八八三——一八八四年	減百分之四弱
一八九〇——一八九一年	減百分之〇五強
一九〇〇——一九〇一年	減百分之一弱
一九〇七——一九〇八年	減百分之七弱
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	減百分之一九弱

※　＊　＊　※　＊

據以上所述，讀者當可瞭然這次恐慌嚴重的程度了。尤其是物價的變動更值得注意。一九二五年後，明明是興盛時期，而物價反見低落。一九二八年以來，農產品的慘跌不下於原料品。我們依據以上種種的現象，至少可以得到二個原因：物價長期的變動　(Mouvement de longue durée) 與農業恐慌。人們還要進一層來追問，此次經濟恐慌這樣嚴重，這樣久長，是否祇有上述的二個原因呢？不，從去年五月間，奧國有一家雄大的銀行幾乎要倒閉，接着就是德國的金融恐慌，到了同年九月二十一日，英國的金本位也宣告廢除，就形成了空前未有的信用恐慌 (Crise du crédit)。下文就把這三點分加說明。

一　物價長期的變動

在每次物價長期變動中，包含着幾次定期恐慌。所以前者對後者的影響極大：在物價長期高漲的時期中，能減輕經濟恐慌惡劣的程度；反之，在物價長期低落的時候，要助長經濟恐慌的嚴重。依據物價指數的變動，知道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七三年物價向高；自一八七四年至一八九五年物價向低；自一八九六年至一九二五年物價向高；自一九二五年起，又是物價長期低落的開始了。不過人們還要進一層來質難，為什麼物價有長期漲落的現象？關於此點，我以為用貨幣數量說來解答，較為近是。一八四八年後物價的高漲，其重大原因由於澳地利亞和加里福尼亞二處金鑛的發現，他的產量就驟然增加。我們還得注意，在此時期中，除英國已採金本位外，其餘各國有用銀本位者，有用金銀複本位者。當時銀的產量，雖然沒有像金那樣激增，也有漸漸加多的趨勢，其原因乃由於採取術之改良。這是必然的結果，倘商品的產量無激劇變動，而金銀產額不斷增加時，則金銀的價值自然漸漸低落。換句話說，現在要用多量的貨幣購買如往昔同質同量的商品。一八九五年後物價的高漲，其原因亦同，像 Transvaal 金鑛的發現和冶採術的改進，都互有關係。接着就要追問，一八七三年與一九二五年後物價長期的低落，是否由於貨幣數量的不足呢？依照貨幣數量說來講，物價的低落由於貨幣數量稀少所致。所謂貨幣數量的稀少，或由於貨幣自身的減少，或

由於貨幣的需要的增加。試問一九二五年以後的情形，應以何者爲依歸？茲復將最近百年來金幣的數額列下（註一）一八三五年至一八八九年，黃金用作貨幣者爲三、四五一、〇〇〇、〇〇〇美金；一八九〇年至一八九九年爲四、六六三、〇〇〇、〇〇〇美金；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九年爲六、八一五、〇〇〇、〇〇〇美金；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九年爲九三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九年爲一一、四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所以從一八八九年到一九二九年金幣的數量，由三十餘萬萬美金增加到一百拾一餘萬萬美金。其數之巨，其增之速，都可驚人！倘一九二五年後物價長期的低落，強以金幣數量自身的變動來講，其理顯然不通。現在我們轉過頭來，向金幣需要的增加上去探究。在歐戰期中各交戰國都賴發行紙幣以度財政上之難關，結果就形成了空前未有的貨幣澎漲。當時除美國外，無一能維持其金本位者。至一九二五年五月，英國又重與回復到金本位；接着就是加拿大南非洲澳洲和印度。一九二七年初，比與意的貨幣也穩定了；丹麥瑞典挪威三國亦於同年恢復金本位制。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法國波蘭及中歐各小國的幣制，也先後穩定。所以一九二五年是最值得注意的時期。此後是無論什麼商品在什麼國家物價都以金貨來代表，這就是各大市場物價的重歸劃一。某一市場上物價的變動就立刻要影響到別的市場。此與一九二五年以前不同之點。自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九五年經過的情形，正可與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〇年作一比較。

自普法戰後，德國的貨幣就改爲金本位；接着是和蘭瑞典挪威等也採同一幣制；至一八七六年法國銀幣的自由鑄造也停止了。俄於一八八〇年，日於一八九四年，都先後採用金本位制。自從普法戰後十五年中各國幣制相繼改換，恰與一九二五年後的情形相似。（註二）我們現在看到二個現象，相爲因果，這就是採用金本位的普遍與物價長期的低落，所以用貨幣數量說來解答物價長期的變動，與事實甚相符合。

二 農業恐慌

關於農業恐慌的問題，假使能夠把各國的情形和各種產業的現狀，分條縷述，那固然是很好，不過在短小的本文中是不能允許了。本節僅擇農產物中之最重要者，如麥糖和咖啡等，一一詳論，並探究其生產過剩的原因，使讀者能瞭然農產恐慌之大概。

一、麥　麥在農產中占首要的地位，他所遭遇的情形，恰好也是最嚴重。下面一表（註三）載明最近十年來麥子貯蓄額的變動，我們立刻窺見自一九二七年後，麥子的生產過剩漸漸地尖銳化了。雖然一九二六與一九二七兩年中，並未豐收，而貯蓄額還是繼續地高漲。

全世界麥子的貯藏數

每年中以八月爲標準（百萬噸）

一九二一	一〇・二	一九二六	一〇・一
一九二二	一〇・八	一九二七	一一・三
一九二三	一一・一	一九二八	一三・四

一九二四	一二·四	一九二九	二一·三
一九二五	九·三	一九三〇	一九·〇

論到他生產過剩的主因，不外下列二種：一、戰後耕地的擴大，二、農業機械化和技術的改進。

（一）戰後耕種地的擴大　在大戰期中，歐洲各國大多數的農民，都要上前線去作戰了；雖有女工來替代農作，她們的生產能力那裏夠得上男子呢！農地受戰事的影響而縮減，麥子的產量也要比戰前少去五分之一。為着補充其消費的不足，自然祇得向海外購入，加拿大和美國的麥，就漸漸地暢銷到歐陸來了。至一九一九年，上述兩國的耕種地竟倍於戰前。迨和議告成，兵士們又各解甲歸田；受戰爭糜爛的地方，也漸漸地整理好了。所以自一九二五年後，除蘇俄外，全歐麥子的產量與戰前相差無幾。全世界的耕種地日益增加；蘇俄後雖因受革命的紛擾，以致農地大減；然至一九二九年，他的耕種地竟超過了戰前！

（二）農業機械化與技術的改進　農業機械化在戰前已開其端倪，惟戰後乃更有長足之進步，像牽引機(Tracteur)在美國農場裏用得很多，尤其是耕種麥子，因為美國揮發油的價錢較列國低廉，而工資又較他國為高。在一九二九年，美國各地出售的牽引機有九九四九一架，輸出的有四二一一九八架，其中以加拿大蘇俄澳洲等為主銷國。兩用機(Machine mixte on combinee)割和打能相機而行，從前該機祇能使用於乾燥的農地，近來經過種種的改進，在潮溼的地方也可應用。不過上述的機械，祇能適用於廣大的農場裏，像我國那種幾畝幾分的農地，自然不能應用。關於農作技術的改進，說來也可驚人！戰後對於選擇種子的方法，已有極大的進步。從前加拿大的北部，因夏季熱天過於短促，不能耕種麥子。近來用種種方法使麥子的成熟期，由百三十天縮減到百天。美國的西部和澳洲的一部，過去認為太乾燥而不宜於耕種麥和別的穀類，近來對於種子經過了種種的改良，在一望無涯的荒野裏，又成為廣大的農田了。并且能用兩合機收割，他的成本也自然格外低廉。

糖　糖分二類，一由甘蔗製成，一由甜蘿蔔製成，（以下為解釋方便起見，簡稱為甲種糖與乙種糖。）他的生產過剩，可歸罪於世界大戰。在戰前二者的產量，相差無幾。迨戰事發生，乙種糖就漸漸減少，來替代他的，當然是甲種糖。因為前者的主產地是歐洲——法德俄等，後者的主產地是亞洲與美洲。至一九一八與一九一九年間，甲種糖的產量，竟佔全數百分之七五。在戰前乙種糖的產量本來是九百萬噸，到一九一九年，祇有三十二萬噸了，同時甲種糖一躍而至一三三〇萬噸。後來歐洲的局勢漸漸地穩定了，各國政府就用保護關稅和輸出獎勵金等種種方法，使糖業仍就恢復起來。果然自一九二七年後，乙種糖的產量又同戰前一樣了。而甲種糖還是不斷底增加，至一九二九年他的產量到一八三〇萬噸了。所以糖之生產過剩，完全是受大戰的影響。不過假使歐洲各國，沒有用那種保護的方法，乙種糖必歸於淘汰，因為他的成本

是遠高於甲種糖這樣說來關稅壁壘也是一個副因了。

咖啡　咖啡以南美的巴西爲主產國他的產量約佔總額三分之二。因爲一九二四年後咖啡價格昂貴的緣故他的產量就漸漸增加起來，自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咖啡產量僅一百六十餘萬噸；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乃驟增爲二百二十餘萬噸。巴西等國爲防咖啡市價的下落，於是採用一種提高法(Valorisation)凡在相當價錢以內而不能出售的咖啡乃悉數貯藏使他不要去擾亂市場。同時向國外借款而貸與生產者，使他們仍可以繼續其耕種事業。至一九二九與三〇年間，僅在Sao paulo一邦的貯藏額已有二百十餘萬包了。本年三四月間，巴西甚至把大批咖啡沉沒到海裏去而維持其高昂的市價。

三　信用恐慌

世界經濟到了一九三一年又突然地起了一陣風波，這或許是出於一般的意料之外尤其是美國人所意想不到的因爲他們正如心如願地在打算一九三一年是經濟復興的時期。在去年五月十三日那天，奧國有一家雄大的銀行叫做 Kreditanstalt 因爲無力償還存款突然宣告停業，後來終算靠國家銀行的幫助沒有宣告破產。因此一班資本家和國外銀行，對中歐各國起了不信任的意念他們的存款就慢慢地來提取了。首當其衝者，乃德意志從五月二十三日後，柏林的金融已開始緊張起來了；到了六月裏情形就更加嚴重：二日那天德國銀行付出五百萬美金，五日六萬萬馬克，六日一百萬英鎊，七日七千萬馬克。十二日二萬萬馬克，十三日一萬萬馬克。至二十日政府就運用一種非常手段，凡是期票的貼現，統歸德國銀行辦理。同日美國總統也決定德國停付一年賠款的計劃。德意志從此終算得到一時之甦蘇，然這終究是一時的！至七月十四與十五兩天，普通銀行都暫告停業，交易所也關門大吉，英美等在德國的放款都被凍住了(Creditgelee)德國銀行的貼現率，在八月一日竟提高到百分之一五，這種情形，立刻就影響到倫敦市場。因爲倫敦市場在戰前是獨一無二的國際金融中心；戰後雖然出了一位敵手——紐約市場而他終究還不失其首要的地位。英國在德奧都有大批的放款，據去年十月底德國銀行的報告，德國所欠外債爲二百三十萬萬五千萬馬克，其中百二十萬萬爲短期借款，百十一萬五千萬爲長期借款；在短期借款中，英佔百分之二三・九。所以到了德奧無力償付外債的消息傳遍以後，一般人對英國也起了一種疑雲，各國在倫敦各銀行的放款也先後來提取了。到九月二十一日英格蘭銀行無法應付，祇得請求政府把金本位暫告廢除。這一來國際間的形勢就更加嚴重了。同月二十八日挪威和瑞典也把金本位廢除。丹麥於九月廿八日，芬蘭於十月五日，日本於十一月十七日先後都脫離了金本位。當時各國的外幣交易除法美及其它三二小國外，無不加以限制者。國際貿易也不讓人民自由關稅戰爭愈演愈烈，英國向來傳說的自由貿易政策亦竟翻然更改。不過在這樣複雜的事變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德奧的金融恐慌與英國的貨幣恐慌的關係。這是眞實的，假使英國內部

的經濟組織沒有病態。雖然貸與德奧的款子暫時不能收回，何至於弄到廢除金本位的地步！像美國在德奧凍住的借款，要超過英國，而美金幷未動搖。不過，假使沒有德奧的事件，英國不至於發生貨幣恐慌，至少不會在去年九月裏。信用恐慌經過的大概已如上述，至其發生主要原因，不外信用放款的過度(L'abus du credit)關於此點，德法多數的經濟學家是同意的。然解釋方法，則大相背馳。前者歸罪於賠款問題，大意謂德國自從一九二五年後，每年要賠償十三萬萬至二十萬萬馬克。這一筆款子，當然要由德國人民擔負，所以國民經濟日趨枯涸，而利率亦隨之增高；因爲利率提高的緣故，而外資就漸漸流入；外資流入愈多，而每年所負擔的息金也愈大。在這樣雙重鐵架下之德意志就靠借債還債來彌補其破綻，最危險的，是把一部份短期外資，也去作償付賠款之用。待信用恐慌爆發後，各國就不約而同的來提取放款，那德國自然是無法應付。後者謂德國自大戰以後，就以舉債來興辦工業，農村和都市的改進，也統賴於外資，把一部短期借款，也去用作購買機器，建築工廠和修改馬路等等。所以一到了恐慌爆發後，德國就無力償還，因爲所有借款，統變工廠機器和不能出售的商品了。我們在第三者地位看來，以上二說，統有一部分的理由，因爲德國借債，德國償付賠款，同時還大大地改進工業，所謂合理化是也。以上種種，統係事實。我們現在不能說德國所舉的債，是完全作賠款用的，也不能說統統作改進工業用的。因爲經濟是整個的，所以我的意思，把以上二說合而爲一，其理由較好充分。

＊　＊　＊　＊　＊

近來世界經濟恐慌的大概，已經說明了。我們知道，此次除定期恐慌外，有農業恐慌伏於前，信用恐慌隨於後，再加以物價長期的低落，好像火上添油一樣，他的勢焰自然是格外兇猛而可怕了。

（註一）金幣的數量，乃根據李斯脫(Rist)教授本年在巴黎大學所講『世界經濟恐慌與發行銀行』文中第三十五頁。

（註二）關於物價長期變動的解釋，目前並不一致，讀者如欲知此說之大概，可閱法國的政治經濟雜誌(Revue Deconomic politique)去年十一月至十二月號。

（註三）見國際聯盟出版之 Le Cours et les Phases de la dedression economique modidiale 第四十二頁。



中國經濟路向的轉變

江公懷

自一九三一年長江流域大水災和九一八事件發生以後，中國的歷史演進顯然躍上一個新階段。這新階段顯然和以前各階段不同。回顧過去我們便找到一個重要事實——這便是中國民族的生活形態因外來經濟力的刺激而呈劇烈的轉變。爲復古人們所思慕不置的自足自給的閉關時代已宣告結束此種「歷史喜劇」(?!)在交通技術這樣發展的情形下，不論遺老們思慕的如何熱切，都沒有再演的可能。

西力東侵的發軔點，一般人均承認是一八四二年的鴉片戰爭，其實中西文化接觸的規模在元朝時已有可觀。蒙古帝國平定阻礙和西方交通的西北小國，使當時中國的商品更容易輸入歐洲，同時由元朝之外國官吏的任用，西方學術技藝已開始輸入中國人的生產技術，——最少軍事的技術——已在那裏開始進步。元朝立國不到一世紀，而內部宣告潰裂。明代元興，西方學術之輸入仍然沒有停止，我們只須舉出徐光啓輩和西來教士學習數理及農務，與外國專家掌理京師觀象臺諸事實，便可證明。沿及遜清，趨勢仍無稍變，可是中國人對於西方新技術輸入的刺激，自明中葉以後直至現今曾有無數次表示反對態度。假定西方諸國沒有由發軔於十五世紀後葉的商業革命轉入始於十八世紀而大盛於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則中外的接觸仍然是文化上的接觸，中國人對於西方的反感亦不過是對於所謂「新學」的反感而已。可是第十九世紀中葉後的歐洲已不是前此的歐洲；西方的商品已足促進東西經濟上的往來。在一八四二年，中國廣東商人所欠洋人的款項已是不貲，而中國封建統治與行會的拘束，猶足妨礙中西貿易的自由發展，一八四二年的戰爭名義上雖號稱鴉片戰爭，實質上則確是外國的資本主義和中國的封建主義的鬭爭。鴉片戰爭的結果，——最少由戰術方面看——已昭示挑孔孟的膏藥走不了帝國主義的江湖，然而直到中日甲午戰後，李鴻章與豪紳士大夫之流才覺得與實業，辦鐵路，爲救國的要圖。無如他們不十分懂得：——即使懂得，一時

亦沒有辦法，——在帝國主義經濟束縛之下，民族資本抬不起頭來，故清末中國一時的興實業，——如表現於外資建築的鐵路與外資參加或純外資所辦的工廠者，——與其說是中國資本主義的抬頭，毋寧說是中國工業的外國資本主義化。這種工業之外國資本主義化亦非有百弊而無一利，因爲最少現在軍人可以扣留車輛來運兵，最少各鐵路可以容納一些失業智識份子和一班農村的失業農民。然而我們不要忘記，在所謂近代化的過程中中國民族生產大衆的精血，經買辦階級的吮管流到巴黎倫敦，柏林，紐約，東京以建築資本主義的經濟繁榮者，其數確不在少。這種現象一直拖延到今日，不過外國資本家的搾取不盡假手於買辦，還有一種更有實力的武人爲他作倀。

九一八事件發生，人們澈底覺悟這種現象不能再行維持下去。長江水災再把中國富庶區域的精華滾流東海去，使已在那裏崩潰的農村經濟急速沒落。外國農產品輸入逐年增加的統計，可說是探問中國經濟病候的寒暑表。如果中國人民忘記其於近代人類歷史演變中所負的偉大使命則已，否則只有大家集中力量來廓清舊時各種不生產的制度及維持此制度的人，使生產可以增加，而大家不至捱餓滅亡。

就歷史事實所揭示，一民族的飯是可以用搶的方式得來的，印度的巨量財富流入英國，促進英國的工業革命；日本曾於甲午時候，刼奪中國二萬三千萬兩的資本以奠定其自己的經濟基礎，現在她又想掠奪東三省以挽救其資本主義的頹運。然而搶飯亦自有搶飯的條件與環境。所謂條件者，即搶方必備足以壓倒被搶方的最低限度的武力，與組織力；所謂環境者，即世界尙有許多地方足供侵略者用武。現姑不管飯之輪流搶奪，只是陷人類於糾紛，而無裨於增加整個人羣所能享受之飯的總額，卽就事論事，中國自身實不具備搶飯條件，而世界現在亦沒有搶飯的環境。除搶而外，吾人還可希望人家的贈與。

不過片面的贈與是極稀罕，——雖不是完全沒有，——的事，今竟有人在那裏冀望白受恩惠，其無恥，懦卻，冷血，卑鄙已達極點，假如被視爲「搖錢樹」的美國第五街的資本家，能夠因中國人民之求憐乞哀而無條件地把錢搬到東方來造成中國的經濟繁榮，則資本主義國家的加合機和簿記早就應該燬燒乾淨；假如蘇俄新製的機器能夠變做一種純粹的禮物向中國送來，則其階級鬥爭所流的血與全國人民降抑消費以推行物質建設的犧牲，將到那裏去索取代價？這並不是說在國際各經濟單位那樣連鎖的今日，我們尙有閉門自守的可能，而是說希望別人送東西，必有自己的東西與之交換。禮尙往來，物尙交易，乃處世之常識，無須待教於玄奧自矜的經濟學家。

假如希望人家贈飯與搶人家的飯兩者皆辦不到，而飯又爲目下民族生存之唯一要素，那麼餘下只有一條路徑，——即增加自己造飯的能力，用術語表之，卽促進自己的生產力。生產力的發展爲人羣進步的基本原因，而生產力與生產技術的關係又是一種交相助長的關係。必有生產力的發展，然後人們才有充分的餘暇與精力來改善生產技

術；必社會的生產技術有所改善，然後才談得到生產力的長進。回顧沈淪於滅亡深淵的人類集團之往事，便知其所以沈淪者，乃因生產技術沒有進步到可以裕如地恢復人類社會與外界自然所失掉的均衡，即云克服自然壓迫，而自然壓迫所以不能克服者，乃因一社會應當用來促進生產技術的大部或全部的剩餘勞動時間，都被上層的榨取階級任意拿去揮霍掉，以致再生產行程不特不能向上擴大，而且向下萎縮。如果榨取的關係沒有解除，則社會的生產技術無法改善，生產力日日減低，及財富源泉告竭後，留下來者，只是一些觸目驚心的荒邱白骨！

目下中國社會雖未達到淪亡的極頂，但淪亡的徵象俯察皆是，今後唯一的生機便在排除榨取關係，發展自己的生產技術。然而時至今日，尚有一班豪紳士大夫想捧出封建時代的文物來抵抗帝國主義者的大炮，雖則他們沒有膽量站出來公開反對機器，雖則他在消費上未曾有絲毫反對機器的表現，但其腦子中總埋下西洋那一套「物質文明」會消滅中國固有農村經濟輝煌，因而對機器不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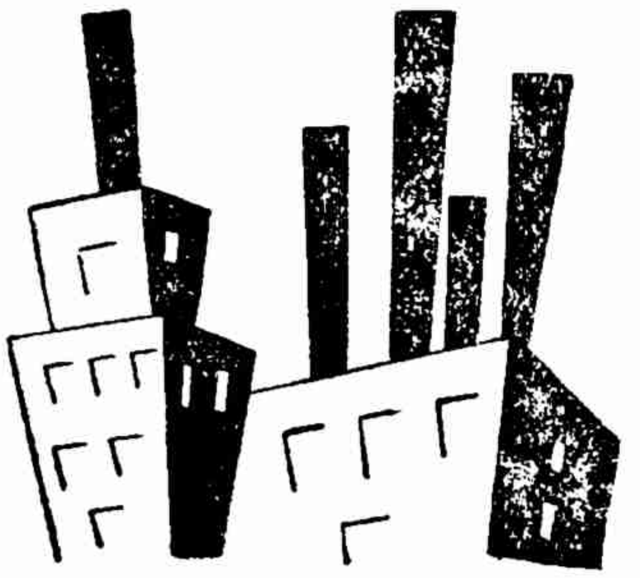
當然我們沒有否認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榨取關係下的機器的使用，爲構成近代西方勞動者苦痛的來因，然而我們卻堅決地否認機器本身有甚麼可以令人非議的地方，或謂生產力發展的程度與社會組織的形式之互相關係有如影之隨形，而社會演進的程序又是層次分明的。在演進的某階段，一時穩定的社會組織與生產力是維持恰當平衡的，因之，要取西洋最新技術可否不取在某時代上曾與該技術互相適應的組織，——換言之，推進工業革命應否經過像經濟定命主義者所認爲必須經過的資本主義階段——確構成目下一個重大的疑問。我們的意見是：如果資本主義組織尚未發生與生產術技互相矛盾的破綻，則上面發疑問當然可以得到正面的答覆，因爲若以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對比，就促進生產力這一點說，前者確不及後者；今若站在同一觀點，比較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則後者之不及前者，證以目下資本主義國之老衰與社會主義國之生氣勃勃，確無置疑之處。

至於中國目前的經濟行程，尤其沒有轉變爲第二個目前美國的可能。回顧西洋過去經濟演進的痕跡大致是如此的：——先由散漫的農村資本與由殖民地與準殖民地所剝奪的資本集中起來，建築工業資本。當動員以上各方面資本時，金融機關的作用十分偉大，其後工業資本發展到極端，金融機關便逐漸支配一國人民的經濟生活。因而造成所謂金融資本。就中國目下情形論，土地資本的集中已由發軔時期進到有相當成就的時期。在通商大埠，金融機關的勢力大有蒸蒸日上的趨向，惜乎中國金融機關不像西洋的金融機關是以工業資本爲背境的，中國的金融家所穿的褲是無底褲，他們的經濟力是由農村破產使內地地主向農民榨來的農作剩餘不能重投於農業生產行程中而不能不向城市孔道流來所造成的。活動於城市的金融機關不能積極地替自己築下工業資本的基礎，因爲一來理論上持半生不熟的社會主義而行動上則以造成中外資產階級雙簧統治之眼前矛盾，拘縛國

民企業心的發揮，二來在現存政治狀態下，金融機關由政治與商業投資所得的利潤大於長期工業投資；三來便利於工業發展的最低限度的和平與秩序沒有具備；四來，對於帝國主義的經濟壓迫我們沒有得到比較關稅更有効的抵禦方法。現姑不管關稅權之不完全，即使我們能夠任意地把關稅牆提到可以蔽天那樣高，仍然於事無濟，原來關稅只能在某程度上減少外國商品的輸入，卻完全不能禁止外國資本的輸入，而輸入的外國資本在中國作用起來，其所受中國關稅牆的保護與民族資本流於工業孔道者一樣。我們不要忘記這是金融資本炙手可熱的時代，又不要忘記馬關條約及依最惠條例引用之關於外人在華工業經營權，現在仍然沒有取消。

假定上述頭三種困難有法解除，只要第四種困難存在，民族資本仍然沒有方法抬頭。依此假定(已是萬分危險的假定)我們採用資本主義方式工業化下去，工業化的目的在某程度上也許可以達到，但此種工業化也和上海近代化一樣地不是出自中國民族本身，而是外國資產階級替我們幹的，當然外國資產階級不是傻子，施惠必望報効，其所望之報効便是中國生產大衆的膏血經居買辦地位的所謂民族資本家之手流到他們的蓄血池，以爲彩畫資本主義經濟繁榮的色料。就各種情形看來，不管維持現狀人們如何不甘，中國能夠早一天跑到一個新形式的組織便早一天好。這個新形式的經濟組織不特可以容生產技術的充分發展，且有促進生產技術的作用。一個有計劃而能集中全國人民精力於產造方面的制度，不特可以免除追隨資本主義後路所發生各種富源上與時間上的浪費，且可以依國家對於交換行爲行使控制權的方式來抵禦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至於滋生於資本主義制度上之各種分配上之不平，亦可以消滅於持平等樂利爲原則的有計劃生產之中。這個新制度不特應用於工業發展，且應用於農業的發展。農業小經營已與時代的技術不能相適應，假如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如約翰密爾所夢裏追求的五畝自耕制度能夠普遍於全世界，則美國所發明而爲蘇俄所充分利用的蒸氣犂與刈打雙合機等偉大農具，將要像光緒初年的吳淞鐵路被當局拆毀。然而手足胼胝的耕種比不上駕駛機器耕種來得舒服，來得有効，既提倡小農手工，又打出以農立國主意的復古士大夫們，請不要閉眼不看美國，加拿大，蘇俄用機器來生產的麥子，可以隨時傾銷於中國市場的事實。

上層階級可向本國生產羣衆刼奪財富，又可在外國商店消耗刼來的財富，當然不顧到國民的根本經濟問題，然而當哀鴻遍野之秋，走頭無路的人們決不肯坐而待斃，窮若乞丐尙圖掙扎。如果確實參加生產的人們，當國民經濟總崩潰快要到頭的前夜，都喝起猛烈的酒來，那麼那些白晝行刼與那些站在農民肩膀上跳舞的寄生人們將感極度的不安，這也許不是銅板換小洋，小洋換大洋的經濟學者所能看到的趨勢，尤其不是溫情教授們坐於沙發椅上抽雪茄所願意做的惡夢，然而這卻是事實，卻是萬不能否認的事實。



德國聯邦議會選舉之前夕

張明養

一

政治恐慌跟蹤經濟恐慌而俱來的事實，乃是近年間纔有，先前是不常遇見的。誠以資本主義的發展早已入於金融資本的階段，金融資本家操縱着一切的政治機關，故當每次經濟恐慌潮襲來的時候，政治恐慌也如響斯應的跟蹤發生，這我們看過去一二年間各國的政潮起伏就可深信不疑，而尤以德國為然。

德國自從戰敗以後，外受協約國之政治經濟的壓迫剝削，內遭歐戰中經濟之巨大損失，無時無刻不呻吟掙扎於重重壓迫之下。牠經過了商業的工業的各種恐慌後，到一九三一年，金融恐慌就最後襲來了，政治恐慌的程度也隨着達到了極點。年來黨派關係的複雜，政潮的突兀澎漲，眞使人靡所捉摸，德國的政局簡直是成為一個猜不透的謎了。

七月三十一日的聯邦議會選舉，非惟不會將這個謎打開，而反造成了政治的僵局。因為選舉的結果，沒有一黨佔着國會議席的過半數。得票最多的民族社會黨祇佔總數的百分之三七・三，社會民主黨，共產黨，天主教中央黨各佔百分之二一・六，一四・三，一五・六，而擁護現政府的國權黨則僅佔百分之五。在這樣局勢下，巴本政府要繼續維持其生命，自然有所不能，民族社會黨的議席雖佔多數，然欲就此獨組政府，亦決不能永久，而聯合各黨組織混合內閣，則因政見紛歧，更為困難。所以七月三十一日的選舉，非僅未曾打開德國的政局，而反造成一個僵局。

在這種困難的局勢下，德國政局的開展祇有三個方向。第一，巴本政府仍繼續維持殘局，使成為一個完全行政的內閣，換言之，即總統內閣，受總統指揮，不對聯邦議會負責，如美國總統內閣然。此內閣一方面與國會中各黨領袖時時協商，同時並力謀德國政治經濟及國際地位之改進，以冀獲得各黨的信任；如各黨仍反對政府時，則由總統授以解

散國會之權。其次，巴本辭職，由希德勒獨組內閣，這是民族社會黨所極端希望的。但如希德勒一旦眞能登臺，則實際責任放倒肩上後，就不敢實施他的先前誇大的諾言了。而一時爲他誇大希望所迷惑的羣衆，均將背之而去，民族社會黨的組織也將有瓦解的危險，這是極可能的。不過這條路在希德勒與興頓堡談話時因總統之嚴厲拒絕已閉塞不通了。再次就是成立混合內閣，由各黨派合組政府。但此辦法亦難實現，因職位的分配不易獲得妥協。政府主張總理仍由巴本續任，國防部長由施萊徹繼續，副國務總理歸希德勒，其他閣席則分配於民族社會黨，天主教中央黨，國權黨及其他各黨間。但這個提議給希德勒堅決拒絕了，他所要求的是像慕索里尼同樣的地位與權力。——即使他願意接受這混合內閣的職位，於事實上也有困難，因爲如此一來，他先前的誇大諾言都將打得紛碎，而羣衆的信仰與同情也失掉了。假如由希德勒任總理而拉入巴本施萊徹等合組內閣，則既非巴本政府所能允許，亦非希德勒所能忍受。所以這一條路也是不通行的。

希德勒獨組政府既爲興頓堡總統所拒絕，各黨合組混合內閣又爲政見所阻，在這樣的情勢下，祇有第一條路可通了。所以巴本政府就毅然的繼任下去，而圖打開僵局。巴本雖知其在國會中的勢力非常薄弱，但他有總統爲之後援，授以解散國會的命令；同時所有的國防軍 (Reichwehr) 鋼盔團 (Stahlhelm) 及所有警察都是在施萊徹的指導下，而極端擁護政府的。巴本有此後援，態度自然是轉強了。

二

聯邦議會於八月三十日在這樣嚴重的局勢下開幕了，可是議會中的情形非常良好，臨時議長由年老的女共產黨議員柴特金 (Clara Zetkin) 擔任，她的煽動性的演說並未激起民族社會黨與天主教中央黨的攻擊，因爲他們此時所着重的是巴本政府的推翻，故於柴特金演說後，立卽開始選出民族社會黨首領戈林 (Goring) 爲聯邦議會議長，天主教中央黨伊塞 (Esser)，國權黨格拉夫 (Graf) 及巴哇利人民黨老克 (Rauch) 爲副議長。他們的所獲選票差不多是一致的，因爲事先已有了接洽的緣故。

議長推定後，議會立卽休會了，因爲這時巴本內閣的態度非常強硬，而民族社會黨與天主教中央黨間的合作談判尚未成功，假如開會下去，國會勢必至與政府發生衝突而被解散，這是民族社會黨所不願意的。蓋在過去的總統選舉與這次聯邦議會的選舉中，希德勒已證明他不能獲得選民的最大同情，第一二次的選舉運動雖極盡了黨的力量，而所得結果如此，以後如再重選，恐連已得的票數也不能保持了。因此他們力謀獲得天主教中央黨的合作，以冀取得政權，維持現在國會。中央黨本爲巴本所隸屬，自巴本執政後，中央黨就開除其黨籍而成爲反政府的有力政黨了。他們在反政府的前提下談判合作。但是我們知道中央黨與民族社會黨的政見是不同的，前者贊成維持現存憲法，以

爲祇有在憲政統治下始能保護他們天主教的利益。後者則完全反對議會政治而圖建立獨裁政治的，所以這二黨雖有合作的誠心，延長議會的重開以便獲得諒解，可是終因政見及利益的不同而告失敗了。

民族社會黨與中央黨的合作談判固然是失敗了，而巴本政府在國會中的勢力仍然是極薄弱的。巴本爲維持其壽命起見，一面請求總統授以便宜解散國會的命令，以便議會中各黨提出不信任案時的應付，一面則於九月四日以「代法律命令」頒佈所謂復興國內經濟的「經濟計劃」以冀獲得大資產階級的擁護。

反對黨與巴本政府的對壘，到這時已達到尖端了。十二日國會一開會，共產黨員就首先提出了不信任政府案，當時巴本總理想起立演說，卻被議長戈林拒絕，這是憲政史上罕有的事實。因此巴本就袖出了總統解散國會的命令，可是戈林置之不理，不信任案仍以五一三票對三二票之多數通過。戈林並宣言解散令在提出不信任案之後，不能發生效力，國會仍擬繼續開會，世界憲政劇的奇突再沒有過於德國國會所演的這一幕了。

三

戈林之否認解散命令的有效，完全表現出了民族社會黨之反對解散國會的心理，希脫勒派之所以反對解散國會的原因，前面已經說過，是恐此後選舉無獲勝的把握，這與上半年間白魯甯內閣辭職後時要求立刻解散國會以便重選的情形完全相反，那時希德拉派聲勢洶洶，以爲在國會重選中定能獲得絕對的多數，自誇萬分。而結果卻大失所望，且證明了希德勒是再不能獲得羣衆之較多的信仰了，所以他們力圖免避國會之解散。但這企圖終因巴本之頑強的態度而失敗，於是戈林就想以不信任案在解散國會令提出之前通過爲理由而否認其效力，可是結果也終於屈服了。

國會在糾紛中解散以後，議長戈林與總理巴本總統興頓堡間發生了文字之戰，書函往返不絕，這個說那個違反憲法，那個卻說這個違反憲法，其實是誰也不要憲法，誰也不要議會的。文字戰爭之不足，又繼之以法庭，政治鬭爭的醜態簡直表現得無以復加了。

四

現在改選日期已定於十一月六日舉行了，各黨正在準備着另一次的大鬭爭，這次鬭爭之誰勝誰負，我們現在當然不能予以確切的逆料，但一述大選前夕各黨的地位，當可約略窺見未來局勢的推移情形罷！

民族社會黨自一九二九年大選時獲勝後，勢力日漸澎漲，在今年的總統選舉與聯邦議會選舉中，滿以爲可一舉而獲得政權，建立法西斯蒂的獨裁政治，希脫拉黨徒的狂熱情形簡直無以復加。但二次選舉的結果，給希脫拉以極大的失望，他狂妄的誇大面幕是被揭破了，羣衆

部流露出失望的悲憤一時以感情破拉攏的黨徒多懷離散之心故當聯邦議會被解散時民族社會黨曾竭力設法免避。我們再擧下述二事更可證明民族社會黨的地位之困難了。第一件事實卽九月下旬普魯士邦議會開幕前佔多數議席之民族社會黨初本有反對政府之動議，但以後爲免避邦議會之被解散起見就取消了原議，以冀保持現在的優勢因在未來選擧中未必定有勝利的把握。其次，十月四日德國南部若干小鎭擧行選擧民族社會黨候選員所獲之票數減少百分之三〇，而中央黨與共產黨的勢力則大增，這些小鎭都是民族社會黨的勢力區域，現在所得票數之減少實可推測該黨未來選擧形勢的消長了。

天主教中央黨向以保持天主教的利益與維持民主憲法爲主張，頗有不少固定的羣衆，在這次總選中其所得票數爲百分之一五・六，較一九二九年的百分之一四・九及四月總統選擧之百分之一五・三爲多。在下次的選擧中，當有繼續增加或保持現狀的可能。至於共產黨的勢力，則因德國經濟之日趨破產，社會民主黨與民族社會黨爲工人謀利益的假面具的揭破，其勢力自當日趨增大，我們看了上屆國會選擧中共產黨議席之加多就可了然了。

最後，我們一論巴本政府的地位。巴本政府在新國會中僅有勢力薄弱之國權黨爲之擁護，但態度強硬，竟毅然解散國會，雖以希德勒黨之頑強亦爲之屈服，但其所恃爲武器的，倒底是什麼呢？說到這個問題，我們不能不先說一說現政府的性質。巴本內閣成立後，卽以國防軍領袖施萊徹爲國防部長，從實質上說，這不是單純的巴本政府，而是興頓堡巴本與施萊徹政府。這政府的本質是在完成總統內閣制之建立，使內閣不受國會的指揮，以「代法律命令」爲立法，使總統的權力日益增大，憲法之在他們三人的眼中，簡直是不值一顧的廢紙，在增大總統的權力後，雖然將來不一定恢復帝制，但建立資本主義的獨裁政治卻是不能懷疑的事實。

巴本政府所藉以實行此項政策而毫無顧忌者，是因爲他擁有下述的幾種武力。第一，是施萊徹及其所統率之國防軍。我們都知道巴本政府的存在，全賴施萊徹爲之支持，所以與其說現政府是巴本政府，毋寧說是巴本施萊徹政府之爲適切。而施萊徹之所以能爲巴本後台主人者，蓋賴有受其統率之國防軍在。施萊徹在十年前原本爲一不重要人物，無籍籍名。在歐戰時，他在參謀部任事，戰後始與德國所存留的唯一武力——國防軍發生關係。不久卽升爲參謀長，並任爲國防部次長，對於國內各黨派的傾向與消長情形異常熟稔。到今年六月，就被任爲國防部長了。他的政治思想是傾向君主政制的，這不但他個人爲然，卽整個的巴本內閣亦如此，不過他們都承認恢復君主制度的時期此時尙未成熟，所以他力助巴本建立一個總統內閣。因爲他擁有如此強大的武力，無怪一般人要稱之爲現政府之幕後的軍事獨裁者了。

其次是鋼盔團。鋼盔團爲退役軍人的一種組織，以恢復帝制及保衛德國爲目的，他們雖不承認有黨派的關係，但我們知道胡根堡所領

導的國權黨是他們所極端擁護的政黨，現在因國權黨已成爲擁護現政府的政黨這鋼盔團也就成了巴本所賴以維持其壽命的集團了。九月初旬鋼盔團在柏林舊日德皇威廉閱兵處開大會，巴本施萊徹與廢太子及保皇黨人員同時蒞會，這不但表現出巴本政府與十五萬人的鋼盔團間有密切的關係，而且更暴露出巴本政府之復辟的傾向了。十月中旬德國民主黨報紙盛傳與興頓堡、巴本、施萊徹均予聞復辟陰謀，而政府未加堅強否認故巴本政府的原形是日益顯露出來了。

巴本政府除這些勢力外還得着大資產階級的擁護這因爲他所施行的政策都是爲資產階級謀利益的。例如九月四日的「經濟計劃」完全是准許大工業家減低工資並予以津貼的辦法，這項辦法是不久以前西北部工業團體在杜斯爾陀夫 (Düsseldorf) 會議中所決定的，巴本政府不過將其施諸實行，以冀獲得他們的擁護罷了。

巴本政府既擁有如此強有力的後援是不是在未來總選中就可以獲勝而永久維持其壽命呢？假如有人作如此假定，那未免太忽視了反政府的勢力了。在資產階級的陣營中就有一部分是反對巴本的，因爲有些工業家並不能從巴本政府的「經濟計劃」中得到若何的利益；貴族地主之反政府態度尤爲激烈，因爲他們主張德國工業的「自給」調換債券 (intrest conversion)，而巴本政府都未予以滿足，他雖然增加若干農產品的關稅，限制某種農產品的輸入，但此辦法非惟不能使地主表示完全滿意，而反引起工業家之不安，因爲其在國外的製造品市場將受他國報復也。農業聯合會 (Landbund) 曾推代表謁見巴本，並迫國權黨領袖胡根堡致函巴本要求改進農村利益，政府雖允予考慮，但資產階級的內部衝突恐終是無法調和的。此外左傾勢力的迅速澎漲，民族社會黨勢力的潛在，處處都予巴本政府以極大的威脅。十一月六日的角鬬終將是一個你死我活的拼命罷！

二十一，十，十五，上海。

古羅馬著名詩人手稿之發現

在聖加倫 (St Gallen) 之著名古代教堂的圖書室中，新近於手抄本中發現若干古代的手稿，這些手稿現在正在審閱與翻譯中。

在這些手稿中間，就現在所知道的，有著名羅馬詩人蒂蘭的斯 (Terntius) 一個喜劇的最古劇本，蒂氏是生在紀元前第二世紀中的。這個發現，爲過去十年間之重要事實，現正由李曼教授 (Paul Lehmann) 審閱，他是一個臘丁語音學的有名權威，不久即將發表其研究結果與翻譯云。

未來世界大戰論（續第四號）

德國　魯賓斯坦　著

武思茂譯

第四章　未來大戰軍隊之成分與準備

姑勿論機器化及化學底成功及其他軍事機械底進展，而未來大戰底軍隊依然是包括了數千萬羣衆的軍隊。前次大戰時，動員的兵士，約達七千萬，並且（在歐洲各國）幾乎拔盡了所有的壯丁；但是未來大戰底軍隊將遠過於此。其次軍隊底成分，適應着已經變遷的機械特徵，亦將有很大的變動。

此種軍隊，首先在其基本成分上，將成爲城市的工人軍隊。人民都市化進程底加速及都市化程度底增高已經表明了未來大戰底浩大軍隊，在其基礎上祇是城市的軍隊。現時一切工業國底城市居民，佔全人口底大半；在主要的工業國（美國，德國，英國）中，城市居民則佔全人口底四分之三。

在最初動員之時，將大量的工業勞動者吸引到前線去，這對帝國主義者，誠將成爲非常冒險的試驗。前次大戰底經驗表明了許多參謀部在動員以後，必須從速解散一部分熟練工人，而復其舊業，因爲沒有他們，則軍事企業底工作，無法開動。所以在未來大戰開始之時，參謀部在其職務上，將以大部份不斷地並失望地由生產中排擠出來的失業工人組成浩大的隊伍。這些由失業工人所組成的軍隊，將作第一批供砲彈轟擊的走肉。

戰爭繼續發展時，在經濟生活底一切部門中，都將出現廣大地以婦女，未成年者及殘廢者代替男工的進程。

近年來的機械進展與生產合理化，大大地便利了，且擴大了這種代替底可能性。因此工業無產階級及僕役底基本幹部，將逐漸被吸引

到資本主義國家底軍隊中，且當然要成為此種軍隊底基本骨幹。

主要的例外，要算英國，尤其是擁有百萬之衆供砲彈轟擊的黑種走肉的法國將要很廣泛地使用殖民地軍隊作戰。在前次大戰中曾動員了八十萬殖民地人民的法國總司令部，計算在未來大戰中，殖民地人民要佔全軍隊底四分之一以上。

我們在上文已經指出的，未來大戰底軍器特徵，在軍隊底成分與特性上，也有顯著的影響。一方面，為了製造並迅速修理無數複雜機器的及化學的軍器，需要大量的熟練工人。他方面，現代戰爭底全部特徵與狀態以其神經系的極度緊張，使得城市工業勞動者與農民比較起來，則前者確易成爲資質很高的兵士。許多軍事專家，甚至明顯地發覺了此種情形對帝國主義的危機的那些軍事家，都應承認上述的事實。現代戰爭底狀態，並不需要兵士底個人的勇敢及個人以外的紀律，而是需要兵士有偉大的忍耐性，支持力以及適應迅速變化的戰況的能力。工業勞動者底工廠工作，具着喧嘩的緊張的節度，含着最殘酷的危險性及機械的強迫紀律，所以使工業勞動者與落後的農民比較起來，則前者確能最迅速地養成適宜的習慣。現代大城市底生活特質與節度，亦易養成此種適應能力。現時包括了大量羣衆的競賽運動，也有很大的意義。所有這些，使得能於最短的時期內，以普通的城市工人（農村經濟中對機器及工廠式紀律習慣了的新式工人也同樣）造成比多年被軍隊蹂躪的純樸鄉民特能適應現代戰爭特徵的兵士。誠然，相當於現代合理化工業中訓練成熟的無產階級的『訓練成熟的』兵士，乃是帝國主義軍隊變遷底擔負者。關於此點，擬於下文詳論。現代軍隊除基本的『訓練成熟的』兵士羣衆而外，尚需要以大量的高級熟練工人來組織火車隊、工程隊、汽車交通隊、工兵隊、電信隊、電氣使用隊、坦克及飛機開駛隊，化學隊等等。

大家當能明白，軍隊基本成分底此等變遷，對於軍事專家的需要並不減少，而且相反。現代帝國主義的戰爭，乃是『科學的』機械的戰爭。因此，一方面，戰爭需要大量的終生致力於此事業的軍事專家。他方面，每百萬軍隊，便需要上萬的機械家，化學家，藥劑家及其他專家。前次大戰中，純粹『國民式』專門家在許多軍事行動底指揮方面，比許多佩肩章的軍官所起的作用特為重大。

因此，未來大戰底羣衆軍隊底成分，一般地相當於合理化的強大工業中無產階級底成分：在上有各種專門家，其下則為半手工業式的熟練工人，以及出身異常複雜的且大部分在工作過程中已得到相當習慣的基本『訓練成熟的』工人羣衆。

未來大戰參加者底準備特徵，因着戰時軍隊成分及戰爭特徵底變遷而變遷了。平時的大量常備軍，已經失去了以前的意義，因為戰爭吸收更為廣大的羣衆。似乎常備軍並不浩大，因為在戰爭底最初期，常備軍便完全溶解而消失於數千萬動員的羣衆中。初次激戰以後，原先的基本軍隊，將死亡無遺。德國老軍官曹爾頓在他的著作中悲痛地寫

着，任前次大戰開始之時，唯爾蓋莫夫近衞軍底幹部遭遇了激烈的傷亡。經過一年『激戰』後，以前常備軍所遺留人間者，不過回憶而已。

不當唯是。以前傳統的兵隊騷擾及長期的準備形式，一般地掃除了。甚至貴族軍人底代表馮·賽克特（Fon-Seeckt）將軍認爲動員的青年羣衆，只須實習過競賽運動並稍有幾種初步的機械知識即可。據吾人所知，由注意於資產階級及工人團體熱心參加的競賽組織造成第一條件。復由已成爲多數兵士學校的現代工業學校造成第二條件。人民大衆，現時都有機械的知識，更準確地說，都有機械的習慣。不僅每個勞動者，並且農村經濟中大部份人民都有了使用機器的習慣。無線電，曳引機及汽車之在美國，據吾人所見，不僅成爲最重要的直接的戰爭軍器，且有將此種習慣擴張到機器方面的作用。

由此，未來大戰參加者底基本羣衆底準備，實含有熟練工人底準備的性質，即是說含有短期訓練的性質。此種時期底縮短及準備性質底變遷，使得能於短促時間內，訓練出非常大量的羣衆。

所有這些傾向，現時帝國主義底軍事參謀部都曾相當地予以斟酌。唯其因此而引起了現時所見的常備軍底危機，軍役時期底縮短，自三年至兩年，至十八個月，直到一年。

常備軍底名額與每年招募兵士的數目，在過去可作軍事準備底表現，但現在已完全失掉了此種意義。固定的軍役，也失掉了從前的意義。長期訓練，僅施之於上級幹部及幾種軍事『主要職員』（專使用複雜的戰爭機器及軍械。）對其餘的羣衆，僅施之以短期的訓練。此種短期訓練或在一般的軍役之下，或在操練民團中，或在一切軍國主義的及法西斯蒂的團體中，皆可施行。

現時此種軍國主義的副組織，在數量上遠過於正式隊伍，尤其是在小協約國，德國，美國及其他國中。在這些國家中此種準備底效果，在任何情形下，皆不亞於常備軍。同時，最主要的效果，因專門分類底結果，則爲此種組織乃是資本主義鎮壓內部風潮的理想的基礎，且可用作軍隊中級幹隊底養成所。由此可見此種組織不僅受政府底維護及資助，且成爲半官式的機關。

此種組織與中學生及大學生底軍事準備底廣大系統密切地連繫着。據賽克特將軍底計劃，在與常備軍底連繫中，應以中級軍官及下級軍官組成特殊的機關，由此機關派員在各學校組織特別班或列一門專門課程，以便對全國青年施以短期軍事訓練並予以不斷的溫習。在日本，則類此的方式，推行得異常完善。按不久以前日本頒佈的命令，全國學校底學生，均必須受有系統的軍事訓練。他們在野外演習時，特別組織了『學校聯隊。』

美國則以全國學生必須經後備軍官預備野營，學生軍事團體等等訓練爲方法，而使整個的教育系統軍國主義化。

這種傾向底最明顯的實例，莫過於法國『全國準備戰爭』的法令。至於其他國家，吾人擬於下文述及。

這種法令規平時軍隊（軍役時期縮短爲一年的軍隊）僅爲戰爭開始幾天內保護國家秩序及防衞疆界的『防守軍』在此防守軍底庇護之下，於這幾天內便應動員全國底兵力，即是說不分性別地動員全體國民軍隊在其成分上應變爲『武裝的國家』法國過去的包括七十萬兵力的『武裝國家』現時更迅速地擴張着（有戰鬭力並經過軍事訓練的法國後備軍，超過五百萬）在別的國家也有同樣的發展。雖然德國祇有最低限度的常備軍，而德國底軍力在此關係上尚列在第一等。十萬國防軍，祇是軍事政治情況變遷後浩大軍隊底中年及少年軍官幹部；至於由『鋼盔團』『青年團』及『共和團』等等組織所造成的廣大幹部，則爲共約一百萬受過軍事訓練的人員。因此，社會民主黨員所稱『尚能維持其國內秩序』的德國『薄弱』的軍隊，實際上乃是帝國主義底最進步的武備。

在美國起着基本作用者，乃是所謂『編成的後備軍』此『編成的後備軍』也是未來大戰中廣大軍隊底軍官。此後備軍底軍官數目，曾以一九一八年之十一萬四千名對一九二〇年之六萬八千名。同時，即此六萬八千名亦足以指揮三百五十萬的軍隊。

美國軍事準備底一般方向，在於以此種『編成的後備軍』底十分之一的軍官，用於軍隊給養底準備上。此等軍官在軍事專家指導之下，實習對鄉村經濟，交通及工業底指揮並及其他普通事業底『管理』此種準備之推行，在於使一切軍用品及民用品底生產以及軍民皆用的交通於軍事時期都能由軍事機關派員管理。此外，每年畢業的八百名大學生，都應在常備軍中受三個月的訓練此後再入九個月畢業的專門軍事學校，並令入工廠六個月，以作在軍事時期管理企業的準備。

此外專門的軍事工業學院以全國經濟動員問題爲根據而養成資質特高的軍官專門人材。此等人材是由已登記的許多知名的工業家及機械家中提選出來，委以指導各種生產部門之責的。

因了軍役時期底縮短及軍隊以外軍國主義等等組織底發展，使得現時人民軍事準備底範圍，殊大於一九一四年頃。五個主要的帝國主義國家（法國、英國、美國、意國及日本）底常備軍數量，現時比一九一三年超出無幾（一九二八年之二百十四萬對一九一三年之一百八十萬。）然而這五個國家底有訓練的後備軍，則以現時之二千萬名以上對前次大戰開始時期之七——八百萬名。在蘇聯西境，有一個新國家底有訓練的後備軍，是五百萬。

據美國一九一四年陸軍部統計，當時最發達的德帝國主義底全體軍事服務人員中，受過軍事訓練者，僅得其半。但現時英國全體軍事服務人員中受過軍事訓練者爲百分之七五，法爲百分之八〇，捷克爲百分之八五。這些情形，可表現男性國民底全部軍國主義化。與非戰主義的手勢及改良主義的妄談同時並進的軍役期限底縮短，實際上提高了上述的百分率，並促進了軍國主義在變遷的機械基礎上的發展。

印度藏金的流出

周東保造著　難賓譯

「世界的金產額，今後若沒有新金礦發見，將來必見減少。」這是約瑟·克欽氏在兩年前說的話。氏是托蘭斯巴爾金礦公司聯合會的董事，對於金之統計的研究，具有世界的權威。他爲什麼發表這樣悲觀的觀察呢？這因爲金額一減少，那用金來計算的物價勢不得不跟着下落，自然世界的經濟也將漸見凋疲了。

但是其後所發生的經濟恐慌——國際信用的破壞與英國及其他國家之金本位的停止，顯然對於這世界的權威者的推算偏偏發生了相反的結果。就是世界的金供給額以一九三〇年爲轉機，漸次增加起來了。這有兩個原因：第一是世界各金礦產額的增加，第二是印度藏金的流出。所以發生這樣結果者，當然是因爲各國金本位停止，金市價格暴騰的緣故。這金價的暴騰便成了刺激世界的金礦採掘，並使印度國民吐出藏金的重要原因。

據克欽氏的推算，世界金產額，一九三〇年爲四億四百萬金元，一九三一年爲四億二百萬金元，但實際，一九三〇年爲四億一千七百萬金元，一九三一年爲四億三千八百萬金元。非但不見遞減，且顯然大有增加。但這金產額的增加，從世界金供給額說來，並不算一件重要的事，而印度死藏金的流出卻更具有重要性。

世界小諷刺

國際聯盟直吞滿洲問題



——蘇聯 Pravda 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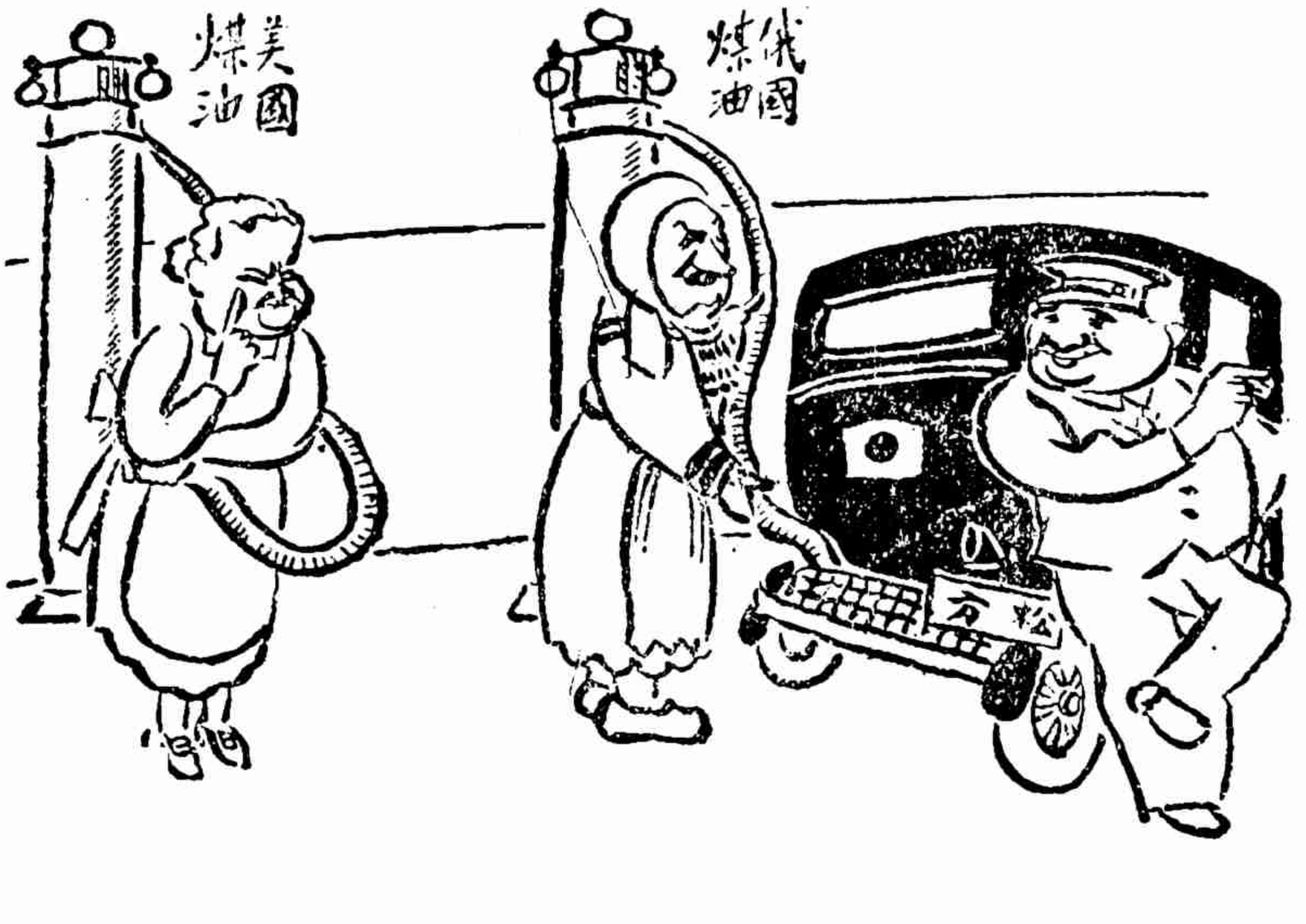
大家都知道印度是世界金銀的墓場。金銀一旦流入印度，再也不會回到流通市場。但在一九二七年印度改革幣制，採用金本位制以後，政府把無用的銀投賣於世界，於是銀從印度的墓地回歸到流通市場，因致銀價暴落，世界同受其困。

但是後此一步，金又從印度的墓地開始回歸到世界流通市場來了。印度藏金的大量流出，是在英國停止金兌換以後，在說明這一點以前，我們先來談一談金為什麼會流入印度的。印度是萬年出超國，一看貿易表，就可明白。他們把輸出超過所得的金，就此停放在國內，沒有流出國外的機會，這大概是印度所以稱為金銀的墓地之主要的理由。多數的印度人就把這樣所集積的金，用金幣或金塊死藏起來。

還有幾個理由：第一，佔印度人口（三億五千萬）三分之二的印度族，他們有一種習慣，認金銀是唯一的財產，就是在整理財產的時候，用金銀以外的財物來充當算失面子的。第二，在政治不安的情形之下，萬一遇有不測，財產上持有現金的人最為安全，因為有這樣一種憂慮，就不意間養成了死藏的習慣。第三，放款取利，回教徒視為背教行為，其結果易使現金死藏起來。第四，印度地處熱帶，流汗甚多，所以他們的裝飾品，金是最適當的材料，這也金子潛藏於印度的理由。第五，印度教女教徒沒有遺產承繼權的。無論父母或丈夫富有財產，死後歸屬於女兒或妻子的，只有結婚或其他別種機會所贈與她們的裝飾品而已。這種宗教觀念，無意間就使她們養成了以貴金屬——尤其是金子為裝飾物品的習俗了。這等死藏金的所在地，全在孟買地方，那是印度棉業與水電二大產業的中心點，而這等事業的經營，多屬於印度自身資本所經營，結果，所獲得的利益便停留在該地，不復流出國外。這是金子集積於孟買地方的理由。

這樣集積了的金子——就是印度死藏的金額，究有若干，諸說不一，至少當有七億五千萬鎊或九億五千六百萬鎊（這是最近前

煤油姑娘們的嫉妒



——大阪朝日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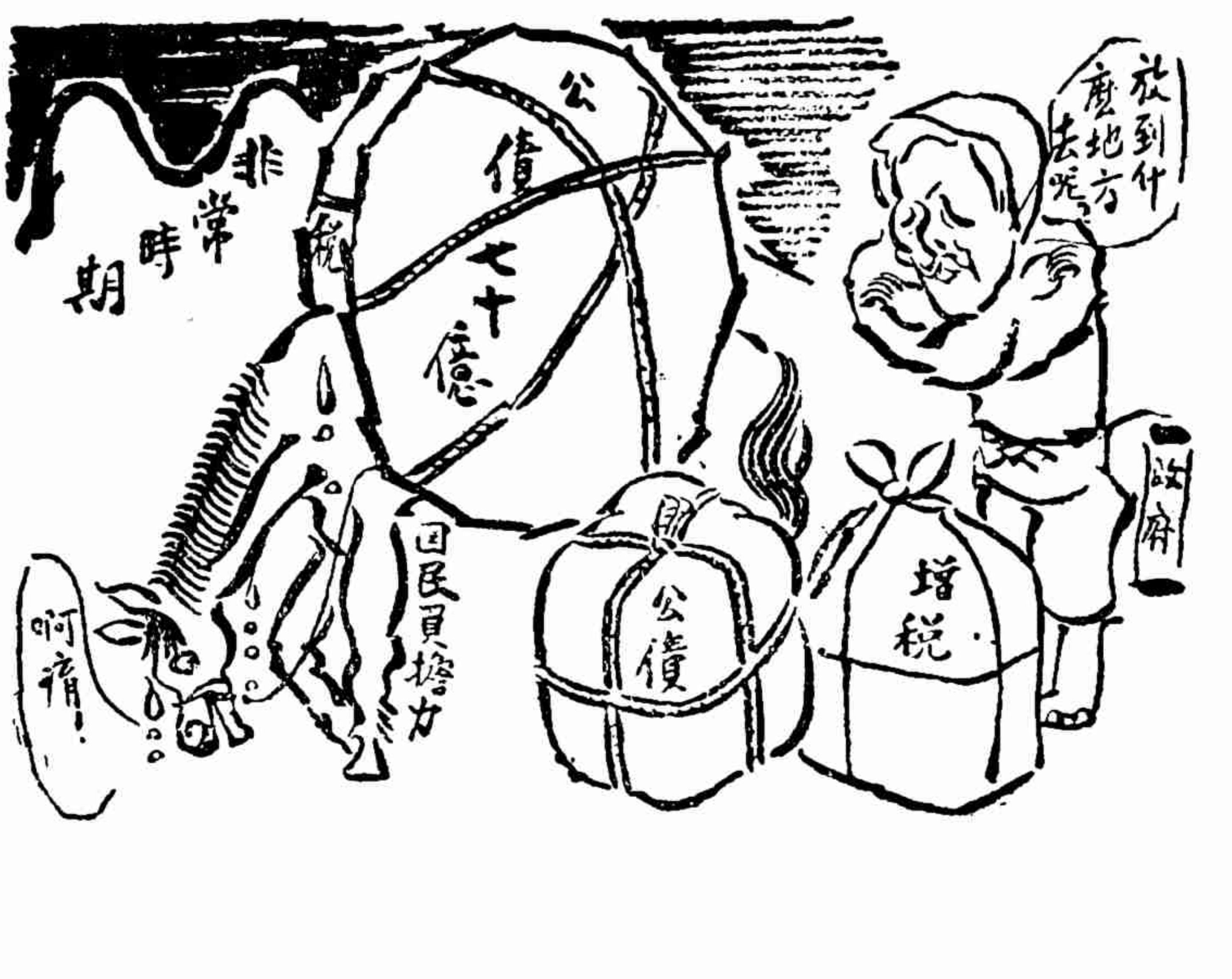
議會時期政府方面的推算，）多則說有十億鎊。我們即就最低的數字來看，已經達到英蘭銀行現金準備額的六倍以上的鉅數了。

但是這金子從去年一月以後，隨着英國的停止金本位，以非常激劇的速度，從印度流出來了。去年的純流出額達二千六百萬鎊，一入今年，趨勢更旺，每月約有三百二十萬鎊繼續外流。這種流出的金子，並非現金貨幣，而盡爲死藏金。印度的現金貨幣只有充作紙幣發行準備的十三萬鎊左右的數額，所以從印度這死藏金的流出，與從英美日本現金貨幣的流出全異其經濟上的意味，正好像與世界上發見了一個有力的金礦有同樣經濟上的效果。印度的死藏金假定爲九億鎊，年流出三千萬鎊，那也足有三十年可以持續而不致涸竭，那是何等偉大的一座金山啊。

但是久著盛名的金之流入國的印度，何以一變而爲金之流出國了呢？這理由：第一，英國停止金本位以後，以英幣爲準之盧比價值，也隨之騰貴了。慣於鑽營的金銀商，見利眼紅，到處遊說，金價高漲，機會難逢，於是一般民衆連首飾指戒之微，也樂意脫貨求售了。第二，農產物價格下落，生活艱窘的農民，把妻子舊日所積藏的金貨都陸續出賣。第三，對於金子的將來，懷抱了不安，若全世界連金本位都廢止了，則金的效用將成問題，何如早點放手？第四，印度政治的不安，人心恐慌，這也是金子流出的理由。

由以上諸種原因，所以印度的死藏金不斷地在向外流出，其對於各方面的影響：先從國內說，開始投賣金子以來，通貨膨脹，物價騰貴。這因爲死藏金賣却，紙幣就代之而興，譬如在金的大流出以前，去年九月中旬的紙幣額爲十四億八千萬盧比，今年五月末增爲十八億盧比。再從國外說，因了這金的流出，英國遭遇了做夢也想不到的好運。印度流出的金子，大部分先入英國，再分輸法國荷蘭瑞士諸地。英國若沒有這次流入的金子，則對於上述諸國及美國的支付，必將感受困難，而金鎊價值將轉趨低勢。近來英國的財界，據說已有良好

日本老馬的負擔



——大阪朝日新聞

轉機，但若沒有印度藏金的流出，世人對於倫敦市場的信任，到底不能像今日這樣堅定吧。

——譯自世界知識九月號——

蘇俄空軍的潛在力

哲生譯

——譯自 Literary Digest——

蘇俄有世界最大空軍的野心，早為一般人所知道。這野心以如何程序而實現，以及潛在中的蘇俄空力究作何狀，則從英美報章所載的消息，大體有如下的情形。

據蘇俄的一個領袖說：空軍之於俄國，當如英國百數年來的海軍對於英帝國的情形一樣。整個的蘇俄航空大隊，當有無數的轟炸機隊，戰鬥機隊，無畏機，巡邏機，偵察機等等。她一方面存此野心，一方面即向目標進行。假想中的作戰，便是資本主義國家與共產主義國家間的戰爭，戰鬥的場所大部分是在空中的。

指導全俄空軍的領袖是巴蘭諾夫(P. Baranoff)，拿別國來比，他就是意大利航空部長保爾巴(Balbo)。他最初雖是一個外行，但他已以特殊的人格，負起了為全世界最大空軍的組織者的責任了。巴蘭諾夫原為農人子，加入空軍後，非常努力，升進極速。在機械專門上，在飛行技術上，他都是外行，他的人格特點是組織的天才，和領導感興的能力。

空軍以飛機為主，飛船之用於軍事，還處於輔佐地位。雖然歐戰時齊柏林飛船曾奏過功績，以及最近美國在洛杉磯新製大飛船，有空中航空母艦的作用，都見出飛船在軍事上的地位。俄國在飛船方面的成就，還沒有甚可說，可是俄國也抱有巨大的飛船隊的野心，政府已定下了計劃，要大量的製造大飛船。

二人用的脚踏車

駕駛者：『主人，你又在我的背後了嗎？』



——英國The Evening Times報

我們當還記得一九二七年時，意大利的諾比爾將軍（Umbeto Nobile）乘了意大利號飛船，探險北極他在雪地遇險時各方營救甚力，俄國的破冰船尤見出力。諾比爾出險之事，於他爲探險領袖的名譽上頗有點損傷，但諾比爾的關於飛船的技術，是不容疑問的。這位諾比爾將軍，現在卽受了蘇俄政府的敦請，爲蘇俄實現飛船製造的程序。諾比爾對於製造飛船的技術，曾有他爲意大利政府服務的成績證明。他已爲意大利造成了幾隻飛船，如羅馬號，諾奇號，意大利號等等。現在他已與蘇俄政府訂下了長期的契約，以顧問的地位，指導飛船製造事宜。

關於蘇俄陸軍空力的數字，有如下所述：蘇俄陸軍空力包有十旅（brigades）二十個獨立團（groups），每單位有飛機十二架。三旅兩獨立團，每單位有追逐機九架，此外兩個轟炸旅，一個訓練旅，十七個偵察團，每單位有飛機六架。海軍方面的空力，則在巴爾的海有機八團，每團有五十架海上飛機。在黑海方面三團，一團有二十架海上飛機，一團六十架，一團二十五架，又有偵察機十二團。

關於飛行家方面的統計，則依一九三一年的程序，有四千個駕駛員及工程師在航空學校中受訓練。莫斯科的航空學院中有五校訓練駕駛員，五校訓練工程師，有一校訓練空中戰鬬術員。除此以外還有許多學校，所謂ossoaviakhim的，乃是民間的航空組織。

據最近的消息，俄國有四十一所飛機製造廠，約有一五〇、〇〇〇工人職員。外國專家出品非常之佳。這些飛機工廠，再大的一所是在近莫斯科的菲力（Fili）地方的榮克飛機製造廠（Junker Works）。在這廠中製造出三引擎四馬達的轟炸機來，每一轟炸機上有兩個機關槍台，共四引擎的轟炸機，能攜五噸的重量，有九百英里的飛行距離。在這種轟炸機上，又有兩生的密達口徑，發火極快的輕礮。在一九二五年時，這工廠只有五百人，現在已增至二千人工作。

至於民間航空事業的意義，俄國的人民

緊急命令是如何熱愛國會呵



——德國 Kladderadatsch 報

請挑選一個合意的頭

（但兩者都是一樣的）



——俄國 Pravda 報

委員會議副主席高伊契夫曾作過如下的演說：「政府對於民間航空隊的發展，抱有極大的希望。不但因爲民間航空事業於國家經濟有關係，也因爲在國防戰爭上，牠有極大的關係。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戰鬭中，未來戰士的核心當大多數係從民間航空學校出身的。」

就爲了這個目的，航空學校紛紛設立，特別是在邊遠的地方。爲吸收學生起見，一切皆不收費。供給膳宿供給用具另給優待費及旅行費。在校時間爲一年半，女子與男子一樣收受。

爲推廣民用航空事業起見，新的航空線紛紛成立，以莫斯科爲中央站，由此向四方輻射出去。去年俄國補助民用航空達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之鉅。

關於大量出產飛船的事業，則據蘇俄飛船製造主任巴爾馬 (Powrmal) 說法是要發展飛船製造事業，以成立一個飛船運輸系統，以分任鐵道水道運輸系統的大部分負擔。

俄國定下了一個以飛船遮暗天空的程序，對於這個程序，俄國已有了相當的發動。最近曾以短短的兩個月間，產出三隻小型飛船。目前在製造中的有一隻飛船，約與意大利的意大利號同大小，計劃要在年底造成的，則爲一隻最大的飛船，可與德國的格來夫齊柏林相比。

所謂Ossoaviakhim者，義云蘇維埃航空化學防衛會，這會工作已經數年，目的在引起民衆對於飛船製造的興趣，並督促政府負責建設。去年政府既定下了一個飛船建造的程序，且立即着手進行時，這個機關就承允徵集一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結果非常成功，徵集的盧布超出了原定額的百分之三三，於是呈獻給政府的數目竟達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之多。政府於接受此項獻金時，更接受該會的提議，預定將最初製成的六隻大飛船，依次定名曰列甯號，史太林號，潑賴符達號，與沙維亞金號(Ossoaviakhim)維洛希羅夫號(Voroshilov)及柯羅斯尼克號(Kolhosnik)。

你們又在飲酒了



——英國 London Star 報

荒木貞夫與維洛希羅夫

叔和

遠東方面，日俄兩大陸軍國比較力量的時機，大概是不遠了。我們中國在這未來的日俄戰事中不能再置身事外，是一般人都明白的。那麼我們對於這事件，不必說，有事先注意的必要；特別是兩國軍事方面的指導人物，不可不先爲認識。從這見地上，我來介紹日本軍事方面的領導者，荒木貞夫和蘇聯赤軍的總帥共產黨支柱之一的維洛希羅夫，（Voroshilov, Klimenty Efremovich)。

荒木貞夫

九一八事變之後，製造瀋陽局勢的本莊繁，是一般人所注意的。其實幕後有一個特殊的人物在。這個人就是在日本軍閥當中後起的荒木貞夫。論資格，他雖不及宇垣一成，武藤信義；但是日本一般少壯軍人卻對他有特殊的信仰。他自命爲日本拿坡崙，有的人則說他是日本的莫索里尼。他是一八七七年在東京生的，他當中級軍官時代，正是歐洲大戰時期，他在南俄加里西亞做過三年的從軍武官，直到俄國大革命的前夜他纔經由西伯利亞回到日本去。他回日本以後任旅團長及憲兵司令官的時代都平平的過去，後入參謀部，始漸露頭角，一般後進的軍人，乃對他表示好感；及至擔任陸軍大學校長以後，在兵科閥中取得優越的地位，於是青年軍人更有「荒木時代到來」的呼聲。作第



德國在歐洲的新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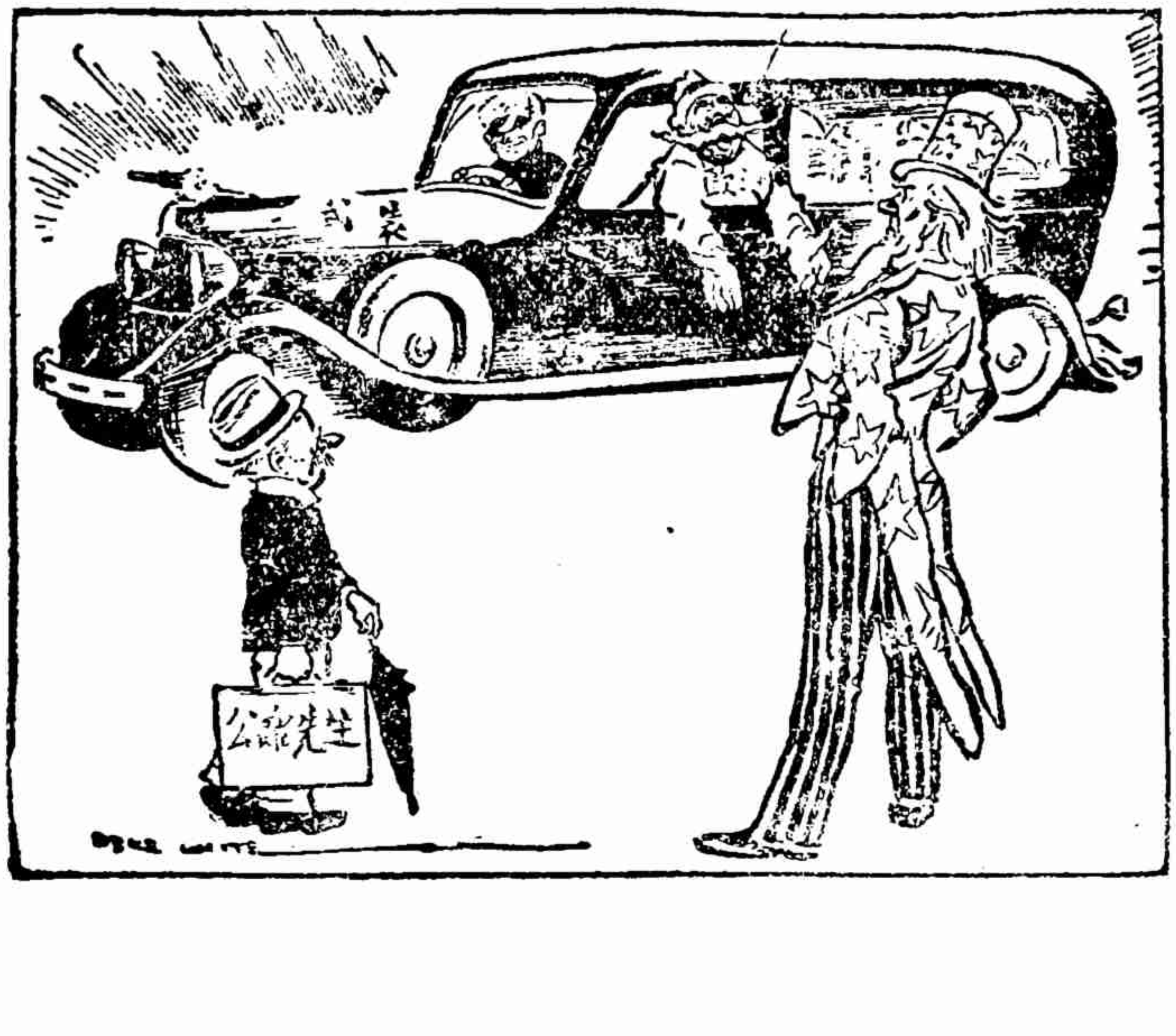


英國與印度的關係 ——波蘭 Mucha 報

六師團長的時候頗有名將風味。去年九一八事變前他服務於教育總監部雖然和管軍政的陸軍省及司軍令的參謀本部都不甚相干，但是他有軍事教育的全權就充分利用當前的機會，努力在青年將校身上用功夫。接任未及一月而滿洲事變起他就推波助瀾增加一般少年軍官的侵略野心；同時用種種間接方法，（如拉攏平沼大川等）去煽動民衆的侵略熱情，於是他自己在日本的軍閥中就因此鑄成特異的地位。並且隱隱中成了一個系統，這個系統和田中義一以後的陸軍領袖兼政治家的宇垣一成成對立形勢。

犬養內閣（政友會單獨內閣）現在已成歷史的陳蹟了。惟荒木入閣的經過，到現在還很值得重述。在政友會內閣任陸軍大臣，最適當的是阿部信行，他不但個人和政友會比較接近，即其政治主張也很同情於政友會。然而日本組閣的成例，陸軍大臣必須由軍部三巨頭（參謀本部，教育總監，陸軍省）議定之後，由前任陸軍大臣向新內閣推薦。因為這關係，犬養內閣的陸軍大臣乃為荒木貞夫。他入閣的條件，是「軍部自由行動的保留。」這不啻於帷幄上奏外再取得更大的權力。於是軍部竟超乎政府之上，凡百設施，都可以由軍部自由決定，特別是對滿洲和對華政策，從前不過軍部與政府齊頭並進，現在是軍部要指使政府了！

一九三二年上半期，荒木所領袖的軍部，與所指導的幹部及中間的活動分子聯成一氣，在日本國內的政治上，與對外侵略作一致的有組織的行動。對外囊括滿洲，製造傀儡國，對內收攬人心，壓倒政黨內閣，造成將來強力政權（軍部法西斯蒂化政權）的基礎！於是乎荒木貞夫就成為日本軍人當中之所謂鐵人了。熊本將校團的歃血為盟，東京將校團的擁戴，兩兩相應，更助成他的聲勢。同時一般下級軍官，既憤恨金融資本閥的專制，又感着既成政黨的橫暴，荒木遂利用軍人羣衆的威力，去控制金融財閥，使他們懾服就範，聽其使用。日本軍人中竟以為荒木是合莫索里尼，斯塔



歐洲：「救救我，我窮極了，簡直不能付車夫的工錢。」

——英國Glasgow Record報

林而爲一人。荒木個人的權威，在陸軍大臣任內，充分的表現出來，而軍部的威力也就壓倒了日本政府！

在犬養內閣中，荒木指揮如意，以多門第二師團北侵龍江，寶第二十師團西攻錦州，完成侵略滿洲的軍事計劃。雖然東北義勇軍到處勃發，使日軍疲於奔命，連最小限度的秩序也不容易維持，但是沿鐵路各城市總算是入了日本軍的勢力範圍。一般的經濟支配也完全落在日本人手裏。荒木不以此自足，更展開牠幾十年來要進出北滿的大陸政策。於侵取了吉林之後，立即完成在軍事上有極大效力的吉會鐵路，並要籍清津，羅津兩要港，在海上封鎖着蘇俄的出路，收羅松花江流域的特產，減低中東鐵路經濟上的價值；而且要建築敦化到海林，延吉到三姓兩條鐵路，和四洮、洮昂兩路齊頭並進，翦斷中東鐵路，把北滿盡入於日本掌握，一旦日蘇有事，牠就可以北據興安嶺，東憑穆陵，青溝，取得軍事上絕對優勢。這與蘇聯在滿洲爭逐的準備，是轟動一時的荒木的功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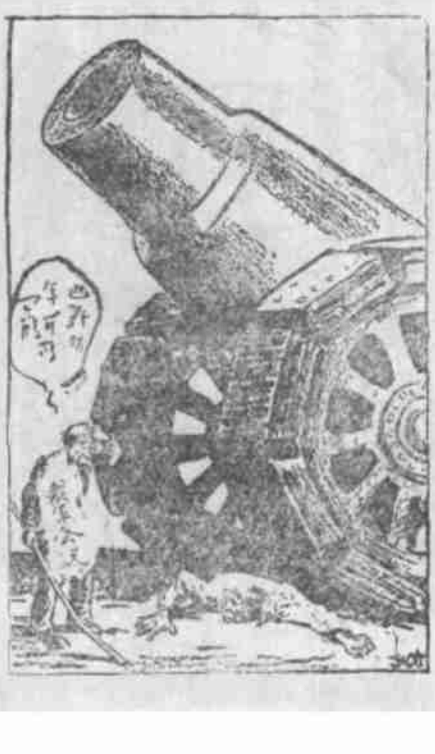
本年五月十五犬養被刺之後，荒木陸相公表：『士官生憤激於帝國國內現狀，乃訴諸非常手段……。』這就是軍部的權威，也就是荒木陸相鐵腕的顯示。照理，這次事變，青年軍官持槍行兇，公然殺死當國的首相，在國法在情理都講不過去，至少陸軍大臣和教育總監都負有重大的責任。（因爲行兇的人中有十一個是士官學生。）但齋藤內閣成立，荒木地位雖經一度動搖，而結果依然留任。從本年六月以來，他統帥青年軍官（中層幹部）的力量愈加強化，同時對侵略東三省的軍事策略也就全面的展開，武藤信義的即速起用，以關東軍司令官而兼任全權大使，及關東州長官，并附小磯國昭中將去作參謀長，幕後的策動力，不用講是陸相荒木貞夫，其主要的目的，又豈僅是對中國的侵略！

維洛希羅夫

蘇聯當然是日本大陸政策的勁敵，日本



軍縮會議準備埋葬
（棺材裏面寫滿着決議字樣）
——莫斯科 Izvestia 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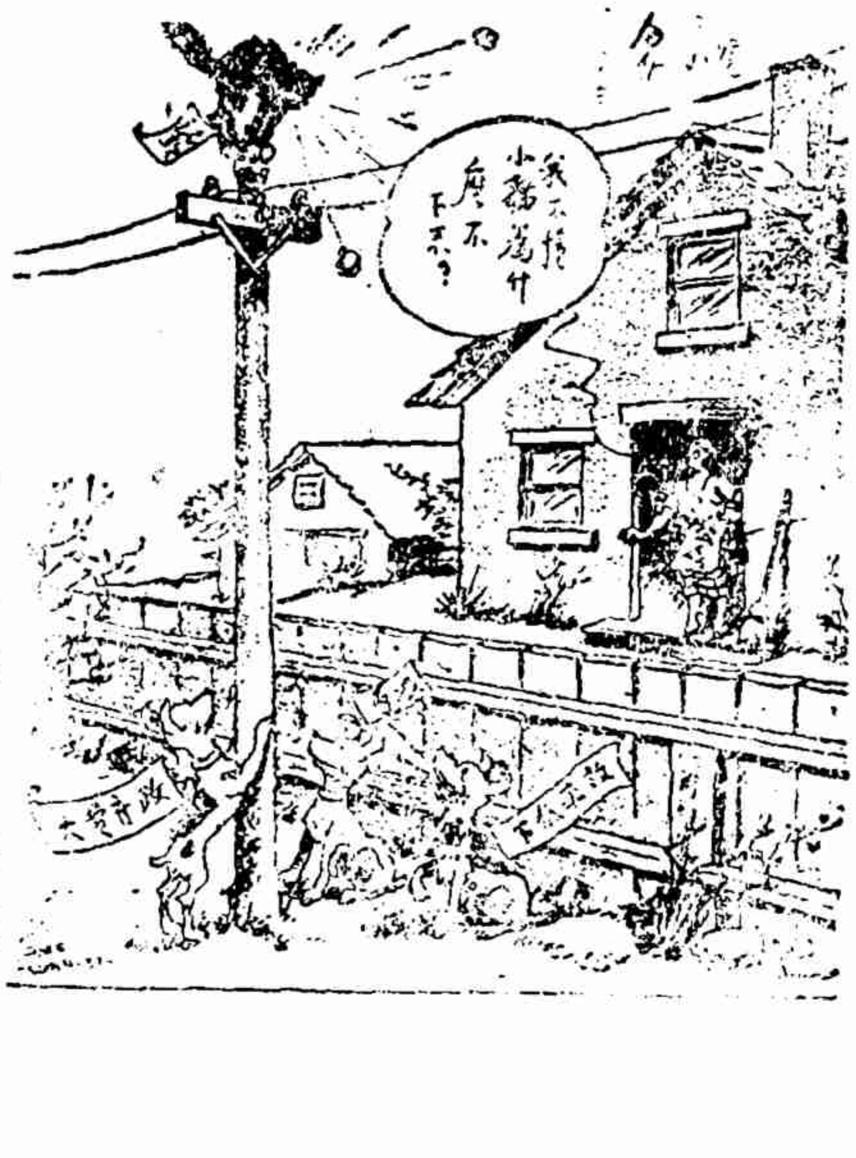
無法救濟
——Dallas News 報

對赤軍的戒備，比較對中國的戒備，更加嚴重。所以關於蘇聯赤軍的統率者蘇維埃聯邦的陸軍人民委員長維洛希羅夫尤其值得我們注意。他任陸軍人民委員長革命軍事會議主席，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委員，（就是說，陸軍總長兼海軍總長，而且兼任總參謀長）諸要職。他雖不像荒木那樣的權傾全國，不過他的世界地位比荒木的要高得多。他雖然出身並不是軍人，而軍事技術的修養，戰略戰術的研究，都不輸於從軍官學校出身的專門軍官，以至軍事專門家。其戰略的天才，鋼鐵一班的意志，工作的勤奮，比之所謂鐵人荒木也略無愧色。

維洛希羅夫原名「克里門特·葉佛勒莫夫」，後來因為叫着方便起見，所以都叫他克里門·維洛希羅夫。克里門在一八八一年二月五日生於俄國舊「葉加特里洛斯拉夫」縣之成爾佛尼村。家境非常貧困。在六歲的時候，就到附近鑛山上去作童工，每日約得工資一毛左右。後來他又為地主作過牧童。直到十二歲的時候，他還不認識他自己的名字。可是他賢良的母親為了她的兒子沒有念書，卻非常焦慮。他們村裏並沒有學校，一八九三年他纔在瓦西里葉佛卡自治區的學校讀過二年書。在這二年之中，那所學校換過三個教師，最後一位路易其哥夫是很有學術修養的人，並且富有決斷能力，於一般學生有不少的啓示；當時年僅十五的克里門受這位先生的影響不小。少年克里門的知識慾，比饑餓時的貪食還更厲害，所以在兩年之中，能奮其天才，發展其讀書的趣味。他不但讀了當地所有的俄羅斯古典文學，並且也曾涉獵過些自然科學的書籍，可是對於宗教的眞理，卻因此惹起了不少的疑惑。

少年克里門終於為經濟能力所限，萬難滿足其志願繼續再讀書。於是他不能不離開學校進工廠去作工。一八九六年以後，就在阿爾其夫斯克市某工廠裏作了工人。後來因與工廠的警察衝突，被捕到警

原因在什麼地方



——The Indianapolis報

滴水無濟於事



——美國 New World-Telegram報

察局去自此事情發生以後，克里門革命意識日見堅決，爭鬭的情緒更加高漲。一八九九年在他的指導之下，起重機工人提出了許多經濟的要求，但被廠方拒絕，引起罷工。因此，最初參加政治爭鬭的克里門就被逮捕了。不過拘留的時間很短，而他的大名，卻因而震驚一時。釋放後工廠裏拒絕他去作工，他於是不能不離開工場勞動生活，而到「頓河」流域的炭坑裏去找工作。可是那邊都認他是政治的危險人物，「黑表」上(black list)的名人，又都拒絕雇用他。於是克里門找不到一個職業，在失業恐慌中過了三年。其後雖然輾轉經營進了魯干斯克的哈特曼工廠，三個月之後就爲警犬所嗅着了，又被驅逐出魯干斯克。

從此，克里門遂加入社會民主工黨，作眞實的黨的活動。起初他不過是魯干斯克委員會之一員，到一九〇四年他被選爲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之一，他就成爲鮑爾希維克實際活動分子。

一九〇五年克里門再入哈特曼工廠，指導二月到六月的罷工運動。當時俄國的勞動運動在第一高潮時代，到處轟動政治的經濟的大罷工，魯干斯克的哈特曼工廠尤其是南俄羅斯勞動運動的中心。在那地方，無產者的組織有兩個團體：一個是勞動者代表會議，一個是工會，但是二者都推選二十四歲的青年克里門・維洛希羅夫爲主席。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終於被沙皇鐵蹄蹂躪，開前史所未有的殘酷局面。克里門乃再行潛伏。一九〇六年斯塔克荷姆黨大會的時候，克里門被選爲大會代表，他在這時候纔遇着鮑爾希維克的領袖列甯。一九〇七年的倫敦大會克里門又參加，返俄之後，就在基發開南俄羅斯的大會。不久，克里門卽爲官憲所逮捕，從此就過着牢獄和流刑的生活，可是終從魔窟當中（戍地阿爾格爾斯克）逃到巴庫又再從事於指導的活動。

二月民主主義革命的時候，克里門在聖彼得堡，是勞工蘇維埃代表之一員，於革命事件的發展，曾盡過很大的力。一九一七年四月一般老同志熱心希望克里門回魯干斯克去，他就回去任魯干斯克市會主席，其後又任魯干斯克勞工蘇維埃代表會主席，作有組織的活動。

一九一七年十月維洛希羅夫着手創設南俄赤衞軍，起初的時候僅有兵力三百人，這就是魯干斯克的遊擊隊，在他指導之下形成了赤軍勢力的基礎，在南俄沙利營一帶與南部反革命軍爭戰。

一九一八年三月德國軍隊以破竹之勢，侵入俄境，到了四月就進到拉塔柯窩，維洛希羅夫部隊不能不和德軍對抗；全遊擊部隊司令部會議席上一致公推維洛希羅夫爲全軍總指揮官。在這些部隊當中，有五隊烏克蘭軍，共同行動，這纔能把握着戰爭的效果。維洛希羅夫直接指導下的軍隊在拉塔柯窩與德軍大戰，這是鮑爾希維克軍隊自行軍以來第一次的大勝利；德軍敗退的時候，丟下很多的武器，飛機，以及其他軍需用品等作他們的戰利品；但是不過兩天，德軍整理好了牠的部隊，復

取攻勢，新招的遊擊隊在勢不能不向米勒洛窩退卻。雖然四月七日德俄講和條件簽了字，遊擊隊卻仍不免受德軍的壓迫。脫離了敵人的包圍，已是千辛萬苦了！外患剛告一段落，而白軍又在英法意諸國支援之下進攻蘇俄，當時維洛希羅夫領疲弊之衆，與強敵抗戰，出死入生，不下數十次，並且曾以指揮官而單身當過斥堠。尤其是所謂「赤色凡爾登」（按卽沙利營）的攻擊防禦戰爭，不光是維洛希羅夫個人戰史的光榮，同時是蘇俄內亂戰史當中有名的一頁，他就在這時候，與現時蘇俄的獨裁者斯塔林相知，他們個人之間，不用說軍事的見解完全一致，政治的見解更沒有兩樣，特別在南俄內戰當時，兩人同生死奮鬬的時間差不多有一年。到一九一九年六月他被任爲赤軍第十四軍司令官。十月被任爲第一騎兵軍革命軍事會議委員，要把遊擊隊編入第一騎兵軍中加以嚴格的訓練，當時有許多軍事專門家都反對此舉，可是不久訓練的實績昭著，一般專門家也都不能不欽服維洛希羅夫特殊的精力。一九二一年內亂完全鎭定以後，維洛希羅夫武功第一，蘇維埃政府獎給赤色勳章四個，革命武器一柄。

一九二一年他被選爲全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二四年以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兼任莫斯科軍管區司令官，一九二五年以後卽繼任陸海人民委員長，統率全體赤軍。騎兵是赤俄的特長，也是克里門的特長，自一九三〇年以來，他更新設四個機械化旅（現已擴充成師）牠不但有多數的戰車，裝甲汽車、野砲、重砲、工兵等，並且附有化學戰隊。這種化學戰教練不僅在軍隊中而且遍及民間！

從前別國都說「赤軍」是烏合之衆不堪一擊，現在各國陸軍專門家都異口同聲說「赤軍可怕。」特別是五年計劃完成了以後，其國防力更見增大了。這雖不是維洛希羅夫個人的功績，可是他卻出力最多，功績最大。

（一九三二，九，二二）



甘地訪問記

譚云山

還是一九二八年底，印度國民大會在加爾各答開常年大會，我由聖地尼克坦跑去參觀。臨走之前，太戈爾先生特意薦引似地對我說：『你去參觀國民大會，必須去見見嘛哈子嗎甘地。』我問他可以寫個信介紹不？他說：『這個用不着。嘛哈子嗎，任何人見他都很歡喜的；你去，他一定更是特別地歡喜。』我亦甚以爲是。但至加爾各答，因甘地先生底行止，了無一定；同時我自己也是匆匆忙忙，並且覺得在那緊急的時候，無特別事故去見他，也沒有多少意義。遂把太先生提示的意思，中途打消了。只在熱烈澎湃的大會場中望見了他那副枯瘦的臉，那個弱小的身軀，并聽了他那緩緩的抑揚頓挫的演說聲音。我當時也就以爲夠了，暫時不必再另外去見他了，橫直將來是要到他那裏去的。可是他那枯瘦的臉，弱小的身軀，和那抑揚頓挫的聲音，從此便在我腦子中留了一個更深刻的印象。後來，每看他底書，讀他底文章，或在報紙上看見了他底消息，便想起那枯瘦的臉，弱小的身軀和那抑揚頓挫的聲音。愈想，印象因以愈深。印象愈深，而敬仰他的情感，也因以愈篤。敬仰他的情感愈篤，而要見他的心思亦愈加迫切。同時每遇到他底信徒或由他那裏來的朋友，總是勸我：『你必須要去見見甘地，』『你必須要到甘地那裏去。』無奈人事多蹇，直到現在，我纔得有一個實行見甘地的機會。這自然是免不了幾許已往的遺憾，同時卻也就得着一個很大的欣慰。但我之想見甘地先生，完全是出於一片純潔的同情，毫無一點「虛榮」與「崇拜偶像」的觀念。有許多外人，每以見了甘地先生爲榮耀；這不僅小視了自己，同時并小視了甘地先生。也有許多外人，每把甘地先生作偶像崇拜；這更是不僅侮辱了自己，同時并侮辱了甘地先生。至我此次與此時之見甘地先生，除了上面說的純潔的同情之外，還有達賴喇嘛底囑託，并我自己也有些計想必須與他見面談談。總之，我覺得無論如何，必須和他見面談談，似乎才不致虛到印度。

四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時許，由沙巴馬梯眞理學院乘汽車至阿麥打把得，計七英哩。晚十時五十五分，再由阿麥打把得搭火車，赴蘇拉特(Surat)。次日，卽四月二十六日，早五時二十五分抵蘇拉特，計一百四

十三英哩。由此轉車，即可直抵巴多利（Bardoli）。在蘇拉特下車時，一偵探即來詢問種種，一面口說，一面筆記。他那副猙獰的面孔，兩隻貓頭鷹似的眼睛，表出一種很可憐的顏色。其人似歐產，又似印產，又似波斯土耳其產，大概不是單純的混血產。我把我以前在國際大學與此次周遊印度并要見嘛哈子嗎甘地的情形，慷慨坦白地告訴了他，他聽了并寫了之後，也便欣然地去了。他去時還對我尖銳地說了一聲："Thank you"！我也笑着望着他那黑影由人叢中擠去了。旋在站中休息室等車，遇一個由孟買來的印度朋友，他一望着我，便打了一個很親熱的招呼，并很直截地說：『你是到巴多利去見嘛哈子嗎甘地的吧？先生！』我驟然聽了，很有點驚異，以為他又是一個偵探。但他還不等我回答，便接着說：『我也是到巴多利去見嘛哈子嗎甘地的，我們一同走吧！我才由美國回來印度。』他隨即打開手提箱，從皮包中拿出一封介紹信給我看。他原來是去美國留學，在美國得了碩士學位之後，并在美國實業界得了一個職業，一共在那裏已經十年了。這次回來看看祖國家鄉，特地來拜見這拯救祖國的聖哲——嘛哈子嗎甘地。他姓杜阿（Dua），是旁遮普（Punjab）人。我聽了他後段話，并看了所帶的介紹信，心中纔爽然大釋。彼此遂暢談種種，快慰之至。八點二十五分，遂一同轉車赴巴多利。我本是在阿麥打把得買的三等通車票（Through Ticket），但他定要替我再買一張二等票，以便坐在一塊談談。車開了之後，他才由提箱中拿出一套白印度土布土裝衣服和一頂白土布甘地帽，把身上

着的西裝洋服換了。他并笑着說：『這是特別為見嘛哈子嗎甘地，才在孟買買的。』我說：『你也贊成這種衣帽不？』他說：『當然贊成。』我說：『既贊成，曷不率性把西裝去了，都用這種衣帽呢？』他說：『因在美國久了，改變有點不慣；將來若常居印度，定不用西裝，當常用這種土布衣帽。』他同時并望着我頭上的甘地帽說：『你這帽也是特別為見嘛哈子嗎甘地買的麼？』我說：『不是，是在眞理學院，嘛哈子嗎底姪兒那蘭打斯君送我的。——可是我沒有印度土布衣裝呢？』他說：『哦！你是中國人，用不着這些。』我說：『但是我卻很歡喜這種衣帽咧！』彼此都大聲笑起來。車不知不覺地便到巴多利了，時九點三刻。由蘇拉特到巴多利，計二十英哩。旋僱馬車至沙瓦拉咭阿什蘭（Swaraj Ashram）甘地先生住處。

抵沙瓦拉咭阿什蘭門口，即有一人出來接待。我們把來意告訴他，他即引我們入內休息，并即為我們備一房間。我便和杜阿君同住。房間甚清潔寬敞，但除鋪着一面厚布地毯外，了無他物。我即把所帶的被包打開，和杜阿君一同靠靠。旋一人卻又送來兩張棉鋪墊并布毯等。隨後嘛哈子嗎甘地先生底幼子德伐打斯甘地（Devadas Gandhi）君來了，我們再把來意重複說了一遍，并把朋友們寫的介紹信交他轉給嘛哈子嗎甘地先生。我在未來之前，友人已有信給了他，前天在眞理學院又託那蘭打斯君拍了一個電報；故德伐打斯君見面便似很熟識，大有「一見如故」的情景。我們一起略談了一會。他說：『嘛哈子嗎咭

(Mahatmaji)今天有三個重要會議，一個此刻正在舉行，下午還有一個，晚間還有一個。故今天恐無工夫和你們見面談話，你們今天也很辛苦了，請暫作休息。等明早他空閒的時候，當來奉請你們。』但杜阿君說：他明天急於要回家鄉，希望即在本日有一個空閒的時給他見見嘛哈子嗎咭。德伐打斯便說：等他把此話告訴嘛哈子嗎咭，請嘛哈子嗎咭特別抽出一個時間出來。他并問我：『你呢？』我說：『我不急急。』他便去了。隨後我們便沖了涼，先看看沙瓦拉咭阿什蘭。沙瓦拉咭阿什蘭，即「自治學院」之意。「阿什蘭」即學院。「沙瓦拉咭」(Swaraj)有「自治自主」之意，有時亦可作「獨立」解。如印度國民大會底目標，即是要求印度達到「沙瓦拉咭」，即脫離英國統治使印度獨立自主。此學院亦為甘地先生於一九二一年所創立。辦法與真理學院相彷彿，信條規則，與真理學院完全相同，可以說是真理學院底分枝，但另成一獨立組織而已。下午五時許，同至食堂晚飯，吃飯的情形，也和在沙巴馬梯真理學院一樣。晚飯後，德伐打斯君即來叫杜阿君去見甘地先生，另一朋友則同我去學院外面散步。學院附近，都是些小村子。村子裏的人見着我，都表示一種驚喜的形色。矮小破舊的房屋與貧苦窮困的人民，卻襯着偉大和愛的氣象。令人見之，特別生起一種又憐惜又敬慕的感覺。晚上八時許，學院禮拜，邀我和杜阿君加入，甘地先生亦到場。禮拜儀式，也和在沙巴馬梯真理學院一樣，唯無樂器。禮拜後，即散，我和杜阿便睡覺了。

次日，即四月二十七日。大早四時許，學院晨禱，一人來叫，問我們願加入不？我即趕快起來加入了。但杜阿君則不欲起來，故未加入。晨禱後，天還是黑沈沈的，許多人提着馬燈洗衣沖涼等等，我無事可作，即跑回房間，仍然睡了。一直睡到七點多鐘才起來，杜阿君要到外面去走走，我卻有點懶得動。洗過面沖過涼後，一人送牛乳點心來。他說：『今早嘛哈子嗎咭叫你和他去散步，你卻睡着了。』我說：『怎麼不叫醒我呢？』他說：『嘛哈子嗎咭說讓你睡睡好，不要叫醒你。』我聽了，真有點不好意思。

上午十時半，再同至食堂中早飯。早飯後，杜阿君便趕車回他久別的家鄉去了。旋德伐打斯君，來叫我去與甘地先生會談。甘地先生，是住在另外一個樓上。樓房中只有一個矮小的櫈子，堆着書籍文件紙筆等。甘地先生則用一張坐墊，靠着壁坐着。櫈子，即擺在他前方的右側。他底正前面則擺着一個手紡車。我去的時候，他是光頭赤足，裸着上體，只腰膝間圍一塊白布，正在坐着紗紡。這是他日常的功課，也是他見客的規矩。他底手紡車，是由真理學院自製的，製作頗精巧。收拾起來，恰好裝成一個小盒子，很便於攜帶。因他無論行至何處，他底手紡車是要帶着走的，差不多比什麼東西都重要。我見了他，他打頭便說：『我老早在德利，就聽說你要來了，正在盼望着呢！』我說：『因為在途中就擱久了，有勞盼望，實在當不起！』他說：『今早祈禱後，我本要找你一同去散步，但你睡着了，所以沒叫你。』我很有點難為情地說：『真是慚愧得很！怎不

叫醒我呢？』他趕快安慰似地說：『不！不！你一路疲勞了，還是給你睡一睡比較散步好。』他隨又轉過口氣說：『你能和我住多久呢？』我說『有朋友在孟買等我，今天見了嘛哈子嗎咕之後，就可去了。』他還不待我住口便說：『這樣快！好在我昨天下午沒工夫見你，假使我昨天下午見了你，你今早或已走了。』我也趕快說：『那我常和你住在一起，不去好麼？』他說：『那是我所盼望不到的。不說遠了，你且等我要離開巴多利時去好吧！』我說：『這是我頂歡喜頂榮幸的！』大家都笑了。我隨即莊嚴地向他表示了我底誠懇的敬意，幷把達賴喇嘛底囑託交代妥了。往後我們遂談到關於中國和印度底事情。關於中國，他說：『我因為自己國家底問題太多，沒有工夫專心去研究中國底事情。但我知道：中國底歷史與文化，是很悠久很豐富的；中國底民族是很偉大很和平的。這種偉大和平的民族，將來定能替世界擔當和平的大責任。』我說：『誠然。中國底偉大的希望，是在將來。但目前中國底處境，也是非常的困難。你以為什麼是最好的拯救中國的方法呢？』他很爽然地說：『我以為最好的方法，是「眞理」與「和平」。中國只要內部能夠和好，依着眞理用和平的方法，來應付國家困難，我相信中國是立刻得救的。』我再進而說：『中國現在一般青年，尤其是青年學生，對於你底主義都甚表同情，更極尊重你底運動，愛敬你底精神人格。你對他們，其將如何指教呢？』他笑着很謙遜地說：『我也很敬愛中國底青年學生，可是指教我恐不能。我只希望他們若留心到我和印度底事情時，請把我底主張和印度底情形切實研究一下，得一個正確的瞭解，切莫誤會了。在歐洲與美洲，有些朋友對我很表示好感，卻不甚瞭解印度底眞實情形和我底主張，且有發生誤解的，這是很可惜的事！』關於印度，他說：『印度過去對於世界的供獻，你是知道的。現在雖是處於極窮困的奴隸地位，但她為世界所負的使命，也很不小。我現在正率領印度人命，要從窮困的奴隸的環境中掙脫出來，以求負起印度對於世界的使命。』我問：『你對於你底運動和印度底最近的前途感覺如何？』他毫不遲疑地說：『前途很好！我自己總是準備與惡勢力奮鬭到底。』我再問：『最近印度國民大會舉你為英印第二次圓桌會議的總代表，你將出席不？』他說：『我正在考慮中。只要有中和的路可走時，我沒有不走的。』末後，我們再談到中印兩個民族底關係與聯合上。我說：『中印兩國過去的親密關係，不用說了。在目前這處處衝突與處處矛盾的世界中，我以為只有中印這兩個國家，這兩個民族，才能眞正聯合起來，共同努力，擔當世界和平的責任。而中印這兩個國家，這兩個民族，也必要眞正聯合起來，才能把世界和平的責任擔當得起。故我們現在急須謀中印這兩個國家，這兩個民族的切實聯合；不但要恢復過去的舊情誼，而且要創造一種未來的新關係。』他很贊成我底話說：『你說的很對，我所想的也正和你所說的一樣。』至於對於中印實行聯合的方法，我們都贊成暫時先求兩民族間的互相瞭解，由文化事業上着手，從事兩民族間的精神聯合。末後，我希望他能到中國去看看。他說：『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我是

很想去觀光的。但在印度未得到自由之前，我不願離開印度。』談至此，我覺得時間已經很多了，並且他還有許多人許多事在等着他，遂向他暫時告辭。他說：『請隨時來敍談，不必拘禁。』

下午五時半，甘地先生赴附近一鄉村集會，邀我同去。他，他夫人，他兒子德伐打斯和我連車夫五人同坐一汽車；德伐打斯靠車夫坐在前面，他和我，他夫人坐在後面。我們坐一段車，又走一段路；走得他氣噓噓的時候又坐車。我們一面走，一面談。他說：他從前在南非洲時，常常遇着許多中國人，有些且成了他底朋友。他覺得他們非常的可愛。只有一件事是他不喜歡的，就是肉食太多。他遂問我：『你吃肉麼？』我笑着說：『我們中國民族，可以說是個吃肉的民族，故我也吃肉；但我卻不歡喜多吃，來印度後，更很少吃了。』他說：『你以為吃肉好呢？還是不吃肉吃素好呢？』我說：『能吃素不吃肉，當然是好些。』他再說：『你能吃素不吃肉不？』我大膽地接應說：『能！』他表示欣喜而帶勸告地說：『你既以吃素不吃肉為好，又能吃素不吃肉；那我就勸你率性吃素，不要再吃肉了！』我也欣然地答應他說：『好！素食本我早願，今既得嘛哈子嗎咭勸告，我以後便不肉食了；以成我素願，一即作我們此次相見的紀念。』他聽了非常地快慰。他夫人和德伐打斯君齊聲笑着說：『好呀！好呀！』但我心裏隨即暗地想着：生在我們那個肉食的中國，將來能保守得不破禁麼？然而無論如何，非遇特別事故，這個誓約，是要信守的。我們這樣談着，我連不知路走了多少了。只見在路上所遇着的人，都恭恭敬敬對着我們行禮。隨後將至一鄉村，遠遠便望着一堆人站在那裏，看見我們底車來了，一齊高聲喊着：『嘛哈子嗎咭甘地！嘛哈子嗎咭甘地！……』及至近前，大家便一頓蜂擁似地把汽車圍着，口裏嚷着『敬禮！敬禮！……』這些人都是本鄉村中的老少男女。他們打聽了甘地先生某時赴某處集會，要到本村中走過，特地在此等着。有的把香粉塗在甘地先生底額頭上，有的把小孩替給他抹一抹。有的十個盧比，有的五個盧比，有的一兩個盧比，有的幾個安那；沒有錢的，便拿點自己手紡的棉紗，都恭敬虔誠地送到甘地先生底手裏，有的也分送一點於甘地夫人底手中。甘地先生一面接着，一面說着：『有了！有了！罷了！罷了！』在這種純潔神聖的熱情之中，使我感動得不知不覺地流出淚來！我嘗說：『要能為天下之至貧，才能為天下之至富。要能犧牲一切，才能得到一切！』這話由甘地先生，才給我一個恰好的例證。怎麼說呢？甘地先生，他現在是無所謂財產，無所謂家私；夫人兒子，都是常日奔波流離於救國救民的革命途中。這不是天下之至貧麼？然而他若要錢，則隨處皆是。全印度三萬萬多人底財產，可以說都可是他底，所謂『富有四海』者，他只有過之，無不及也。試看在此村中，一般老少男女，都是很貧苦的；而大家都情願自己餓肚皮，打赤膊，把十盧比，五盧比，一兩盧比，幾安那，甚至無錢，把自己手紡的紗來恭敬虔誠地送給他。平常人慕化，敲竹竿，也要向有錢的富翁。而他不要慕化，更不要敲竹竿，連一般無錢的貧民，也願把所有的貢給他。這不是天下之至富麼？試問天下還有誰可比他這樣富麼？但他若

得了這些錢物，大吃起來，大穿起來，大揮霍起來，或者是私蓄起來；則誰還會再給他呢？然而他吃的只是一點菲薄的素食，穿的更只有幾塊自己紡織的簡單的土布。至於揮霍，私蓄，更不待說了。他拿了這些財物作什麼用呢？他拿了這些財物就用作救國救民的革命運動。他作救國救民運動的費用，也就靠這些財物。我們所謂：『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他是『人民送他，爲人民用』，而他底無家無產，幷不是他本來無家無產。他他家裏原來是很富裕的，他父親是世宦。當他在南非洲執行律師業務時，每年的入息，約五六千金鎊。但他都捨棄了，以作社會公益與救民救國運動。因爲他能如彼其犧牲，所以他能獲得如此其報酬。這不是能犧牲一切，才能得到一切麼？因此，我覺得：他底偉大，才是偉大！他底人格，才是人格！他底感化，才是感化！隨後再至一鄉村，也是和前一樣。最後至所赴集會的村中，歡呼，擁擠，送錢，送物等等，更是加幾倍的熱烈。本晚集會，是爲解鄉村中底人民土地財產等問題。原來自去年四月間，甘地先生重起反抗英政府的運動，人民都對政府不合作，不納稅等等。有許多人底土地財產，被政府沒收而用廉價拍賣了。現在甘地先生旣與印度總督成立協定，暫時停止反抗運動。被沒收了土地財產的，遂要贖回來。政府也可允許，但得了便益的買主，卻不肯把所買得的土地財產放棄。甘地先生一面勸被沒收了土地財產的人忍耐犧牲，一面勸買主慷慨自動地把所買的土地財產退出。有許多買主，也依了他底話實行了；有的不肯放棄所得的便益的，他也只叫人民不與他合作。於是問題也就如此解決了。又有些人向他哀訴，說他們現在是爲國家犧牲，窮得什麼都沒有了。教他們如何生存？但他教他們：還要忍耐，還要犧牲。爲國家爲眞理而犧牲，是很值得的。只要大家能堅持忍耐犧牲，則得救的日子，便快要到來。如果大家不能堅持忍耐犧牲，恐永遠不會得救的了。大家聽了他底話，也欣然地應了他，情願再忍耐再犧牲。集會約莫只有一點多鐘。但我們散了會回來，已經是晚上九點鐘了。

再次日，卽四月二十八日。早上甘地先生底英國信女斯勒德（Miss Slade）君會談的時餘。她算是甘地先生頂喜歡的頂親信的一個外國女信徒。她也是光着頭，赤着脚，披着自己紡織的印度土布。她一面和我敘談，一面也是紡着紗。她跟着甘地先生，已經是十來年了。她說：她幼時在英倫研究文學，往後到法國巴黎研究美術。但文學美術，畢竟是不能打動她底心靈與安慰她底心靈。後來讀到關於甘地先生和印度的書報，她底心靈便頓然動了。她於是便決然跑來印度及見甘地先生，她底心靈才得着一種無尙的安慰。她便決意放棄一切，委心跟甘地先生作一個信徒。我說：『你也思念你底家鄉故國麼？』她說：『在我腦子中，是只有一個嘛哈子嗎咭，此外什麼都沒有了。』我問她：『你覺得在印度這種生活，比在歐洲的那種生活舒適些麼？』她說：『就物質的生活方面說，歐洲的生活自然是高貴些；但就精神的生活方面而言，印度的生活比較要舒適而且優美得多。』我再問她：『你歡喜去中國看看麼？』她很歡喜地說：『我很願意到中國去看看的，假使嘛哈子嗎咭能到中

國去。我一定是要跟着他同去的。』她隨後說：希望我和嘛哈子嗎咭多住些時日，并希望我將來能再到印度來。她底印度名字叫米拉孃(Mira Behin)，是甘地先生替她取的。

今日本是甘地先生底緘默日（Silence day）。他照例不講話，不見客。有要事，用筆談。他每禮拜緘默一日，一面是休養，一面寫文章。非有特別事故，不破例。但我上午卻到他面前去了兩次。每去，都是看見他一個人靜悄悄地坐在那裏，把紙墊擱在右脚底膝頭上，不停筆地寫着。一見我來了，卽望着我笑笑，用手指着要我坐。他底笑非常之自然，眞是如羅曼羅蘭（Romain Roland）說的「笑着和小孩一樣。」我說：我此次囘到中國去，要把他底眞實的消息和主張特別地傳播一下，希望他能寫幾句話，貽贈中國底青年學生。他把筆寫着，要我把在加爾各答的通訊處開給他，他將有信寄給我。

下午五時三刻，甘地先生有要事卽要到蘇拉特附近的一個地方去。我遂決定離別更多利，和他同去蘇拉特，再去孟買。我們和甘地夫人，德伐打斯，米拉孃及其他甘地先生底男女信徒，共十數人，同搭火車，坐在一個三等客車箱中。每到一站，車上車下的人，都高呼着『嘛哈子嗎甘地咭！』因此，這個三等車遂變成特別地莊嚴榮耀。而那些頭等車二等車，反覺得文錢不値了。而坐在頭等二等車中的人，反有來到三等車中抹甘地先生底脚的。天下的事，眞也很可笑了。抵蘇拉特，甘地先生一人卽偕歡迎者他去。我們其餘的人，同至某博士家中休息，并晚餐。晚餐後，德伐打斯君特叫一馬車，同我周遊蘇拉特城市一遍。因在晚上，景象不大看得淸楚。九時半，我遂辭別了他們，搭車赴孟買。

當我未見甘地先生以前，我敬仰他，還只以他是一個如一般所稱頌「聖哲」（Mahatma）與「偉大的精神人格」而已。但見了他之後，覺得他除如一般人所稱頌的「聖哲」與「偉大的精神人格」之外，還有許多特別令人悅服與愛慕的地方。他這些特別令人悅服與愛慕的地方，并不是於「聖哲」之上再加上些「聖哲」，於「偉大的精神人格」之上再加上些「偉大的精神人格」；或如囘教經典一樣，在「聖」之上，再加上些什麼「欽聖」、「大聖」、「至聖」。他這些特別令人悅服與愛慕的地方，卻是些「聖哲」與「偉大的精神人格」中的「平庸」。我嘗感覺一般所謂「偉大人物，」每只能表現其「偉大，」而卻不能於「偉大」中表現其「平庸，」這是一個大大的缺憾！尤其是一般「假偉人，」更每每故意作出一種倨傲高貴的樣子，自命超然不同凡俗。居則深構高壘，出則前虎後狼。看人則目空一切，說話則立異鳴高。在他們以爲是陽春「白雪，」光榮炫耀到了不得了。實則只是自脫羣衆，自絕同儕；至多也只能盜得一個虛僞與矯揉造作的「假偉人」的空名。在稍有識者看來，眞是淺小鄙陋得不堪了。這種人，我們只有一面替他們可憐！一面又替他們可恥！惟甘地先生則不然。他能偉大，又能平庸。惟其能平庸，所以更偉大。他底偉大，是一般偉人所能及的。他底偉大中的平庸，卻是一般偉人所不能及的。所以他底偉大中的平庸，是較

他底偉大更難能而可貴了。所以他是特別令人悅服與愛慕的了。許多朋友說：『一個人見了甘地沒有不愛他的；而他也沒有人不愛。』這話，實在是不錯。一般人每以兩個字標舉他底德性：一即「愛」(Love)，一即「和」(Peace)。我以為應該再加一個字，即是「誠」(Sincerity)；而且這個「誠」字，還是他德性中最重要的一部份。所謂：『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甘地先生，真可謂『天下之至誠矣。』「誠」「愛」「和」這三個字，說起來似乎也很輕便，但要真實地實踐起來，卻不甚容易。而甘地先生則不但能真實地實踐，而且他底本身便是完全由這三個字融合而成的。由「誠」「愛」「和」這三個字的融合，遂生出他底人格、思想、與主義。由他底人格、思想、主義，遂生出他底種種運動。如「不合作運動」(Non-Cooperation Movement)，即可以說是出於「誠」；「不殘虐運動」(Non-Violence Movement)，即可以說是出於「愛」；「文明的反抗運動」(Civil-disobedience Movement)，即可以說是出於「和」。這三種運動，綜合起來則成為他底「真理運動」(Satya Movement)。他這種「真理運動」，不只是為救印度的「革命運動」，而且是為救世界的革命運動。只是在步驟上，他以為要救世界，須從救印度着手；而救印度，同時也就是救世界。許多人不明瞭甘地先生底「真理運動」之內容與真義，每每發生誤解。如以「不合作運動」與「不殘虐運動」為「不抵抗的運動」，以「文明的反抗運動」為「消極的運動」。這是極大的錯誤。姑無論世界上有無「不抵抗」與「消極」的運動，而甘地先生底「真理運動」，則決不是「不抵抗」與「消極」；甘地先生底「真理運動」，不但不是「不抵抗」與「消極」，而且是一種最有力的抵抗與最高度的積極；只是他所用的「抵抗」與「積極」底力量、方法、不同罷了。

甘地還有幾點特別與一般所謂「偉人」不同的，也是一般所謂「偉人」所不及的：第一、即是他底「刻苦犧牲」。如上面所說毀棄一切財產與所過的生活是。第二、即是他底「深入民眾」。如他在巴多利附近的鄉村情形是。還不但如此，他底生命可說是完全融合在民眾中。他常與民眾同在，與民眾同甘苦，為民眾奮鬭。他與民眾，真是沒有絲毫的隔閡。第三、則是他底「言行一致」。他真是說到那裏，做到那裏；怎樣說，便怎樣做。我們看一般的所謂「偉人」，口口聲聲說『犧牲』，而自己卻不但不能刻苦，而所過的生活，更不知是如何地高貴。口口聲聲說『為民眾』，而實際上離開民眾不知其幾千萬里。連民眾要望他底影子也望不着。口口聲聲說『主義』，而所行所為，總是與其所說的主義大大相反。要求如甘地先生這樣真實的刻苦『犧牲』『深入民眾』與『言行一致』，實在不可多得！實在不可多得！太戈爾先生曾稱贊他是世界上第一個大聖人，亦未為過當。所以我說他底偉大才是偉大；他底人格，才是人格；他底感化，才是感化！



均衡律與矛盾律

亦英

哲學思想的分派，是從對「哲學」的定義中就開始。牠們在對於事物「規律性」的觀點上發揚牠們區別的精髓。

在對「規律性」的理解中哲學上有兩種思潮，都承認一切事物的運動變化，是由兩種互相反對的原素，交互作用而成的。牠們都承認運動與變化，不是「和諧」的結晶。牠們既承認一切事物都是在運動變化，則「對立」「矛盾」就成爲宇宙最普遍的現象；而對立的規律與矛盾的規律，就成爲哲學中最高的原則。

這兩種外表上類似的規律觀，卻形成哲學上兩大潮流，互相排斥。牠們中間基本區別的地方，就是：第一種學說，認爲宇宙間一切的體系，是捉對兒的存在，一個是正，另一個是反，牠們是互相水火，各自獨立的，牠們是兩個體系，不過相互間發生不解之緣，相互作用，就形成一切的變化和運動；另一種學說，認爲宇宙間一切的體系，是統一的體系，體系內部卻包含不可分離的矛盾兩方面，牠們互相作用，就造成這一整體的變動。換言之，一種是主張「外在的對立」，尋常稱之爲對立均衡論，或簡稱均衡論；另一種是主張「內在的矛盾」，尋常稱之爲矛盾統一論，或簡稱矛盾論。

根據對立均衡說，兩個獨立的體系，互相發生相反的作用：有的時候，牠們倆勢均力敵，誰也壓不倒誰，就形成均衡的形勢；過後，因爲某種原因，兩個對立體中的一個，減少了或增加了一些力量，均衡的形勢被破壞，就形成勢不兩立的局面，其中一個就推着另一個運行，這就成爲運動。所以運動是均衡破壞的狀態，在均衡保持的時候，體系是絕對靜止的。這種學說，是將物理學中的均衡律，安定均衡與不安定均衡的全部規律，看作爲宇宙的總規律。

這種學說有幾個特點。

第一，牠將宇宙間一切運動中最簡單的運動形式，機械的運動，看作運動的一切。一切的運動，都不過是機械運動而已。均衡論者認爲人

們『應該放棄「有機的」與「無機的」之陳腐對立說』一切有機的社會的意識的及其他體系都是機械的體系。這種學說很明顯的，是想把一切複雜的運動化爲簡單的運動。本來，從原則上講，一切複雜的運動都是由簡單的運動結合而來的；譬如不斷的切線（直線）運動，就變成圓周運動。但是這不是直接可以化合的。各種運動，除牠們相互間有簡單和複雜的關係外，還有牠們各自的規律。世界經濟恐慌，決不是「位置變動」的機械運動所能說明的。即使在兩種體系中，存在着同等形式的運動，則牠的意義就根本不同。譬如石子滾下山去（直線），就叫「滾」，而人走下山去（直線）卻叫「走」。用一種運動規律來說明一切運動的規律，宇宙事物，並不這樣單純。

均衡論的第二種特點，就是認定「對立」是體系以外的東西。兩種體系可以處於對立的地位，一個體系內部，卻是沒有對立的。所以對立是「外在」的。這將體系的對立，當成「身外物」可有可無的了。這種見解，使一切運動與變化，都看作是對立中一個的消長了。譬如社會進化，就變成是社會與自然兩個互相外在的體系，對立均衡的結果。自然是社會以外的東西，社會是自然以外的東西。社會運用自然，自然支配社會，倆相作用，社會就進步了。這眞是很妙的論據。事實上，在人類社會生活中，這自然與社會是怎麼也分不開的。在北冰洋鳥毛未被發見的時候，對人類社會可以說是「外界」的自然，可是這與社會是毫無關係的。已被人們利用的鐵，煤，……那已經變成社會性的生產力，早已不是什麼「外界」的自然了。所以，如果兩個體系，在運動中既發生了這樣互相不可分離的，雖然是相反的作用，那就決不會是外在的體系，而是體系內在的兩部份了。牠們的作用，就是內在的作用。牠們是缺一不可的，而且又是分離不開的。譬如資本社會是資本與勞動兩原素相互作用而發展的。牠們不是外在的東西。一個社會內，祇包含資本原素，就不成其爲資本社會；同樣，一個社會內祇包含一種勞動原素，也不成其爲資本社會。在資本社會之中，這兩者必須是都包容的。勞資在這一社會體系內部的作用，就形成這一社會的進展。

均衡論的第三種特點就是主張對立體絕對的屈服與絕對的均衡。在對立體勢均力敵的時候，一切對立的形勢都消滅了，體系是絕對的調和了。這時候，就沒有什麼矛盾與衝突可說。等到均衡破壞了，對立體中的一個就佔了上峯，變成支配另一個對立體的運動了。這樣，兩個對立體的關係，變爲屈服與支配的關係：一個只有屈服，一個儘可支配。這樣，不論是均衡狀態也好，是屈服狀態也好，事實上所謂對立的形勢是不存在的：不是兩相妥協（均衡，）便是一面妥協（屈服。）對立均衡律，結果是取消對立而祇有妥協。因此，這種「互相排除」的絕對「對立，」結果不僅是取消體系內部的矛盾，而且是否認眞正的對立。這種理論，所以可以簡單稱爲均衡論。

均衡論的第四種特點，就是主張運動是由「外力」推動的。照均衡律的定律，對立的體系，分爲環境與本體兩種。環境，外界的環境，是決

定本體運動的動力。環境是主動，本體是被動。自然是主動，是動力，社會祇有不斷的去適應自然太陽是地球的環境，地球祇有繞太陽運行。這是何等淺薄的見解。人類社會並不是動物羣怎麼會單純的適應自然呢！社會的進化，那裏就會這樣的單純呢！至於地球繞太陽運行，更不是太陽的主動力而已這是地球與太陽所組成的整個太陽系內部，離心力與向心力相互作用的結果。這裏並沒有主動與被動的作用，更不是體系以外的「外力」的推動。如果一定要說到「力」量，那都是「內力」都是主動，都是被動。要追問兩種矛盾部份中，那一個是基本些，那是可以確定的，但是這並不是當牠是主動或動力看待。一個體系，牠的運動，主要的是「自動」而不是「他動」。地球不是誰推牠動的，社會不是誰推牠動的。祇有機械的運動中最單純的形式，有這種似乎「推」的作用。譬如一隻手「推動」一隻球在板上滾去。然而就在這種場所，嚴格說來也不是「推」不「推」的問題，而是「手力」賦與球體以轉動的「內力」而已。

均衡論的最後特點，就是「絕對」的見解。因爲這種學說，事實上否認對立與矛盾的並存，所以就將矛盾的一端，認爲絕對的眞理。牠對於「形式」與「內容」「表象」與「本體」「自由」與「必要」「偶然」與「必然」是祇着重一種，而否認其他一種的。有的人，祇承認內容而忽視形式，祇知必要而否認自由等等。另有些人只着重形式，偶然等，而忽視內容，必然等的。牠們都是均衡論中的支派。

矛盾統一論，正與均衡論相反。牠將每一整體，看作不是和諧一致的體系，而是包含內在矛盾的體系。這矛盾是整體內部的部份，牠們是互相不可分離，而且是互相交錯着的。牠們的對立性是和牠們的一致性，是有一樣的意義，一樣的重要。

這種學說，是將一切「絕對觀」「外力觀」完全放棄，將一切體系當作是矛盾統一體看待。

體系是包含內在矛盾的。一個體系之中，包含主要的兩部份，牠們不僅是各不相同，有明確的區別，而且是各不相容，互相對立的。太陽系中地球與太陽，以離心力與向心力的作用，互相對立；人體內有死活的細胞，對人的生命，起生殺的相反作用；資本社會中勞資，實行不斷的鬭爭；人的意識在認識客觀的現實中，主觀符合了客觀（眞理）又背離了客觀（謬誤）。如果失去了這種的矛盾作用，則一切運動都停止了：地球不繞太陽運行了，人體永遠成爲活的或死屍了，資本社會永久存在或不存在了，人們永遠認識不了客觀或一下子認識了一切了。因爲太陽系如果祇有離心力或向心力，則地球將直飛向無窮遠的空間或早被太陽吸了進去。人體內如果祇有活細胞，那就長生不老，永遠不會死去；如果祇有死細胞，那就變成死屍。勞資如果絕對協調，那資本社會就永遠不會變化。主觀的認識，如果是完全和客觀的現實相符合，則認識就達到頂點，世界上就再沒有可以認識的東西，智識就終止了；否則，如果主觀的認識，是絕對不能和客觀的現實相符合，則一切認識，都成

為謬誤，認識成為絕對不可能的事實。實際上，主觀局部的符合客觀接近客觀，而不能完全符合客觀，「等同」客觀，——這一矛盾的過程，纔是智識無窮的進步。所以，矛盾在一個體系的存在中，是不會毀滅的。

不僅如此，在某一體系存在的過程中，矛盾是經常存在的。矛盾是既不會暫時消滅，也不會絕對妥協的。舉例來說，歐美資本經濟的恐慌，是生產與消費間矛盾所造成的結果。但是景氣的時候，並不是這一矛盾的消滅或協調。在景氣的時代，生產與消費，正由於互相衝突，而處於將符合與不符合之間。這種未爆發的矛盾，等到達到了一定的程度，就發作起來，成為恐慌。化學中酸性液體與鹼性液體混合一起，變為中性，在實際上並不是酸液化不了鹼液，鹼液化不了酸液，維持「中和」而是酸液不斷的把鹼液酸化，鹼液不斷的把酸液鹼化，酸化鹼化的程度，沒有達到表現酸性或鹼性的程度而已。

在運動循着一定的方向進行的時候，這並不是矛盾中的一個「妥協」了，而是矛盾作用，採取了明確的方向。酸化的過程，並不是否認鹼性在過程中的作用；景氣的延續，並不是否定生產與消費的矛盾。

如果矛盾，內在的矛盾，是有消滅的時候，或不存在的地方，則這從「不矛盾」到「矛盾」的轉變，就成為永不可越的難關。如果一個體系中絕對不存在矛盾，則最初的矛盾，除請上帝來種下外，直是沒有第二種妙法。如果體系內部，會不存在矛盾，則體系就永遠不會變化：牠既無從發生，也不會消滅。如果星雲沒有內在離心向心的衝擊力，則永遠不會變成星系（如太陽系）；如果星系不包含離心向心的矛盾，則星系永遠不會再掃擊成星雲。然而天文學告訴我們，宇宙間每天可以見到星雲分為星系，星系合為星雲的事實。所以，矛盾是一切體系起源發展，消滅的基本規律。

這種「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矛盾，在互不相容的對立中，還表示牠們的交錯不可分解。地球是太陽的一部份，太陽是分離地球的母體。資本是過去的勞動，體現的勞動；勞動是資本的化身（使用資本購買勞動，資本就化為勞動，）資本的替身。牠們不僅是互相為用，而且是縱橫交錯。甲的首是與乙的尾相融合的。在這種意義之下，矛盾是一致的。但是這種一致，並不是均衡，妥協，調和，而是有「等同」的地方。等同不是兩種獨立體的相類或相同，而是「二位一體」的意思。

所以，一個體系所包含的矛盾，不論是怎樣差別，怎樣不同，怎樣相反，怎樣對立，終久還不失其為整體，不失其為統一體。

但是統一內的矛盾，決不是這樣相安無事的。體內既有矛盾，就總有矛盾爆發的時候。矛盾的「相生相殺」的作用，終久會使體系滅亡，新體系產生。新體系並不就是舊體系，而是由舊體系演化出來的。因此新體系中包含有舊體系的遺物，舊體系中預存着有新體系的種子。新舊體系共有一些共同的成份，不過構造根本不同而已。人將死的時候，身體中一定先有一部份失去生命力；而死屍上的肉，骨等等，在或長或短的時期內，還保存着活力。可是活人和死屍終久是不同的組織。

體系因矛盾的作用，有生，有長，有滅。這並不是「任意」的過程或「輪迴」的過程。星雲消失化為星系或太陽系；太陽系中的地球，拋出衛星，又自成一系；地球從火球變為氣體，氣體變為固體；荒蕪的地球變了形，地面上成立人類社會；社會從原始形式演化成現代形式；如此無窮的下去。這裏地球決不會「任意」的與太陽一撞，變為星球；或者社會怎麼一變，將地球化為星雲。再不然，活人死去，而死屍還魂。由體系矛盾所造成的變化，決不是這樣雜亂無章，而是很有規律的。這變動的規律，還是由體系內在矛盾所造成的。活人因為包含死活細胞的作用，纔會死去；而死屍並沒有促成「還魂」的細胞死活作用，牠所有的矛盾作用，是使屍體消散。

總看起來，矛盾統一論，是將客觀現實的體系看作統一的體系，而包含有矛盾的。人們認識的過程，就在乎從一切統一體系中去找求矛盾，認識矛盾的規律。所以矛盾統一論，簡稱為矛盾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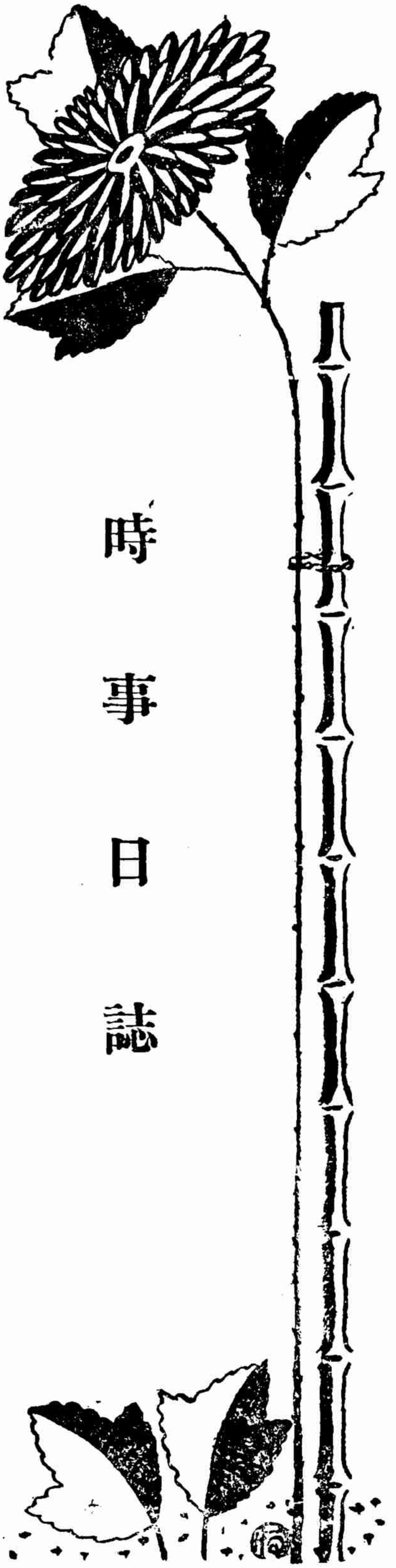
均衡論是將均衡律當作宇宙一切運動的規律；矛盾論，是將矛盾律當作宇宙一切運動的規律。兩者比較起來，矛盾律更近乎現實，均衡律遠乎現實。均衡律祇反映了現實的一種形態，對現實祇反映一部份；矛盾律反映現實的各方面，反映現實的全部。

自然，矛盾律並不是已經完全反映了現實一切的規律，或現實最後的規律；否則認識論就宣告終結，世界上再用不着哲學了。不過牠不是像均衡律那樣，將局部的規律全般化；牠是根據現有一切的規律，體系化，確定牠們共同的規律。這是在現在一切科學認識程度之下，最周備的結論，因此也是最正確的方法，是當代的真理。

西班牙患女人過剩

現在西班牙的女人真是太多了，有幾處人口調查表載着非常有趣的數字統計，例如瑪德里的女人為二七八、八二二人，男子為二一一、七三三人，女人要比男子多六七、一〇〇人，又如 Oviedo 女人和男子的比數為二〇六、五五一對一七六、五七五，在 Salamance 為一九七、〇九一對九〇、一四八，女人終是佔了上風的。這女人過剩的現象，恐要影響到第二次共和國未來的政治發展。

關於女人的參政權，在其憲法第三十六條明白地規定着：「凡年在二十三歲以上的國民，不論性別，都得享受同等的選舉權。」不過話雖如此，西班牙婦女對於參政大都似乎感不到興趣。一九三一年六月，共和國臨時政府舉行大選的時候，雖沒有把女人參政權正式公布，但已允許女人享有憲法議會會員的被選舉權，而結果女人當選的祇有 Victoria Kent，Clara Campoamor 和 Margaret Nelken 三人。



時事日誌

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

九月二十一日

⦿韓復渠軍進達掖縣郊外，蔣委員長派蔣伯誠赴維晤韓，商停止軍事行動，電劉珍年忍耐將事。

⦿西防會議首次大會，討論參謀部所提解決康藏糾紛案。

⦿宋子文及張學良祕書李應超抵杭。宋在航校演說。

⦿日派松平方太郎在俄進行煤油談判，頗引起美國注意。

⦿軍縮主幹會議各代表交換對德軍備平等要求意見。

⦿美使歐參議員李德對德軍備平等要求及滿洲問題，均有表示。

同　二十二日

⦿韓復渠軍包圍掖縣，劉珍年電行政院已遵令撤兵。

⦿蔣委員長抵廬山，電請林森往商要政。

⦿宋子文返滬，語記者曾赴莫干山，惟未與汪晤。

⦿偽國外長謝介石對列強聲明限六個月內承認偽組織。

⦿廢止內戰同盟會代表張伯苓赴魯止戰。

⦿李頓調查團報告書送達國聯。

⦿法國改變遠東政策，將拋棄袒日態度，擁護國聯盟約。美允助法拒德軍備平等要求。

⦿甘地三十小時內，未進粒食，僅以水蜜充飲料。

同　二十三日

⦿劉珍年改取攻勢，前線主力戰開始。

⦿東北海關問題，行政院決議移地徵稅，財宋發表宣言。

⦿行政院通過減輕銀行兌換券發行稅。

⦿中執委會電復粵港滬中委，解釋對日方針，並促入京。

⦿達賴與青海和解，意在集中兵力，反攻西康。

⦿國聯行政院會議開幕，中日爭案，排入議程末節。

⦿巴黎政界盛傳國際局面轉變，日俄親善，美法攜手。

⦿日對美債額突破十八億圓，美對東省貿易減五分之一。

⦿美在夏哇伊趕築軍港。

同　二十四日

⦿韓軍遵中央令停止軍事行動，劉軍在烟台全數撤盡。

⦿吉黑聯軍會攻哈爾濱，王馮丁馬各部一致出動。

⦿華輪停駛東北，將組織大同盟；以謀補救。

⦿蘇俄波羅的海艦隊舉行秋操，軍政委員維洛希維夫親自檢閱。

⦿法國陸軍舉行秋操，試驗新式戰具。

⦿國聯行政院殉日要求，延期討論李頓調查團報告書。

同　二十五日

⦿中央擬定處置韓劉衝突辦法，補發劉部軍餉，縮小防區。

⦿蔣委員長召在贛將領赴廬會商清剿匪共辦法。

⦿內外蒙古自動訂定通商辦法。

⦿孫科抵滬，談外交方針兩種。張惠長傳秉常同來。

⦿滬救國團體聯合會常務理事熊希齡電政府，請封鎖言論，甚於軍閥時代。

◎偽國在綏芬立禁日海關分關，布告成立。

◎日軍部計劃充實軍備。

◎德選舉運動，各黨冷淡，不甚活躍。

同　二十六日

◎韓劉軍仍在掖縣相持，劉軍在城下掘戰壕，作長期抵抗。

◎粵當局又發國防債券三千萬，擬定擴大空軍三年計劃。

◎宋子文爲東北關稅發表聲明。

◎鐵部核准上海北站新站計劃。

◎英政府核准浦那協定，甘地終止絕食。

◎國聯大會年會開幕，希代表波立狄斯被推爲主席。

◎法總理兼外長赫禮歐攻擊德國重整軍備。

同　二十七日

◎義軍耿繼周部克復錦西縣城。

◎鐵部召集津浦京滬滬杭三路代表，舉行聯運會議。

◎宋子文由滬飛京，臨行發表談話。

◎意使齊亞諾覲見林主席，呈遞國書，並訪問羅外長。

◎郭泰祺在國聯演說，請大會注意中日問題重要性。

同　二十八日

◎宋子文飛潯謁蔣商財政。美國駐滬總領克銀漢同行。

◎日使有吉明覲見林主席，呈遞國書。

◎行政院奉國府令，本年國慶日全國停止慶祝。

◎參謀本部召集之西防會議舉行閉幕式。

◎義軍收復通遼。

◎英國內閣分裂，內務薩繆爾掌璽史諾登等辭職。

◎蘭開夏棉織工潮解決，勞資雙方代表簽定協定書。

同　二十九日

◎中東路蘇炳文部護路隊反正，佔領滿洲里。

◎汪精衛電中央續假一月。

◎英內閣閣員補充就緒，英皇批准繼任閣員名單。

同　三十日

◎李頓調查團報告書送達外部，定二日擇要公告。

◎閩綏署主任蔣光鼐呈行政院，報告扣留陳國輝經過。

◎司法院否認西南最高分院，咨西南政委會迅行撤銷。

◎上海兵工廠實行宣告結束，清理委員會開始辦公。

◎謀刺日皇之兇手李奉昌被判處死刑。

◎英皇召見首相麥唐納，發表新閣員。

◎赫禮歐與李維諾夫會議法俄間互不侵犯條約。

十月　一日

◎蘇炳文在滿站就救國軍司令職，率部進逼黑垣。

◎閩綏署將陳國輝部縮編爲兩團。陳受軍法審判。

◎國府林主席由滬赴閩，傳係前往調解閩局糾紛。

◎立法院通過統計法草案及導淮委員會組織法。

◎交次俞飛鵬談郵政狀況，東北損失，年計四百四十萬。

◎川劉文輝劉湘發生衝突，風說甚盛，何宋去電箴勸。

◎史汀生在費城演說，重申美國遠東政策。

◎英內閣改組後，保守黨掌握政權。

◎德外長牛賴資發表談話，堅持軍備平等要求。

同　二日

◎李頓調查團報告書在日內瓦東京南京三地同時發表。

◎敘縣韓劉兩軍炮戰甚烈，何再電韓劉切實制止。

◎顧維鈞抵巴黎，對報界發表談話。

◎日駐滬陸戰隊，脫離第二艦隊，改名上海特別陸戰隊。

同　三日

◎日海軍預算總額突破五萬萬圓。

◎羅外長對調查團報告書發表宣言。

◎何應欽召集四川各軍駐京代表，商消弭爭端辦法。

◎陳國輝部經六十一師包圍後，派代表到泉，請投誠。

◎日武裝移民四百餘，出發赴東三省。

◎全世界對調查團報告書態度，美滿意，日反對，英報論調不一，法報措辭愼重。

同　四日

◎行政會議討論調查團報告書，決分發各部會審閱。

◎孫科對調查團報告書發表意見，分滿意及失望兩部。

◎羅澤洲告急電到漢，川東川北，風雲緊急。

◎滬市商會呈財部，陳述廢兩改元意見。

◎伊拉克正式加入國際聯盟，爲第五十七會員國。

◎德報對調查團報告書抨擊不遺餘力，認爲無甚價值。

同　五日

◎中政會討論調查團報告書，以案關重要，決先交外委會詳加研究，簽註意見，再行集議。

◎蔣委員長自廬山赴漢。

◎汪精衛病肝腫，到滬即入醫院，暫不進京。

◎陳國輝部投誠中變，向北逃竄，六十師開赴仙游追擊。

◎日兵工廠添工趕造武器，日夜加造飛機。

◎英政府邀請德國參加倫敦五國會議。

◎莫斯科力闢蘇俄援助北滿義軍說。

同　六日

◎中央對二劉衝突事件，決派員入川調解。

◉韓復榘電何應欽劉珍年罪狀，謂若有虛飾，甘受處分。
◉張學良招待平新聞界，發表三事。
◉全國民食會議在財部開幕，到江浙等省代表十六人。
◉國聯我代表團發表宣言，對報告書表示遺憾。
◉英國提議召集倫敦五國會議，遭法反對。

同　七日

◉馮玉祥自泰安北上，談抗日問題，仍主以武力收復失地。
◉外委會擬具對報告書意見，殷望汪蔣能有所表示。
◉外蒙古企圖全蒙自治，布里耶特軍進攻內蒙古。
◉余漢謀部佔領崇義大王洞彭德懷部匪巢。
◉日軍部積極訓練長途飛行，分三隊飛赴瀋陽。
◉德政府接受參加倫敦五國會議聘書。

同　八日

◉韓劉兩軍在掖縣萊陽發生激戰，軍部再派員制止。
◉劉文輝派兵向重慶進發，川局情勢，益形緊張。
◉蔣委員長否認日報所載關於藍衣社消息。
◉立法院通過法院組織法。
◉九月份日貨輸華增加，絲綿織品居大宗。
◉鄭繼成刺張宗昌案，濟南檢廳提起公訴。
◉日陸軍海軍外務三省聯席會議，決定滿蒙對策，貫徹既定方針，不採姑息手段。
◉法政府繼續接受倫敦會議聘書。

同　九日

◉平金剛法會班禪祈禱和平，中央及張學良各助二萬。
◉馮玉祥等通電，指摘李頓調查團報告書謬誤。
◉陳國輝部解決。
◉顧維鈞訪法陸長彭古，談對報告書意見。
◉日向法提議正式締盟，法拒絕。
◉捷克斯拉夫因預算無法平衡，發生閣潮。

同　十日

◉四川戰事爆發，成都附近已正式接觸。
◉雙十節紀念，全國各機關學校都不放假，僅行儀式。
◉美參議員李德自歐歸抵紐約，發表歐遊印象。

同　十一日

◉劉文輝與羅澤洲兩軍在順慶附近發生激戰。
◉行政院決議制止川省戰事，電劉羅等飭各回原防。
◉汪對李頓報告書意見，由宋攜京。
◉國府林主席自鼓浪嶼抵福州。
◉蔣委員長電朱慶瀾稱本人捐助時輪法會洋五千元。
◉粵執部政會電國府及全國民衆，指駁李頓報告書。
◉馮玉祥到察哈爾暫住，即轉赴大同。
◉日本重遞鐵嶺附島新國否認劉議說。
◉英代表與英相作友誼協商，軍縮問題將有重要發展。

同　十二日

◉韓劉兩軍在掖縣城外又有激戰，兩方損失均重。
◉行政院再電川將領，嚴令停戰。
◉漢總部公布剿匪區內屯田條例，都十八條。
◉中政會決議，汪常委患肝臟化症，准續假三個月。
◉粵陳濟棠召集余李等高級將領，會商時局。
◉滬市商會電財政實業兩部，請舉辦傾銷稅。
◉匈牙利爲德聲援，公開要求軍備平等。
◉蘇聯開除大批著名黨員，原因係參加右翼活動。

編者與讀者

復刊號出版以後，接得各地讀者來信，對於我們加以慰勉的頗多，我們不及逐一答覆，只有在這裏表示我們的感謝。許多讀者來信，對於本誌絕少具體的建議和批評，我們却希望讀者不要過分獎掖，最好能給我們以坦白的切實的評判，使我們得以充分瞭解讀者的實際的需要與希望，關於此類來函，以後當在本欄內發表。

★　★　★

東方雜誌許多舊定戶，因商務印書館被燬，地址散失，本誌復刊後，無法寄遞。前曾登報通告，請各定戶向商務印書館來函登明。惟復活號出版時，定戶未登記者尚多。如未收到本誌之各定戶，及舊教育、婦女、小說、學生、少年、自然界各雜誌定戶願改定東方雜誌的，均請向上海及各省商務印書館通信接洽登記爲荷。

★　★　★

本期中世界經濟恐慌之分析一文，作者曾在巴黎大學專攻經濟恐慌問題，故頗堪一讀。又譚云山先生曾於年前游印度，遍訪佛蹟，回國後成印度游記一書，不日付梓。現先將其游記中之一章甘地訪問記，選登本誌，以快先睹。

婦女與家庭欄

編者 金仲華

家事社會化

孟如

作爲本文的一個出發點，就是物質生活的改進，必然要使家庭的組織或機能受到影響。近代工業制度的推進，造成了整批生產（Mass Production）的趨勢，使舊日以血緣或親屬間的依賴互助爲根據的大家庭制，失去了它功用的重要性。工業革命結束了封建時代，分解了代表濃厚家族觀念的大家庭制，而產生代表個人主義的小家庭制。但工業制度更推進而形成了社會集合化（Collectivization）的趨向，把小家庭制的存在基礎也漸漸搖動起來。大規模工業的發展，不僅吸收着男工，也吸收着女工。一個小家庭的三種成員——丈夫、妻子，和子女——在發展了的工業社會，常常是被分置在三個地方：丈夫在一個工

家庭的組織與機能的變遷

英國的思想家羅素在他的名著婚姻與道德中論到現代的家庭，說「受了工業革命的影響，家庭在現代社會的地位已日趨於衰落。」他推測家庭的制度在將來即使不完全消滅，其中父親所負的責任必定要爲國家或社會所取去。這種推測雖然爲一般保守主義者或被包圍於家庭的溫暖空氣中的人所反對，但有不少的社會學者抱着同樣的或相近的見解。

這裏我們並不要討論家庭存廢的問題，但上面羅素的話很可以

場，妻子在另一個工作處，子女則被放在家中或送入學校。這種小家庭的全圖，只有在每日晚餐的燈下或星期休假日能見到一次。雖然不說家庭要被廢去，但在這種情形下，家庭的組織狀況已和早先的不知有多大的改變了。

不僅家庭的組織改變，家庭的機能也和以前大不相同。在封建時代的大家庭，所有近血緣的家屬都住在一起，同炊，共食；男子出外經營事業，女子則在家管理衣、食、住、和育兒的四項主要家事。從大家庭變到了小家庭後，家庭中雖然仍舊由女子管理這四項家事，但這些家事的一部分却已分了出去。衣的事情大都交給社會的裁縫業了，食、住、二項，則因新式的方便的增多，也化爲簡單，育兒有交給保姆的，子女稍長些就把教育的責任付托給幼稚院或學校。而在工業更發展，形成集合化趨向的社會，則因婦女和男子一樣成爲巨型工業機械上的一個齒輪，家庭方面的事務竟有不能進行之勢。因爲這種情形，乃有了所謂「家事社會化」的問題。

家事社會化理論之推進

所謂「家事社會化，」雖然必須在工業非常發達，把大部分家庭婦女吸收入社會工作場所的時候，方顯出重要；但自從婦女進入職業勞動的趨勢發生以來，這問題已經過很多的討論。最早在十九世紀末，美國的婦女運動者居爾門和英國的女權運動者希里納在她們的著作婦女與經濟和婦女與勞動中，都曾舉出許多的理由，說明婦女應該把家事交給社會管理，而自己去從事他種獨立的生產的職業。

居爾門夫人是一個從事社會運動的女子，她的理論很爲精闢。她說明社會是一切文化的保有者，所以把家事交給社會管理，可以使社會的各種進步的知識發明，能很適當地應用到人類的衣、食、住和育兒的四個最主要的生活方面。做妻子的不一定能夠知道何種食物合於營養衞生，而社會能使專門於營養化學的科學家管理這事情，而且可用極嚴格的監督制度保持食物的淸潔衞生。對於住的問題，她認爲各種科學的發明將漸漸代替婦女自己的操勞。至於撫育兒童，她說明一般家庭婦女的無經驗無知識，常是教壞兒童的原因，所以使兒童離開母親的溺愛放縱，受社會上最好的兒童教育家的管理，是非常有益的。

德國的倍倍爾在他的名著婦人與社會 (Die Frau und der Sozialismus) 中，曾痛切地指出家庭的狹隘環境和家事的瑣碎刻板工作對於婦女精神和智慧方面的損害。他借阿明多爾 (G. von Amyntor) 所著生活之書的傍註中的一段，描寫出既婚婦人在家庭中所經驗的悲慘的生活。那一段說：『使她（家庭主婦）的元氣和能力喪亡的原因，不是丈夫的死亡、愛兒的墮落、重病、及熱心計劃失敗等等中的一種事，卻是那每日重複着的剝蝕骨髓的辛勞。……幾十萬強健的家婦，在她們處理家務的勤勞之中，消褪毀損了她們薔薇的雙頰和媚人的笑靨，而使她們成爲既乾且皺的木乃伊。「今天做些什麼菜」

的永遠的新問題，和日常反覆着的灑掃洗拂的必要，慢慢地而很確然地毀壞着她們的身體。廚房是她們計算貧困的收支，考慮漸次騰貴的生活資料，和調度必要的金錢的地方。她們在這種煮羹湯的祭壇之上，犧牲了青春的心的自由，美麗和樂趣。在這樣暮年駝背而含淚的廚婦裏面，誰能看出花一般美麗嫵媚的舊日新嫁娘的面影呢？』

羅素在婚姻與道德中論及家庭對於兒童的教養，也認爲不能由做母親的負責。他說明家庭的狹隘環境，對於兒童非常有害，所以主張兒童應被放在社會化的環境中，和其他兒童練習社會關係中的互助和合作。他說，在將來，國家將負起全責，替做父母的擔任兒童的教育，訓練和醫藥衞生等等事務。

在蘇聯，目前唯一有計劃地行着「家事社會化」的國家，則有着更一貫的理論。蘇聯的論者以爲要使男女達到眞正完全的平等，必須把所有妨礙婦女自由發展的一切羈絆都解除去；所以在大規模工業建設進行同時，家事社會化的工作也發展得很速。美國的斐爾特夫人(Mrs. Alice Withrow Field)在她本年出版的一册蘇聯婦女與兒童之保護的書中，說明蘇聯「家事社會化」的主要目的，是要使婦女從一切生活的瑣碎事務解放出來，而能與男子同樣地完盡對於本身和國家的責任。『種種生活的事項，如由於環境，社會遺傳，或動物本性——衣、食、住——的關係而使人不得不勉強去做的，他們都認爲有礙於一個人的最長的才能的發展。』斐爾特夫人舉一個例說，譬如一個人最長於藝術，但他必須有一個地方睡，有衣穿，有飯吃，有器具應用，方能專心從事於這一方面的發展；如果他沒有這些，而必須一一自己設法去賺得，那他的藝術因爲分了心的緣故，必定要受到多少的損失。因爲這種緣故，對於有着和男子同樣天賦的婦女，蘇聯的理論是要設法把她們從社會遺傳給她們的家事責任中解放出來，而給她們享受到完全的生活的自由。

進行中之家事社會化

在都會中，衣的事情現在差不多都已交給社會辦理了。自從縫衣機器發明了被普遍地應用以來，用手指穿針引線的工作已經顯得非常的不適用。機械織物的增多，使繡花的工作完全被淘汰去，手結絨線物也日漸減少。所以衣事的社會化不久就會成爲普遍的現象。

食、住和育兒的社會化現在正在試驗進行中。在歐美各工業都市，一方面因爲機械應用的普遍，另一方面因爲婦女從事社會職業者的增多，社會上供給食、住和代替教養兒童的新事業，已有蓬勃發展之勢。蘇聯則有計劃地把這種事業放在工業的基礎上，同時運用着它的文化力量集中科學和教育的人才，使食、住和育兒的社會化隨着五年計劃的進行而漸次實現。歐美各國和蘇聯對於家事社會化進行之根本的差別，就是前者是把這事業放在私人企業的基礎上，後者則放在國營的基礎上。

在歐美各國的大城市中，公寓（Apartment House）的建築近年來進行得很速。數層到數十層的大廈，每一層又分成多數 flats 或房間，其中水、電、暖具以至各種衛生設備無不齊全：這樣，一個公寓就可容納數百人家的居住。如果夫妻二人都在社會作事，而又沒有小孩的，那麽早上把門鎖上了出去，晚間工畢後回來，一切都由公寓負責管理清楚，覺得非常舒適而便利。另一種所謂食宿處（Boarding house）也非常發達。這種食宿處的主人不僅供給住，還料理寄居者的食，比較公寓多了一種便利。但無論是公寓或食宿處，取價都非常昂貴，祇有中等以上的人家能享受這種便利。所以這種公寓或食宿處的發達，一半是為了它們的便利，一半則還是要靠廣告的宣傳與價格的競爭。

公共食堂在歐美各國近來也很發達。因為婦女在職業界的增多，與生活程度昇高的影響於僕傭的工作，使一般普通家庭的食事發生問題，而公共食堂就應着需要興起。在這種公共食堂中，也有音樂的設備，如留聲機無線電等增加就食者的樂趣。或者發售飯票，以折扣吸收長期的顧主。有不少食堂則利用新奇的花樣，像定名為「五分店」「二辨士食堂」等，引起食客的注意。但這種食堂的目的終不外乎營利，其衛生與營養二項，總是要隨取價的高低而變易的。

據最近歐洲報紙所載捷克首都潑拉哥的情形，說潑拉哥市中共有咖啡館四百多所，一般職業婦女差不多都以咖啡館為休息和進食的地方。這也可以看作家事社會化的一種現象。捷克因為花邊業的發達，婦女在家庭外工作者很多。在工作完畢後，一家的夫婦小孩就進入咖啡館，圍坐在柚木的小桌上，談天、看報、吸煙、喝啤酒、進簡單的晚飯，把時間消磨到夜深纔散去。他們的住處多半是在公寓的小房間內，只放着幾架牀作為晚間睡的所在而已；所有社交活動，也都是在咖啡館中進行的。

關於育兒方面，歐美各國近年來公共醫院增多，婦女分娩差不多都是在醫院中進行的，比較貧苦的也可以得到免費住院的待遇。三四歲以後的兒童已有幼稚院可進，年齡再大則各級學校齊備，都可以代替家庭父母司教養兒童的責任。不過初生的幼兒是最難的問題。社會上一般觀念還以為生母是幼兒最好的養育者，非但很少機關能代替管理，甚至有職業的婦女都要因生育而被撤職。在趨向上，歐美社會事業的發達，很可以看出社會是在把教養兒童的重要責任從母親手中取過來，而根據最新教育心理學與社會學所發見的原理，施以合理的有益的養育訓練；但因為一般私人企業趣味的濃重，所以在這進步的趨向上，終不免有經濟的畛域觀念加以牽掣，而使發展顯得緩慢。

在蘇聯，因為家事社會化成為國家計劃建設的一部，所以比較能減去歐美國家的家事社會化的缺點。起初蘇聯對於家事社會化，也不過有着一種理論，它國內的住屋與糧食的缺乏，使住和食的社會化進行非常困難。直到一九二九年後五年計劃開始，工業的建設漸漸樹立基礎，乃隨着一般的發展，而使家事社會化的推進很顯出一些成功。

住的困難在蘇聯就在目前也還是問題，不過就因爲這種困難，使食事的社會化更見需要。許多家庭佔着一個樓面，如果大家要有竈來自己煮飯，那當然是不可能，於是他們乃計劃建立一種所謂「廚房工廠」(Kitchen factories) 由「人民食事委員會」管理，採用工廠制，把飯菜用機器蒸鍋煮成。這種「廚房工廠」每餐常能供給幾十萬到幾百萬客。在大城市集合農場大工廠和學校附近，都設有「廚房工廠」，用的廚師都是專門學校訓練出來的。有很多離開了家庭的小廚房的婦女，已進入這種社會的大廚房去工作了。

育兒社會化在蘇聯也是到最近的幾年才很有發展。社會育兒的主要機關是托兒所 (creche)；但孩兒在三歲以上，便不入托兒所而入幼稚園，再上則入學校。托兒所有嚴格的規則，作工的婦女每日把嬰兒寄托於那邊，一定要塡請求書，嬰兒經過檢驗被允許後，每日必須按時交入，在規定時間內抱去，而且不得間斷。在托兒所中辦事和管理嬰兒的人，都受過訓練，而且每所都有保嬰專家指導一切，工作的精神也很好。這種托兒所乃是蘇聯超過於歐美國家社會育兒事業的一特色。

但就在目前，蘇聯的社會育兒事業也不過是在初步的試驗時期。據斐爾特夫人在她的蘇聯的婦女與兒童保護中所說，以莫斯科一處言，在一九一八年有托兒所四，一九二八年增至一〇四，一九三一年增至一二〇；在這許多托兒所中可容嬰兒七千，但輪流過去每年總計入托兒院的嬰兒可達一三、〇二三個；可是莫斯科共有嬰兒一四二、八三九個，減去上面的數目，還有一二九、八一六個未進托兒所，換言之，就是祇有百分之十的嬰兒進托兒所，那還是一個很小很小的比例呢！不過斐爾特夫人在她的書中也指出目前蘇聯對於托兒所的建設和嬰兒管理者的訓練進行得很着力，在將來這種形式的育兒社會化事業的發展，是很有指望的。

家事社會化和家庭的將來

從目前的趨向推測將來的狀況，大概「家事社會化」乃是必然可以完全實現的一件事。工業建設的猛進發展，與婦女參與社會工作者的日漸增多，是促使「家事社會化」成爲實現的二種主力。後者使這種新事業成爲迫切的需要，前者則給與這種新事業以實現的可能。爲家事中比較簡易的衣的問題，在工業進步的途程中很快就移到社會方面去了；那麼比較複雜一些的住、食以至育兒的幾項，在工業更發展之後，當然也會給社會取過去代替家庭管理的。

至於家庭，大概這個名詞不會很快就消滅去的吧！家事社會化的目的決不是在消滅家庭，而是要順應社會進步的需要，把家庭的機能加以改變。爲使住的地方具有各種科學方便而合於衞生，爲使食的事情化爲簡單而適於營養，爲使種族的幼類能在良好的養育下而長成爲有用於社會的人，是家事社會化的最基礎的理論；至於婦女的能因家事社會化而減少了衣、食、住、育兒等方面種種瑣事的牽掣，而能在較

大的社會自由下發展其個性，那又是一個切合於目前事實的理由。男和女同居了即成立一家庭的簡單形式，生了小孩後則化爲一個複雜的形式；取去了家庭的某種由習慣所規定的事務，家庭的關係照舊是不變的；婦女在社會上依舊可以任着她的個性，再加以訓練選擇任何衣、食、住或教育兒童的職務來盡她爲人的責任。不過一者是束縛的，一者是自由的；一者是我眞正訓練的，一者必須經過合理的訓練的；前後的優劣分別，就在這一點而已。

目前中國之奴婢解放問題

文玉

就狹義言，男奴的制度在我國大部分已經絕跡了；但婦女的奴隸制——即婢制——則至今仍未消滅。並不是「自由」「解放」等等名詞沒有介紹到這國土而使這惡制度能維持到現在；在考察中國的奴婢問題時，應當明白使這制度能存在着的社會和經濟的背景。自從民國成立以來，隨着政局的變遷，禁蓄奴婢的政令曾一再頒布，比較近的像前年浙省也曾發表十條具體的禁蓄奴婢方案；但禁令與婢制並道而馳，似乎不見有過什麼實效。到現在，發生於各大都會的販賣婦女和虐待奴婢案，常常層出不窮。滬、津、漢、滬、廈、廣這六個販賣女奴的大中心，依然在法律注意不到的地方進行着這種繁盛的事業。

在一般的漠視中前月（九月）下旬我國政府卻又發表了禁蓄奴婢的辦法七項，使這問題受到一個新的注意。這次的禁令發自中央，指定要行於全國（辦法第三項）而且明白劃清界限，要把非雇用關係的奴婢，不論由於買賣、贈與或慈善關係的，都禁止（第一項）。顯然，這禁令如能照上述的施行範圍和性質界限收到成功，那影響的巨大是不待言的。所以當這消息出現時，各報都預示着『奴婢將重見天日』。

這裏我們談到目前中國奴婢的解放問題，不防把上述的禁令辦法作爲一個最近的根據而考察其解決的可能性。這次政府發表辦法規定禁止的步驟有四：一、勸告，二、解放，三、救濟，四、處罰。對於這四項步驟，較詳的解釋是：查出有奴婢者，勸令在一定期限內解放，或使改變爲雇傭關係；若奴婢解放後無家可歸，則對於未成年者，使入當地救濟院或

慈善機關留養，對已成年者，使自由擇配或入救濟院慈善機關暫時留養；對不遵禁令的，則非但強迫解放其奴婢，而且照刑法辦理，處以三百元的罰金。大概的說，這次的辦法是和以前所發表的相同的。

以前奴婢禁止令的不收到成效，有二種主要原因。一種是禁令不切實執行，另一種是禁止的辦法不切合於社會的實狀。第一種原因是不須解釋的，第二種則就是我在本文首段中所說是奴婢制度的社會的和經濟的背景。例如，社會經濟狀況的不佳，使破落了的農村居民不得不賣兒鬻女以求生，女較男爲易售，於是婢乃自然增多；在這種現象下單單發表一個奴婢的禁令，當然是難收效的。還有，使已有奴婢者立刻解放，任其回家，無家可歸的由慈善救濟機關收養；但在社會事業不振而腐敗到無可諱言的情況下，那被放出的奴婢不是無處可歸，便是歸於「活的地獄」—（這是去年水災難民稱收容他們的慈善機關的名詞，）則所謂解放，還是同樣的使已做奴婢的受苦。在考察最近所發表的禁令時，我們假定第一種情形會沒有，就是希望這次不成爲形式的公文；至於目前社會經濟狀況的是否和以前不同，而適宜於所定的辦法，則不妨仔細考察一下。

事察上無可諱言者，目前我國的社會經濟狀況較以前所不同的，只是更加趨於蕭條敗落而已。幾年來的天災人禍，造成了我國社會經濟的空前的悲慘現象。農村——這向來的奴婢的出地——已在完全不可收拾的狀況下。在比較富庶的江浙等省，農村居民無以爲饔，已有了食糠、四出行乞、搶米和典押或出賣子女的現象，西北的甘、陝、晉、豫等本來已貧瘠不堪的省分，則甚至有千百成羣整批難民的死亡，以至鬻兒賣女無人過問和易兒而食的慘劇。南方比較處於繁華地帶的報紙，少刊載這些情形，在近災區的北方，天津的大公報則多報告這種人間地獄的慘象。國聞通訊社本年五月二十日鄭州電說：

『鹿邑拓城春糧告竭，流離歸德者七千餘人，偃臥於途者日衆，死亡枕籍，慘不忍睹。……鹿邑本境經股匪擾五月之久，廬舍爲墟，糧米盡罄，鬻妻子以延生。二區朱愷店，三區老鴉店，五區甯平鎮，六區澤民鎮，八區桑園集，均立人市，年幼婦女每人不値十元，十一二歲幼童僅易千文，孩提嬰兒拋棄遍地。……某婦買一饅頭，留小姑爲質，賣饅頭者索錢不得，小姑謂我甯不値一饅頭，一賣燒餅者代償饅頭賬而換得此幼女。』

上則新聞正象徵着一般災區的慘象，其中婦女「立人市」出售和售價的低廉，可以代表一般災區大批產生奴婢的情形。據說，在潼關一向有販賣婦女者的總機關，從那裏女奴東運平津，南運武漢，更東南而至滬、厦、廣、港。前年滬上某西報載過這種情形，現在如何則不知道。但作者耳聞的故事，則如晉陝歸來者，常攜有購得的女童，每個價僅三五元。

在這種女奴買賣中，賣者是女奴的父母，不能加以販賣的罪名。若使有奴婢者要把奴婢解放送還，則她們的父母當然不能供給以衣食。

至於地方的慈善機關，幾年來各地原有的公共機關如學校等還沒有經費支持，更談不到這些。去年上海由公共捐款而設立的難民收容所，甚至有「活地獄」之稱，則卽使他處偶有例外，而一般的情形也可想見了。所以，除非國家能確定制度，撥定經費，辦理慈善而兼施教育訓練的機關，收容解放後的奴婢，那比較還能收些實效。不過，就是這種事舉的實現，也應當求之於比較良好的經濟情形下。

事實上，所謂婦女的奴隸制度，有體力的奴隸和性的奴隸二種，前者是指婢制，後者是指娼妓制（西洋稱娼妓為白奴）。在目前社會經濟蕭條敗落的情形下，這二種婦女奴隸同時有了大量的增加。若使不從根本上設法，而但求一時奴婢制的消滅，則可能的結果就是體力的奴隸減少了，而性的奴隸增加起來；婦女所受的苦痛是一樣的。

至於要根本解決婦女奴隸的問題，則應把眼光放遠到社會經濟狀況的改善。單純的人道觀念和暫時的救濟辦法，都難收實際的效果。所謂婦女問題本來就是社會問題的一部。婦女奴隸的解放也祇有在社會的整個改造中求得之。



眉史

——中國婦女裝飾史稿之一——

黃華節

一

詩云：「螓首蛾眉……美目盼兮」——我在劈頭第一句便念了一句詩經，讀者不會笑我頭腦冬烘吧。須知這一句詩不但是描寫眉目之美最精警的名句，也是我國文學上描寫眉目最古的絕唱，後世一切文人，都跳不出他的「如來掌心」。那麼，我引來做這一篇眉史的開場白，豈不是再適合沒有了？

我說，崇尚眉目的美，不單是我中華民族最古遠的趣味，也可以說是我們最特別的嗜好。牠同愛小脚一樣，是我們華族的一大怪癖，在世界上古今文野的種族中，怕再找不出一個相當的同好來。不信麼，讓我提出兩個論據來。第一，憑你翻遍世界各國的雅俗文學，怕也找不出單拿眉目來做女性的代名詞的例子；縱然是有，也不很普遍。但在中國，文

不論雅俗言不論古今，這樣的例卻「司空見慣。」像白樂天的「回頭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長恨歌）韓昌黎的「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送李愿歸盤谷序）駱賓王的「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討武曌檄）……這一類的名句，都是以部分——眉貌——代表全體——美人——的顯例；這樣的修詞法，在外國的文學上是很不容易見到的。至於胸無滴墨的俗人要表現一個女人的娟好，單單一句「眉淸目秀，」就足夠代表她整個的形相，把一個美人的印象，刻入聽者的心中，而聽者從這四個簡簡單單的字，也就足夠把那美人兒的倩影展露在眼前了。

第二，在各國的語言文學上，不必說描寫眉目的文句，就是形容眉目的成語之多，也讓方格直行的漢文奪了首席。試伸出你的手指算一算罷，什麼「蛾眉」囉，「雙蛾」囉，「黛蛾」囉，「黛眉」囉，「黛螺」囉，「眉黛」囉，「翠黛」囉，「翠羽」囉，「翠翰」囉，「翠眉」囉，「曼綠」囉，「春山」囉，「遠山」囉，「眉峯」囉，「出璽」囉，「新蛾」囉，「新月」囉，「新柳」囉，「柳葉」囉，「翠柳」囉，「眉月」囉，「月稜」囉，……差不多是數不淸的！雖然說來說去總不出「蛾」——言其纖細；色——包括翠黛綠黑等色素「月」——言其灣曲「柳」——言其柔娟；山——言「其」連娟，等五個範疇。而其變化之多，一方面正暗中表出中國文人描寫眉的美的苦心，故不惜嘔心瀝血，搜索枯腸，鑄造眉的形容詞；他方面更證明中國人崇拜眉毛的風尚，簡直到了可驚的程度。

就只是這兩個顯淺的理由，已經足夠令我們不能不承認崇尙眉的美，是中國人特別發達的癖性了。

說到這裏，問題便起來了。兩撮眉毛，在生理上並沒有多少用處，在形貌上，也不見得十分重要，在性的感覺上，更算不了什麼「第二義的性徵，」那麼，中國人崇尙眉間美的特別嗜好，到底是怎樣來的呢？這個疑問，是很難索解的。

春秋元命苞裏面，有一個答案，卻頗神祕，它說「天有攝提，人有兩眉，爲人表候。」按攝提是天上兩顆星的名稱，如今硬拉兩顆星來比擬，看來是牽強得可笑。不過據注家說，「攝提兩星頗曲，人眉似之也，」則這個比擬也未可全斥爲「不倫。」更牽強的是三元眞一經和黃庭經的說法。前者說，「眉者日元之華蓋；」後者道，「眉號華蓋覆明珠——明珠目也。」如此一說，眉之所以重要，並不在乎牠自己的本身，只因牠的地位，適當人體的重要器官——眼目之上罷了。叫牠做華蓋，卽是指此。然而人們只修眉而不修目，卻不是「婢作夫人，」「反客爲主？」但是還有比這個答案更荒謬怪誕的，是雲笈七籤的說法，據云：「眉間神三人，南極老人元光，天靈君也。」這分明是暗示眉之所以重要，係因其三爲神人的寄寓。此等神祕無稽的臆說，本來就沒有科學的價值，無深究的必要，這裏請援小說家的成例，「表過不題。」

然則眉到底有什麼動人之處，值得「天寶聰明」的華胄瘋也似

的愛好崇拜呢？宋朝有個文字學家叫做劉熙，卻有個比較近是的解答。他說，「眉，媚也，有嫵媚也。」這話聽來是頗有理的，不過「增字解釋」是訓詁考據的大忌；我們很有權利提出質問：怎麼說眉卽是「媚」呢？劉熙本人，雖然沒有給我們答覆，卻給我們一個很有用的暗示。依我的愚見，卻有一個或然的答案，就是眉目爲中國女性表情——尤其是性的感情——的特殊工具。我們常說「眉目傳情」，較粗俗一點，則說「眉來眼去」，指的是兩性間情緒的暗通，或調情造愛的動作；又說「春色橫眉黛」或「眼角眉梢，隱含春意」，指的是愛情暗中的流露，或無聲的表現。像這一類的成語，在我國的語彙上是很常見的。可見眉目是男女間表現性愛的主要工具。還有呢，我們的文學充滿了「羞籠雙黛蛾」，「怨黛舒還斂，」「愁含翠羽眉，」「結眉慘成慮，」「並歌如轉黛」——樂，「深坐顰眉」——怨，以及「吐氣揚眉」——得意……等類的句子，是兩條細細的眉峯，不但蘊藏了男女間如火的熱情，如飴的春意，連一切七情六欲，癡怨貪嗔，差不多都借着兩撮纖小的柔毛，充分浮現出來。那麼，我們能說眉不是中國的「表情聖手」嗎？眉既然是感情流露的通路，又何怪乎中國人特別注意雙眉呢？

可是，話又說回來了。人有五官百體，還有無數的象徵符號，表情的工具多得很呢？中國人爲什麼偏偏獨好運用那兩線不易運用的眉毛呢？依我的愚見，這不能不歸因於禮教的束縛了——此中功罪正難論，所以我只好攏統一點，只說「歸因。」這話怎講呢？因爲中國人自來就受禮教的嚴厲約束，以「喜怒不形於色」爲美德，特別是男女間的愛情，更不容在光天化日之下於人前表現。否則縱使是「正式眷屬」也不管你倆是「恩愛夫妻，」人家至少要罵她淫蕩或狐媚。這麼一來，感情表現的門路，都給堵截住了，於是到情不自禁的時候，就只好運用無聲表情的器官，讓關不住的感情，偸偸的跑了出來。我想，中國人「眉聽目語」的藝術之所以特別發達，「擠眉弄眼」的動作之所以特別的精練，這恐怕是唯一的原因了。

因感情橫遭禮教的縛束，而不能不運用眉目來偸偸表情，因慣用眉目傳情，便養成注意眉目的習慣，因眉目特別被人注意，便觸發修飾眉毛之機。假如我這個推論不是迂曲牽強，那麼，我們的修眉藝術的起源，眞是曲折極了。我們的一篇眉史，簡直可以說是拿辛酸的淚——尤其是女人的淚寫成的！

二

然而，苦澀的根株所結的未必是辛酸的果子。修眉的藝術，雖然由殘酷的禮教威逼而生，其結果竟成爲中國的一種可矜式的特殊藝術。

我們既經知道了修眉藝術的起源，進一步便要問，這種藝術到底始自何時？怎樣傳流及發展開去？關於第一個問題，雜考家多數主張秦始皇是「始作俑者。」如宋人高承說，「秦始皇宮中悉紅妝翠眉，此妝之始也。」（見事物紀原卷三）明儒王三聘作古今事物考，也杜襲高

氏之說文亦大致不易，（見卷六）茲不具引。同卷還有一條說得更切實，道「秦始皇宮中悉紅妝翠眉，此婦人畫眉之初也。」又事物紺珠也說，「紅妝翠眉始始皇時。」這個斷案正符合了「天下之惡皆歸焉」的史例，其實是靠不住的。讀阿房宮賦，雖然使我們眼前湧現一幅秦宮的窮奢極欲圖，然而硬說嬴政是畫眉的發起人，未免冤枉了他——也許是錯獎了他吧。

如果再稽考秦以前的文獻，就知道婦人畫眉，並不自嬴秦始，秦以前早就有了。衛風碩人之詩，雖然只描寫那位美而健的婦人眉目之美。沒有特指她的美曾經過人工的修飾，說不定那一對美麗的蛾眉，是天然生成的，也未可知。然而這寥寥四個字，卻隱含有古人早有修眉的好尚或趨勢了——至少當時的人已經很有欣賞眉宇的興趣；不然，詩人為什麼要特寫「碩人」的「蛾眉」呢？既然有了欣賞眉的美的趣味！保就不定天賦稍薄的女人，不費點人工去修飾自己的眉貌。試查先秦別的文獻，便知道秦以前不但已有修眉的風尚，連眉的主要修飾品——黛，也都有了。舉幾個例證，戰國的辯士張儀對楚王說，「鄭周之女，粉白黛黑。」注云：「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皆自然美麗，不使粉白黛黑。」（見戰國策楚策）又韓非子說，「若毛嬙西施之美麗，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見韓非子）這兩位先生的意見是適相反對的，一個說人工不如天然，一個倒說人工有時還勝過天然。到底那一說對，我們不必管他，但戰國時黛的用途，至少已通行於宮廷之間，卻從此證實了。還有，楚辭有云，「粉白黛黑，施芳澤只」（見大招，）又宋玉描寫東家的美人道，「臣東家之子，眉如翠羽，」（見登徒子好色賦）也是一個有力的旁證。我們簡直可以根據這些直接間接的證據，斷定畫眉的藝術，古已有之，不自秦始。雖然要考出一個實在的年代，似乎是不可能，但「先秦時代」這個大概的推斷，是總可以成立的。

自秦以降，以迄隋唐，其間接連出了好些個荒淫天子，風流文士；修眉的風尚，經他們的提倡鼓舞，便一天比一天發達廣播了。劉漢一代，第一個致力於修眉藝術的提倡者，在西漢以漢武帝為首，二儀實錄說他「令宮人掃八字眉；」在東漢以明帝為魁，史稱「明帝宮人拂青黛蛾眉；」在三國則以魏武帝曹操為之冢宰，田縞中華古今注說，「魏武帝詔宮人……作白粧青黛眉。」古語說，「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何況在這個民殷物厚的兩漢時代，還有不少的風流才子，國色佳人，從而推波助瀾呢。在這些風流人物中，張敞和司馬相如，即其表表者也。張敞為妻畫眉的韻事，是人所共知的。司馬相如是漢代古典的「文章魁首，」他的辭賦，不少寫眉的名句，偏生他結識的愛人，恰可又是一個特富眉間天然美的「仕女班頭，」西京雜記說，「司馬相如妻卓文君，眉如遠山，時人效之，畫遠山眉。」（一本作「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這正所謂佳人才子，相得益彰，無怪乎修眉的風氣，盛於兩漢，連號稱質樸儉淑的明德皇后，雖不喜修飾，「眉不施黛，獨左眉小缺，補之以縹，」（出漢劉珍東觀漢記）可見風氣所趨，雖賢者也未能免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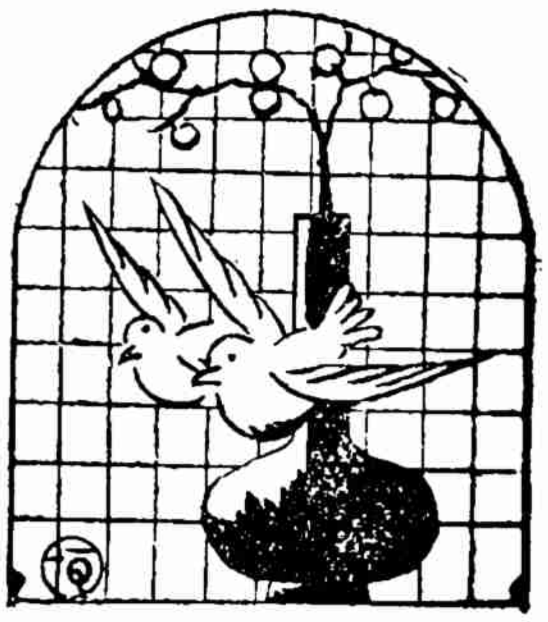
六朝承漢魏之後，兼且風俗淫靡，修眉之風，益繼續發達不稍衰。齊梁之間，尤喜效魏宮的「仙娥粧。」（並詳粧臺記及馬鑑續事始二儀實錄三書）這個時代兩眉的修飾，因受外來的影響，更發生別開生面的新粧，打破古來綠蛾黑黛的成規，而產生「黃眉佛粧」的新式。按面飾用黃，大約是印度的風習，經西域間接輸入華土，其始本施於整個面部。彭汝勵在鄱陽集說得最清楚，並有詩詠其事。序云，「婦人面塗黃，而吏告，以爲瘴病，問云，謂佛妝也。」詩云，「有女夭夭稱細娘，（胡謂婦人有顏色者爲細娘）眞珠絡髻面塗黃，華人怪見疑爲瘴，墨吏矜誇是佛妝。」（據永步大典——北平國立圖書館藏殘本——卷六五二三所引）這種面部修飾，多半從西域胡人傳來，漢人仿其式，初時只塗額角，再後乃施之於眉，在眉史上遂別開新頁，値得大書特書。考南北朝之際，已有額角塗黃的風氣，早開黃眉佛妝之先。其在文學上彰彰可考者，如梁簡文帝有詩云，「同安鬟裏撥，異作額間黃。」又庾信詩云，「眉心濃黛直點，額角輕黃，」便是例證。「一說額上塗黃，亦漢宮妝，」（見明張萱疑耀卷三）又明田藝衡留青日札也說，「蓋黃眉起於漢宮也。」二說均未知何所據而云然。我想塗黃之習，既由西域胡人傳來，華族與五胡接觸的繁密，雖由漢代開端，究不如南北朝的頻數親切，所以與其黃眉妝始於漢宮，倒不如說起於南北朝，較爲近理。況且在漢魏的文藝著故上，絕少提及塗黃的妝飾，而六朝的文獻，則頗多見，故以黃眉妝開端於南北朝之際一說，當較近理可靠。齊梁以降，以迄隋唐，黃眉妝乃風行於宮廷民衆間。這個時代的詩歌，詠黃眉者不鮮其例，如盧照隣詩云，「纖纖初月上鴉黃」；又云「鴉黃粉白車中出，」皆寫黃眉也。司馬標「梅粉粧成半額黃」之句，則寫的是額角塗黃的「佛粧」了。虞世南描寫隋煬帝的寵姬袁寶兒色，「學畫鴉黃半未成，」活畫出一個髫齡美女的稚態。讀者此可知「鴉黃眉」與「蛾綠眉」都是當時最時尙的眉飾。此種受外來影響的新妝，到了五代後周之世因在上者施行經濟政策，禁民施粉黛，便愈加風行一時。蓋修眉的黛，自漢以後，來自波斯，我國江南雖有出產——徐陵玉臺新詠序所謂「南都石黛最發雙蛾」者是也——究以仰給於外來居大部分；而波斯的「螺子黛」價値昂貴，在隋唐時，據顏師古說，每顆「値十金」（見隋遺錄卷上）在淸代，據陸次雲說，且「每顆價値千金」！（見八紘繹史卷二）五代兵戈擾攘，民生彫敝，物力不充，周元之世，甚至熔佛像以鑄錢幣，則國庫的空虛可知。當此物力艱難之世，豈容再耗財力於眉間的修飾。故「周宣帝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眉墨妝。所謂鉛黃者，以此歟？」（見孔平仲雜說，據永樂大典卷六五二三所引）宋周密因家藏墨妝圖，而考知宣帝禪位時，始頒粉黛之禁，其說云，「余家有墨妝圖，不知所出。後見周宣帝傳位太子，自稱『天元皇帝，』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眉墨妝，方知所出。」（見志雅堂什抄卷下）實則黃眉墨妝，並不限於民間，卽宮中亦有作此式者，溫庭筠靚粧記說，「周靜帝宮人，黃眉墨妝」（據說郛本）卽其明證。又疑耀（卷三）也說，「周靜帝

時，禁天下婦人不得用粉黛，令宮人皆黃眉黑粧。」張萱接住又說，「……黃黑俱眉飾，未嘗廢黛也。……黛色或以點額，或以施眉；黃色或塗額上，或安屑角，古人媚妝，隨意皆可。」（見仝上）據此，後周雖頒禁令，結果只促進了「鴉黃眉」的發展，卻沒有遏止修眉的風尙。不但此也，禁施黛還有一個意外的結果，便是促成民間發明別種廉價的修眉品，以代替珍貴的波斯螺子黛，這便是薰墨和木炭之類。宋朝名妓瑩姐卽善用薰墨畫眉的名手。（詳下文）

隋煬帝與周宣帝恰可立於反對的地位。宣帝禁施黛，而煬帝因愛秀眉美人吳絳仙的長眉之故，令宮人效爲長蛾眉，至不惜加重徵賦，日給螺子黛五斛於宮人，不足則雜以銅黛。（事並見顏師古隋遺錄，杜寶大業拾遺記及煙花記）這個消費量，眞是可驚。此外隋宮還有一種眉飾，便是上官昭容所創作的「眉間俏」。據沈自南的藝林彙考服飾編卷四說，「又有眉間俏者，卽古之面花。蓋起於上官昭容，飾之以掩黥迹。……今又以翠羽爲朱鳳，梅花，樓臺之狀，小巧精妙，間於眉心，能益妍麗，故曰俏也。」觀此，「眉間俏」只是一種妝飾物，並不是畫上去的。不過我們卻不能不佩服上官氏的獨出心裁，聰明絕頂，而「眉間俏」這個名色，也香豔之極。

唐承隋後，自貞元中，卽開齊黛畫蛾眉之風，（並見宇文氏妝台記及續事始）不過到了著名的風流天子李三郎時代，此風更蓬蓬勃勃地發展開去。楊愼外集說，明皇有眉癖，「令畫工畫十眉圖，給宮人做修眉的範式。」惟據宋人的說法，則十眉圖實出自西蜀。如蘇東坡有詩云，「成都畫手開十眉，橫煙卻月爭新奇。」又陶穀淸異錄亦云，「西蜀有十眉圖。」到底還是玄宗幸蜀時令成都畫工畫的，抑或先已流行於蜀中，而後傳入明皇宮裏呢？這個疑問此刻我尙未能解答，當再考。

但開寶間的十眉圖，到底還趕不上宋朝一個妓女的「百眉圖」來得多樣奇巧。淸異錄說，「瑩姐，平康妓也，玉淨花明，尤善梳掠，畫眉日作一樣。唐斯立戲之曰，『西蜀有十眉圖，汝眉癖若是，可作百眉圖。更假以崇年，當率同志爲修眉史矣。』有細宅（一作宅）眷而不喜瑩姐，謗之爲『膠煤變相。』自昭哀來，不用靑黛掃拂，皆以善墨火煨染指，號薰墨變相。」「眉史」一詞，卽從此起；後人拿此詞來做妓女的專指代名詞，實在無理。可惜瑩姐的「眉史，」也許因缺乏同好，竟沒有修成，後世的文人，又不屑爲之，直留至今日，小子才不揣愚陋，草成了這篇。自宋以後，眉史已無特出之人，也沒有大事可紀，惟修眉的材料，則代有改良進展，從此遂轉入「黛史」的時代，此層當另作姊妹篇黛史一文，詳細紀述。



女性與美容

——女性之話二——

仲華

從封建社會進到資本主義社會，女性始終沒有離開做性的奴隸或玩具的地位：這從女性的依然以容貌的美作爲生存的主要條件，就可知道。雖然有人會拿『女性天生好美』的話去掩藏女性美容的動機，但那種欺騙是完全徒然的。

在我國早先的封建時代，女性是做着十足的奴隸和玩具的時候，有一句很坦直的話：『女爲悅己者容。』時代進步了，在我們的文明中，女性已享有較大的社會的自由，於是一個要把女性取來玩弄或作爲奴隸的男子便換了一種更狡滑的說法，『女性是美的化生，』或者稱一個女性做『美的女神。』這種話，在一個希望以容貌的美換取生活的女性面前，非常容易取得成功。

都會女性職業的發達，並沒有減少女性的美容熱，而反增加她們的美容熱。女性進入職業時，容貌的美依然是一個主要的資格條件：在性的結合上，女性容貌的美也仍舊是一個最大的要件。就在去年，南斯拉夫首都女子大學的女生曾經爲了學校當局的禁止施用脂粉，而發起一個爲美容權利抗爭的大運動。那些都會的女性很率直地舉出她們必需美容的理由說：『畫眉，燙髮，施臙脂，塗口紅，在選擇夫君和進入職業上，我們覺得比一張學業文憑還重要。』職業界對於女性雇員的容貌美的重視，則可以從招請女性職員所標示的資格中看出來。去年秋間日本東京最大的百貨公司招募數十個女職員，廣告中標明三個主要的條件，所謂「愛嬌豐富」乃是列於「學問優良」和「品性溫和」之前的第一條。

在這種情形下，女性的美容乃發展成爲現代都會中一種很繁榮的事業。這種事業的花樣的繁多，也超過其他任何的事業。在都會的街上，有千百種化妝香品展陳於裝璜得最精巧的櫥窗中，與其他日用必需品競奪顧主。化妝香品甚至流入最遠僻的鄉村，而漸漸誘惑了勤勞樸質的鄉村婦女。還有，爲女性而設立的美容院，則一天一天地增設起來，終至多過於爲女性的職業和教育訓練而設立的學校。在歐美的大都市，據統計所示，每天每百個婦女中有一人要進美容室；平均計算，歐

美每個婦女一年中用於購買化妝香品的金錢，至少需五十金元。這種有趣味的統計在我國可惜還沒有見過，但一般婦女和化妝香品的關係，恐怕已是很密切了吧！

近代科學知識和發明的進步，也沒有改除女性美容這種虛僞的奴性習慣，而反加甚或變惡了這種習慣。這是一個非常可怪的事情。其實，美並不是一件不應該求的東西，因爲健全的美——不是虛僞的造作的美——乃是藝術上所最崇敬的。根據科學的發見，自然的陽光是增加人體膚色美的一大要素；陽光中的紫外線，會把蒼白的皮膚塗上一層豔紅的色彩。還有，適度的運動和勞動，會使人體各部的肌肉器官在最良好的狀態下發育起來，而構成所謂「健而美」的形態。然而這種增加美的方法，卻不大爲女性所注意。女性照舊在化妝和美容商人的勢力下造成她們容顏的機械美。濃厚的脂粉代替了陽光的紫外線，在敷上她們虛僞的膚色。美容室中各種騙人的手術，則代替了運動和勞動，在改變她們的形態。

關於美容室中各種欺騙女性的手術，特別值得注意。因爲這顯示了目前時代的女性，正和從前時代的女性一樣，不惜從肉體的殘傷中，求取虛僞的或奴性的美。我們文明中的女性譏笑着原始野蠻女性的穿鼻孔，戴耳環，西洋的女性嘲弄着中國舊日女性的纏足和束胸，認這種從肉體的殘傷中去求美是奴隸女性的特色；但是新時代的女性卻在科學的招牌下，假借新式的美容院，用刀圭完成殘傷肉體的奴隸美。削去足旁的肉以求其纖小，割去腿部的一部分肉以減其臃肥，用骨接入鼻內改平塌鼻，甚至以藥水蝕去老的面色換一副新的顏面：在這科學進步的時代，女性殘傷肉體以求美的情形，竟發展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

現代美容手術的發達是從歐戰後開始的。這種手術的多半是歐戰中醫治殘廢兵士的「改形外科醫」(Plastic surgeon)。這種改形外科醫本來是以救治殘廢的兵士使恢復身體各部分的器官或機能爲職務的，但到了戰後殘廢的人減少，乃變而流於助女性殘傷肢體以求美的職業。據一般人說，這種改形外科醫中也確有幾個手術精良的。他們的手術表演，很有使人稱奇的地方。但無論如何，這種施刀圭於完好的肌膚以造成所謂美的技術，終不過是科學的變態應用。這種變態的事業，也祇有在女性做着性的寄生者的社會，纔能發達。

這裏我們暫且舉一個美容手術的例子，看看它的實在情形。據去年十一月號的美國新共和雜誌所載，在紐約市本薛爾佛尼亞飯店的大跳舞廳中，曾經有過這樣的一次盛大美容表演。表演手術的是一個改形外科醫，自願受手術試驗的是一個六十歲的老女優。表演的手術是把這老女優的一副「鷄皮鶴顏」剝去，換一副白嫩的童顏。動手時那改形外科醫先把女優的兩耳邊到頭旁塗一層碘酒，再繼着面部的四周注射一種新科卡因 (Novocaine，化學方程爲 $C\ H_2\ O_2N_2HCl$) 的局部麻醉劑，接着就像剝香蕉皮一樣把那女優的蒼老面皮一片片

割下來。割完之後，在四周用線縫好了。那女優的面貌一時果然變成紅嫩細緻，像她青春的時候一樣。據說，那天有一千五百個好美的女郎在場看這個表演，她們都爲這表演的神奇技術作了義務的宣傳。

但若使有人知道了這樣的一次手術取價若干，那就會非常的吃驚。這樣的手術每次至少需五百金元，有時會貴到一千金元以上。而割過後的嫩顏能維持的時間，則不過五六個月。五六個月過去後，嫩的面皮已回復蒼老的舊觀，皺紋也完全出現，有時皮膚反更變黯黑些。可是，雖然改變後的容顏不能持久，但爲換得五六個月的美觀，每年有幾百個女性到每個這種改形外科醫的美容院中去行手術。

因爲女性美容熱的增高，美容院的設立乃愈見增多。並不是每個美容院有精良手術的改形外科醫，許多是靠廣告宣傳誘騙女性的金錢的。被這種美容院所騙的女性，非但失去了金錢，而且會使原有完好容顏受到毀損。因爲手術的不精良，或者行手術時消毒不周到，受術的女性常感到非常的苦痛，或者割開的皮膚竟發炎起來，苦痛了多時，還結成長而且大的疤痕。

例如，有一種美容院宣傳能不用手術而用藥水或藥膏塗在面上。把皮膚消蝕去，變成白嫩的童顏。這種方法取價當然低廉些；於是有着美容的熱望而經濟力較弱的女性就會去嘗試。藥水或藥膏塗上去後，據說須二三星期方能完全見功；但在這時期內，烈性的藥水或藥膏刺戟着皮膚，有時發燒苦痛到難受，更不幸時則面部都浮腫起來，結果留

下了不美觀的痕跡。

據所謂美容專家的宣傳，塌平的鼻樑或低的鼻尖也可以用手術變高。改高鼻樑或鼻尖的方法，普通有二種：一種是用白蠟狀的 paraffin 注射到鼻部的皮膚下，使它成爲隆起；一種是用一小根新鮮的骨，從鼻孔內接進去，使鼻的外形突出來。那斑美容專家說這種方法絕對安全，但據有過經驗的人說，paraffen. 注射入鼻部皮下後，有時會發生毒性的反應，結果面部浮腫起來，要過許多時候才能恢復，更不幸的是 paraffin 的反應發現於皮膚的表面，而致鼻部變了赤紅的顏色。接骨需要極高明的手術，這手術行得其法，結果並不壞，但在不精明的美容專家手下，會使受術者遇到很大的危險。

足部或腿部臃肥過度，步履形態便帶笨重，於是所謂美容專家乃宣傳可以割去一部分肌肉，恢復纖小的形狀。實際上，這正和我國婦女的纏足一樣，不過一者是一時速成的殘傷身體以求「美」，一者是慢性的殘傷身體以求「美」而已。許多西洋好舞的女子願受這種手術。普通的方法是割去足旁的一部分肌肉或腿肚的一長條的肌肉，重行縫合，待割破處收口，便成功了所謂「纖小的美。」但在足部或腿部施行手術時，很易傷到重要的筋。好美的女性如不幸而在受手術時傷了筋，那本來健好的肢體，結果竟會變成殘廢的跛子。

這種不幸的事情並不是沒有的。在二年前，法國巴黎發生了一個女郎和一個美容醫生訴訟的案件。訴訟的原因是那女郎的足被美容

醫生行手術時割壞了,結果走路時有了跛的樣子。那女郎明白說出她「把美看作生命」,割壞了這足後她在謀生和婚姻上便不能有如意的希望,因此她要求法庭判被告賠償她七千法郎的損失金。但法官卻很公正地判決了這案件:他認爲那美容醫生固然玩忽業務,應受處罰,那女郎把健好的足去求醫行手術,自己卻也應負一半責任;所以判了那醫生賠償原告所要求的半數的損失金,就是二千五百法郎。

上述的故事曾被傳爲女性美容熱的潮流中的一段插話。這插話深刻地譏刺着女性美容的矛盾行爲,同時也顯露出她們美容的低劣動機。爲了生活和求得男性眷戀的關係,那女郎竟不惜把自然所賦與她的完好的肢體,供美容醫生的刀圭的試驗。而結果不僅她的低劣動機被美容醫生所玩弄或利用了,甚至她還受到意外的傷害,把原有的健全形態毀損去。這不是可憐麼?但最可憐的是雖然有這樣的好教訓,雖然有不少人暴露着所謂美容的騙局,而不惜冒着險,忍着痛苦去求美的女性熱鬧如故。這將教人怎樣去解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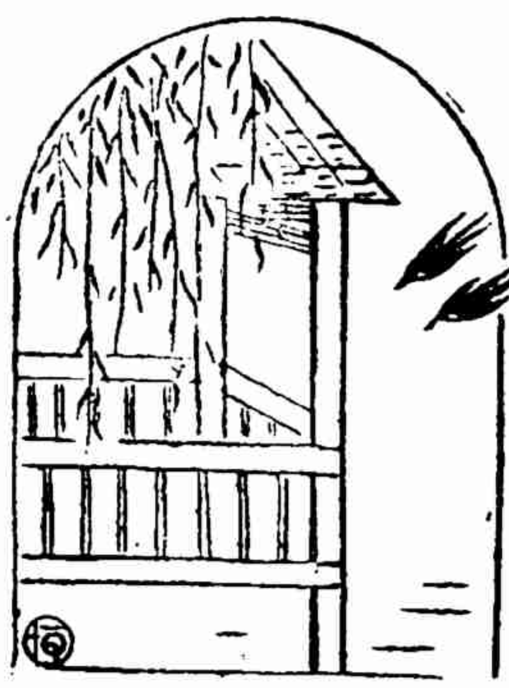
實在說,目前都會美容事業的發達,是顯示着有閑階級婦女或寄生於男性的婦女的增多。從這種現象,我們還可以看出目前社會所求於女性的,不是她的健全身體所具有的種族本能,也不是她的有訓練的頭腦手足所具有的生活技能,而是供男性玩弄的所謂美和性,化妝香品的流入學校家庭,多於供給知識的書本,美容院的遍設於都會市鎮,多於訓練女性職業技能的機關,便是由於這種原因。

美是一個崇高的名詞。美是世界上任何人所應該追求的——不論女性與男性。但崇高的值得進求的美必然要是天然的和健全的,而非造作的和病態的。正如前面所說過的,自然的陽光,適度的運動和勞動,乃是造成天然的和健全的美的要素。現在已有較多的人相信日光是治療疾病和強健身體的一種最有效的力量了;女性把金黃結實的皮膚看作美麗,把蒼白寬弛的皮膚看作病態的,也漸漸多了。一個近代的科學家說,在顯微鏡底下把一個勞動者的皮膚毛孔和一個滿塗脂粉的女性的皮膚毛孔比較起來,則前者不知要比後者清潔多少。這話是很有理的。女性要到何時纔能完全脫離傳統的美容觀念的支配,而認識這種新的美呢!

(完)

歐哈脫女士大西洋飛行記

伯珩



一九二八年以世界女性中第一個飛越大西洋而成名的歐哈脫女士，在本年又單身駕着一機飛渡了大西洋。這次的飛行她事前極少準備，又不預給許多人知道，結果竟能順利地衝破了美歐二大洲間的萬里長空，不能不說是一件可驚的事蹟。歐哈脫女士的成功，據她自己說，是全憑了堅固的自信和向前的勇氣。她告訴人，任何事的成功需要自信和勇氣。她把自己飛渡大西洋成功的故事寫出來作為一個證例給人看。

有人問歐哈脫女士為什麼她要飛渡大西洋，她的回答是『就因為我喜歡！』

於是她解釋這句話，一件冒險的本身就有樂趣，這種樂趣乃是促使人去從事冒險的原動力。她說，像許多人所舉出的種種理由：促進國際友誼，提高女權，為名譽，為金錢，為科學，以至為發展航空事業等等，在她都不覺重要。她有一種單純的慾望，就是要達到飛渡大西洋的目的。

接着她講起這次的草草的準備。帶在身上的是一襲綢衣，飛行帽，一套皮的飛行衣和一個防風器；到歐洲後換什麼衣服，並沒有預先想在心上。沒有預先告訴人在歐洲歡迎或照料她，也沒有通知各個報紙。隨身祇帶二十塊錢的鈔票；在空中的食品是一熱水瓶肉湯和一罐番茄汁。她說飛到歐洲後衣服和用度本來是不必愁的。額外的衣服和食物，徒然增加不需要的重量和分心。預先把消息發表，尤其會增多麻煩。例如，記者的訪問，親友的勸阻和慶賀，以至商業界的來接洽廣告等等麻煩，將使她把飛行中所預期的樂趣打一個很大的折扣。所以她決定守着祕密，不告訴人。

這樣，她乃以全副精神和力量集中於這次飛行的本身的準備。她有一架很可靠的機件着她多年，已經非常的斷熟。這機新近還裝了一個最新式的好馬達。替她照顧裝置的是很有名的飛行家和飛機師巴爾欽（Bernt Brechen）巴爾欽在那時正預備和愛爾斯華綏作北極的探險飛行；他的替歐哈脫用心裝置和試驗這新馬達的飛機，一點也不引起人例外的注意。歐哈脫也就在巴爾欽的指導下，把新的馬達玩得非常的熟練。

長途飛行最難的一點是在黑夜中或濃霧中作「盲目」的飛行。這非經長久和用心的練習不可。不經充分練習的飛行者，在黑暗或模糊的空中會錯亂了方向，把向下認作向上也有的。那當然會有非常的危險性。歐哈脫女士最用心練習的是這一種。她說起一個醫生教她盲目中辨別方向的情形，很有趣味。醫生教她包住了眼睛，坐在一個無聲的旋椅上，先把椅子旋向左，問她那個方向，她覺得了，說「向左」。過一會醫生又問她那個方向，她似乎覺得在向右，就說「向右」。取開了包在眼上的布，醫生教她自己認認方向，原來椅子並沒有轉動。還有包住了眼睛教她向前直走一百步，結果張開眼睛來看時，總是很偏着左方或右方去了。歐哈脫女士說，在長途飛行中這種辨別方向的能力，非常重要。她是靠了長久的練習，在萬里的雲天中飛過去，纔不遇到意外

的危險。

於是她再說起她最初學飛行和第一次飛渡大西洋的故事。歐哈脫女士最初對飛機發生興趣是一九一八年當她在加拿大吐侖托城戰時醫院中作看護的時候。最初帶她飛行的是後來在飛行界造成飛空速度紀錄的著名機師呼克斯。有許多人阻止她從事飛行這種危險的「非女性」的事業，但不能減少她對於飛行的興趣。在一九二〇年，她在電話公司辦事，把賺來的錢去學習飛機。當他第一次上空獨飛時，因爲興趣太濃，竟在五千尺以上的空中翺翔了好一會，把在地下看着的教練員陪她出了一身冷汗。

從一九一九年阿爾柯脫與勃朗自紐芬蘭飛達愛爾蘭到現在，駕着重的飛機跨越北大西洋的，共有五十八人。歐哈脫是其中唯一的女性。她在一九二八年造成這奇蹟。當時伴她飛行的是斯德爾茲 (Wilmer Stultz)和戈登 (Lon Gordon) 二人。他們所駕的飛機是著名的「友誼號」，從紐芬蘭的脫里巴塞起飛，到威爾斯的波萊港降下。但在實際上當時歐哈脫女士不過是「坐」着飛機越過大西洋而已，眞正自己「駕」着飛機越過大西洋，是在今年的一次。

一九二八年歐哈脫的飛越大西洋，是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當時她正在波斯頓的一個機關中辦事。一天，有一個不相識的名叫賴萊船長的人打電話給她，問她可願意參加一次帶有多少冒險性的飛行。她查了人名簿，覺得這人很可靠，於是就去會見他，會見所知道的事實是這樣，有一個生在美國的英國富婦居斯脫夫人 (Mrs. F. Guest) 願意出錢發起一次大西洋飛行，以促進她的母國和所在國的友誼。她已經購置了一架三馬達的大飛機，定名爲「友誼號」，而且選定了斯德爾茲和戈登二人做飛機師。但她還要一個美國的女飛行家伴着飛去。因爲歐哈脫女士在那時已經造成了女子的高飛紀錄，她就被選中。

據歐哈脫女子自述，當時的經驗她一生也不會忘記。機身飛騰在太空中，超越了她所達到過的高度以上；上有雲，下有霧，水氣蕩漾在機的四周。爲着安穩，機再騰高些；更高處氣候更冷，水氣在機身的四周結着晶瑩的冰。冰增加了機的重量，又發見不平穩，乃再降低些，取些暖氣，融解四周的冰塊。下面的濃霧把機迫上，上面的冰雲又把機壓下；在這樣的狀況中奮鬬前進，是擔着千種的危險，也有着千種的樂趣。

當時的起飛，降地和中途較難的飛行都是斯德爾茲駕駛的，歐哈脫女士祇在中途的平順飛行時給斯德爾茲換換手，讓他休息一會。但平順的飛行實在很少。當時歐哈脫女士對於盲目飛行還毫無經驗，在黑夜和濃霧中，她只能縮在一角，不敢動手。她眞是機中的一個多餘品。當時一個英國報紙很不客氣的形容她說，『斯德爾茲和戈登正像帶着一頭小羊飛過大西洋呢！』歐哈脫女士承認這情形，但她覺得在黑暗的空中看見二個人奮着最大的勇氣駕機衝向前途，眞有說不出的可驚佩的地方。這次勇敢的表演給她造成一種堅決的志願；她也要這樣勇敢地駕着機飛過大西洋一次。這志願她在今年終於實現了。

麻洛哥「黑欄」中的婦女

華君

非洲是一個黑暗的大陸，在那裏原始的野蠻文化和殖民者的侵略文化構成了一幅慘淡的畫圖。在這慘淡的畫圖中，婦女是最被壓迫的一種人。在非洲東北部的海岸，靠着地中海和遠遠對着阿剌伯的一帶地方，有回教的文化傳入。這種文化加深了非洲婦女所受的苦痛。這裏要講的麻洛哥，便是有着原始的，殖民的和回教的混合文化，而是婦女最受壓迫的地方。

麻洛哥是在非洲北方的海岸，現在受着法國和西班牙二種勢力所支配。在幾世紀前，回教徒從阿剌伯衝入歐洲，勢力甚至發展到西班牙半島，一部分繁殖於西班牙名叫麻爾(Moors)的回教徒，渡過了地中海再繁殖於麻洛哥。於是麻洛哥也有着巍峨的色爾丹城堡，與隔海阿剌伯的色爾丹城堡遙相對峙。這種城堡中有着著名的「黑欄」(Harem)是千百個女奴被幽囚終身的地方。

歐洲殖民者的武力侵入麻洛哥後，色爾丹的勢力已經漸漸消亡。現在色爾丹著名的「黑欄」中的婦女，在她們的所有者死後，都已脫離了黑暗的活地獄，重見天日了。她們有的已經解去了面冪。但一般的狀況，則還是在錮蔽和迷信的風氣的包圍中。在民間的許多「黑欄」中，婦女大半仍舊過着幽囚的生活。

一個法國軍官的妻子，西拉里夫人

世界婦女新訊

勃克夫人在紐約

以大地這部描中國農村生活的小說得美國的波里茲文學獎金而成名的勃克夫人，於數月前偕她的丈夫勃克教授同回美國。他們在紐約受到非常熱烈的歡迎。許多文學團體開歡迎會，請勃克夫人演講。新聞記者不斷追尋着這位在美國成名的女作家，要從她的口中覓取一些好材料。

紐約時報的記者胡爾夫(Woolf)曾和勃克夫人作一次較長的談話，問到她在中國的生活情形。勃克夫人說起她跟她父母從美國佛琴尼亞州來中國，幼小時候的生活都是在中國的鄉村過去的；因爲有一個中國的保姆，她有機會聽熟了中國農村各種新鮮的或神奇的故事。後來她被送到上海進西童學校讀書，十七歲時第一次到歐洲，接着就轉回佛琴尼亞進拉爾夫麥康大學。畢業後，她重來中國。她和她的丈夫在南京金陵大學教書。

勃克夫人對於中國的文化，非常讚揚，但她對於中國文化的認識似乎者較一般的西人了解得深。她說起中國的文化將永不爲西方所屈伏，也說起一般西人都不大能認識中國。

勃克夫人有許多中國的女朋友，卻很少西人的女朋友。她說起中國的婦女年來因爲法律地位漸漸的改進，較以前

(Mme Henriette Celarie)，曾經隨她的丈夫在麻洛哥居住過多時。她和麻洛哥的婦女有很多的接觸；她甚至進入了她們的「黑欄」，看看裏邊的情形。自然，這已不是早先完全黑暗時代的「黑欄」了。但西拉里夫人卻因這機會聽了許多神祕，新奇和可憐的故事。那些「黑欄」中的麻洛哥婦女所感覺的最大的痛苦，並不是什麼殘酷的待遇，卻是長年幽囚中肉體和精神上所感受的苦悶。她們把這種苦悶都洩露給西拉里夫人。在一冊名叫在麻洛哥圍牆內的書中，西拉里夫人又把麻洛哥婦女這種故事寫了出來，使世人大略窺見了「黑欄」裏邊生活的情形。

據說，在麻洛哥，所有的少女都不准走出門外，會見任何生人。少女的眼不能接觸到任何男子。她們甚至不能會見任何婦女，除非是自己家裏的。這樣，那些「黑欄」就有了最大的用處。在很高的圍牆裏邊，最後面的一排房子，大概是「黑欄」的所在地：這裏每家的婦女都在過着幽囚的生活。

男子離家時，「黑欄」門上的鑰匙通常是帶了走的。一般家中都養着奴隸；主人離家時就囑咐奴隸監視着「黑欄」。回到家中時，主人會細細盤問那些奴隸「黑欄」中的婦女會幹了什麼不端的事沒有。這裏對於婦女的不貞是看作大逆不道的。

不貞的婦女不能在麻洛哥做人——雖然她們本來所過的已經是近於非人的生活。男子離棄妻子有絕對的自由，但被離棄的女子回到父母家中，父母會把她們看得比最低下的奴隸還不如。如果有人願把那退回來的女子再娶去，那做父母的便要看作最大的幸事。娶這種女子去時是全不需要錢的。

但是這樣對於婦女的束縛，卻沒有完全防止她們作「不端」事情的機會。據西拉里夫人說，長年在「黑欄」中的幽囚，倒反增進了麻洛哥婦女的許多智慧。在扮演祕密的戀愛劇上，麻洛哥的婦女沒有比外邊文明世界的婦女遜色。她們知道怎樣避過丈夫或父親的眼睛；怎樣免去他們的懷疑，和怎樣尋機會

稍幸福些。不過一般的說。則仍舊很受束縛。她指出舊日中國的妾制，現在已不通行了，但婦女在家中雖沒有爭奪愛情的對手，因爲離婚的增多，被遺棄的很多感受苦痛。

雖然走在熱鬧的紐約市中，勃克夫人始終戀念着清幽的園林生活。她說她和勃克教授在南京住的是一所舊的磚造房屋，有一個大園，他們在花木之間工作遊戲，非常快樂。同到了美國，她卻不在都市而在赫得遜河上尋得同樣的一個小田園，過着農村的生活。她說：『我覺得不論在中國或美國，始終是一樣好的大地。』

勃克夫人在紐約一個歡迎會中演說中國的舊小說，很得好評。她現在正着手翻譯中國的水滸傳。但她對於中國許多新作家的只把眼光看着西方，表示不滿。

大地在美國極受美國人士的歡迎。一年來這本書的銷數步步增高。這大概就是勃克夫人所以得波里茲獎金的原因了。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對大地是批評多而讚美少。但據一般的觀察，許多批評中只有一個高鼉作者的意見是很中肯的。

（愉）

反對甘地的美國女記者

大部分人崇拜甘地。婦女崇拜甘地甚至有像英國的斯萊特女士這樣熱烈的。但竟有一個非常反對甘地的女子。那是美國的一個女記者肯達爾夫人(Mrs. Patici Kendal)。肯達爾夫人曾在印度多時，寫有一書，名爲隨我來認識印度，把印度說得非常的不好。今年英帝國渥太華會議召集時，她隨着印度代表到加拿大。她在許多人面前讚揚印度總督威靈頓的統治方法，同時刻毒地批評甘地。她的談話怪誕得非常驚人。

窺見圍牆外的男子。

麻洛哥有着著名的麻爾人浴池，關於這種浴池有着一種特異的風俗，就是，當做妻子的向丈夫請求允許她到浴池去洗澡時，丈夫必定要允許，雖然別的任何請求都可以不允許。這當然是做妻子的心可以野一下的機會。麻洛哥的男子也知道戒備這機會。做妻子的向他們請求赴浴時，照例是允許了；但他們立刻把全個池子定下來，防備同時有別個壞女子去入浴，把他們的妻子誘壞了。入浴的時候是在晚間，有大隊的奴隸隨着去，遠遠佈置在池子的四周，遵他們主人的命令戒備着。然而就在這樣的戒備中也可以演出多少故事來的。

西拉里夫人敍述着這樣的一個故事。在一個春天，樹木正抽着綠的芽頭。這是一個惱人的天氣，「黑欄」中的婦女尤其覺得。於是有一個婦女偷偷爬上了屋頂。她從圍牆頂上望見鄰家的一個男子，那男子也望見了她；二方面交換了一個招呼的暗號。接着，這婦女就向那男子發出一個古怪的要求，叫他每天用幾桶水把門前的地面冲光些。那男子答允了這要求。

幾天後，這婦人向她的丈夫請求要到麻爾浴池去。當然她的丈夫允許了她。夜半前，大隊的奴隸隨護着她出發到浴池去。過着那鄰家男子的門前時，地上一滑，把她摔倒了，她呼着痛說足骨跌斷了。奴隸們趕快把她抬進那男子的家中。她趁着這機會幹了一件冒險的事情。

奴隸們常常是「黑欄」中的婦女的同謀者，他們參與着許多的秘密勾當。

西拉里夫人敍述過另一個故事。一個養着許多奴隸的男子，選了三個女奴做他的妾。那三個女奴名叫法脫瑪，瓊哈拉和卡伊太；其中卡伊太是比較受寵的一個。法脫瑪和瓊哈拉妒忌卡伊太的受寵，使卡伊太非常不快，很想報復她們。法脫瑪和瓊哈拉都和男奴們有往來。一個晚上，當她們各自把一個男奴引到房內的時候，卡伊太告訴了她的「丈夫主人」

肯達爾夫人把甘地形容做一個「巨憝」，稱他爲「世界上一個最危險的人，」因爲甘地「愚弄」了前任印度總督歐文爵士。她讚美現任印度總督威靈頓統治印度的手段，說「他知道印度人的力量和弱點。他的統治方法是威恩並施，而結果很能使印度人服貼。」關於甘地的被捕，她說「這個作惡的搗亂份子，爲印度着想，還是平安地放他在獄中的好。」

但這個女記者不免要失望，因爲現在印度政府竟把這個「作惡的搗亂份子」平安地送出獄來了。 (愉)

英國首相的女兒做醫生

英國首相麥唐納，有二男三女。大兒子在國會中任事，小兒子是建築家，大女兒在倫敦爲他料理家務，小女兒還在牛津大學讀書。第二個女兒名瓊安(Joan Macdonald)今年得到愛丁堡大學的醫學士學位。她已決定和她的未婚夫共同營醫。她未婚夫名麥克金納(Dr. Alastair Mc Kinnon)是她在愛丁堡大學的同學。瓊安女士對於家務，並不十分熱心，很喜歡運動，而是一位銳敏的打獵家。她和她姊妹們同樣的有着健全的身體，歡喜在野外活動。 (元)

海倫凱勒的新榮譽

以特有的智慧和超人的毅力戰勝天然的殘廢——盲聾——而成爲現代一個活的奇蹟的海倫凱勒女士，於今年夏間從美國到倫敦，接受格拉斯哥大學贈給她的法學博士學位。英國是凱勒女士的舊遊地，二年前她曾和她的終身伴侶兼教師麥賽夫人(Sullivan Macey)同來過。麥賽夫人曾和凱勒女士相伴四十五年，實際上她是爲凱勒女士「捫

那男子衝到法脫瑪和瓊哈拉的房中，不意一個男奴在急慌中用燭台把他打倒了。二個男奴都乘這個機會逃去。這樣吃苦的當然是法脫瑪和瓊哈拉了；她們覺得這個禍事要她們去頂受，不如爽性把那受傷的男主人結果了。事後法脫瑪和瓊哈拉依然不能脫去這禍事的干係。

許多麻洛哥男子是把蓄着的女奴作為妾，或者隨便蹂躪她們的。女奴的來歷很可憐，她們大半是人家的女兒，在幼小時被販奴的拐去或綁架去賣給她們的主人的。販奴事業在非洲海岸很發達，麻洛哥也是一個很大的販奴市場。麻洛哥人家的孩子在街上走或門前玩是很危險的；作販奴勾當的有時甚至會衝進人家，把女孩騙出門，藏在雙層的竹籃中，送到奴隸市場去賣。

麻洛哥最大的奴隸市場是在拉巴脫(Rabat)地方，每日午後開市，待賣的奴隸——大半是女孩——就被陳列着聽購主選擇。這是「黑欄」中的女奴的主要供給處。不過，據西拉里夫人說，自從「黑欄」的制度漸漸衰頹以來，奴隸市場也沒有以前的盛況了。



東方各國勞働婦女之近狀

干友

土耳其

土耳其的勞働婦女在世界大戰後才被吸引到民族解放的運動中去。在一九二〇年曾組織一個幫助民族自衛的婦女聯盟。在婦女聯盟的隊伍中有很多農婦參加，積極地執行前線和後方的工作。現時土耳其婦女所過的已經不是幽居簡出的閉塞生活，

眼」和「復聰」的一位奇蹟的創造者，這次凱勒女士到倫敦，仍舊和她同來。

凱勒女士這次在英國受到異常熱烈的歡迎。英國國立盲人學院，特別舉行宴會為她洗塵。她參觀了該院的圖書館，一班盲男女正在為病人按摩的房間，和用電氣訓練盲聾學生的教室內。用電氣訓練盲聾是比較新的一種方法，已經得到滿意的成功。宴會時有許多名人陪伴着，毛里柏格夫人(Lady Maurice Paget) 代表全英國的女子向她表示敬意，對於她的用堅毅的意志戰勝生理上的缺陷，非常欽佩。柏格夫人講起她在美國初次遇見凱勒女士時的情形。她說，「她把手指放在我的脣上，我們就和普通一樣的談話着。那時她正從外面回來，很有興趣的告訴我樹林中的春景，和春天生活對於她個人生活上的影響。」她又說起凱勒女士學業上的成功，說她知道德法拉丁希臘各種語言。柏格夫人所講的話，凱勒女士都能一一的記下來，沒有遺漏。

麥賽夫人坐在凱勒的旁邊，用手指在她的手掌上輕輕的按捺，這是一種用以速記演說的方法。

麥賽夫人因為自己的目光很不充足，所以曾經在盲人學校中受過教育。她遇見凱勒女士時，凱勒女士還祇有六歲，但是已經盲而且聾了。她先教她用手來拼 Doll 這個字；在一個月之內，凱勒祇學會了十三個字。有一天，當她知道了 Cup〔杯子〕和 Watetr〔水〕的不同時，突然地開了智慧的竅，就在那一天的晚上，她竟學會了五十個生字。

凱勒女士相信她自己能和別人一樣的用口來學習言語。她把左手放在麥賽夫人的面上，大指放在她的喉頭上，其餘的手指放在她的面頰上，脣上，和鼻子上。麥賽夫人每說一

她們已有佔據社會地位的權利。她們把傳統遺下來的面罩也揭開了；她們已經可以光頭露面跑到街上。一九二四年在土耳其曾頒佈一道取消多妻制的法令。有產階級的婦女已獲得受教育的機會。但在土耳其總統基瑪爾的改革之下，女工的生活狀況依然沒有多大的改善。每天工作要十小時至十二小時。還沒有婦女勞働保護法。組織在職工會中的婦女也很少。在土耳其到現在還未看到社會主義的婦女運動。農婦的生活非常痛苦。她們完全在經濟和生活的重壓之下過日子。

波斯　波斯的農婦受地主的剝削壓迫，她們差不多都是不識字的，在家庭生活中完全處於無權利的地位。面冪現在已經不帶了。因爲經濟的原因，多妻制現時已逐漸消滅下去。在波斯南部半游牧部落的婦女，因非回教徒的婦女，比較自由些。波斯因爲缺乏大生產，所以婦女很少參加經濟的生活，而受着家庭的束縛。這也是波斯社會運動很大的缺點。就是資產階級的婦女運動在波斯也不見得發達。

敍里亞　敍里亞的婦女參加生產的很多。婦女在絲業中做工的有好幾千人。在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中，有很多婦女參加。但加入社會主義運動的只有幾個人。

埃及　在埃及到現在還保留着氏族的生活。亞刺伯種的婦女比土著的婦女在家庭生活中享受的自由要多些。並且大部份都參加生產（牧畜業及毛氈的生產。）埃及的農婦雖然參加農村經濟的各種勞作，但仍被束縛在家庭生活之中。她們出街還是要帶面冪。婦女閉居閨房的習慣依然繼續存在。多妻制已逐漸消滅。埃及的農婦差不多都是不識字的。女子受教育的約佔百分之三。女工有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沒有婦女勞動保護法。中產階級的婦女運動從一九一九年起才開始發展。那正是埃及羣衆的民族革命運動高漲的當兒。參加反英運動的不僅是有產階級的婦女，而且有女工和農婦。一九一九年創立起兩個婦女的團體。在一九二三年又創立一個埃

個字，她就會很清楚準確的照樣說出來。祇有 British 一個字。她誤以爲 Business。但這個錯誤她立刻就改正了。她對於字典上的每一個字，都能發出正確的音來，這是她三十五年來用刻苦的方法不斷地努力而學成的。　（元）

一個用舌寫字讀書的女子

在丹麥京城哥本哈琴地方有一位新近去世的女士名皮脫安特琛（Beate Anderson）的，能夠用舌頭讀書和寫字。她是全身瘋癱，聾而且啞的，但竟練成了用白來爾法 (Braille Type) 的能力，可以和別人通信。她舌頭的感覺非常靈敏，觸着專爲盲者所用，印有點痕或凸出的字板，就能讀書書信。她寫字的方法是用一根極細的針，銜在嘴唇間，用舌尖壓迫着針觸着厚的紙上，就能寫成她所要寫的字母。她又會用舌和脣，把一串細珠穿在線上。將有顏色的細珠的串子，放近她的嘴巴，她就曾用上下脣銜着一根細線，用舌頭拾起細珠，穿在線上。用同樣的方法，她能做成許多不同樣式的手鐲。對於珠上面極細微的缺點，她的舌頭都能辨覺出來。

她六歲就失明，以後五十年的光陰，完全消磨在牀榻之間。醫院的生活，竟有三十年。教她利用白來爾法寫字的，是醫院中的看護。　（元）

德國議會的老年女主

八月三十日德國上屆議會第一次召集時，主席的是七十五歲的德國女革命領袖柴脫金 (Clara Zetkin)。這是依照德國議會的慣例，必須以年齡最高的議員任主席的緣故。柴脫金夫人已經很衰弱了，居留於莫斯科，爲這事特地趕回德國，在議會作一次激烈的演說。紐約時報曾有一短段新

及的婦女聯盟，要求婦女有享受高等教育的權利；要求改善婦女在法律上及政治上的地位；要求禁止在十六歲以前結婚。從一九二五年起用法文出版一種消閒性的婦女雜誌，名爲埃及婦女。埃及的婦女運動還沒有把勞動婦女都沒收進去。組織在職工會中的女工很少，參加社會運動的尤其少。

中國　中國女工工廠勞動的條件非常壞。女工在極不合衞生的狀况下勞作着。每天做十二小時至十五小時的工。工資很低。沒有完善的勞動法。農婦完全沒有權利。她不能完全支配她自己的財產。丈夫及家長可以去賣她的勞動，甚至肉體。把年輕的少女及已嫁的婦人賣入娼寮是常有的事。但在工廠中和丈夫一起做工的婦女，現在漸能過着平等的生活，因此女工的生活也比較自由些。婦女解放運動從一九一一年起纔開始。此種運動的發起人是外國留學歸來的女學生，創立許多解放婦女的團體。女工從一九二〇年起積極參加社會運動。一九二三年在上海組織婦女職工會。一九二五年以後，也加入活躍的政治運動。

印度　依一九一一年公佈的法律，印度女工的工作時間爲十一小時。婦女在農村經濟中的勞動時間無限延長。婦女在生活方面完全處於無權利的地位。多妻制，早婚制，販賣婦女制依然存在。婦女沒有離婚權。資產階級的婦女運動在十九世紀末才開始。當民族運動發展的時候，其他階級的婦女也引入進去。在舉行「非武力反抗」運動的當兒，婦女組織羣衆大會，遊行並公然焚燬官邸。一九二一年在印度亞朱達巴特召集全印婦女代表大會。運動的結果，婦女在孟買及麥特拉司得到一部分政治的權利。女工提出保護婦女勞動的要求。一九二三年印度的大罷工，有幾千婦女參加。在孟買及麥特拉司已經有婦女職工會的組織。印度的農婦也參加農民運動。一九一五年在印度平雅柏因反對僧侶而起的暴動，農婦也參加，毀滅了教堂附近的二聖樹。

安南　安南的婦女在經濟上比較獨立，

聞，記載柴脫金夫人當日登台演說的情形，和她簡略的生活史。

那天，有一架臥椅抬了一個衰老瘦削的婦女到了德國的議會中。那老婦人就是柴脫金夫人。二個身材高大的女郎扶了她走上主席的座位，於是她擎起枯瘦的手，把開會的銅鈴搖了一下，接着發出沙啞而堅毅的聲音說：

『那是慣例，這議會的第一次召集必須其中最年長的做主席。我生於一八五七年七月五日。這裏有人比我更長的麼？』

沉毅的眼光向四周閃了一轉。在一邊，密密的椅中坐着二百三十個一式的褐衫，臂上佩着萬字的國社黨員。但全體沒有聲音。於是柴脫金夫人接下去說：『那麼我命令照秩序開會。我希望有一天，我將以最年長的資格，作德國勞農政府議會的第一任主席』。她共作了四十五分鐘的激烈的演說。演說過後，仍舊是那二個高大的女郎扶她上臥椅出場。她們在國社黨議員的前面擊起拳頭示威着過去。

柴脫金夫人今年已七十五歲，是被稱爲『德國革命的祖母』的。她在少年時代就做了『德國婦女社會主義運動的母親』。她始終站在革命的最左翼，爲警察注意的目標。

歐戰時柴脫金夫人爲和平而奮鬬，結果被監禁起來。戰後被釋放了，她仍站在革命的最前列。她不能走出德國的邊境，因爲各國都懼怕她。一次她要進入意大利，竟冒險涉過一條山澗，幾乎溺死在水中。法國政府禁止她到土爾一個急進者的集會中去演說。但在那個會開到一半時，她忽然在場中出現了。立刻全場的門被鎖閉，不准一人出外，電話電報線全部割斷，她演說完畢離場才恢復原狀。她的來蹤去跡常是這

上街已不帶面罩，在社會上已佔有相當的地位。智識份子及中產階級的婦女也參加革命運動。有二千五百個婦女是國民黨員，參加革命職工會的婦女有三百五十人。在國民黨中設有婦女部，婦女部有它自己的報紙。一九二三年鐵路罷工的時候，差不多有八萬個婦女參加。在一九二八年二月反抗法軍的恐怖壓迫的時候，婦女在許多城市也發起羣衆大會及遊行。

日本　日本採用婦女的勞動極爲普遍。在工業及農村經濟中，勞動的婦女差不多有三百萬多。紡織女工的狀況特別痛苦。資本經過特別的代辦機關，搜集全國各地的婦女來做工，訂約以三年至五年爲期。在工廠中的婦女差不多等於奴隸。女工住在公共宿舍裏，四圍築起高牆，和外界沒有任何聯繫。女工在生產中受着苛刻的待遇，因此也滾入社會運動的漩渦中去。婦女羣衆曾經參加過一九一九年的能工運動。一九二〇年發生的紡織工廠大罷工，是因爲不承認女工的職工會而起的。組織在職工會中的女工有十四萬五千人。參加農民協會的差不多有一萬個農婦。在職工會下面都設有婦女部。日本的資產階級婦女運動有兩派；一，小資產階級的，標本式的婦女主義運動；二，由政府扶植的，做軍國主義工具的愛國婦女運動。

朝鮮　在一九二四年創立「朝鮮婦女平等聯盟。」在一九二五年又組織兩個「朝鮮婦女聯合會。」此種組織盡力幫助朝鮮的民族革命運動；因此遭受日本政府多次的摧殘。

蒙古　蒙古有婦女部的組織。此種組織的領導者在勞動婦女中進行工作。婦女部出版她自己的雜誌。蒙古的婦女已得到政治的權利。在國民革命黨中已有一千個婦女參加。職工會中的婦女有六百多人。她們中間許多人已有在婦女中工作的實踐和經驗。

樣神祕的。所以列寧曾經說：『德國革命者中最有力的人，倒是一個老婦人呢！』

（倫）

美國十一萬六千縫衣婦女總動員

黃金之國的美利堅，受着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失業的人數，日漸增多。這班失業的男女和他們的孩子，因爲寒冬的快要降臨，感覺到衣服的缺乏。美國國會因此通過一個議案，預備四五〇，〇〇〇包棉布織成衣服，救濟一班貧苦的男女。這工作的進行是由紅十字總會把棉布發給各分會，以無線電徵募十萬個婦女爲缺乏衣服的男女們盡義務做成衣服。結果自動報名的婦女共有一一六〇〇〇人，超出了徵求的數目。自九月六日起，這一一六〇〇〇個婦女，開始縫衣總動員，縫衣機的聲浪，蓋過了其他的聲音。

據紅十字總會副會長說，發給三三八〇個分會的調查單，祇有一四五二個分會計算着他們的需要，並舉出要發給衣服的數目。總計在一四五二個分會的地方，有八，七七九〇，〇〇〇的男女和孩子，需要衣服的供給。衣服的材料，依照紅十字會的規定，是用不同的顏色，花樣和斑紋，使做成的衣服，不致完全一律。這一次縫衣的總動員一完成，今年冬天美國的貧苦男女總可暫免於寒凍了。

（元）

文藝欄

徐調孚編

他是一塊洪爐的赤鐵

——囈語之三十四

俞平伯

他是一塊洪爐的赤鐵，
匠人丁丁的鎚子，一下又一下，
打動他那一往的狂熱；
他是一股峭壁的飛泉，
碰在無論什麽泥塊土塊石塊瓦塊上，
總旁薄着他那無窮的泡沫。

感情一蓬火，思想一隻針，
他的懷抱倒是什麽也不像，
只有點像秋日的天空和水，
天的明，水的清。

抵抗一切，可以用我們的熱烈，
忍耐一切，可以借重我們的定力；
惟有映照那一切，
誰敢說：「我有這樣的胸襟。」

詩人

丁玲

一

又是饅頭和菜湯！

詩人亞洛夫和着他的老婆安尼，還和着那七歲的女兒小安尼在吃晚飯。

十六枝的電燈光照在安尼的臉上，有着一個大鼻子的臉上，她今天的粉，似乎又搽得多了些。已經過了中年在發胖的胸脯，很大的腫似的一對奶子高高的舖着。兩條粗胳膊從短袖管裏脹了出來。哼，她今天又修了指甲啦！

亞洛夫望着他那打扮得並不怎樣好看的老婆，又望着那吝嗇的晚餐，想着他老婆的撳得滿滿的錢包，忍不住要怨恨了起來：

「你是養得那末胖胖的，你全不想我和小安尼，你天天在麗莎那裏吃牛排，吃糖果，吃中國梨子，可是你卻只把饅頭和菜湯給我們吃。看你的錢包啦！你天天和着那婊子，學得看不起丈夫啦，你全變了，把一個貴婦人的美德全忘啦！……」

安尼聽着聽着，就把一雙因為胖而細小了的眼睛鼓了起來，非常快的也就指着說了：

「別放屁吧！你配駡麗莎！駡得洛夫大佐，居爵加將軍都稱讚着呢！她接待美國水兵，法國水兵，連中國人也接待，可是你以為她的錢就浪費了麼？她還給了許多給大佐，是給了俄羅斯呀！她的情人，她的弟弟，她都把他們趕到滿洲去了。前天在歡送會上，她唱國歌唱得真動人，全激動了，美國領事還敬她酒呢！大佐說，為了麗莎的歌喉，也要把布爾塞維克趕走呢！你才沒有出息，也不去投効振起精神呀！多好的機會，恢復我們的帝國，恢復我們舊日的榮華……」

她說得高興了，泰山似的學着一個公爵夫人的樣子坐在那裏，像真的把布爾塞維克已經趕跑，圍着她的全是奴隸啦！

『我怎麽能去當兵！大家看不起我就算了吧！我是大學生出身。在聖彼得堡大學的時候，我還不是穿着貴胄的衣服在卓琴諾夫伯爵夫人的夜會上讀我的詩嗎？多少人都鼓掌。我並不是陸軍出身那時還不到年限，我並不怕死，我並不是不愛祖國，是我不懂呀！我爲什麽不想那時候呢，那時又年青，嘿，……』亞洛夫又感傷了起來，講不下去，那過去的時代，黃金的，浪漫的，酒呀，音樂呀，女人呀……

小安尼是生在上海的一間灶披間裏的，她從沒有享過榮華，她不懂他們的話，但是她從他們那裏，從好些俄羅斯人那裏，她曉得有一種怨恨，就是布爾塞維克那東西和着那些賤種，一些工人和農民都是該殺的。她另外還曉得的，就是在馬路上怎樣去騙中國太太們的錢，和怎樣去罵中國的窮孩子。她留在家裏的時候很少，老是和着一些大的孩子在街上討錢，偷東西買糖果吃，買甘蔗吃。她會賭錢，會駡人，還要在暗角裏同尼古拉或者格里沙親嘴，幹一些手臉的事。

吃完了晚飯，安尼把盤子一推，用紙頭揩揩嘴，朝着鏡子弄頭髮。她對着鏡子要笑不笑的望着，得意極了；哼，麗莎不過穿得漂亮，他們沒有看見過年輕的安尼呢！她又側了一下頭，斜眼再對自己一望，那種眞眞是貴族式的使人討厭的側頭，她現在做了一個婊子的僕婦，已經胖得很醜了，還不願意忘掉。於是她滿意的聳了聳肩，便去拿錢包了。她連晚上也還要到麗莎那裏去替她舖陳那華美的，淫猥的睡榻。

『給我兩毛錢吧！』亞洛夫詩人把垂着的頭仰了起來。

『沒有。你應該找職業！在中國還搶不到一碗飯吃，你眞丟人！』她動着那雙大脚，穿了一雙麗莎的舊的小緞鞋，挺着肚子一拐一拐的從灶披間走到街上去了。

小安尼也從凳子上溜了下來，想跟着出去，卻被她父親叫住了：

『小壞坯子！來！』他捻着她的鼻子。

於是他在她的坎肩口袋裏，搜出一顆銅戒指和十幾個銅板，還和一個壞了的夜光錶。

『好，小娼婦！你也得會賺錢啦，給爸爸去喝酒吧。等爸爸找着了職業，會好生打扮你的……』他又捻了她的小面孔，便擡起身，扯了扯髒襯衫，也走出去了。

『你媽的！』小安尼一面抹着眼淚，一面就朝她爸爸的後影罵了起來。她跺着脚，做許多怪樣子。直到聽見尼古拉在窗下吹哨子，才又高高興興的跳着跑去了。

亞洛夫捻着鬍子，在晚涼的馬路上慢慢的踱着。含着輕蔑的眼光，去看一些裹着單紗長旗袍的女人的屁股。舖子裏的留聲機正唱着淫蕩的外國語曲。他走了過去又轉過一個花舖在一個飯店的外邊站了一會，又看看汽車。汽車裏全是些染有紅唇的白種女人，一些大肚皮商人。風吹着那柔軟的金黃的捲髮。他眼前又映着過去的歡樂影子，便捻緊了拳頭，朝一條黑弄裏走了進去。

一間小小的白俄的酒吧間在這裏，門外全坐滿了叢生鬍子的人，

洋溢着燒酒的辣味和嘩笑每天都要鬧到三四點鐘才安靜的。還常常有穿了大裙子的女人來跳舞呢。把一些鄰居全是在白天要做工的中國人鬧得不安，一個弄裏沒有一家不恨他們。

『啊……哈！亞洛夫！』

『詩人來了！』

亞洛夫雖說背了一個詩人頭銜，實際是好久沒有拿過筆了，不過這個好聽的高貴頭銜，卻常常能夠安慰他一下的。

亞洛夫還捻緊拳頭，不做聲的走了進去，從口袋裏把他從他女兒懷裏搶奪來的一切放在櫃檯上，便坐下了來。

光頭的老板看見那銅戒指，很想打趣他一下，卻望着他不說話的臉嚥住了，趕忙倒了一大杯燒酒送了過去。

對面坐着的伊凡諾夫，一個中尉的兒子，現在卻是一個流氓，便朝他舉起酒杯大聲喊道：

『為我們的詩人，為我們的北滿的軍隊，為我們的尼古拉……』

酒把他嗆住了。

隔壁桌上的幾個人也雜亂的嚷了起來：

『亞洛夫萬歲！』

『…………』

而且他們又唱起謌來了。亞洛夫也和着。

喝酒，嚷鬧，一直到了一點鐘。亞洛夫才從那小酒吧間踉踉蹌蹌的走了出來，他一手搭在一個流氓身上，踏着虛飄飄的大步，在夜的馬路上，呵呵的笑着，而且還在唱着。

二

第二天亞洛夫沒有從小安尼那裏搶到錢，那小東西壞得很，她全買桃子吃了。於是他趁着房東女人的不注意，把房東的一把鉛壺帶到小酒吧間去了。老板在另外一條街上開了一家黑貨店，所以什麼東西都收買，常常也有很好的衣裳和首飾。

瑪麗亞也來了。她讓老板摟着嗅了半天，得了兩片香腸，蹬着高跟鞋，快活得什麼似的。她又來嬲着亞洛夫，討了一根香烟。亞洛夫也就在她肥腿上捻了幾下。而且他們便對酌起來了。

亞洛夫是把所有的時間都放在怨恨裏。他一想起他父親給自己的奴隸們用了鐐銬來打，他就打戰。再想起了祖國，這更是經年使他睡不着的，只有一到了這酒吧間，便把一切恨毒都放下了。

『吻我一下吧，寶貝！我明天也得上滿洲去了！』瑪麗亞歪過頭來，眼裏放着光輝。

『眞的嗎？』

『哪個騙你！馬得洛夫大佐說前線要看護，我想我還是去好了，我要早些回到莫斯科去。你不知道我媽還是皇家大戲院的戲子呢。她是被他們殺了的。我那時太小了，跟着外祖母逃出來的。你莫說我媽是戲

子，她卻也像個公主似的，哪個皇親貴戚不喜歡她。我明天一定要去的。我還有個從兄弟在哈爾濱，他來信也加入了軍隊呢……」

「哦，眞的嗎？……」亞洛夫想到自己了，他應該怎麼樣呢？還是到滿洲去，還是留在上海？……

這時那個流氓伊凡諾夫，把襯衫敞開，一路衝了進來，快樂得發狂似的說道：

「哼！這些中國猪長還沒有長大，也做了布爾塞維克呢！魔鬼叫他住在我姐姐的公寓裏，我一看他們那樣子，就知道了一半，我裝不懂中國話去同他們接近，哈……」

「伊凡諾夫！說下去呀！……」

「怎樣了呢？……」

「關在牢裏去了呀！」

「從頭再講呀！」

伊凡諾夫一口把亞洛夫剩在杯子裏的酒喝乾了，便又說下去：

「他們一點不提防我，在房子裏常常罵國民黨，罵國民黨的還會有好像伙麼？於是有一天，等他們不在房子裏的時候，我就跑進去翻了一翻，翻着許多印刷品和書籍，大概總不是好東西。好，好得很，他們今天，又是三四個人在房子裏大說大鬧，我就告訴了我姐姐，到隔壁菜館打了一個電話，哈……於是四車就來了。我裝着不懂的站在門口看他們上車，哼，年紀那末輕，也就做布爾塞維克，他們一走，我才笑出聲啦，肚子也笑痛了。哈……」

「哈哈哈……」

「伊凡諾夫，你幹得眞好呀！喝一杯吧！……」

「大家喝呀！」

於是所有的人都站了起來，舉着杯：

「日月輝煌，照我舊邦。重整王朝，重建宮房。笑彼阿奴，重歸我有。笑彼……」

「嘿，別唱了！我忘了大事情啦！聽我講吧！」伊凡諾夫又大聲的嚷，嚷了半天，才把這些人安靜了下來。於是他接着說下去：

「波爾今天告訴我的，他說大家明天都到公共汽車公司那裏去呀！那裏又在鬧罷工呢！」

「對了，我曉得的，今天上午沒有開車子出來，下午才開得幾部呢。他們要公司實行加工資的約，公司從前是答應過的。」

「那好啦！管他公司有約不有約，我們的運氣又來啦！用得着多少？」

「波爾說，公司預備同他們硬幹，全要換啦。賣票兩百多，查票幾十個，三百來人呢。上年他們罷工，我們也擠去二十幾個，這次一定更多了。公司同波爾說，這次要幫他們忙，明天一定要多去些人才對呢。」

「一定邀人去，總得幫他們忙，我們的軍隊還要向英國要子彈的呢。他幫助我們，我們也就得幫助他們……」

『工人們全不是好種，世界上的工人都一樣，這裏鬧罷工，那裏鬧罷工，一些搗亂的傢伙！明天去，把這些搗亂傢伙的飯瓢子打下來吧！』

『嘿，六七十塊錢一月呢！比中國工人加了兩倍！』波爾說，他們老是罷工，所以公司要開除他們，甯肯多加工價喊我們去……』

『公共汽車公司萬歲！』不知什麼人喊了一聲，於是在這些醉鬼中，便瘋也似的又有好些人接着喊了。又是鬧成一團糟。

三

三四十個人從總公司簽了字在一個罩子上，便坐了公司的汽車駛到廠裏去。那英國人穿得眞乾淨又高貴又和氣，看在眼裏，滿舒服的。他的衣服，燙得眞平，白帆布鞋，一點灰也沒有，亞洛夫用着不文雅的態度笑了起來。他過去也曾這末乾淨過，有過丰彩，可是現在卻太髒了，沒有人把他當做一個紳士看，他也就懶散多了，不過在這英國人面前，卻又記起了禮貌，所以在分別的時候，便好好的舉了一下手。

在車子裏三四十人都高興的笑着，不止是因爲找着了職業而高興，大半還是爲了馬上會有一批窮苦的人因了他們而不得不失業了的緣故。他們並不認識他們，私人間一點怨恨也未曾有過；可是他們，總是這樣仇恨着的。

汽車一直開到廠裏面。他們跟着波爾走了下來。他們站成了一排。另外一個俄國人在一個英國人的指使之下，走了過來，用他的那雙大手，從濃的紅鬍子裏噴着吐沫，用力的吼叫了起來。他告訴他們在工作上應該曉得的一切。他說了三遍，他問：

『懂得了麼？』像一個將軍似的望着他的部屬。

『知道的！』詩人亞洛夫便顯得聰明似的搶着回答了。

大部分還癡癡的站着。心裏不明白，口裏又不敢說出來。

『好，記着！現在分班出發罷！』

車子一部一部的陸續從廠裏又開了出來。廠門口站了好幾十個巡警，馬路上似乎有零落着的工人。車子飛快的掠着衝去，喇叭驕傲的叫着，這些第一次賣票的俄國賣票員心裏浮着得意，眼裏射着光輝。站在空的車子裏，像站在衝入敵人防線的鐵甲車上一樣。

也還是有好些乘客，都穿着乾淨的衣着。女人用鳥毛的扇子蓋在胸上，輕輕的響着假珠假寶的項鍊。

每個車子上都跟有巡捕，每個站臺上也站有巡捕，罷工的工人開會去了。

這些新賣票員蠢得要命，曾經做過大學生，而且在卓琴諾夫伯爵夫人的夜會上念過詩的亞洛夫也把一個開車的氣得嘟着嘴。他總不記得關車門，或者按鈴，而且一當車子震動得利害時，雖說他已經叉好了腿站着，也常常要把不住傾倒在一些乘客身上，太太們都皺起眉頭了，輕輕的罵着『俄國猪。』

車過了新世界，他忘記了換票子。又過了外灘，他看看那幾個美國

人，日本人，那些老早就坐在那裏了的，可是他們把臉揚着，不理他。他有點怕，不敢要他們再買票。那些人懂得規矩，卻欺侮他，一直乘車到底。一站路的票子卻偏要乘兩站。暗笑着他，高興着揩了十五個銅板的油，跳着跑走了。當然他們都是很有錢，至少也有一兩百塊錢一個月的薪水。

吉諾也來乘車，他是他的鄰人，他拍着他的肩，慶祝他，鼓舞他。他一路不斷的同他說話，平日他是不大同亞洛夫打招呼的：

『亞洛夫！你也幹起來了嗎？我們一定要對付他們一下！……亞洛夫！好好的幹吧，好職業呢！……亞洛夫！你應該學會揩油呀……』揩油兩個字是小聲說的，因爲他怕有美國人，或法國人懂得他的話。

他說了半天話，也許是忘了，他沒有買票子。

亞洛夫在車上昏頭昏腦的站了幾個鐘頭，他覺得很不舒服，早上所有的高興全跑走了。一拐一拐的走了回去。穿了那件黃色的賣票員的制服。

安尼一看見他便叫了起來：

『啊……哈！我的親愛的！你看你變得多漂亮了呀！……』她剛在洗臉，頭髮上夾了好些夾子，醜陋更顯了出來，可是她裝得那末嬌媚。

小安尼也從街頭走回來摸那件黃色的，已經脫了一顆紐扣的賣票員制服。

安尼這晚上還特意給了他兩毛錢和一些銅子，她說他一定可以慢慢做一個好的人了。

他走到酒吧間去時，他們更歡迎了他，像對待一個戰士。伊凡諾夫也在那裏，瑪麗亞還沒有走，要等船期。她靠在他身上唱一首讚美大彼得的詩。

老板知道他是一個好主顧了，也陪着他喝酒，老板說：

『祝福我們的詩人賣票員！』

『祝福罷工！』

於是他的精神恢復了過來，他吹起牛來了。他罵那些罷工的工人，罵他們忘恩負義，罵那些還沒有罷工的工人是狗，是卑劣小人，他說他要建議公司減低那些中國狗的工資。不能再有二十元錢。他在這上面，表現了一點詩人的聰明，把大家都說得打噴嚏，流眼淚。

四

從大會上退了下來的一大羣賣票員，還張着眼睛，鼓着興奮的臉，吐着忿怒的謾罵：

『媽的！這樣剝削老子們，不是想把咱們弄死嗎？……』

『他娘，不管那裏罷工，總是這羣不死的羅宋人來破壞，老子不打死他幾個不是人！……』

人羣像潰了下來的潮水，驚動了全個街市，那些賣小菜的，上工廠去的，都伸着頭問：

『什麼事？……』

『罷工的他媽，帝國主義資本家一定要打倒！……』

慢慢的人羣也就又走散了。分頭去幹一些事。

有幾個人便朝戈登路的靜安寺路走來。

『嗚……嗚……』剛好那大的黃色的汽車駛了過來。亞洛夫站在那上面。

『媽的！老子總抓着你了！』在汽車門剛一拉開的時候，便伸進一隻大手來把亞洛夫拉了下來！

『啊……啊……』亞洛夫叫了起來，不知說一些什麼。

『你同老子們有什麼仇，要來破壞咱們！』一個拳頭打在他臉上。

『咱們這碗飯瓢子，是好搶的麼？』另一拳又打了下來。

『剝掉他號衣！……』

車裏全亂了，一些先生太太們都慌忙的擠着跑了。

一個巡捕趕來朝工人們揮着棍，有一個腿上吃了一下。

馬路上擠了許多看熱鬧的人，口裏不說，心裏叫着痛快，他們是同情中國工人的。

一陣哨子一吹，從兩頭都跑來了巡捕。

打了亞洛夫，同時也挨了打的工人們丟開手，趕緊跑了。

有幾個巡捕追去，到新閘路轉彎的當兒，終究抓着了一個，一路打着他，踢着他，抓到捕房去了。

有兩個巡捕叫了車來，把受了傷的亞洛夫送到醫院去。

車子開回去了。可是又開走了。換了另外一個俄國人的賣票員。

五

亞洛夫睡在醫院裏，穿着雪白的睡衣，睡在鋪有雪白被單的牀上。他的傷並不重，公司答應替他出醫藥費，他用手指摸着那個鴨毛的枕頭，心裏浮着高興，多少年了，他沒有這麼一人乾乾淨淨的睡過，這有點像他童年的生活，那個中學校的寄宿舍。可是他總有些不舒服，因爲他的左眼腫得很利害，敷了好些藥，又用沙布包住了。他時時去摸牠，一摸着牠，就想起那幾個工人來，於是他又捻緊了拳頭，朝空中揮着。

安尼穿了一件花紗衣，沒有袖子的，帶着女兒也來看他了。

『呀……什麼惡魔打成這樣子了！』她一看見那些綳帶就叫了起來。並且在胸前畫着十字。

『怎麼弄的，你這蠢才！』她又問他。

小安尼一聲也不做，她走到那茶几邊去，那上面放了一些她覺得好玩的杯子瓶子。

於是他說了起來，他還做出一付驕傲樣子，他說雖說他打傷了，可是那幾個工人也被他打得很利害，他看見有一個因爲他一拳打去，馬上便噴了鮮紅的血。

『該死的工人！』安尼喃喃罵着。

『不怕他們的，公司總不會再用他們，餓死他們吧！……』

「同你打架的一個，聽說已經關在牢裏了。」

「好，好極了，關死他吧！……」亞洛夫又捻緊了拳頭，這回才是眞的得意。

亞洛夫睡在醫院裏有一個星期，他現在天天都有牛排吃，安尼也常常帶點中國梨子來。伊凡諾夫也來看過他一次，告訴了他許多消息。瑪麗亞已經動身了。馬得洛夫大佐也許要走。公共汽車的罷工工人還在鬧，挨打的人很多，可是公司無論如何是不會再要那些工人的了。他又告訴他每年都要罷工，都要換一批工人的。他又安慰了亞洛夫，說在中國總不愁沒有飯吃，他好了後仍然可以去的。

麗莎也曉得了這回事，爲了表示她恨中國工人，同情亞洛夫，她送了亞洛夫一把小刀。

亞洛夫於是在摸着那些好了的傷痕時候，便要摸那小刀。

日子過去了，罷工雖說仍舊沒有解決，而亞洛夫卻不能不出院了，他雖說很捨不得那安適生活，卻因爲復仇的心，也不准自己留戀，而脫掉了那白衣，走出醫院了。

他帶着疤又走到廠裏去。他又穿着那制服，昂昂的站在車廂裏。他現在已經熟練多了，而且一到了站便趕緊去摸小刀。他不止很穩固的得了一個賣票員的位置，還聽了伊凡諾夫的話，加入到一個團體裏去了。這個團體是很利害的，專門對付上海工人的一個團體。

一九三二，九，三日。

終



右第二章（續）

三

東洋兵第二次第三次的進攻都失敗了。然而阿祥所確信的趕他們上船去卻一天一天見得決不會實現了。中國兵只守住了中國界。在夜裏進攻失敗了的東洋兵很從容地在虹口整理，等待他們本國的救兵。

白天，東洋飛機在閘北擲炸彈，寶山路一帶十幾個火頭，傍晚時照得半邊天通紅。這一次，阿祥的憤恨比上次燒商務總廠的時候還要加幾倍。他和他的同伴春生發狂似的想用空手去撲滅那些火。他們沒有龍頭，沒有皮帶，沒有邦浦，也沒有水。火蔓延了寶山路的最熱鬧的一段。

火又燒到工人區域的貧民窟。這裏的住戶都沒有逃到租界去避難的資格！無數的難民在火燒場邊露天過夜。東洋飛機的炸彈揀人多處亂擲。閘北成了一片瓦礫場，閘北成了恐怖世界！

阿祥住的地方沒有燒。可是水也沒有了，電燈也不亮了，米也喫光。這一切，阿祥都不放在心上，他和春生兩個每天忙着替十九路軍搬運子彈，搬運一大車一大車的慰勞物品。他簡直忘記了還有一個老婆不能餓着肚子的。

東洋大兵開到上海的消息，每天總聽得好幾次；可是這方面的兵隊並沒有增加，死了一個，就少一個；阿祥他們氣得幾乎發狂。他們現在知道，什麼趕東洋人上船，只是他們自己的夢想罷了，現在是能夠死守閘北也就算是了不得。

可是他們不灰心，他們半餓半飽地出死力。

停戰四小時那一天的早晨，阿祥滿臉堅決的神氣，跑去對春生說；

「我把老婆送出去了！」

「送出去餓死你這光棍！你送她出去，讓人家養她做婊子！」

「我托一個同鄉人帶她回老家！」

阿祥暴躁地回答，吐了一口唾沫。春生不作聲了，仰臉看天。他們是坐在一座燒賸一半的破房子的牆邊。啵，啵，啵！一輛裝貨汽車滿載了傢具什物從他們面前駛過，那是有資格逃在租界裏避難的人們回來搬運物件。阿祥又吐了一口唾沫。

「你老家裏還有什麼？」

忽然一個從前線調下來休息的兵，一面嚼着大餅，一面走過來問了。

「什麼也沒有。」

「哈，那你不是叫你的媳婦兒去跟人麼？」

「隨她愛怎麼辦就怎麼辦。閘北地方全燒光了，老百姓死了幾萬，誰不是爹娘養的！這個時光還顧得到老婆麼？我是恨死了東洋人。不是我死，就是東洋人死！」

那兵很嚴肅地點了一下頭。

「喂，老總，你看我們兩個到隊伍裏行麼？我們一塊兒打東洋人！」

阿祥把他想了好多天的心事說出來了。他和春生商量過好幾次，他們也曾對那個管領伙子的老大說過，老大回答說，這可不能那麼隨便，你愛進去就得進去。他們又到那上海市義勇軍的一個支隊裏去要求過，但也被拒絕，為的他們倆突然而來，沒有什麼廠什麼店什麼工會的介紹，來歷不明不白。可是阿祥他們也不很高興進那義勇軍，為的義勇軍他們不上火線。阿祥他們真想不到情願拼了性命去打東洋人也有那麼多的麻煩，而且也要門路的。

「你們抗過鎗桿子麼？」

那兵想了一想問阿祥他們兩個。

「抗過幾個月，民國十六年，也是這個時候。我們跟張宗昌的兵打

過一仗的。」

春生搶先回答，異常興奮了。阿祥在旁邊也得意地微笑。

「回頭我跟我們的排長給你們說說看。」

那兵也就答應了。

這天下午，阿祥他們跟幾十個伙伴就到廟行鎮去了。他們是派在那里掘戰壕。阿祥覺得這一項工作還不夠煞火似的，可是他也上勁的幹。他一氣掘了十幾鏟，揩了揩額上的汗，指着天空對春生說道：

「你看那是東洋飛機呢還是我們的？」

胡，胡，胡！——四個五個黑點盤旋着來了，漸漸兒低了，那銀灰色的機翼上兩個紅圓圈兒也看得明白了。不是東洋飛機是什麼？五架的一隊只在那幾十人的頭頂盤旋。這幾十個人朝上看了一眼，繼續掘他們的戰壕。

阿祥一氣又鏟了十幾鏟，覺得熱了，把鏟柄橫在膝頭，伸開兩個手掌來，撲的吐上一口唾沫，就合攏了兩個手掌磨擦着，一面自個兒說：

「他媽的！等他們兵調齊了，這才來這裏掘壕溝和他們打麼？」

「打得他們不敢再來呀！」

旁邊一個伙伴忽然接口說，嘻開一張大嘴，對阿祥擠眼睛。

「念九那天要是一氣打進虹口，趕他們上船，那不是省了多少手腳！閘北的房子也不會燒光，老百姓也不會死了幾萬！」

春生也夾進來說，他說一句就鏟起一鏟土來，很生氣似的往上拋。

「現在是燒也燒光了，人也死上幾萬，不是東洋人死，就是我們死！」

阿祥咬着牙齒，又提起那柄鏟來。忽然壕溝上面來了一聲嚴厲的吆喝：

「你們說什麼！」

那是監工的手裏拏着一根青竹梢，代替皮鞭。朝下面看了幾秒鐘，就又走過去了。阿祥他們繼續地鏟，鏟；鏟；汗從他們額上滴下，滲進那灰黃的泥塊裏，他們還是不停手的鏟。

天快黑時，東洋飛機又來他們幾十個人的頭上盤旋。這次只有一架，可是飛得很低。掘戰壕的幾十個人只顧掘，掘，一聲兒也不響。忽然那東洋飛機的尾巴一翹，就又騰空去了。同時有許多紙片紛紛揚揚落下來。阿祥身邊也落了幾張。他拾起來一看，有許多中國字夾着東洋字，看不懂意思，也就隨手扔開。可是他們都笑起來了。東洋人也幹這玩意兒！

後來阿祥聽一個伙伴說起那傳單是東洋人罵他們自己的軍閥和資本家，他們東洋小兵也一樣是窮人，做工的，種田的，他們不願意殺中國的窮人，他們要反抗他們的軍閥。並且從另一個伙伴那里，阿祥又知道上海北四川路的東洋兵有二百多人不肯和中國兵打，還宣傳他們這主張，被兵官知道了，就殺了一半，押回東洋去一半。

原來東洋人也有好的，就是他們的軍閥資本家可惡，——阿祥心裏這樣想；可是那樣的思想只在腦子裏一閃，雷也似怒吼的炮聲從對

方面戰線後面放出來十幾架飛機在天空擲炸彈，阿祥就又覺得東洋人——即使是小兵也還是可惡的。

廟行鎮大戰時，阿祥和春生都有機會上火線了。可不是叫他們去放鎗，卻是去擡傷兵。砲彈在他們頭上呼呼地飛過，達達達達——機關槍的火光也似乎看見他們一次又一次的把傷兵擡往後方裝上了汽車。

「阿祥，你說！就這麼一顆炮彈送了命，算什麼？」

「只要打敗了東洋人，不讓他們過來就算是有你的！」

他們兩個在炮火下一邊工作，一邊這樣說。阿祥和兵士們混熟了，知道他們決不肯退，他們不怕死，東洋人打不過來，他倒很安心，就連不讓他去抗槍的憤憤也減少了一些了。

接連幾天的惡戰，東洋兵的炮火把一個廟行鎮幾乎轟成了平地，但是中國兵守住了陣線。中國兵的戰壕就像鐵鑄的一般。因為那戰壕的開掘時也有了他們的汗，所以阿祥和春生覺得很高興，他們不曾白費了力。而且他們另外還有應該興奮的道理：死傷是一天一天多了，戰壕裏的行列漸漸稀薄，那麼補充上去的，不就是他們麼？

他們兩個在夢裏看見東洋兵的坦克車殺來，而他們呢，跳出戰壕去，拍！拍！拍！一陣手溜彈把坦克車炸壞了，動不得；他們從夢裏笑醒來。

可是廟行這一線的戰火卻又漸漸緩和下來。東洋兵進攻失敗，犧牲太多，又改變了戰略了。阿祥他們很快活，卻又有點失望，因為他們那

擲手溜彈衝鋒的好夢，暫時又不能實現。然而突地他們又被派到八字橋去了。那邊吃緊，需要大批的伕子。阿祥他們的工作又是槓子彈，槓食物。

戰事是一天比一天猛烈起來。聽說東洋派了大將白川，帶三師團兵，十幾條兵艦，各方面的戰線都受了攻擊。重礮的巨彈像雨一般落到中國兵的陣線裏來。中國兵死守住戰壕，死傷的數目一小時一小時的增加。阿祥他們也是幾夜不曾睡覺，運了子彈上前線去，又運了傷兵回來。他們連轉轉念頭的工夫也沒有了，他們只是機器一般走着做着；他們只有一個思想：死完了也不退！而且他們相信一定不得退！

那一天晚上阿祥他們這一隊五六十個伕子，槓了許多礮彈，鎗彈，跟着他們的隊長走。他們跑得很快。天上的月亮像一隻鉤，有幾點星和一塊一塊灰色的雲。那路是高低不平，很難走。可是他們跟着隊長跑，和往常一樣機器似的。可是漸漸兒他們覺得有點異樣了。雷吼似的礮聲卻越走越遠，很要用點力尖起了耳朵這才隱隱可以聽得。

阿祥覺得了這異樣，心裏納悶，再走了一會兒，他忍不住了，用手膀打一下旁邊的春生，輕聲兒問道：

「怎麼的？走錯了路罷？聽不到礮聲！」

「可不是！我也詫異了好半天啦！倒像是朝後走，不是上前。」

「一定是派我們到別條戰線去呀！」

在阿祥背後的一個伙伴也插進來說。阿祥半信半疑地嘴裏響了

一聲，還沒說話，驀地聽得他前面的一個伙伴笑了一聲，隨卽回過頭來說：

「你們見什麼鬼！我是聽了一些兒來，可不知道眞假。東洋兵勢頭兒，這一道戰線是守不住了，退到第二道去呀！」

阿祥怔住了。春生就搶着問道：

「第二道線？在那里呀！」

「說遠可不遠，說近就不近！崑山！我是聽說。」

「嚇！——」

阿祥只喊了這一聲，就說不出來，臉全青了，眼睛紅得像要滴下血來。恰就在這時候，一隊騎馬的，光景有七八個，從後面來，從阿祥他們身邊跑過去了，接着就是軌軌軌的礮車，接着就是密麻也似的步兵。阿祥知道再不是假了，猛的把肩上的挑兒摜在一邊，他們那一行人就突然停住了。阿祥圓睜着眼睛喊道：

「退麼？都燒光了，閘北，江灣，吳淞，都燒光了，那不是給東洋人白燒的！不能退！死也不退！我們去打東洋人！我們不退！」

他一跳，就向那退兵的行列大喊着冲過去。春生想攔也攔不住，也就大喊着跟在後面。可是他沒走得幾步，他的隊長橫冲過來，一把抓起他就往地上一摔，罵了一句：

「活得不耐煩麼？」，

春生剛翻得身，頭上就喫着了沉重的一擊。他的兩隻耳朵一齊嗡嗡地叫起來，眼前是一片昏黑，他只聽得遠處一陣哄鬧，又是淸脆的幾聲砰！砰！他就完全失了知覺。

四

上海周圍二十公里內沒有中國兵，也就沒有戰事了！停戰撤兵的會議開了又開，終于草約簽定了。閘北是一片瓦礫。復興上海的呼聲，緊一句鬆一句在喊。中國方面的損失，一大篇一大篇的在報紙上登載出來。單是商務印書館，損失一千多萬！

然而這樣一個大公司，出版事業文化機關，不能不籌備復業。啓事在報紙上登出來了：公司對於舊有職員工人一律解雇，復業後新雇職員，另訂辦法，舊職工應得的退職金，公司因爲國難而犧牲，不能按照原定辦法付給了。

避難在法租界一個小公寓的李先生，現在是開始感到失業的煩悶了。他離開他的職務已經四個月了。他手頭雖略有一點兒積蓄，但逃難時一家的損失，日常的費用，把這些少的儲蓄，都花費光了。公司所登的啓事，雖說將來復業時，儘先錄用舊有職員，但是公司要到幾時纔能復業，復業後他是不是立卽便被錄用？現在公寓的房間錢是要付的，一家五張嘴也得喫，而錢袋早已乾癟！怎能等候得這麼久？現在李先生是爲這些問題困惱着；「東洋兵」「十九路軍」「致身各有其道」那些問題卻已不在他的心上了。

但是常言道：『天無絕人之路。』過了幾天公司又登了啓事宣佈定於即日在四川路辦事處發給退職金貯款以待。李先生看了這報紙上的啓事，心頭放了一道光明。他的退職金雖然不能照平常辦法領取，而且數目也不多，但是至少可以救一時的眉急。於是他看完了報，寂寞地笑了一笑，拿起那全家僅存的兩毛錢，就走出去了。

從四川路辦事處出來的時候，他的衣袋裏裝了一百多元的鈔票，他一手按在那衣袋外面，揚揚地走着，腰板也挺得直些了。這時他方才看明白四川路上依舊是花花綠綠，繁華滿眼。

「還我的阿祥來！你曉得的！」

突然一個慘厲的聲音追在李先生背後叫了來。

李先生不由的站住了回過身去。是一個婦人，滿頭的亂髮，上身是單衣，下身還穿着棉褲，臉是土青色，兩隻眼睛往上翻，全露着眼白。李先生認得是逃難前的舊鄰舍阿祥的老婆，于是二十八日深夜和二十九日清早那些恐怖的經驗立刻從回憶中逆流了過來。那婦人看着李先生厲聲叫道：

「還我的阿祥來！阿祥，他那里去了，你是曉得的！」

「我不曉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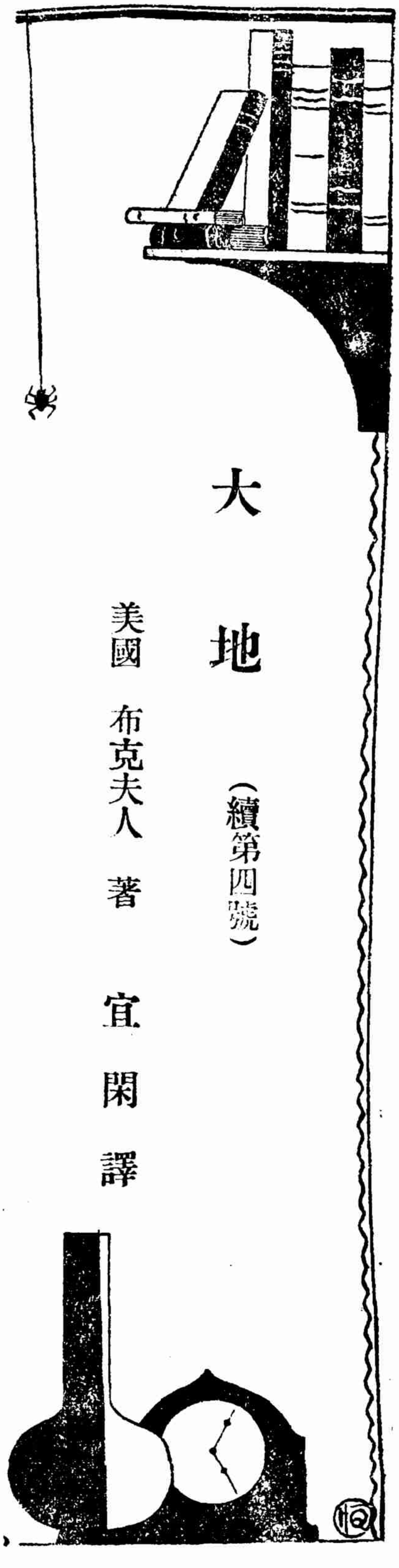
那婦人露出牙齒笑了。這笑是可怕的。李先生心一跳。突然那婦人瞪直了眼睛，像受傷的野獸似的又叫起來：

「你曉得的！你也是打夥兒謀害阿祥的！你也有份，你不要賴！你曉得的！哈，哈，我曉得的！——阿祥！人家都和東洋人要好，你做死冤家幹麽！你是白死的！哈哈！我知道你們打夥兒謀害他！你不要賴！你也有份！我今天找到你們了！你不要賴！」

李先生打了個冷噤，心是卜卜地跳，抽身急走，再不敢回頭看一看。

「你們打夥兒謀害他！你不要賴……」（一九三二年九月八日作完）





大地

（續第四號）

美國　布克夫人　著

宜閑　譯

（前文提要）安徽某縣城北一個鄉村上有三間小屋，裏面住着農人王龍。他領了城裏黃公館的竈下丫頭阿蘭，做他的老婆。她幫助王龍勤苦操作，奉養他的老爹，還給他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女兒。王龍從歷年的收成上積了不少的洋錢，便趁黃公館中落的時候，買進了他們的好田。後來那地方鬧旱荒了，不上幾個月，非但糧食吃盡，便是草根樹皮也爬羅的沒有剩了。於是王龍一家賣掉了家具，跟着大隊的災民逃荒到南邊。他們從本縣的城南乘火車到江蘇的一個大城市，便在貧民的棚舍間搭了一個棚舍居住。王龍拉人力車，阿蘭和三個兒子，還有他的老爹，在街上討飯，這樣過着城市的下層的最凄苦的生活。

十四

在棚舍的村裏，春蓬勃了。那些本來討飯的人們現在能夠走出到山上和墳場去，掘綠的小草，蒲公英，和嫩葉的薺菜，用不着像先前那樣到東到西去攫蔬菜了。每天，從棚舍湧出襤褸的女人們和孩子們的羣衆來，他們帶着洋鐵片，尖利的石塊，或是發銹的小刀之類，帶着用竹片或是劈開的蘆葦做成的籃子，到鄉野，到路邊搜尋他們不討也不化錢，能夠得到的食品。阿蘭和兩男孩子呢，天天跟着這羣衆出去。

然而太陽光，陣頭雨，和漸漸長起來的溫暖的日子，雖然使誰都心裏充滿了懸念和不滿，男人們却非做工不可，王龍呢，照舊做着。在冬天，他們要爲自己的身體，獲得那又壞又少的食品不夠應付的營養，是默默地做着工的，他們呆沈沈地熬受他們草鞋脚底下的冰雪的寒冷，天暗了，回他們的棚舍去，一聲不響地吃日間的勞動和求討所帶來的這種東西，困憊地橫倒睡覺，男的女的和小的都在一塊兒。王龍的棚舍裏是這樣，他很知道別的棚舍裏一定都是這樣的。

然而和春天的來臨一同，談話却開始從他們的心頭發

湧上來，要在他們的臂邊流露了。暮色蒼茫的時候，他們出了棚舍，聚在一起談話，於是王龍看見了這個人，那個人，一向住在他的左近，而冬天時候他一直沒有知道的。如果阿蘭是曾講些事情給他聽的人，他也許早就聽得了打老婆的某甲，剝光了兩頰的害白癬病的某乙，和做着竊賊勾當的頭目的某丙等等罷；然而除了她所問所答的不上幾句的閒話和答話以外，她卻沈默着。因此，王龍怯生生地站在圈子的邊端，傾聽着那談話。

這班襤褸的人們大概是除了他們在日間的勞動和求討上所取的以外，什麼也沒有的，他便常常意識到自己並不真是他們中間的一個。他主有田地，他的田地期待着他。這班人想着他們怎樣纔好明天吃一條魚，怎樣纔好偷一點懶，甚至想着怎樣纔好玩一回一兩個銅板的小賭博，原來他們所過的全是窮困的日子，而一個人呢，雖是絕了望，也非時時玩一下不可的。

然而王龍卻想着他的田地；他以懸望着的病的心情再四推敲着自己怎樣纔能回那田地去。他並不屬於這貼住着富家的牆的貧民窟，又並不屬於那富家。他屬於那田地，非至他感得那田地在他腳底下，春天時候跟隨着犂兒，而收穫時候捏了鐮刀在手裏，他的生活是不會舒暢的。所以他離開了衆人，在那里傾聽，原來藏在他心裏的是關於他的田地——他那祖遺的好麥田以及他從大公館買來的那畈肥沃的稻田——的所有權的智識。

他們這班人所談的不外乎是錢，他們不是談多少銅板買了一尺布，多少錢買了指頭樣長的一條魚，便是談他們一天能夠賺多少，到末了，常常談着他們如果有了隔牆的那人藏在他的珠寶箱裏的錢，就要怎麼辦。天天，那談話是這麼結束着的：

「如果我手頭有了他所有的金子，和他天天帶在腰袋裏的洋錢，如果我有了他的姨太太們帶着的珍珠，他的太太帶着的寶石……」

王龍傾聽着他們備有這些東西，就要幹的各種事情，只聽得他們要吃的，睡的多麼舒齊，他們要吃的什麼從未嘗過的美味，他們要在這家那家大茶館裏怎樣的賭博，他們為了色慾要嫖怎樣標緻的女人，總之，沒有一個要再做工。

於是王龍忽然嚷道：

「如果我有金銀和珠寶呢，我要用這買田地，買好的田地，我要使田地裏出起收成來。」

他們聽了這話，便一致轉向他看，笑罵着他：

「這個土老兒不懂大地方的世情，不懂錢怎樣用法。他要跟在牛呀驢子呀的後面，儘做着沒出息的苦工啦！」他們每人覺得自己比王龍更配發大財，因為錢財怎樣用法，他們是內行得多了。

然而這種嘲笑卻沒有改變了王龍的心意。這只有使他對自己說，並不說的給人家聽得那麼響：

「無論如何，我要把金銀珠寶放到肥沃的好田裏。」

他這麼想着時，對於已經屬於他的田地，一天深似一天地掛念起來了。

因為關於自己田地的思想盤據了心的緣故，王龍天天像在夢裏一般看着城市上所遭逢的種種事物。除了今天碰到這件事物了這一個意念，並不問一問為什麼如此，他就這樣地承受了各種的奇異。例如，那邊有着人們到處散發，有時還分給他的紙張。

王龍是幼年或什麼時候，從來沒有學過紙上文字的意義的，所以從貼在城門上，牆壁上，或成了本子出賣，或分送的這種滿是黑記號的紙張上，他推詳不出什麼來。有兩次，人家將這種紙張分給了他。

第一次，分給他的是一個外國人，同他一天無意地拉過的那個坐他車子的人一樣，不過這將紙分給他的人卻是個男人，身材很長，瘦得好像大風吹過的一株樹。這人生着冰樣青青的眼睛，和毛森森的臉孔，當他將紙張給王龍時，見得他的兩手是紅皮膚，也毛森森的。他還有大鼻子，突出到兩頰之外，像船頭在船的兩邊之外一般；王龍雖然怕去拿他手裏的什麼東西，但見着那人的希奇的眼睛和可怕的鼻子，要拒卻也害怕。他於是拿了那交付他的東西，待到那外國人走過了之後，他有看一看的勇氣時，他看見那紙上一個掛在十字形的木架上的白皮膚的男人的畫像。那人除了腰間一小塊的布以外，沒有穿衣服，看全體的樣子，他是死的，原來他的頭落在他的肩胛上，而他那有鬍鬚的嘴巴上邊閉着兩隻眼睛。王龍懷着恐怖和逐漸增加的興味，向那畫着的人看。那下邊有着字，然而這些字，他卻一些也沒有懂得。

晚上他帶了那張圖畫回家，便給老頭子看。然而他也不能讀，於是王龍和老頭子和兩男孩子，他們推詳着牠那大略的意義。兩男孩子又喜又怕地嚷道：

「看啦！從他的身邊流着血哩！」

老頭子便說道，

「要這樣地吊起來，這一定是很壞的人。」

然而王龍對於這張圖畫，卻有些害怕，他尋思着外國人

將這給他的道理；不知道是否這外國人有個弟兄被人家這樣對待着，而別的弟兄來報仇。因此，他避開了遇見過那人的那條街，過了三五天，到這張紙被忘掉了的時候，阿蘭便拿了這張紙和她到處拾來要使鞋底堅牢的別的紙屑，一起縫進在一隻鞋底裏。

然而第二次有人將紙分送給王龍時，這却是一個城市上的人，一個衣冠楚楚的年青人，他一面在街上聚集着看新奇的事情的羣衆中間，到處散發紙張，一面高聲談講。這張紙上也有着血和死的圖畫，然而這次的死人並不是白皮膚，毛森森，却是像王龍自己一樣的普通人，黃皮膚，黃頭髮，黑眼睛，穿着襤褸的藍衣服的。死人上面，站着一個肥胖的大漢，執着長刀向死人身上戳。這是可憐的景象，王龍凝視了一下，便想曉得一些下邊的文字。他轉向旁邊的人問道：

「你認得一兩個字罷。這怕人的東西是什麼意思，講給我聽聽好不好？」

那人便說道：

「靜着，聽那位年青的先生講；他講給我們大家聽。」

王龍還纔靜聽着，他所聽到的是他從來沒有聽到過的事。

「這個死人就是你們自身，」年青的先生宣講道，「那個當你們死了之後，不知道你們已經死，還在戳你們的兇手就是富人和資本家，他們是甚至你們死了之後，還要戳你們的。你們窮苦着，受着壓迫，這就因為富人霸佔了一切東西的緣故。」

現在，王龍領悟了：直到如今，他是將自己所以窮歸咎於不依時節下雨，或是下雨了，仿佛成了惡習慣似的，下個不停的一爿天的。當風調雨順，田裏種子會抽芽，而稻莖會發穗的時候，他就沒有想到自己窮了。因此，他懷着興味聽下去，要聽他講到富人須得怎麼樣，來對付天不肯依時節下雨這件事。那年青的人說下去，說下去，却絕沒有提到王龍的興味所在的這問題，於是王龍大起膽子來，問道：

「先生，那壓迫我們的富人可有什麼法子使天下雨呢？那麼，我纔能夠在田上做工。」

年青的人一聽到這話，便嘲笑的樣子，轉過臉來看他，回答道：

「你這個人眞是不懂事！天不下雨，誰也不能使天下雨的，但這和我們有什麼相干呢？如果富人肯將他們所有的東西和我們分呢，我們就都有錢和吃的東西了，下不下雨是和誰都不相干的。」

從聽着的那班人，起了大聲的喝采，然而王龍却轉身走開去，心中悶悶的。是呵，他有田地在那里嚜。錢和食物是吃掉用掉了，如果再不晴雨調和，又要荒的。雖然如此，他却情情願願地取了那年青的人交給他的幾張紙，因為他想起阿蘭要做鞋底的紙永是不夠的，當他回到家裏時，他便將紙給了她，說道：

「現在，做鞋底的東西有了，」於是他照舊做工了。

然而，傍晚同他談天的那些住棚舍的人們中間，却有許多人，熱切地聽着年青人說的話，所以熱切地聽着者，因為他們知道隔牆就住着一個富人，而他們和他的財物之間只隔着這層磚牆，這用他們天天扛着重擔子的粗槓子敲幾下，就可以推倒的。

在春天的煩悶上，現在加添了那年青人和他的同類撒布在住棚舍的人們的精神裏的新的煩悶，這就是他們所沒有的那些東西，為別人不公平地佔有着這一個意識。他們一日復一日，將這一切問題思量着，在暮色蒼茫中談講着，又加，一日復一日，他們的勞動帶來有限的些許工錢，於是年青的，强壯的他們心裏湧起了像冬雪盛漲的江河裏的潮流一般，無可抵抗的潮流——就是蠻性的欲望盛漲的潮流。

然而王龍呢，他雖然知道這情形，聽得那談話，而且帶着幾分希奇的不適感覺得他們的憤怒，却只想望着自己再踏到自己的田地，此外就沒有什麼欲望了。

過後，在這常有什麼新鮮事情碰到的城市，王龍又看見了一樁他沒有懂得的新鮮事情。一天，當他拉着空車子走下街去，兜攬顧客的時候，他看見一個立着的人，被一小隊帶武器的兵抓住了，待到那人聲辯時，衆兵便當着他的面，揮起大刀來。王龍正驚愕地看着時，又有一兩個人被抓住了。王龍頓時想到那些被抓去的人都是用兩手做工的普通人，當他瞪着眼看時，又有一個人被抓去了，這一個就是靠牆住在和他自己的棚舍最相近的棚舍裏的人。

那時王龍從他的驚愕中間，忽然見到這些被抓去的人，對於自己這樣地，不管願意不願意，被帶去的緣由，是同他一樣地曚矓的。於是王龍將他的人力車拉進小弄裏，放下了，便衝進一家老虎灶的門去，生怕過一會兒就抓到自己。他在幾口大鍋子的後面，低低地蜷伏了身子，躲在那里，直至衆兵走過了。於是他問老虎灶的老闆，他所見的這件事情是什麼道理，那人因着從他做生意的銅鍋子，不住地冒上他身邊來的蒸汽，形容似乎萎頓，而且也年老了，他淡然回答道：

「這不過是什麼地方又在打仗了。這打來打去，爲的什麼，誰知道？從我小時候直到如今，一向這麼着，等我死了之後，一定還是這麼着，這是我十分明白的。」

「哦，但是他們爲什麼抓我的鄰居的，他可不是無知無識和從未聽得打仗的我一樣麼？」王龍十分驚訝地問。於是那老頭子敲敲他的鍋子的蓋，回答道：

「這些兵是到有的地方去打仗的，他們缺少着挑運他們的被鋪，和槍砲子彈的人，這纔強迫着像你這樣做苦工的去幫忙。不知道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在這城市上，這並不是新鮮的光景呀。」

「那麼，怎樣呢？」王龍不逗氣地催促着說，「工錢怎麼樣，報酬怎麼樣——」

那老頭子是年紀很老了，他除了他的鍋子之外，對於什麼事情都沒有多大的希望，都沒有興味了，他便隨意回答道：

「工錢呢，一個也沒有的，一天兩個窩窩頭，要水喝，到池裏去，否，你一到終結的地方，就好回家了，只消你的兩條腿走得動。」

「哦，那麼，家裏的人呢——」王龍驚怖着說。

「啊，他們那里知道，那里顧得到這一層？」那老頭子，在最貼近的鍋子的木蓋底下，窺看着那水有否滾起來，一面輕忽似的說。蒸汽的霧裏住了他的身子，他那向鍋子裏窺看的打皺的臉便幾乎看不出了。然而他却是和善的人，爲什麼呢？因爲當他從蒸汽中間，又復露出臉來的時候，他看見了王龍從他蜷伏着的地方看不見的一回事，就是，衆兵又復走過來在街上搜索了，從那幾條街，現在是凡有體强力壯的做工的人都已逃完了。

「再俯倒些，」他對王龍說。「他們又來了。」

於是王龍在幾口鍋子的後邊，很低很低地蜷伏了身子，衆兵便橐橐地走過石子路，向西去了。待到他們的皮鞋聲響過去的時候，王龍跳了出來，抓住了他的空車子，跑回棚舍去。

於是他用斷斷續續的氣喘喘的話語，將碰到的事和他幾乎逃不脫身的情形講給阿蘭聽，她剛纔從路邊回來，要將她所採拾的些許綠油油的物事煮一煮，當他講着時，他心裏起了這一種新的恐怖——他被拉到戰場了，不但他的老爹和他的全家丟在一邊餓死，而且他還死在戰場上，他的血四濺着，他再也看不到他自己的田地了。他向阿蘭陰鬱地看了一眼，便說道：

「現在，我可眞的免不了要賣掉這小了頭胚，到北邊的本鄉去呢，」

然而她聽了這話，却沈思了好一會，隨即用她那副呆板的不動人的樣子說道：

「且等幾天看。近處有希奇古怪的閑話哩。」

他差了他的大兒子將人力車交還到那出租的地方，自己在白天不再出去了，他等到天晚，纔走往有商品的房子去；爲了他先前所賺的一半的出息，他便整夜拉着一箱箱裝在大場車上的貨物，每部場車就有十來個人拉着，用着力，呻呼着。箱子裏滿是絲綢呀，布疋呀，以及香得那氣味從木頭縫裏漏出來的烟草之類。還有大罇的油類和酒類。

整夜，他就繩索上用着勁兒，穿過暗黑的街道，他裸露着身體，流着汗，他那赤着的脚在因夜間的潮氣又黏又濕的石子路上溜着。他們前面，跑着一個小廝，帶着一盞發焰的燈在照路，在這燈光下，人們的臉和身體和濕漉漉的石路都晃耀了。王龍不到天亮回家來，喘着氣，困乏得不想吃，直至他睡過了纔好。然而當白晝，兵隊搜街的時候，他却平安地睡在棚舍的最遠的角落，一個草堆的後邊，那草堆是阿蘭壘起來，給他做掩護的東西的。

怎樣的戰爭發生了呢？誰和誰打仗呢？王龍沒有知道。然而，到較遲的初春，城市裏却就充滿着不安和恐懼了。在這些日子，馬拖的車子將富家的人們和他們的衣服呀綢面被褥呀這些行李，還有他們的美麗的女人，和他們的珠寶，運到江邊，那邊的船就帶他們到別的地方去，有的人呢，到有火車來往的別的房子去。王龍在日間絕不到街上走，但他的兩兒子回來時，却睜大着亮晶晶的眼睛，嚷道：

「我看見這樣的一個人，好像廟裏菩薩那麼又胖又可怕，他身上裹着丈把的黃綢，拇指上是一個大大的金戒指嵌着玻璃片也似的綠石子的，他的皮肉油潤到發着光！」

或者，大兒子嚷道：

「我們見過這樣的箱子了，我問箱子裏面是什麼，那個人說道：「裏面是金銀，但是富家所有的東西，他們不能全帶着走的，總有一天，這都要落在我們的手裏。」他這話怎麼說，爹？」於是那孩子忒楞楞地張開了眼睛向他的爹看。

王龍隨即回答說「市上的閑漢怎麼說，我怎會知道呢？」那時，那孩子執拗地嚷道：

「哦！我們現在還來得及去呢，如果落在我們的手裏，就好帶來了。我想嘗嘗一個餅。那種上邊撒着芝麻的甜餅，我從來也沒有嘗過。」

老頭子一聽到這話，便從他的夢中抬起頭來看，他像低唱着似的自己說道：

「我們年成好，打落了芝蔴，要賣的時候，我們也留起一些，做這樣的餅當點心的。」

於是王龍記起了從前辦新年飯時阿蘭做過的餅，就是米粉和豬油白糖做成的餅，他的嘴巴潤溼起來，他的心因想念着那過去的事，便使他感得苦痛了。

「但願我們回到自己的田地呵，」他喃喃地說。

於是忽然間，他似乎覺得在這破落的棚舍裏，自己不能再躺上一天了，這棚舍是窄狹到連他要在稻草堆後邊伸直身子也辦不到的，他又似乎覺得自己不能再靠着切進他皮肉裏去的繩索，彎了身子，將重荷拖過石子路去，捱過一夜的時刻了。路上的每顆石子，他現在已經將牠作爲個別的仇敵漸漸認清楚了，他認識了每條車轍，他依了這可以避開幾顆石子，也就少費幾分氣力了。黑夜裏，尤其是下起雨來，街道比平時更潮溼的時候，往往他的滿腔怨恨向他脚底下的石子發洩了，那些石子似乎貼住了，掛住了他那不仁的重荷的輪子似的。

「唉！好的田地呢！」他突然嚷着，隨即大哭起來；孩子們這纔吃驚了。老頭子驚愕地看着他的兒子，在他那疏朗朗的鬍鬚後面裝鬼臉，同小孩子見他的娘哭時裝鬼臉一樣。

又是阿蘭，她用平板直率的口氣說道：

「過一會兒，我們就看得到一回事了。現在到處談講着哩。」

從王龍躺着歇身的他的棚舍，接連幾個鐘頭，他聽得了經過的脚步聲響，兵隊上戰場去的脚步聲響。有時將隔在他們和他中間的蓆子掀起些兒，他一隻眼睛放在罅縫上，便看見了這些經過的，經過的皮鞋和布裹腿的脚，一對一對魚貫地前進，過了幾十又是幾十，過了幾千又是幾千。夜間他拖着重荷的時候，從前面暗中發焰的燈光下，他看見他們的臉忽明忽滅地經過他眼前，他不敢問一聲關於他們的事，卻只耐心地拖着他的重荷，匆匆地吃他碗裏的飯，在棚舍裏稻草後面局促地睡過白天。在那些日子，誰也不向誰講話。城市上起了恐慌，每人匆匆地幹過了自己得做的事，便走進家裏，將門關了。

暮色蒼茫之際，棚舍間不復有閑談了。小菜場上擺過食物的攤頭現在空着了。綢緞店收進了他們鮮艷的旗幟，用一塊塊拼合着的厚板關上了他們寬闊的店面，這一來，當你走過那城市，就彷彿人們睡着似的。

到處有着低語，說是敵人要到了，凡有主有什麼的人們都害怕了。然而王龍卻沒有怕，棚舍的住戶們也沒有怕。他們一來呢，沒有知道這敵人是誰，他們又沒有可以損失的什麼東西，因爲便是他們的生命也不是什麼大損失。如果這敵人要來，那麼讓他來就是；原來他們看定着在他們，不會有比現在更壞的事的。然而個個人卻都管自過着活，誰也沒有對誰明白地說出來。

過後，商號的經理們對那些從河邊搬運箱子的小工說，他們用不着再來，因爲近日來櫃檯上一點也沒有買賣了。於是王龍日夜住在他的棚舍裏閑蕩着。起初他是高興的，因爲他的身子似乎從未得到過暢足的休息，他便像死一樣地睡了個痛快。然而他沒有做工，也就沒有錢賺，不幾天，用完了他們餘剩的銅板，他又復憂愁苦惱，想不通怎麼辦纔好了。而且，臨到他們的厄運彷彿還不夠似的，施粥廠又關了門，那些本來這樣地布施着窮人的人們回到他們自己家裏去，將門關起來了。於是沒有東西可吃，沒有工可做，街上又沒有一個經過的人，可以向他求討。

那時，王龍抱了他的女小囡，坐在棚舍裏。他向她看了一眼，便柔和地說道：

「小呆蟲，你可喜歡到大公館去，那邊有着吃，有着喝，有着齊整的衣服給你身上穿？」

她沒有懂得。他說的什麼，便微笑了。她擎起小手，驚異着似的去摸他那呆看着的兩隻眼睛，於是他覺得有些不忍，便向那女人嚷道：

「我問你，大公館裏，你可挨過打麼？」

她平板地，淒涼地回答道：

「我是天天挨打的。」

他又嚷道：

「那麼，是單用布帶子打呢，還是用竹竿或是繩子打的？」

她便用同樣陰淒淒的聲氣回答道：

「用做過一匹驢子的頭絡的皮條子打我，那皮條子就掛上灶屋的牆上。」

他很知道她懂得他想着的事了，然而他卻還提出了他的最後的希望，他說道。

「我們這個女小囡，現在看起來，也還是個縹緻的小姑娘。我問你，縹緻的丫頭可也挨打的？」

於是她淡然地回答，彷彿在她看來這樣那樣都沒有什麼意思似的：

「噯，挨打呢，還是帶到男人的牀上去，看他們的高興。男

人呢，不單是一個，誰想到纔夜裏就得陪誰睡，少爺們爲了這丫頭，那丫頭，彼此商量着「你今天呢，我就明天，一待到他們對於一個丫頭大家都厭了，男僕們便就少爺們留下來的商量着。一個丫頭還未過了童年，就是這樣子——如果她長得標緻。」

那時王龍唏噓了一會，便抱緊了那小囝，一壘進向幽柔和地說道，「哦！哦小呆蟲——哦可憐的小呆蟲。」然而他心裏却嚷着，有如一個人溺在湍急的洪水裏，不能停下來想一想的時候呼嚷着。「沒有別的辦法了——沒有別的辦法了——」

他坐在那里的時候，猛聽得天崩地裂似的一陣聲響，他們個個人便都停住了思念，倒在地上，將臉掩住了，因爲那可怕的巨響彷彿會將他們全部捉起來，擠個粉碎似的。王龍不知道從這可怕的聲響裏，會顯露出怎樣的恐怖來，便用手掩了女小囝的臉。於是老頭子接着王龍的耳朵嚷道，「這樣子，我一輩子從來沒有聽到過，」兩男孩子呢，嚇的號叫了。

然而聲響一停，頓時沈靜下來之後，阿蘭却抬起頭來，說道，「現在我所聽到的事情已經來了。敵兵已經破進城門了。」話纔說完，全市就起了呼喊，洶湧着的人聲的呼喊，起初是輕微的，有如聽得暴風快要吹到的樣子，隨卽聚成一片深沈的吶喊，逐漸響起來，直至滿街都是了。

王龍那時直挺挺坐在他的棚舍裏的地面上，希奇的恐怖便爬過了他的肌肉，他這纔覺得恐怖在他的髮根間作怪了。個個人都直挺挺坐在那里，面面相覷，等待着他們沒有知道的什麼事。然而有着的却只是人們聚集的聲響以及每人的吶喊。

過後，隔着牆，離他們不多遠，他們聽得了大門在木樞上咯喇咯喇硬生生推開的一陣響，於是忽然間，從前在暮色蒼茫時向王龍講過話的，那個拿短短的竹烟管吸烟的人，從那棚舍的出口，伸進頭來，便叫道：

「現在你還坐在這里麼？時候到了——那戶富家的大門開了，我們好進去了！」於是阿蘭像受了一種魔術似的不見了，原來她是當那人說的時候，從他的臂膀下鑽出去的。

那時王龍慢慢地，有些昏沈沈地站起身來。他將女小囝放下，便走出去了。在那富家的大鐵門的前面，一大羣鼓噪着的平民擠向前去，一齊吶喊着深沈的虎吼一般的吶喊，這吶喊是他剛纔聽得洶湧於街上的。於是他知道各戶富家的門口，都擠過了這一羣吶喊着的男女，他們一向受着饑餓和束縛，現在暫時自由着，好照他們所想的幹了。那大門大開着，衆人擁向前去，很緊很緊地擠成一堆，脚踏着脚，身子緊貼着身子，這纔整個的集羣作爲一體地共同移動了。從後面趕上來的另一班人擁住了王龍，過得他插進人羣裏去，這一來，不管他願意不願意，他被帶向前去，和他們在一起了；雖然他的主意是怎樣，他自己也沒有知道，因爲他碰到當前的事，是非常驚愕的。

這樣，在人衆的擠壓中，他的兩脚差不多沒有着地，他被一路掠去，越過大門的門檻了。像發怒的野獸的連續的咆哮一般，周圍繼續着人們的吶喊。

他被掠過了兩三個庭院之後，進到直在裏邊的庭院；那些住在房子裏的男男女女呢，他一個也沒有看見。這里，彷彿是荒落已久的宮庭，只是花園裏的石塊間盛開着早色的百合，而春樹的金黃的花開放在禿枝上。房間裏，食物還在桌子上，灶屋裏火在燒。這羣衆是熟知富家的庭院的，因爲他們掠過了前頭的庭院——那邊是住着用人和丫頭，做着灶屋的，——進到裏邊的庭院，——那邊是少爺們奶奶們搭着他們雅緻的牀，擺着黑咯，紅咯，金黃咯，種種顏色的漆箱子，他們盛綢緞衣裳的箱子，有着雕花的桌椅，牆上還掛着畫幅。便在這些珍貴的器物上，羣衆搶奪着；每隻新撬開的箱子或是櫥裏發現了什麼，就互相奪着，撕着，衣服呀被褥呀，簾幃呀，杯碟呀，從這隻手傳到別隻手，每個人見別人拿着什麼便去攫，誰也沒有停下來看一看自己有着的東西。

只有王龍在混亂中沒有拿什麼。他一輩子從未拿過屬於別人的東西，他一同也不能這麼幹。因此他站在羣衆當中，忽而被拖到東，忽而被拖到西，過後定了定神，他用全力推向外邊去，便見自己終於在羣衆的邊緣了。他像池邊的小水渦似的，徐徐地一路掠來，到這里便站住脚；那時他還能夠看清楚自己所在的地方。

他是在富家的少奶奶們住的最裏邊的庭院後面，後門大開着，這門是數百年來富家預備在這等時候他們逃難的，所以叫做太平門。今天他們一定是聽得了他們庭院裏的吶喊聲，就從這門逃走，藏躲在街上什麼地方了。然而有一個人，不知因爲他的身體大呢，還是因爲醉臥着的緣故，却逃走不脫，這個人，在一間空空的內室裏，忽然被王龍撞見了，暴徒們曾經擁進了那內室，又復擁了出來，那人本來藏躲在祕密地方，沒有被尋見，現在呢，以爲旁邊沒有人，爬出來要逃走了。從人堆裏一直漂泊着，以至自己旁邊也沒有人的王龍便這樣子撞見了他。

他是個肥胖的大漢，說老並不老，說年青也並不年青，他

原是赤裸裸的躺在他牀上，當然和一個縹緲的女人在一起，因爲從他攤着的身上一件紫色緞袍的夾縫裏露出了他那赤裸裸的身體。他那黃蒼蒼的一大團一大團的肌肉重疊在他的乳部和腹部之上，而他那隆起的兩頰中間，他的兩眼細小而深陷，好像豬的眼。當他看見王龍時，他渾身發抖，彷彿一把刀子戳住他的肌肉似的叫喊了。這一來，實使不帶武器的王龍詫異起來，見這光景不禁大笑了。然而那胖漢却兩膝跪倒，將頭叩着地面的磚頭，呼叫道：

「救我一命罷——救我一命罷——不要弄死我罷。我有錢給你——不少的錢。」

那使王龍的心頓時恍然清明的就是「錢」這個字。錢！他正用得着哩。於是他清晰地轉到了這念頭，好像一個聲音講着似的。「錢——小囝得救了——那。田。地。」

他用自己並不知道就在胸中的這一種粗厲的聲音，突然嚷道：

「那麽，就將錢給我！」

於是胖子兩膝站起來，一面嗚嗚咽咽地嘴裏響，一面向袍子袋裏摸，隨即伸出了他那黃蒼蒼的手，將金洋散落下來，王龍抖起了他的外襖的下戳，便將金洋接了。他又復用好像別人的那種希奇的口吻嚷道：

「再給我些！」

那人又復伸出了手，散落金洋下來，便哭哀哀地說道：

「現在一點也沒有剩了，除了這條苦命，就沒有什麽了，」於是他不由地大哭了，他的眼淚油也似的淌下他那銜出的兩頰來。

王龍向且抖且哭的他看了一眼，霍地厭惡起他來，他一輩子可沒有那麽厭惡過什麽呢；他用內中湧起來的厭惡着什麽的聲氣喝道：

「滾開去，免得我動手來殺你這個胖畜生！」

這種話竟出王龍的口了，雖然他是連牛也不能殺一頭的，那麽軟心腸的人。於是那人像野狗似的跑過他跟前，便即不見了。

那時王龍帶着金洋，一個人留在那里。他沒有停下來將金洋點一點數目，却就塞在懷裏，出了開着的太平門，穿過後邊的小街，到他的棚舍了。他將那從別人身上取下來，還微溫的金洋緊揣在他的胸頭，疊連地自唸道：

「我們回到田地去——明天我們回到田地去！」

十五

在幾天之間，王龍似乎覺得自己從未離過他的田地似的，他心裏委實從未離過那田地。他用三塊金洋買了南邊的好種子，飽滿的麥粒，穀粒和玉蜀黍粒，他爲了橫財多不過，還買了他從未種過的那些種子，像是鴨兒芹呀，池裏種的荷花呀，和豬肉同煑當作酒席上的小菜的大大的紅蘿蔔呀，細細的赤豆呀。

他用五塊金洋從在田野裏耕着田的農夫那裏買了一頭牛，這是他未到自己的田地之前買的。他看見那人耕着田，他停下來，老頭子，孩子們和女人，他們都停下來，雖是他們要到自己的家和田地那麽急。他們向那牛看了一會。王龍原來給牠那強壯的大頸打動了心了，他立卽留意到牠的肩膀對於木犂那麽有勁的拖拉，便高聲說道：

「這是一頭不中用的牛。你多少錢肯賣掉牠呢？我是沒有牲口，出不起大價錢，只要馬馬虎虎買一頭好了。」

那農夫便回答道：

「這頭牛不過養得三歲，正在茁壯的當口，我來賣掉牠，還是先來賣掉我老婆，」他繼續耕着，不肯爲王龍停一停。

那時王龍似乎覺得從全世界所有的牛裏，他非揀取這頭牛不可似的，他便對阿蘭，對他的父親說道：

「這頭牛，看來怎麽樣？」

老頭子細看了一下，說道，「這似乎是頭閹過的好牲口。」

阿蘭說道，「這比他說的大一年。」

王龍沒有回答什麽話，原來爲了牠那勁健地拖拉着泥土的樣子，爲了牠那光滑的黃色的外衣，和牠那飽滿的黑眼睛，他將他的一顆心放在這頭牛上了。他可以用這頭牛來耕種他的田地，將這頭牛拴在磨盤上，他又可以磨穀的。於是他走到農夫跟前，說道：

「我情願多給你錢，夠你另外買一兩頭牛，但是這頭牛，我一定要的。」

經過了一番較量和爭執之後，農夫終於就那地方一頭牛的時價，再加一牛的價錢，答應賣了。但當王龍看着這頭牛時，他於金洋忽然不以爲意了。他將金洋交到農夫的手裏，瞪着眼看農夫將那牲口上着的犂解下來。於是王龍用穿過牠嘴鼻的一根繩子牽了牠去，他的心因他的所有物而熱騰騰了。

當他們到家的時候，他們見門撞開了，屋頂上的草披不見了，屋裏面，他們剩在那里的鋤頭和鐵耙也不見了，留着的就只有光椽子和土牆；便是泥灶，因着積雪和風雨和初春，也坍了下來。然而初到時的驚愕一過去，這一切在王龍却就不

以爲意了。他上城去買了簇新的硬木的犂，兩柄鐵耙，兩柄鋤頭，以及蓆子，——這是蓋屋頂的，待到收成時節，再加草披上去。

到傍晚，他站在家門口，遠望着田地，他自己的田地，散漫地橫在那裏，纔經過了冬天的冰結，預備着耕種的。這是爛漫的春天，淺沼裏，蛙兒閣閣地在叫。屋角的叢竹，在輕和的晚風下，徐徐地動盪着。從暮色蒼茫中，他隱約地看得見相近的田野邊頭的樹景。這些是初放着極美的淡紅的蓓蕾的桃樹，和垂着輕柔的綠葉的楊柳。從那靜寂的，期待着的田地升起月光一般白茫茫的霧來，籠罩着樹的枝幹。起初好些時，王龍似乎不想看什麽人，只要獨自守在他的田地上。他不到村上什麽人家去；待到他的鄰人們——那些從冬天的饑荒剩下來的——到他這裏來時，他一見他們，便冒起火來。

「你們撞破我的門的是誰？拿去我的鋤頭鐵耙的是誰？將我屋上的草披在灶肚裏燒掉的是誰？」他這樣子向他們喝着。

他們搖搖頭，十分規矩似的；一個說道，「是你阿叔哪；」又一個說道，「要知道這種鬧荒打仗的災難時節，遍地都是强盜和土匪，那一個人偷什麽東西，怎麽說得來呢？饑荒了誰不做賊呢？」

那時他的鄰人金跟跟蹌蹌地走出他的家來看王龍，便說道：

「你家裏有一班土匪住過冬，村上和城裏給他們打刦得一塌糊塗了。他們這班人，據說是，你的叔父比老實人要熟些。但是在這種時節，究竟怎麽樣，誰知道？我是不敢說誰的壞話的。」

這個人雖然還不上四十五歲的年紀，可是他那麽瘦，他的皮膚那麽貼緊着骨頭，他的頭髮又長的那麽花白，他簡直彷彿是一個鬼影了。王龍瞪着眼向他看了一會，隨即忽然惻起來，說道：

「看來你比我們還吃的不行哩！你吃的什麽哪？」

那人輕聲嘆息道：

「什麽我沒有吃過呢？我們上城討飯的時候，我們像狗一般吃過街上倒掉的東西，死狗我們也吃過；有一次，那時我的女人還沒有死，她做了一種肉的羹，這是什麽肉呢？我問也不敢問她。她身子到底比我們單薄，受不住苦，後來死了。等她死後，我不忍看着女兒也餓死，便將女兒送給一個兵了。」他停住了話便沈默着；過了一會，他說道：「如果我有一點兒種子呢，我就要再種什麽了，可是我沒有種子。」

「這里來罷！」王龍粗聲叫，便用手將他拖進了屋裏，他敎那人撐起他那襤褸的外襖下緣來，向這裏邊，王龍將他從南邊帶來的種子倒了好些兒。穀種，麥種，還有菜種，王龍給了他，便說道：

「明天我過來，用我的好牛來耕你的田。」

金靄地大哭起來，於是王龍擦擦自己的眼睛，彷彿生氣似的嚷道，「你可是想着，我忘記了你給我那一把豆的事麽？」然而金却答不出半句話來，他哭着，不住地哭着，就此走掉了。

知道他的叔父不復在這村上了，這在王龍是欣喜的事；他的叔父在什麽地方呢，誰都沒有確實地知道。有的說他已經到城市上去了，有的說他帶着老婆兒子住在很遠的地方。村上的他家裏可是不剩一個人了。那幾個女孩子——這是使王龍非常氣惱的——賣掉了，最標緻的最先賣，因爲賣得起價錢的緣故，然而後來却連一個剩着的痲皮也幾百銅板賣給往戰地去經過這里的一個兵了。

過後，王龍將全力用在泥土上，他連在家裏吃飯睡覺的時間也捨不得了。他倒歡喜將他的麵卷和大葱拿到田畈上，站在那裏吃着，打算着，想着。「這里我來種黑眼的豆，這里作秧田。」如果他日間太疲乏了，他將身子躺在畦溝裏，在那里，趁着自己的田地碰着自己皮膚的那暖氣，他便睡過去了。

阿蘭在家裏也沒有閑着。她用兩手將蓆子堅實地縛住在椽子上，又拿了田野的泥土，用水拌一拌，修補屋裏的牆壁；她從新築造了一口灶；她填滿了地面上那些給雨灌去的窟窿。

一天，她同着王龍上城去，買了牀和桌子，六條櫈子和一口大鐵鍋；他們爲着賞玩，又買了一把繪有黑花的紅色瓦茶壺和相配的六隻茶碗。最後他們走進香燭店去，買了一幅財神的畫像，好掛在堂屋裏桌子對上的牆壁上的，又買了兩件錫燭臺，一隻錫香爐，和三枝中央穿過細細的蘆草當作燭芯的紅蠟燭。

王龍就此想起了土地堂的兩尊小菩薩，他在回家的路上便去探看一下，那兩尊菩薩光景是很可憐的，他們的面目給雨水冲刷的模糊了，裸露的泥身上黏住着碎爛的紙衣服。在這可怕的一年裏，誰也沒有照料過他們呢，王龍惡狠狠地向他們看了一眼，不覺心滿意足，隨即像對受罰的孩子說話似的，高聲說道：

「欺負人們的菩薩應該是這樣！」

然而，待到錫燭臺晃耀着，插在那里的燃着的蠟燭照着

紅光，茶壺茶碗擺在桌子上，牀落了位，牀上新備了被舖，他睡覺的房間裏的壁洞上，貼了新紙頭，木檻上擱了新的門，屋裏面又復舒齊的時候，王龍對於自己的幸福覺得擔心了。阿蘭肚皮大起來又要養小囝；他的孩子們像黃小狗似的在門檻邊跳撲着玩，他的老爹靠朝南的牆壁坐着打瞌睡，當睡熟時候在微笑；他的田野裏，翡翠般綠却更好看的初生的稻在發芽，初生的豆從泥土鑽出戴冠的頭來。他們如果吃的省儉些，那剩着的金洋，還夠用得到收穫的時候。王龍看着頭上的青天，和白濛濛的浮雲，感覺着調勻的晴雨落到他那耕過的田野上，有如落到自己的皮肉上似的，一面不大情願似的喃喃地說道：

「我得在土地堂裏兩尊菩薩面前點一炷香了。總之，他們在地上是有勢力的。」

十六

一晚，王龍和他的老婆躺在牀上時，他在她的兩乳之間摸到了拳頭樣大的硬塊，他便對她說道：

「你身邊這塊東西是什麼？」

他將手按在那上面，便發見了一件布包的東西，觸去硬硬的，可是也動着。她起初猛然縮回了身子，後來他將那東西捏住，要從她身上摘下來，她便順從了，說道：

「哦，你一定要看呢，你看就是，」於是她抓了將那東西緊住在她頸頭上的繩子，一把拉斷，便將那東西交給他。

那東西包在一塊破布裏，他將破布撕掉了。於是一堆珠寶驟然落到他手裏。王龍瞪着眼看的出了神。珠寶是夢想不到會這麼集合起來的一大堆，有的紅似西瓜裏邊的肉，有的金黃似麥，有的綠似春天的嫩葉，有的明潔似大地的流泉。這些珠寶的名兒叫什麼，王沒有知道，因爲他一輩子沒有聽到過種種的名兒，又沒有看見過種種的珠寶在一塊兒。然而將珠寶拿在他那醬黃色的粗手裏時，他從半暗的房間裏的晃耀和閃爍，却也知道自己拿着的是財富。他一動不動地拿了那珠寶，沈醉於顏色和形狀，不做一聲，他和那女人一同對着他所拿的東西呆看。終於他對她輕聲說道：

「那里來的——那里來的——」

她柔聲囘答道：

「這是那戶富家的東西。一定是難得的寶貝。我看見牆上鬆開了一塊磚頭，便悄悄地溜到那里，免得別人看見了，要大家分。我移去了磚頭，抓了那亮晶晶的，便放在袖子裏。」

「那麼，你怎麼知道呢？」他十分驚訝，又復輕聲說，於是她唇上浮現着從未浮現過她眼邊的微笑囘答道：

「你道我在富家不曾住過麼？富人總是擔心的。我在從前一個荒年，看見過强盜衝進了公館的門，丫頭們，姨太太們，甚至太太自己便都逃跑到外邊，每人拿了值錢的東西，塞在早經打算好的什麼祕密地方。所以我知道鬆開的磚頭有什麼道理。」

於是他們又復沈默着，呆看光怪陸離的寶石。過了好一會，王龍決然地說道：

「這種值錢的東西，家裏藏不得。必須賣掉牠，變成穩當的東西——田地纔好，田地以外什麼都不穩當的。如果有人知道這回事，我們過一天恐怕性命就難保，珠寶就要給强盜搶去呢。這東西當天就得去變換田地了，否則今夜我怎麼睡得着？」

他說時，將寶石重復包在破布裏，外面用繩子紮住，便解開他的外襖來，將牠塞到他懷內，偶然間，他看見了那女人的臉。她叉着兩腿正坐在牀前的踏脚上，她那從未說過什麼話的陰鬱的臉，現在張着兩唇，向前撲着，因隱約的憧憬而活潑潑了。

「噯，怎麼啦？」他詫異着問。

「你可是要將珠寶全賣掉？」她用不和諧的低語問。

「不賣完幹麼？」他驚愕地囘答。「我們泥舍裏用不着這種珠寶的。」

「我想藏兩顆我自己用，也不要緊罷，」她用悵惘的口吻說，於是他激動了，彷彿他的一個想念着玩具或是糖果的孩子使他激動了似的。

「嗐！」他驚愕地叫。

「我只想能夠有兩顆，」她怯生生地接下去說，「兩小顆就夠了——兩顆小的白珠子也好的。……」

「珠子！」他張着嘴重述一遍。

「我要藏着——我不要帶着，」她說，「只要藏着。」於是她落下她的眼光去，開始翻一條鬆脫了線的被，她在那里耐心地等候着，好像並不指望有什麼囘答似的。

那時王龍沒有理會她所說的話，却將這個呆沈沈的忠實的傢伙的心考量了一會兒，這傢伙是一輩子操作着賺不到什麼報酬的工事，而在公館裏見過別人帶着她手裏從未摸過一次的珠寶的。

「我有時候可以在手裏捏捏，」她加添說，彷彿她自己尋思着似的。

於是他所不明白的什麼情由使他感動了。他從懷裏拉

出珠寶來，解開了包着的東西，便默默地遞給她。於是她在亮晃晃的各種顏色中間摸索着，她那粗硬的黃蒼蒼的手將珠寶輕輕地慢吞吞地撥撥過去，直至尋到了兩顆光滑的白珠子。她拿了這兩顆，將其餘的裝起來，交還了他。於是她撕去了她的衣角一小片，將珠子包了，藏在她的兩乳之間，就此覺得安心了。

然而王龍却瞪着眼看她，驚愕地，似懂非懂地，後來在那天，在別天，他就往往停下來呆看她，並且對自己說道：

「哦！我的女人，她的兩乳之間還有着那兩顆珠子，我想。」然而他却沒有看見她將珠子拿出來或是看着，而且他們全然沒有說到那珠子。

至於其餘的珠子呢，他左思右想，終於决定往公館去，看看那邊可再有田地好買。

於是他走往公館去。那邊近來沒有那輕蔑着那些不能從他身邊走進黃府去的人，撚着黑痣上的長毛的管門人站在大門口了。那兩扇大門却鎖閉着；王龍用兩個拳頭打那門，也沒有人出來。經過那里的街上的人們仰起頭來看，對他高聲說道：

「哎，你敲着，再敲着。如果老爺醒着，他會來的，如果有一個剩落的丫頭在近處，她聽到也會來開的。」

他終於聽到了跨過門檻來的慢騰騰的腳步聲響，停一忽兒走一忽兒的慢騰騰的腳步聲響，隨即聽到了慢騰騰的移動鐵門閂的聲響，接着那大門格格響了。於是一個爆裂似的聲音輕聲說道：

「是誰？」

王龍雖然吃了一驚，却就高聲答應道：

「是我！王龍！」

於是那聲音暴燥地說道：

「該死的，王龍是誰？」

王龍從那咒罵的口吻，覺察到這就是老爺本人，因爲他的咒罵像是咒罵慣傭人們和丫頭們似的。王龍這纔比先前更低首下心地回答道：

「老爺呵！我有一些小事情，並不是來攪擾你，却要和府上的帳房先生談些小事情。」

那時老爺並不將擱着他的兩唇的門縫開的大一點，他回答道：

「那畜生前幾月就離了我，他沒有在這里。」

王龍聽了這番回答之後，不知道怎麼辦纔好。沒有一個中人，是不能和老爺直接接洽買地的，可是掛在他的胸頭的珠寶却火一樣熱，他要脫去這些珠寶，他尤其要田地。他有種子，可以再種儘他所有的田地了。他便要黃府的好田地。

「我來接洽款子上的小事，」他遲疑地說。

忽然間，老爺推上了兩扇大門。

「家裏沒有錢了，」他說，那聲音比剛纔講話時更響亮。「帳房那賊，斷他媽的，將我所有的統統帶去了。沒有錢好還債了。」

「哪——哪，」王龍趕忙叫，「我來付款子呦，不是來討債。」

這一來，那邊便起了王龍還未聽到過的聲音的銳利的叫喊；從兩扇大門裏一個女人忽然露出臉來。

「阿阿，那是我長久沒有聽到了，」她尖聲說，王龍便看見一個姣好伶俐的濃豔的臉孔向他張望着。「進來，」她敏捷地說，便將兩扇大門略略開了，放他進去。於是他呆呆地站在天井裏，同時她在他的後面將大門又復閂住了。

老爺站在那里咳嗽着，呆看着他，身上穿着一件齷齪的灰色緞袍，那下緣拖着一截污黑的皮毛。從前這本是一件精美的衣服，誰都看得出，因爲這雖是髒的，像一向當作睡衣穿着似的，而緞面也滿是污跡和疤點了，却還厚實而光滑。王龍也呆看着老爺，古怪而却有些可怕，因爲他一輩子是害怕着公館裏的人們的；他所熟聞的老爺不料竟是這麼一個老傢伙，並不比他的老爹更神氣。其實呢，還沒有老爹這麼神氣，爲什麼呢？因爲他的老爹是個乾乾淨淨的微笑着的老頭子，而老爺呢，原是胖胖的，現在却瘦了，他身上的皮膚成了摺疊垂掛着，他蓬頭垢面，他的手黃蒼蒼，當他將那手掠過他的下巴，拉着他那寬搭搭的兩片老嘴唇時，那手就發顫了。

那女人是夠[illegible]得乾淨了。她有着嚴峻而伶俐的臉，嫵媚處在一種老鷹式的美；高鼻樑，炯炯的黑眼睛，和她骨頭上張的太緊的蒼白的肌膚；她的兩頰和嘴唇紅而嚴峻。她的黑頭髮光滑得像鏡子一般。然而從她的話語裏，却辨得出她並不是老爺的眷屬，倒是一個口舌伶俐的丫頭。除了這女人和老爺兩人之外，就沒有另外的人在天井裏，那地方，男男女女和孩子們從前是跑來跑去照料着公館裏的事的。

「那麼款子呢，」那女人尖聲說。然而王龍却遲疑了。他在老爺面前不能好好兒講話，這情形，那女人立刻覺察了。她便向老頭子清脆地說道，「你走開！」

那老爺不作一聲，默默地蹌踉去了，他且走且咳，他的絲絨的舊鞋趺蹉趺蹉地向前拖步，在後跟離開了腳。王龍呢，他和這女人單獨留着，不知怎麼說怎麼辦纔好。他因到處的寂

靜而發呆了。他瞟到其次的天井裏，還是沒有別的人，那邊他看見一堆一堆的拉圾，亂散着的稻草，竹枝，乾燥的松葉，和枯萎的花梗，彷彿長久沒有人拿掃帚來掃一下似的。

「喳，木頭！」那女人以非常銳利的聲氣說，王龍一聽得她的聲音便吃了一驚，那聲音的銳利竟這樣的出乎意料。「你有什麼事呢？你如果有着款子，讓我看一下就是了。」

「不，」王龍小心地說，「我沒有說我有着款子。我有事情接頭。」

「事情總不過是款子的事情，」那女人回嘴說，「不是款子進來，就是款子出去，這家裏沒有款子可以出去了。」

「哦，但是我不能和女人家接頭的，」王龍溫和地說。他沒有明白他自己所處的境地，他仍然向四面呆看着。

「哪哪，怎麼不能呢？」那女人動了氣，反駁說。於是她霍地向他呼喊道，「呆人，你沒有聽得這里一個人也沒有麼？」

王龍不相信，怯怯地向她呆看，那女人便又向他叫喊道，

「我和老爺——另外一個人也沒有！」

「那麼在那里？」王龍說，吃驚到不能使他的話裏發生意義。

「哪哪！太太死了，」那女人回答。「你沒有聽得城裏到過土匪麼？他們撞進這家裏，便將丫頭和器物隨意搶去了。他們將老爺吊起來打，將太太綁在椅子上，塞東西到她的嘴裏，全家的人便逃跑了。只有我留着。我躲在木蓋底下半滿的水缸裏。等我出來時，他們不見了，太太呢，就死在椅子上，並不是爲了他們觸犯她，却是爲了受驚嚇。她的身子因爲抽鴉片的緣故好像一株枯草，受不住驚嚇了。」

「僕人們和丫頭們呢？」王龍氣喘喘地說。「還有管門人？」

「哦，那些人」她隨隨便便地回答，「他們早已走掉了——凡有生脚的那些人，原來到冬天的中心，就沒有錢沒有吃的東西了。其實呢，」她的聲音轉成低語，「土匪中間就有着許多男僕人。我親眼看見管門人那畜生——他引着路啦，他到老爺前面，雖就轉了臉，我却還認得出他的黑痣上那三根長毛。另外一定還有什麼人參與着，因爲除了熟悉着公館裏情形的，誰知道藏珠寶的所在，誰知道什麼祕密地方藏着不賣掉的好東西呢？我想老賬房這個人恐怕有些靠不住，只是他是這家的遠親，不好出頭露臉啦。」

那女人突然沈默了，各天井的沈寂有如死後的沈寂。於是那女人說道：

「然而這一切倒並不是突然間的事。在老爺和他的爹一輩子，這戶人家就敗落下來。下代的少爺們也不照料田地，拿了賬房給他們的錢，像水一般瞎化掉。這幾代，田地也保不牢，便一塊一塊落到人家手裏去。」

「少爺們在那里？」王龍問，一面還向近邊呆看着，這種種在他是難以相信的。

「有的東，有的西，」那女人不經意地說。「幸虧兩個小姐早就出嫁了。大少爺聽得爹娘那樣子，差人來接老爺，我勸老頭不要去。我說「這些房子誰管呢，我是個女人，單是我管着，是不方便的。」」

她說這番話時，撅了小小的紅嘴唇，斜下她那烔烔的眼光去，她停頓了一會之後，又復說道，「這幾年，我一直在老爺家裏做丫頭，我沒有別的家。」

王龍那時向她細細地看了一眼，便卽轉過臉去。他開始覺察到，一個女人跟住了垂死的老頭子，原來就爲的是還可以從他這里得到最後的東西。他川輕蔑的口吻說道：

「你既然不過是一個丫頭，我怎能和你接頭呢？」

她這纔對他高聲說道，「任何事情都是我傳話給他的。」

王龍將這番話尋思了一遍。田地是有着哪。如果他不和這女人接頭買田地，別人要和她接頭的。

「多少田地剩着哪？」他不樂意地向她問，她便立時覺得他的目的怎樣了。

「如果你來買田，」她匆匆地說，「那是有田好買的。他西邊有一百畝田，南邊有兩百畝田要賣掉。這都沒有連在一塊兒，可是田畝是大的。這統統要賣掉。」

這番話她說的這麼直截，王龍便覺得她是知道老頭子留下來的一切，連幾分幾釐的田地也都知道的。然而他還是不相信，不肯和她接頭。

「老爺沒有得到他的兒子們的同意，將他家裏的田地全賣掉，恐怕是不行的罷，」他躊躇了。

那女人却趕忙迎合了他的話語。

「至於這層，兒子們是歡他好賣就賣的。這地方他的兒子一個也不顧住了，這種飢荒的年頭，鄉間到處有土匪騷擾，他們都說，這地方住不得了。我們還是賣了田地，將錢來分掉的好。」

「那麼，我將錢交到誰的手裏呢？」王龍問，他還是不相信。

「交到老爺的手裏，另外還有誰？」那女人流利地回答。

然而王龍却也知道交到老爺手裏之後，就容易落到她的手裏的。

因此他不願再和她講下去，卻轉身說道「過一天再說罷——過一天再說罷；」於是他走向大門去，她也跟了他，在他後面向街心尖聲叫喊道：

「明天這時候——這時候或是這下午——什麼時候都一樣！」

他沒有回答，走下街去，心中十分迷惑，有將他聽到的話想一遍的必要。他走進小茶館裏，向堂倌叫了一盌茶，當堂倌敏捷地將茶擺在他前面，而用不雅觀的姿勢接住了他所付的銅飯，撫弄一番之後，王龍開始默想了。那戶富有的大人家在他自己，他父親和他祖父一輩子，一向算得城裏有勢力有聲望的人家的，現在敗落而且流散了，他越想，這似乎越可怕。

「這是從他們丟開田地起頭的，」他惋惜似地那麼想，隨又想到了自己的兩個兒子，正像春筍似的長發着，他便打定了主意：就在這一天教他們不要再在太陽下面玩耍着，他要帶領他們到田野裏去做工，在那邊他們就可以使腳底下泥土的滋味和手心裏鋤頭柄的滋味滲入到他們的骨血裏。

可是，此刻時候，他貼身有着暖烘烘重滯滯的珠寶，他便不住地擔着心。仿彿珠寶的光亮一定從他的破衣裏漏了光，而有人高喊着「窮人帶着皇帝的寶貝啦！」似的。

非到這些珠寶變換到田地的時候，他是不能安心的。因此，他直守到堂倌有了片刻的閒空，纔叫着那人，向他說道：

「茶來吃一盌，就算我的賬，你講些城裏的新聞給我聽聽，因為我冬天一直在外邊。」

堂倌老是預備着這等閒話的，尤其是當堂倌喝了別人出錢的茶的時候，他立即在王龍的桌邊坐下來，是個短小的黃鼠狼臉孔的人，歪斜着左眼。他的衣服又硬又黑，從短襖的衣襟直到褲子上滿是油污，原來除茶之外，他還賣自煮的小吃東西，他慣喜歡說，「好廚子不穿乾淨衣」這句話，這纔自以為齷齪是正當而且必要的。他坐定了，便即開口道：

「哪！災民是不算新聞的，此外最大的新聞要算是黃家的搶案了。」

這正是王龍希望聽一聽的，那人便繼續津津有味地對他講說這件事，他敘述那幾個剩留着的丫頭怎樣驚叫起來，她們怎樣被搶去，那些剩留着的姨太太怎樣被強姦，被趕出，有的甚至被擄去，這一來沒有人肯住在那所房子裏了。「沒有人了，」那人結束說，「只有那老爺，他現在全然迷上了叫做杜鵑的一個丫頭，別的丫頭呢，進來多少時候就出去，她在老爺房裏服事卻有許多年了，因為她腳色好。」

「那麼，這女人可有權柄麼？」王龍問，一面細聽着。

「她這一晌什麼事都出得主意的，」那人答說，「所以這一晌，凡有管得到的事，她都牢牢地管着，凡有能夠吞沒的，她就吞沒了。自然呵，少爺們出門做生意總有一天要回來，那時候她用一番像煞忠心底下人的閒話騙不過他們，她總要出去的。然而她現在已經好過日子了，過一百年也不擔心了。」

「那麼田地呢，」王龍終於問，那聲音因急切而發顫。

「田地？」那人漠然地說。在這堂倌，田地是沒有什麼道理的。

「田地可賣掉？」王龍不耐煩地說。

「哦！田地麼！」那人淡漠地回答，隨即走進了一個顧客，他就站起身走，同時說道，「我聽得田地要賣掉，只有做着六代祖墳的那一塊是不賣掉的，」於是他管自去了。

那時，王龍聽到了他來探聽的事情，也站起身走，又復來到大門口，那女人來給他開門，他站在那里不進去，便對她說道：

「我首先要問個明白，老爺肯不肯在賣契上親自畫押呢？」

那女人趕忙回答，她的眼睛釘住了他的：

「他肯的——他肯的——保在我身上！」

於是王龍坦白地對她說道：

「你們賣田地給我，要洋錢呢，還是要珠寶？」

當他說話時，她的眼睛耀光，她便說道：

「我要珠寶！」

十七

王龍現在有了一個人同一頭牛來不及耕種收穫的田地；有了一個人來不及收藏的禾稼，因此他在他的屋邊添造了一間小屋，買了一匹驢子，又向他的鄰人金說道：

「就將你那塊小小的田賣給我，離了你的冷落的家，到我家裏來，幫幫我田地上的事。」於是金這麼辦，樂意這麼辦。

過後，天應時下雨了，稻秧生長起來，待到麥收割起，成了一大堆一大堆的時候，兩人便將稻秧插在水田裏，這年王龍種了比歷年所種的還多的稻，因為有豐足的雨水，先前乾燥的田地這年就適於種稻了。一到這稻的收穫期，單是他和金來不及收割，稻就有這麼多，於是王龍另外雇了兩個村人做佃工，他們將稻收割了。

他一面在從黃府買來的田地上工作，一面也想到那戶敗落大人家的閒蕩的少爺們。每天早晨，他吩咐他的兩個兒

子跟他到田野裏，他叫他們放牛趕驢將他們兩隻小手所能做的工作，交付他們，卽使他們不能成就什麼大工作，至少也使他們領略了身子上太陽的熱，和畦溝間來往行走的疲乏。

然而他却不肯讓阿蘭在田野工作了，因爲他不復是窮人，却是個想雇佃工就能雇佃工的人；而且田地上也從未產出過像這年這麼多的禾稼。他不得不在屋邊再造一間小屋，來貯藏他的禾稼，否則他們屋裏就沒有空地可走了。他買了三隻豬和一羣雞鴨，來消磨從禾稼散落下來的穀粒。

那時，阿蘭在家裏工作，給每人做新衣新鞋，又給每張牀做花布被面而裏邊塞着新棉花的棉被，待到一切舒齊的時候，他們就衣被富足，這是他們從未有過的情形。於是她躺倒牀上，又復做產了，她仍然不願有人和她在一起；雖是她可以揀着誰就雇誰了，她却情願旁邊沒有人。

這一回，她做產的時間長久，待到王龍晚上回家來時，他見他的父親站在門口，笑着說道：

「這回是一個雙黃蛋！」

王龍走進裏邊的房間看時，那邊牀上是阿蘭和兩個初生的小孩，一個男一個女，相像得同兩顆穀一樣。他一見這情形，不由地哈哈大笑起來，於是他想到了一句開心話：

「你胸頭帶了兩顆珠子，原來爲的是這個緣故呵！」

他對於自己想到的話又復大笑了一陣，阿蘭見他多麼開心，便浮現了一臉緩緩的苦笑。

王龍這時候沒有什麼哀愁，有的就只是：他的大女兒既不會說話，又不會做適應於她的年紀的那些動作，却還只會在接受到她父親的眼光時候，作嬰孩樣的微笑。說是她的九死一生的初歲也罷，說是荒年也罷，月復一月過去了，王龍等候她的臂間發出最初的話，甚至孩子們稱呼他的「爹爹」這個名兒來。然而他聽不到什麼發出來的聲音，却只見到那甜蜜的空虛的微笑，他向她看了一眼，同時咕嚕着說道：

「小呆蟲——我的可憐的小呆蟲。」

在他的心裏，他對自己說道：

「如果我早將這個可憐的小東西賣掉了，他們見她這樣子，一定要弄死她的！」

他彷彿要將這小囝修補一下似的，對她非常地關心，時時將她帶到田野裏，她默默地跟隨在他的身邊，當他在那里注意她，以及說話的時候，微笑着。

在王龍一輩子過活，他的父親和他的祖父也曾經靠田地過活的這地方，五年裏有一回饑荒，如果神們發慈悲的話，也許七年八年，甚至十年裏有一回，這是因爲雨水太多了，或是一點沒有了的緣故，或者因爲北面的河水，因着雨和遠山的冬雪，漲過了幾百年來人們爲防止河水而築造的堤塘，流進田野來的緣故。

幾次三番，人們從本地逃開了，又回到本地來，然而王龍現在却一心一意，將他的家業經營到這麼穩固，逢到荒年，他就能得豐年的收穫，一直過活到下年，用不着再離開他的本地了。他一心一意地經營，而且神們幫助他，七年間便年年有收成，每年王龍和他手下的人們所打的穀麥，吃過了還剩得很多。他每年爲他的田畝添雇佃工，直至有了六個人，於是他在他的老屋後面建造了一所新屋，這新屋包括着天井後面一個大房間，每旁兩個小房間。那屋上，他蓋着磚頭，但牆壁却還是用敲過的田間的硬土造成，不過外面塗着雪白乾淨的石灰罷了。他和他的家屬搬進這些房間裏，以金做頭腦的佃工們便住在前面的老屋裏。

這時候，王龍已經將金用熟了，他覺得這人既老實又忠心，便敎他做長工，看管佃夫們和田地，給他的工錢不算少，是兩塊洋錢一個月，還有飯吃。然而王龍雖給金吃的好，那人仍然骨頭上面沒有肉，老是一個嚴肅模樣的小小的瘦子。他雖然嚴肅，可是做起工來却高興，他從天亮摸索到天暗，如果有要說的什麼事，便用他那微弱的聲音說，如果沒有什麼事，可以不說話，那就最合他的心意了。他接連幾點鐘，將鋤頭擊起來落下去，在天亮和日暮，他常常挑了一桶桶的水或是肥料，澆在蔬菜的畦上。

王龍還知道：如果佃工中間有人每天在棗樹底下睡的太久了，或是將公共菜碗裏的豆腐吃的過分了，或是有人叫他的老婆或者小孩趁收穫時候祕密來攫取打穀棒下打出的幾許穀粒了，那麼，在收穫期過後，主人和佃工們年終共吃酒飯的時候，金就會對王龍這麼輕輕地說的：

「這樣的一個，不要叫他下年再來。」

這兩人間互相授受的幾許的豆和幾許的種子，似乎使他們結成兄弟了，不過本是弟弟的王龍却居了哥哥的地位，而金也沒有全然忘却自己是受了雇，住在別人家裏的。

一到第五年的底邊，王龍自己便不大在田野做工，他的田地增多到這樣子，他的確得將他的全部工夫用於業務，用於他的農作物的交易，以及用於指揮佃工了。他因缺乏書本上的知識，缺乏對於紙上用毛筆寫的文字的知識，大感不便。而且，當他在米麥買進賣出的米店裏的時候，賬單上寫好多少米多少麥了，他得對神氣活現的城裏生意人卑謙地說：

「先生，你可以讀給我聽聽麼？我是太笨了。」這在他是

可羞的事。

還有，當他必須將自己的名兒寫在什麼契據上的時候，連起碼的伙計也輕蔑地眉毛一抬，拿筆在濕硯上蘸一蘸，便將王龍的名兒幾個字塗掉了，這在他也是可羞的事，最可羞的是：當那人取笑着說，

「這是一條龍的龍字呢，還是聾子的聾字，還是什麼字？」那時候，王龍不得不卑謙地回答：

「隨你的意思就是。我是連自己的名兒也不認得的。」

是在收穫時候這樣的一天，他聽得了從米店裏的伙計們發出的一陣笑聲——他們在中午時分閑着沒有事，都在傾聽進行着的任何事，而凡都是比他的兩兒子大得無幾的童子，——他便忿忿地走過自己的田地回家去，一面心裏想：

「那班城裏的混蛋誰也沒有一寸的田地，倒都像煞能夠雞叫也似的來笑我，就因為我不明白紙上亂塗的東西。」過後他的怒氣消散了，他便心裏想，「我不能讀不能寫，委實是可羞的事。我一定不叫我的大兒子再管田裏的事了，他得上城裏的學校去，他得讀書去，那麼我走進米店的時候他會給我唸，給我寫。不至於再有這種冷笑我的事了。我是有田地的人啦。」

還在他想來，似乎是對的，當日他將他的大兒子叫到跟前，那大兒子是直長的童子，現在十二歲，他那闊闊的臉骨和大手大脚好像他的世親，但他也有着他父親的敏活的眼睛，待到那童子站在他前面的時候，王龍說道：

「就從今天起，離了田野罷，因為我家裏正少一個讀書人，會唸契據上的字，寫我的名兒的，有了讀書人，我不至於在城裏坍台了。」

那童子紅了臉，晃耀了他的兩眼。

「爹，」他說，「我兩年來一直這麼想，我却不敢同一聲。」

小男孩子聽到這件事時走進來，一面喊着嘮嘮着，這是他慣有的舉動，原來他是多話嘈雜的孩子，常要號叫說他的份兒比別人少，現在他對他父親哭哀哀地說道：

「哦！我也不到田野裏去做工了，哥哥好坐着偷懶，學習什麼的，我倒得像個夫似的做工，我同他一樣是你的兒子！」

於是王龍耐不住他的嘈雜了，只要他叫的夠響，他是什麼都會給他的，他趕忙說道：

「好的好的，你們兩個人都去就是了，萬一有一個給老天收拾了，總還有一個可給我辦事。」

於是他差了兩兒子的世親進城去買布，給每個孩子做長衫，他親自走到紙墨店，買了紙筆和兩塊硯石，可是他對於這等東西全外行，他不好意思說自己外行，便對店員拿出來給他看的各種的東西都疑惑起來。然而一切終於預備了，他便設法送兩兒子到城門相近的私塾去讀書，這私塾是昔年應試不中的一個老頭子所開的。在他家裏當中的一間，他擺着桌櫈，逢節收一次少許的束修，他就給學生講授經書，如果學生偷懶了，如果學生從早到晚所鑽讀的幾頁，向他背誦不出了，他就用他那大大的摺扇打學生。

只有在春夏溫暖的日子，學生有着休息。為什麼呢？因為那時，老頭子吃過午飯之後打着盹睡覺，暗沈沈的小房間裏便充滿了他的鼾聲。於是小學生們有的輕聲說話，有的玩耍，有的畫了圖畫給別人看各種各樣頑皮的東西，有的暗笑着看蒼蠅嗡嗡飛過老頭子的垂下而張開的下巴邊，彼此賭着東道，看蒼蠅會不會飛進他的口腔裏。然而當老先生忽然張開眼來的時候，——不消說得，就在他仿彿不曾睡過似的，急急地祕密地張開眼來的時候——他不待他們覺到就看見他們，於是他用了扇子敲這個那個的腦殼。鄰人們聽着他的大扇的敲聲和學生的哭叫聲，便說道：

「這究竟是難得的老先生。」這便是王龍揀那私塾給他的兩兒子讀書的理由。

第一天，他帶他們到那裏時候，他在他們前頭走，因為父子並排走是不合適的，他帶了一個手巾包，裏邊滿是新鮮的蛋，他到時便將這些蛋送給老先生。王龍一見老先生那副銅邊的大眼鏡和他寬大的玄色長袍，和他那把連冬天也捏着的巨扇，不覺心中凜凜了，王龍在他前面鞠了躬說道：

「先生，這是我的兩個不中用的兒子。如果他們銅也似的厚腦殼裏，塞得進什麼去，那是非打不行的，所以如果你肯依從我的意思的，那就打罷，打的他們肯讀書。」兩學生站在那裏，呆看着櫈子上別的學生們，那些別的學生們也呆看着這兩個。

然而別了兩個孩子，獨自回家時，王龍的心却得意到幾乎發狂了，他覺得那個房間裏的全體學生的中間，說到長大和強健和那活潑的醬黃臉，沒有一個及得他的兩孩子。他穿過城門，遇到一個從村上來的鄰人時，他回答了那人的問話：

「今天我從我兒子的書房回來。」他見到那人的詫異，便用似乎大意的口吻回答道，「田野上我現在用不着他們了，他們學一肚子的字眼也好的。」

然而他走過時，却自己說道：

「這學問如果阿大都學完全了，我是不會怎樣詫異的。」

從那時候起，兩男孩子便不再叫作阿大阿二，却由老先生給了一個學名，這位老先生問明了他們父親的職業，為那兩兒子取了兩個名兒，大的叫做農恩，第二的叫做農文，每個名兒的第一個字的意義就指着那種從大地取得財產的人。